

武俠世界
第36年
36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霸尊風雲」。江湖的爭殺永無休止，朝廷權勢之爭亦然，大理國段氏皇族的段皇爺避難至中土，已成了啞巴，且幾淪爲乞丐，幸得江湖上肝膽相照的朋友患難相助，報了殺妻之仇。段皇爺的仇人亦是江湖上白道中人的對頭——東方克邪，其父東方天羽與霸尊妄圖稱霸武林，東方克邪之氣焰比之乃父更甚囂塵上……煮酒客先生的文風有別於傳統窠臼，以散文形式表達筆下所塑造的人物，令人耳目一新，欲知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本期選刊鐵石心先生撰著的短篇小故事「俠盜」，向來俠盜之本領令人佩服，俠盜之劫富濟貧令人讚賞，鐵石心先生筆下之俠盜又如何？欲知故事內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另一篇故事「虎頭釘蝨」，短篇有金戈先生撰著的「天目風雲」，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4.1.6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 36 期

(總號18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霸尊風雲

新派武林爭霸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霧鎖長江，一艘五色巨帆，緩緩地穿過濃白如乳的霧，宛如江面上一頭神秘詭異之巨獸。

五色帆，乃五毒教的標誌。

近十年來，已沒有人見過五色巨帆，在蜿蜒千里的長江出現過。

但今晨，它悄悄出現了。

這意味着怎樣的一回事？

五色帆船桅下，佇立着一個女郎，一個很美麗的女郎。

女郎美麗又年輕，她一身彩衣，長髮和衣袂都在迎風舞動。

她年輕、美麗、富有。

她是五毒教第六任教主，她姓何，但這並不是父親的姓氏，她跟她娘親姓何。

何雁瑩是她的娘親，她叫何小仙。

何雁瑩當然已經死了，否則她也不會當上五毒教教主。

江湖爭殺　皇爺避難

何小仙為什麼要揚帆在長江上？她那美麗的眼神，究竟想在這霧色如乳的長江上找尋什麼人？

＊　＊　＊

江畔彷彿霧更濃。

濃霧中，卻有鮮血在嶙峋怪石上不斷飛濺。

一羣野獸般兇悍的青衣漢子，每個人的眼睛都像是給烈火燒得血紅，每個人的手裏都緊握着鋒利的武器。

每件武器都無情地劈向一個人。

一個手裏只有酒罎，而沒有任何武器的人。

酒罎是用鐵鑄成的，淨重三十三斤六兩。

這酒罎若盛滿了酒，也可以盛酒三十三斤六兩。

一兩不多，一兩不少。

這本是天下第一巧匠「點石成金手」萬勝千的精心傑作。

好一個鐵酒罎。

好一個鐵漢子。

這人雖然看來沒有任何武器，但只要鐵酒罎在他手裏，又有什麼人能逼近他身邊三尺？

酒罎裏的酒，就是他的力氣，他的膽色，甚至是他的生命。

而這個淨重三十三斤六兩，連酒加在一起最少也有四五十斤以上的鐵酒罎，也就是他的殺人武器。

鐵漢子雖被重重圍困，但臉上只有酒意，卻並無半點懼色。

他一面喝酒，一面狂歌大笑：「大好酒罎，誰個頭顱送上來砸？」

一個舞動狼牙棒的青衣漢子狂吼着衝了過來，「鏘」一聲響，狼牙棒砸在鐵酒罎上。

鐵酒罎紋風不動，但狼牙棒卻已被震得崩斷了一截！

青衣漢子一咬牙，自腰際摸出一把尺半彎刀，刀鋒快逾流星般急劃鐵漢子小腹要害。

但鐵漢子的身形竟比流星更快，青衣漢子這一刀落了空，眼前卻有一團可怖的黑影直砸了下來！

是鐵酒罎！

「大好酒罎，誰個頭顱送上來砸？」

似是「波」一聲響，又有一顆腦袋給鐵酒罎砸得血肉模糊，江畔嶙峋怪石上又增添了一具屍體。

江湖爭殺，永遠都是這樣。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殺人，可以是極艱難極吃力的一樁事。

但也可以是不費吹灰之力，只等大好頭顱沒頭沒腦地砸了上來……

＊　＊　＊

江畔有千千萬萬怪石，在千千萬萬怪石堆之外，有一座整整齊齊，四四方方的四方亭。

四方亭內有一個男人，他坐在四四方方的石桌上。

他的臉，看來也是四四方方的一張國字臉。

但他的國字臉長得好看，眉宇間的風采很能令人着迷。

更尤其是女人。

他是鐵漢子的朋友，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但今天，不是鐵漢子用鐵酒罎砸碎他的臉，就是他的刀要砍掉鐵漢子的頭顱。

那些不要命的青衣漢子，都是國字臉男人的手下。

他們個個奮勇爭先，拚命追殺鐵漢子，只是因為這個國字臉男人下了命令，於是不得不殺。

「青葉堂」的門規，歷來嚴峻可怖，誰敢臨陣畏縮，其下場定必生不如死。

鐵漢子連殺十餘個青葉堂幫衆，心中不無惻忍之意。

但轉念一想，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星，在兩天之前尚且在洗劫民居之際大施殺戮，連老弱婦孺亦無一倖免，如此兇徒，雖云受人利用指使，卻也殺之不枉。

因此，鐵漢子不再悲天憫人，鐵酒罎左右飛舞，把青葉堂幫衆的腦袋一一砸個稀巴爛！

兩天前的民居，老弱婦孺無一倖免。

今天的青葉堂羣魔，人人血債血償。

最後，只賸下四四方方四方亭內的青葉堂主——穆悠然。

穆悠然背對着他那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老朋友，完全不擔心自己會給這個老朋友從背後暗算一把。

鐵漢子確然姓鐵，他叫鐵醉。

鐵醉本名鐵俠醒，但他討厭這個名字。

他並不認爲自己是個「俠」，更討厭清清醒醒地在世間上做人。是以，他給自己改了另一個名字。

醉。

* * *

鐵醉是鐵漢子，一個不折不扣的鐵漢。

他常給仇敵暗算，但他永不暗算別人。

他不暗算別人，是因爲他根本不懂得怎樣去暗算，才算是最高明最天衣無縫的暗算手段。

既然「暗算手段欠佳」，倒不如乾脆明刀明槍，硬橋硬馬砸將過去！

鐵醉倏地大喝：「爲什麼不敢望老子？」

穆悠然道：「你我相交多年，此刻你要死了，老子不忍，所以，不看也罷！」

鐵醉怒道：「難道你可以背對着我出手嗎？」

鐵醉額上青筋一一怒凸，只等穆悠然一轉身，便施殺着，他要儆惡懲奸，替天行道。

但穆悠然還是一直背對着他。

鐵醉忍不住了，他大吼，正要出手，穆悠然卻在這時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動作。

他似是解開了他的衣衫……

鐵醉愕然，怒道：「你在搞什麼把戲？」

語聲未落，穆悠然已緩緩地轉了過來。

他的衣衫已敞開，他露出了胸脯……

他露出了一雙雪白的乳房……他的身體光滑晶瑩，每一寸肌膚都有如羊脂白玉。

鐵醉呆住，心想：「他奶奶個熊！老子醉了！老子一定是他媽的喝醉了……」

穆悠然是他的兄弟！他自小一起長大的老朋友！

在童年，兩人曾經一起沐浴，一起和別的頑童扭打，也曾互相扭纏爭執……

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他怎可能有一對美麗的乳房？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除非這人不是穆悠然！

對！這人是冒充的，他是易容而變的僞裝者！

鐵醉又驚又疑又怒又迷糊，他不想出手，但卻又不能猷下去。

就在他驚愕詫異之際，穆悠然的右掌已像刀鋒般直刺而至。

「忘情天魔手！」鐵醉驚呼！

果然是「忘情天魔手」，這是穆悠然的獨門絕藝！

眼前人，若不是穆悠然，又怎能使出如此神出鬼沒的「忘情天魔手」？

鐵醉越來越迷糊，只好以鐵酒罎招架。

「鐺」地一聲，穆悠然右掌直插入鐵酒罎。

酒罎破裂！令人難以置信地破裂！

穆悠然這一掌，餘勁未衰，竟再插向鐵酒罎另一方！

整個鐵酒罎完全四分五裂，彷彿只是一個陶泥所造的酒罎！

「噗！」的一聲，鐵醉中掌，身如斷線風箏，飄後三丈。

穆悠然笑聲倏地響起：「醉兄，酒能傷身，喝多了有害無益！」

他胸襟上的衣衫仍然敞開，但卻不再擁有一對迷人的乳房。

鐵醉苦笑，嘴角沁血，瞳孔也滿佈着可怕的血絲：「邪魔外道的掩眼法，你是越練越精采了……」

「人不精采枉少年。」

「說得好……」鐵醉狂笑，一笑之下，鮮血自嘴裏狂噴，顯見受創不輕。

穆悠然眼中殺機大露：「醉兄，你我終須一別，就在此刻與你分手罷！」

「忘情天魔手」再聚於掌，誓殺鐵醉而後快。

突聽一聲嬌叱：「住手！」

穆悠然愣住，沉聲喝問：「什麼人？」

「五毒教教主何小仙！」

何小仙。

一身彩衣，長髮衣袂同時在風中舞動。

她年輕、美麗、富有，更具膽色。

穆悠然一聽「五毒教」的名號，眉頭皺住。

「妳是何教主？」

「好說！這位鐵大俠，是本教主未婚夫婿，尊駕若要殺他，得先把我殺了！」何小仙一臉冰霜，絲毫不假以詞色。

穆悠然眉頭皺得更緊，他沉吟良久，終於拂袖離去。

直至穆悠然遠去後，鐵醉才問何小仙：「敢問教主，妳有多少個未婚夫婿？老子……算是排名第幾位？」

何小仙氣得咬牙切齒，一跺脚罵道：「我只有三百九十一個小未婚夫婿，多你一個不算多，少你一個也不算少！」

鐵醉笑了，但一笑之下，牽動傷勢，突然臉色慘青，暈迷過去……

* * *

遠在千里，甚至是萬里外，同一天空下。

這裏是西藏的高原。

晴空如洗，天幕蔚藍無雲。

一個刀客，用闊厚的嘴唇咬住

他的刀，刀鋒刺目，但不及遍地血紅更令人心悸。

這刀客並不是藏人，但卻在西藏住了五年。

他來自遙遠的國度。

他姓段，他來自大理國。

在大理，他是皇帝的叔父，但皇帝不喜歡這位皇叔，又聽了佞臣的唆擺，終於逼走了他。

大理國內羣情洶湧，一致要爲段皇爺平反，但段皇爺已遠走天涯，再也沒有人能找到他的踪跡。

他本姓段名冲，但到達遙遠西藏高原地帶後，他換了一個名字。

啞巴！

他聽不懂藏人的語言，更無法用藏語和任何人談話，爲了不必要的麻煩，也爲了不讓別人有更大更多的疑心，他把自己變成了啞巴。

不是裝啞巴，而是用刀狠心地把自己的舌頭割了下來，自此之後，永遠不能再與任何人談話。

他這樣做，另一個含義，是懲罰自己太多言。

言多必失，若不是這舌頭絮絮不休，在皇帝面前講錯了太多話，他也不必遠走天涯，離鄉別井。

他比皇帝只大兩歲。

皇帝年輕，不滿二十。

他也年輕，少不更事，不懂得人心險惡，滿朝奸佞早已恨不得可以抓住段皇爺的把柄，然後趁勢落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亂。

段皇爺上當了，但後悔已遲。

只好亡命天涯，把自己變成另一個人。

一個連他自己都想像不出來的西藏人！

段啞巴！他現在的名字，叫段啞巴！

段啞巴初到西藏的時候，並不是想找一個新地方活下去，而是想死在這遙遠的異鄉，讓以往的尊榮和痛苦，一起長埋在荒涼的砂礫下。

五年前，他孑然一身，拖着疲慵不堪的軀殼，在砂石巨岩連綿不盡的高原上走動。

爲什麼要走動，他可以走到什麼地方？

他不曉得，只知道自己正在邁向死亡，邁向人生最神秘的最終地域。

最後，他缺糧、缺水。

他倒下去，仰首但覺天色澄藍，太陽金光耀眼。

一切都彷彿到了盡頭。

禿鷲在他頭上盤旋，只要他一嚥氣，成羣禿鷲就會撲下來，啄食他身上的每一塊肉。

當然也啄食他的眼睛。

他笑了，他並不覺得這些兀鷹可怕。

和奸詐的人心相比，禿鷲並不殘酷。

「來吧！我是屬於你們的！」他緩緩地闔上了眼睛，乾枯爆裂沁着血水的嘴唇綻現出詭異的微笑。

他認爲，死亡是解決痛苦的唯一方法。

他太虛弱了，虛弱得連思想也快要變成一片空白。

如此殘生，不死何待？

但他並不是老天爺。

段皇爺的意思並不能等於天意。

皇命不可違，天命更不可違。

他以爲自己要死，並不等於天意決定要他死。

他只是暈迷過去，他的肉體和眼睛，並不屬於那羣禿鷲，而是屬於一個突然闖入了他生命的藏女。

這個藏女，也許是藏女中最特別的一個。

她叫雅曼娜，十八歲，瓜子臉、鳳眼朱唇、活潑而聰慧。

她父親是門巴族的長老，也是一個著名的戰士。

他被稱爲降魔者。

降魔者在這三十年以來，一直都是門巴族最出色的戰士，倘若沒有這人，說不定門巴族早給外來勢力所殲滅。

門巴族是信奉多神教的民族。

年逾百載的老樹，高聳入雲的雪山，以至奇形怪狀的岩石，都是門巴族人心目中的神明。

而雅曼娜，她是降魔者的女兒，她的父親受到族人尊敬，她也同樣成爲尊貴的少女。

雅曼娜雖然是少女，但她能騎快馬，擅使强弓，她絕不柔弱。

她在狩獵的時候看見了他，也救了他。

她和他談話，但他一直緊閉着嘴巴，一言不發。

但她沒有着急，也沒有生氣，她對他千依百順。

但兩天後，他神秘失踪了，她找遍了大大小小的山谷，尋遍大大小小的河流，始終找不到他。

她傷心極了，半個月之內，芳容憔悴，病倒在竹床上。

但最後，他卻回來了。

他回到她的房子，那是用圓木造成的木樓。

這些木樓，蓋得很高，但整幢樓房，並沒有使用一口釘子。

這是門巴族的一種迷信：家裏若有鐵器之物，必會招來妖魔鬼怪。

所以，這裏沒有鐵器，也沒有鐵釘。

段皇爺初次來的時候，他身上有鐵鑄的一把刀。

但雅曼娜早已爲他收藏好，擺放在一個隱密的地方。

其後，他失踪了，鐵刀也不見

了。

她遍尋不獲，最後傷心病倒，她以爲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他，也不會再看見那一把式樣奇特的鐵刀。

想不到，他又回來了，只是，鐵刀不見了。

她知道，是他收藏了鐵刀，但這並不是重要，她思念的並不是鐵刀，而是這個男人。

他回來之後，也和以前一樣，什麼話也沒有說，但卻漸漸有了令她陶醉的笑容。

有一次，雅曼娜用手勢做了一個很可笑也很可愛的動作，令段皇爺無法不捧腹大笑。

他這一笑，終於令雅曼娜看見他是沒有舌頭的。

但她以爲當她初次在荒地上救他之際，他是有舌頭的。

那時候，她並沒有注意。

他的舌頭，是在失踪後才不見了的，但爲何沒了舌頭仍能生存？

＊　＊　＊

回首前塵，段啞巴有太多的痛苦，也有太多的歡樂。

他的痛苦，都來自大理。

他的歡樂，卻來自西藏的門巴族。

門巴族的降魔者，他生下的女兒，也就是人人讚羨的降魔女。

降魔女雅曼娜，是門巴族最美麗的女郎。

她令段皇爺在變成啞巴後，比在大理國貴爲皇爺的時候有更多愉快和歡樂。

然而，雅曼娜並不知道他的過去。

她要成親了，她要嫁給啞巴。

西藏人的婚姻，永遠都由父母取決一切，尤其是女兒，絕對沒有選擇丈夫的權利。

但她是特別的，上天厚待她，特別眷顧她。

她順利地嫁給了啞巴。

當然，在這婚事中，降魔者也費了很大的勁，才能令族人接受下來。

四年後，雅曼娜懷孕了。

懷胎十月，她要分娩了。

藏人迷信，自古以來一直認爲女人生孩子，是不乾淨的事，縱使是富裕的家庭，產婦一旦臨盆，也必須遠離住所，到屋外分娩。

降魔女也不能例外。

她分娩的時候，正在刮着大風。

她爲段啞巴生下了一個男嬰，她很歡喜，很安慰，因爲她知道，啞巴喜歡男孩子。

段啞巴在高原上，抱着他的骨肉，高興得掉下眼淚來。

但雅曼娜再也回不了家。

一支無情的利箭，突然從一株大樹後面射出，一箭就射穿了她的胸脯。

段啞巴驚駭欲絕，他放下兒子，向大樹那邊狂追。

大樹後杳無人跡，只有一把刀插在樹幹上。

一張紙條，附在刀柄，上面寫的是漢字。

段啞巴當然看得懂，他連楚大夫屈原的「離騷」也唸得滾瓜爛熟。

紙條寫道：「大理刀、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明日聚首於此。」字跡鐵劃銀鈎，蒼勁有力。

這是兇手留下來的！

段啞巴沒有吼叫，嚎哭，他只能顫抖着飲泣。

大理刀，就是段皇爺。

天下有四聖，都是武中之霸，武中之雄。

大理刀、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四聖各在一方，各有不世功業。

難道兇手竟是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

段啞巴痛心疾首，他含着淚，用雙手挖掘乾涸的泥土，挖得極深極深，一直挖至指尖滲血，仍然繼續拚命地挖。

他挖得極深，只因爲他曾把鐵刀埋得極深極深。

他已把鐵刀埋在泥土深處，他以爲自己再也用不着它，更不盼望有朝一天會把這刀挖掘出來。

但雅曼娜之死，改變了段啞巴和鐵刀的命運。

他的手終於再抓住鐵刀，不是一般的凡鐵，它是段皇爺的刀，曾經叱咤風雲的大理刀。

段啞巴的舌頭，就是他親自用這把刀割了下來的。

又一天過去了。

到了今天……

晴空如洗，天幕蔚藍無雲。

一個刀客，用闊厚的嘴唇咬住他的刀，刀鋒刺目，但不及遍地血紅更令人心悸。

嘴唇雖然又厚又闊，但沒有舌頭。

刀客是個啞巴，憤怒的啞巴。

高原上，湧現了一羣可怖的殺手，這些殺手，顯然都是殺手中的精英。

不多不少，恰好一百！

一百個殺手，圍攻一個啞巴！

啞巴只有一個人，和一把埋藏在泥土下數年之久的鐵刀，但刀沒有生銹，啞巴依然寶刀未老。

殺手如蟻附羶，段啞巴殺紅了眼。

見一個，殺一個，來一百，殺足一百！

但殺了三十餘人後，其餘殺手已作鳥獸散。

段啞巴沒有追殺。

這些殺手，只是無辜的嘍囉，將帥麾下的小卒。

他要殺的是兇手！殺雅曼娜的兇手！

他要爲妻子，爲兒子的娘親報仇！

他是個啞巴，他不能叫喊仇人的名字。

但他知道仇人的名字嗎？殺雅曼娜的人，眞的就是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在那棵大樹上，那張紙條寫的十八個字：「大理刀、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明日聚首於此。」

每一個字都像是刀刀斧斧，兇狠地、無情地砍入段啞巴的心。

他的心不斷在淌血，他眼角肌肉不斷在抽搐、跳動……

大理刀已在這裏，但南海劍、鐵脚王和粉蝶侯並不在。

來的只是一羣不要命的殺手，一羣甘爲奸險小人所利用的可憐蟲。

但三十幾條性命喪生後，連這些可憐蟲也已消散。

兇手在那裏？

南海劍、鐵脚王、粉蝶侯這些武中之霸，武中之雄，怎麼一個也看不見？

啞巴咬着刀，闊厚的嘴唇不住的在顫動。

倏地，他看見了四個木箱子，平排在大樹下。

在頃刻之前，啞巴殺紅了眼，除了殺人之外，什麼都看不見。

但可以殺的人都已殺掉，其餘人早已鳥獸四散，他終於看見這四個箱子。

箱子並不大，但看來大可以放得下一個人的腦袋。

啞巴上前，揭開第一個箱子。

第一個箱子裏放着的並不是人頭，是人的左手。

這一隻左手掌，有青記。

第二個箱子放着的也不是人頭，是一隻自足踝部位切割下來的脚。

第三個箱子裏放着的仍然不是人頭，但卻和人頭差不多了。

那是一張人皮，一張自臉孔活剝下來的人皮臉孔。

啞巴駭然了！

有青記的手掌，是「南海劍神」平天下的手掌。

那一隻脚，尾足趾以外再多生一趾，是「鐵脚天王」獨孤單的脚！

也是唯一的左脚！

那一張人皮臉孔，輪廓依然完整無缺，竟是從「粉蝶千面侯」上官風流臉上活剝下來的！

在這一刻之前，段啞巴做夢也想不到，會在同一時間之內，看見這三種東西！

這三種東西，在刀頭舐血江湖人眼中看來，並不特別可怕。

但這都是四大武者其中三人的命根！

連命根都已給人取掉放在木箱中，這三人的命運如何，可想而知。

三個箱子都打開了，那分別是南海劍、鐵脚王與粉蝶侯身上的東西。

還有最後一個箱子！

按照推斷，那必然是大理刀段皇爺身上的東西。

但段皇爺仍然活着，他身上的眼耳口鼻手足以至臉上人皮，並未失去！

這箱子若是裝着段皇爺身上的東西，又會是什麼？

段皇爺已不再是段皇爺，段皇爺已變成一個啞巴……

啞巴的身上，會缺少了什麼東西？

莫不是他的舌頭？

不！這是不可能的，他的舌頭早在四五年前已丟棄在荒山上！

啞巴不相信，箱子裏的東西，竟然會是他當年親手剜割下來的舌頭。

爲了要証明這一點，他跪在地上打開了第四個箱子。

也是最後一個箱子。

箱子打開了，段啞巴陡地呆住。

他對着這最後一個箱子，呆了很久很久，整個人就像是一尊跪在地上的石像……

石像般的啞巴，他究竟看見了什麼東西？

＊　＊　＊

南海有島名「下界」。

下界，即是人間。顧況「五源訣」有云：「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是以下界島，也就是快活島之意。

下界島有島主，其人賦性風流，好棋琴，擅詩詞，能飲烈酒，精於劍道。

下界島上，漁樵耕讀，棋琴詩畫，走馬弄劍，無一或缺。

島雖小，萬事俱全。

這一天，海平如鏡，一葉孤舟，飄然自北南下，靠岸於島北之「仙影石橋」。

船伕把小舟繫於橋畔，隨即一手捧着飯團狠吞虎嚥。

一個衣着華麗，但卻醉意薰天的公子哥兒，一面仰首喝酒，一面搖搖晃晃地踏步直往下界島。

這公子哥兒雖然衣着華麗，但卻披頭散髮，衣衫紊亂不修邊幅，看來不倫不類之至。

公子哥兒甫登岸，已有八名男

女攔截於路上。

左邊四人，三男一女。分別是「漁太婆」、「鐵臂樵夫」、「大力耕牛」、「老讀書人」。

右邊四個，三女一男，乃是「無棋不有」、「琴仙姑」、「詩情」、「畫意」。

詩情、畫意都是妙齡少女，琴仙姑是她倆的娘親，至於無棋不有，卻是琴仙姑的老寃家。

漁樵耕讀，棋琴詩畫，全是下界島的護法。

大力耕牛脾性暴粗，年方三十，有使不完的力氣，更有暴雷般的嗓門。

「什麼人，竟敢擅闖本島？」大力耕牛厲聲喝叫。

披頭散髮的公子哥兒哂然一笑，揮了揮手：「遠來是客，牛兄豈可如此不近人情？」

大力耕牛一愕：「你怎曉得老子姓牛？」

公子哥兒搖搖頭：「你並不姓牛，而是姓李，只不過外號人稱『大力耕牛』，所以才稱呼閣下『牛兒』而已！」

大力耕牛「啊」的一聲：「若不是你提醒，老子差點忘記了自己姓李！」

此言一出，其餘七人無不爲之失笑。

年逾八旬的老讀書人緩步上前，道：「這位少爺，似乎對本島中人，頗有認識。」

公子哥兒悠然一笑：「彈丸小島，能藏得下多少人？能收藏得住幾許事？」

此言一出，漁太婆首先勃然變色，怒喝道：「黃口娃兒，竟敢言出無狀，且看你有多大本領！」

右手一桿「釣魂竿」配合着左手的「奪魄網」，連環出招直取公子哥兒。

公子哥兒大叫一聲：「我非魚也！」

一面大叫，一面抽出軟刀還擊。

「喀察」一聲，漁太婆的釣魂竿一折爲二。

好快的刀法！

但在此同時，漁太婆的奪魄網也已罩向公子哥兒的頭上。

公子哥兒態度灑脫，網一罩下，刀勢忽變，變得有如齒輪般急劇絞動。

刀勢一絞動，人影一閃，漁太婆的網已破裂，公子哥兒破網而出。

漁太婆的臉色變了，她從沒見過這樣狠快的刀，這樣態度灑若的年輕人。

年輕人的態度雖然說不出的灑脫，說不出的漫不經意，但他的刀卻比天下間最惡毒的蛇還更惡毒。

刀勢破網後並未停頓，刀鋒閃動着可怕的寒芒。

鐵臂樵夫倏地尖叫：「老虔婆小心……」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形勢危險，樵夫的一雙鐵臂已在揮動，左右兩柄翻天斧急劈公子哥兒。

公子哥兒笑了。

他笑得十分得意：「我非樹也！」

前後只說出四個字，已同時在漁太婆的臉頰上砍了八刀！

刀刀入骨，刀刀致命！漁太婆捧着血肉模糊的臉，連慘呼也來不及發出，人已仰天倒下。

漁太婆突然慘死，形勢倏地劇變。

沒有人料到這公子哥兒竟會下此毒手！

這訪客不但不是善男信女，簡直就是比魔鬼還更恐怖的奪命煞星！

大力耕牛怒道：「那裏來的狗雜種，竟在下界島胡亂殺人？」

公子哥兒軟刀舞動，笑笑回答：「在下東方克邪，有事求見島主。」

語聲平和，臉上笑意親切，但軟刀竟在霎眼間分別從左右削斷了樵夫的一雙鐵臂！

樵夫慘呼怒號，灑出漫天血雨滾跌下去。

大力耕牛的眼睛一片血紅，他不慣用任何兵器，只用拳頭。

他的拳頭又快又重，力足碎碑開山。

東方克邪淡笑：「我非石也！」

刀勢再起，大力耕牛立時身陷險境中。

便在這時，半空閃起了火光……

這火光其實並不是來自火，而是來自劍。

一把火燄般奪目，火燄般灼熱的劍。

那是名震武林的火海劍。劍招如海，大海無量，劍鋒似火，天火焚城。

劍在人在！

這是「南海劍神」平天下的劍！

下界島主終於現身！

平島主是劍神，一代武學大宗師，他以左手劍法名震天下。

但他的左手不見了，他只能用右手揮動火海劍。

他的左手有青記，形狀彷如桑葉。

火海劍一現，救了大力耕牛。

東方克邪軟刀已收，瞳孔殺氣仍在。

「好一個平島主，好一個了不起的壯士斷臂！」他笑着迎向平天下，更倏地伸手抓向平天下的左

袖。

袖袍之內，空空如也。

袖還在，只是左手不見了，但到底是怎樣不見了的？

* * *

平天下，今年五十六，以左手神劍飲譽武林。

他臉形狹長，三綹長髯，望之頗有大俠風範。

事實上，平天下俠名早著。

在二十三歲那年，平天下已在東海之濱殺出了名堂。

他殺的都是海盜，而且都是最難惹最兇悍的海盜。

這三十餘年以來，平天下一直都是白道上的首領，白道上的英雄人物。

他的左手劍，已成絕響。

沒有左手的人，永遠使不出左手劍。

他只能用右手握劍，他右手的劍法，又能發揮出多少成的功力？

漁樵耕讀，棋琴詩畫八大護法，在一瞬息間，已一死一重傷，這是下界島史無前例的嚴重挫折。

平天下卻只是叫了一聲：「畫意，給樵夫包裹傷口。」

畫意、詩情這才自驚愕中醒覺。

但鐵臂樵夫傷得好重，而且，樵夫以後再也沒有一雙引以爲傲的鐵臂了。

平天下嗆咳着，這才對東方克邪道：「何必下此重手？」

東方克邪道：「大概是久疏戰陣，太過手癢之故。」

平天下道：「尊師可安好？」

東方克邪道：「他很好，既不會再頭疼，也不會老是咳嗽，咳得令人意亂心煩。」

平天下卻眼色一變，連空氣也彷彿突然凝結起來。

他的臉像是變成了一塊鐵。

過了很久很久，才聽見他問：「他死了？」

東方克邪悠然一笑，點點頭道：「不錯，我師父死了，他的臉並不比『海苔』更堅銳。」

大力耕牛怒叫：「什麼叫海苔？」

東方克邪沒理睬他，只是用左手食指抹刀。

他在抹乾淨軟刀上的血漬。

平天下臉色凝重，他告訴大力耕牛：「東方大俠所用的軟刀，名字就叫『海苔』。」

大力耕牛傻住了，幾乎沒法子可以相信自己的一雙耳朵。

這人竟用刀砍在他師父的臉上？而且，在砍殺了師父之後，更侃侃而談，直認不諱。

這還算是一個「人」嗎？

「可惡！可惡！可恨！可殺！俺……要殺了你……」

「你若能殺得了我，也不會躭在這小島上渾渾沌沌的過日子！」

「你……敢欺下界島無人？」

「下界島怎會沒有人？只是，能人見不着一個，廢物卻觸目皆是！」

東方克邪的目光，一直都盯在平天下的臉上。

大力耕牛，他根本完全沒有放在眼內。

平天下盯着東方克邪手裏的軟刀，突然道：「好！我跟你走！」

下界島衆護法無不愕然。

平島主要跟東方克邪走？走往那裏？又爲什麼要跟着這個煞星離去了？

大力耕牛首先大叫：「島主，你不能走。」

但平天下卻已跟着東方克邪走了。

海面依舊水平如鏡，一葉孤舟瞬即遠離下界島。

對大力耕牛未能留住平島主，也不知道平島主爲什麼突然要離開下界島。

下界島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怪事，而且，這些怪事看來都不怎麼愉快。

* * *

靈山，又名靈鷲山，位於江西，山勢綿亘百餘里，中有石屏、石人、棋盤、齊眉、馬鞍等七十二峯，處處怪石嵯峨，溪谷環繞，景色壯麗之極。

在石人峯下，有一石人殿，始建於唐德宗年間。

石人峯高聳險峻，峯頂有一人形巨石，被稱爲「靈山之神」。

自唐代以來，每年九月初一至初十，都舉辦「石人殿朝會」，朝會期間，前來進香之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但這一天，石人殿外，一片平靜，只有一個大漢，在殿外一株大樹下舉罈痛飲。

罈中美酒，淸香凜冽，但這大漢卻喝得濃眉緊皺，一臉憂色。

這大漢並非別人，正是鐵醉。

鐵醉的鐵酒罈，已給穆悠然所毀。

若不是五毒教教主何小仙及時施以援手，鐵醉早已死在穆悠然手下。

穆悠然，本是他的好兄弟！好朋友！

但此後，兄弟不再是兄弟，朋友不再是朋友。

已是勢成水火之局！

鐵醉在那一戰之中，受創暈倒，及後醒來，人已不在長江流域，卻在崎嶇山道之中。

何小仙策馬車，把鐵醉送往靈山石人峯。

及至石人峯下，道路陡斜狹

小，馬車不能直上石人殿。

但鐵醉重創未癒，未能自行上山。

好一個何小仙，竟把粗壯魁梧的鐵醉挾在脅下，猶如帶着一個三歲孩童，翩然飛登石人峯。

乃至石人殿，一白髮道人恭恭敬敬迎上前，對何教主打躬作揖，謙卑有禮關切地說道：「未知何教主遠道而至，貧道有失遠迎，罪甚！罪甚！噫……這位壯士，氣色不佳，似是重傷在身……」

何小仙妙目一翻：「什麼何教主，什麼貧道富道，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老爹，兩父女說話，直接爽快一些好嗎？」

白髮道人桀桀一笑：「貧道既已出家，自當六親不認，何教主可不要難爲貧道。」

何小仙突然閃電般出手，一下子就捏住了白髮道人的鼻子：「你是天下間最可惡的老牛鼻子！」

白髮道人「吔」聲大叫：「何教主……妳再不放手，休想得到『上清大還丹』！」

何小仙卻柳眉倒豎：「你若不答應給我『上清大還丹』救這莽漢，休想本教主放手！」

白髮道人無奈，只得點頭如搗蒜：「給！給！既然何教主一定要救這位壯士……貧道什麼都給妳便是……」

鐵醉在旁邊聽着，聽着。

何小仙是個很奇怪的女郎，想不到她原來還有一個更奇怪的「道士老爹」！

何小仙把鐵醉交給了白髮道人，然後又像一陣風般不知去向。

白髮道人問鐵醉：「你叫什麼名字？」

鐵醉道：「老子姓鐵名醉，是個天大的壞蛋，老子的死死活活，不勞道長費心，老子不慣獃在道觀寺院之類的地方，這便告辭去也。」

白髮道人聽了，臉露喜悅之色，彷彿如釋重負：「好極了，在此山居靜所，也沒什麼東西好招待壯士的，既然壯士心中另有去處，大可速去！速去！」

鐵醉心中一陣冷笑，也不再理睬這老道人，展開大步便要下山。

豈料走不了三步，白髮道人已從背後飛撲而至。

鐵醉乍聽背後風聲驟響，心知不妙，正要轉身抵擋，但他傷勢未癒，這一轉身之勢，竟比平時慢了一大截。

鐵醉尚未出招自保，已給白髮道人推跌倒地。

白髮道人同時破口大駡：「沒你娘鳥興！貧道既已答應了何教主救你一命，豈容你這鳥漢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一面大駡，一面拳如雨下，揍得鐵醉筋骨疼痛欲裂，鼻樑腫脹嘴角鮮血直淌。

這一頓毒打，並不兒戲，竟足足揍了七八十拳！

鐵醉骨頭硬，骨氣更硬，雖然給白髮道人揍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卻連一聲悶哼也沒叫出來。

倒是白髮道人的拳頭，在連續痛毆鐵醉之下，頓覺酸疼不堪。

鐵醉瞧着這個老道士，老道士也瞧着這個莽漢。

白髮道人又喃喃地駡：「他媽的，這斷的骨頭，也不曉得是用什麼材料造成！」

鐵醉突然氣呼呼大叫：「你是不是個瘋子？」

白髮道人啐了一口，怒道：「貧道也很想自己變成一個瘋子，但卻偏偏比誰都更清醒！何教主的話，你也是親耳聽見的，貧道既已答應好好看管閣下，又怎能讓你就此一走了之！」

鐵醉突然跳起來，大駡道：「他媽的老甲魚三十六加八百蛋！老子操你三十年前的老娘，十八代以上的列祖列宗！我立刻又要走了，看你又還能把老子怎樣？你再敢阻攔老子，老子……老子便嚼爛舌頭，一不做二不休死掉算了，我一死，你也同樣無法向你的寶具女兒交代！」

白髮道人也吼道：「貧道操你奶奶的朝天大烏龜！你要自盡，越快越好，但有一件事，你非要弄清楚不可！」

鐵醉「哼」一聲：「人之將死，又有什麼事情非要弄清楚不可的？與其清清醒醒的做個痛苦鬼，不若糊裏糊塗的做個糊塗鬼更爲快活！」

說是這麼說，但心中卻很想知道，這個混帳的老道士有什麼話要說。

白髮道人冷冷一笑，道：「既然你決意要死了，也不必急在這一時三刻，有種的便在這裏等着瞧！沒種的快快嚼舌也好，一頭撞死在這裏也好，樂得貧道耳根清靜！」

鐵醉板着臉：「老子在這裏等你，咱們不見不散！」

白髮道人又一連駡了十七八句粗話，然後便進入石人殿。

不到片刻，白髮道人已回來，手裏還捧着一個大酒罈。

鐵醉陡地一呆，吞了一大口口水，才問：「這……這是什麼東西？」

白髮道人冷冷道：「你不是說過要死嗎？與其嚼舌自盡，何不痛痛快快喝下這罈毒酒，死也死得更過癮更快活？」

語畢，一掌拍開泥封。

泥封一開，酒香四溢。

鐵醉的瞳孔立刻最少睜大了三倍：「老雜……老……老道長……這是什麼酒？」

白髮道人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洋河大麯！」

鐵醉又再大吞口水，雙手一抓，便把酒罈搶了過來。

白髮道人任由他把酒罈搶走，只是冷酷地笑道：「酒中有毒，喝一口便已必死無疑。」

鐵醉早已鯨吞大麯，一面喝一面大讚：「好酒！好酒！反正要做鬼，還是做個酒鬼最痛快！最過癮！」

白髮道人不禁嘆一口氣：「有此醉婿，只怕是前生修來的福氣了！」

鐵醉很快就把整罈大麯喝得一乾二淨。

他咧嘴一笑，對白髮道人道：「喝一口是死，喝一百口一千口也是死，求求道長大發慈悲，再給一罈晚輩品嚐品嚐則個……」

白髮道人寒起了臉，突然閃電般伸手，戟指疾點他身上十八個穴道。

鐵醉醉眼惺忪，兀自在怪笑：「你怎麼爲老子搔起癢來？哈哈……噫？」

然後，他就像個大元寶般滾跌在地上。

一連三天，鐵醉醉了又醒，醒了又醉。

每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定必聽見白髮道人的聲音。

白髮道人總是嘖嘖稱奇，嘴裏經常咕噥着說道：「怎會毒不死這混蛋的？莫不是藥力太輕，變成了他媽的補藥了？」

這種說話，似是而非，甚至令人難以入信。

鐵醉可不理會從石人殿裏捧出來的是毒酒還是補酒，總之見酒便喝，每次都喝得點滴不留。

直至這一天……

鐵醉又在石人殿外舉罈痛飲。

白髮道人捧出來的酒，一天比一天更多，也一天比一天更清香凜冽。

都是上選名釀。

還不單只有大麯，也有滄州時酒、易州淶酒、桂陽燒酒……

但鐵醉卻越喝越不是味道。

不是酒的味道差勁，只是心中煩憂日多，越想越不是味道。

他想念着很多很多以往的事，也想念着很多很多離開了的人。

有些人，死了，這些人永遠不會再回來。

如要相見，只等陰曹再會。

也有些人，死不了，但卻生不如死，沮喪頹唐，再無東山再起重振雄風之力。

更有些人，比以前活得更好，不但身壯力健，而且名成利就，武功大有進境……

可是，這些人已不再是他以往的兄弟，不再是以往的朋友。

兄弟，是互相扶持的，朋友，是彼此激勵的。

但這些兄弟，這些朋友，一一爲了名、利、女人、權勢、私慾甚至只是爲了嫉妒，竟變作了魔鬼的徒衆，無恥的敗類，惡毒的煞星！

穆悠然，曾經是鐵醉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

但這個好兄弟好朋友，卻忽然變成了另一種人。

一種不要兄弟不要朋友，只要功名財帛醇酒美女權勢地位的人！

鐵醉決定要殺了他！

與其讓別人去毀滅穆悠然，不如自己親自出手。

可是，他打不過穆悠然。

以前打不過，現在也打不過。

鐵醉失去了一個好兄弟好朋友，同時也失去了一個可以盛三十三斤六兩美酒的鐵酒罈。

對鐵醉來說，好兄弟好朋友當然比一個鐵酒罈更重要更珍貴。

可是，他失去了一個好兄弟好朋友，也失去了一個與他相依爲伴十餘年的鐵酒罈。

這都是令他沮喪的事。

鐵醉不懂得作詩，但他懂得唸，尤其是與酒有關的詩。

失意之餘，他突然扯直喉嚨大叫：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來？細雨騎驢入劍門。」

叫喊了一首，意猶未足，再度大叫：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崢嶸；酒爲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行傾。

「端溪石池濃作墨，燭光相射飛縱橫；須臾收卷復把酒，如見萬里烟塵清。

「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虜運盡行當平，何時夜出五原塞，不聞人語聞鞭聲！」

都是古之佳句。

忽聽一人緊接漫吟：

「少時酒隱東海濱，結交盡是英豪人……」

也是千古傳誦之名句。

鐵醉愕然。

回頭一望，猛見一個大酒罈迎面徐徐飛至。

鐵醉伸臂急接，一接之下，但見罈中有酒。

這罈，三十三斤六兩！

罈中酒，不多不少，也是三十三斤六兩！

但最令鐵醉歡欣若狂的，是這酒罈竟然是用精鐵鑄造而成的！

「鐵酒罈！好一個鐵酒罈！」鐵

醉狂笑，仰首傾酒，喝個不亦樂乎。

直至罎中美酒給他喝掉了一大半，他才把鐵酒罎放下，一雙虎目呆楞楞地瞪視着一個人。

她，一身彩衣，姿態閑雅，風情婀娜有緻。

何小仙回來了。

她一別多天，原來是找鐵匠打造這三十三斤六兩的鐵酒罎。

石人殿內，依舊景物深沉。

但在殿外，卻是酒香四溢，柔情無限。正恰似：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悠。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種情懷，如斯愁緒，卻締造出續紛多彩的名句。

何小仙是個不落俗套的女子，但再不落俗套的女子，也一樣沒分別，女子自有女子的心思，女子自有女子的情意。

心思是鎖，情意是結。

人在江湖，芳心卻已飛向夢魂中……

* * *

天愁地慘，一臉冰霜。

一個衣衫破爛，滿身汚泥的漢子，用一雙傷痕累累的手，推動着一輛木頭車，踽踽地在泥濘滿佈的官道上行走。

木頭車並不是這漢子的。

但他也不是偷偷搶搶得回來，他只是乞求，乞求又乞求。

那是三天前的黃昏……

這潦倒的漢子，背着一個殘舊的包袱，和一個和他同樣骯髒的男嬰，父子相依爲命地走了二千五百里路。

每走出一步，都是仇恨和血淚煎熬而成的足跡。

漢子是個啞巴。

包袱裏有一個皮囊，囊中裝着羊奶。

皮囊是孩子的娘親花了兩個月才做好的。

手工很精細，連繫在皮囊兩側的五彩繩結，都精緻美麗，別出心裁。

但這孩子永遠看不見他的娘親。

沒有娘親的孩子，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劇。

他只有一個正在浪迹天涯的老爹。

老爹浪迹天涯，男嬰也浪迹天涯。

男嬰的父親，本是一個皇帝的叔父，但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

往事已被抹掉，皇爺不再留戀宮廷的尊榮歲月。

因爲看似尊榮，實則黑暗。

比任何人想像中更黑暗。

皇爺受不了，他也不想自己的下一代活在那種黑暗的地方。

就在三天前的黃昏，孩子的老爹抱着他，跪在一座紅亭綠瓦，朱門高閣的莊院門前。

他在乞求一點殘羹冷飯，更要乞討一頓可以令孩子飽餐的人奶。

殘羹冷飯易求，餵孩子的人奶欠奉。

總算天可憐見，一個六十幾歲的老媽子於心不忍，熬了一些稀爛的米糊，叫漢子餵給孩子裹腹。

孩子並不揀擇，餵什麼吃什麼。

老爹臉上綻出了蒼涼的笑意。

老媽子瞧着這一對前途坎坷的父子，不禁沾濕了一泡淚水。

她只是個下人，她無財無勢，她幫忙不了這對父子。

這父子也不要別人更大的幫忙，只要有一口飯，一口粥，一點點填肚子的食物，就能一天一天地撐着向前走。

老媽子最後把一輛在柴房側的木頭車送給老爹：「把孩子放在車裏，也好省點力氣。」

老爹向她磕頭謝恩。

老媽子是個下人，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向她磕頭的潦倒漢子，赫然竟是大理國姓段的皇爺。

段皇爺已變作啞巴。

段啞巴。

* * *

段啞巴，千里迢迢，自巴門族來到中原。

中原地大，他只在中原邊際一角，一步一步走動着。

他沒有舌頭，但他的孩子有。

他的孩子沒有娘親，只有爹爹。

父欲子返　先兵後禮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武林中人一天比一天殘忍，一天比一天冷酷。

暮色把殘陽餘暉冷酷地吞噬，隨而烏雲突然湧入武當山。

武當山，古名太和山，山中高峯連綿不斷，奇景林立，傳說因「非眞武不足以當之」而得名。

唐貞觀年間，均州刺史姚簡在靈應峯創建五龍祠，其後又再大興土木，建太乙宮、延昌宮。

乃至明永樂十年，朱棣命工侍郎郭進督軍夫三十餘萬，登武當修宮建廟。

十年後，共建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巖廟、三十九橋、十二亭及五十里石板棧道。

由均州城至天柱峯頂，沿途竟有各式各類宮觀房舍達兩萬餘間。

難怪在「太和山誌」上有記載：「廣厦千落，宮台相望，如郡城都市。」

在衆多宮觀中，氣勢最宏偉者，當然是紫霄宮。

紫霄宮，座落展旗諸峯之間。

紫霄宮前，是照壁、五老、三公諸峯，峯峯相連，竟日雲天無際。

紫霄宮下，是十八盤深壑，景色幽奇明秀，極具山水之勝。

武當山，名滿天下。

武當派，名震江湖。

尤其是到了這一代，武當劍派更是人材輩出，高手如雲，連散佈在五湖四海的武當派俗家弟子，都遠勝往年。

沒有人敢小覷武當。

更沒有人敢上武當山撒野。

武當山的解劍巖，仍然象徵着武當劍派的威信、尊嚴。

任何人在武當山，若要登上紫霄宮，必先在解劍巖上，把配劍擱下。

沒有任何人能例外。

直至這一天……

暮色帶來烏雲，烏雲帶來一陣大雨。

解劍巖上，忽然響起了兩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是嘶叫！慘叫！驚悸的嚎叫！

而第二種，卻是一把又一把劍跌落在巖頭上的聲音！

大雨迅速清洗了解劍巖上的血漬。

今天鎭守解劍巖的四名道士——青蒼、青潼、青宇及青影，全都血洗解劍巖，魂歸仙界。

天上烏雲驟來驟去，大雨忽灑忽停。

天氣變幻不定，如同江湖風波，永遠起伏無定。

一個臉色陰晴不定的人，用一把銹迹斑駁，鋒刄上缺口無數的古劍，在解劍巖上殺了青蒼、青潼、青宇及青影四個武當派的青年道士。

這四個青年道士，合稱「轟雷四劍」。

但在一招之間，四劍俱敗。

不！不是一招，殺他們的人，只把劍招用了一半。

僅以半招之威，一二成功力，已把「轟雷四劍」在武當派中永遠除名。

這是怎樣的一天？

他是怎樣的人物？

* * *

又過了一天，又是暮色溶入武當山時分。

又有一羣惡客似的烏雲，湧入武當，湧入紫霄宮。

又和昨天一般無異……

暮色帶來烏雲，烏雲帶來一陣大雨。

解劍巖上，依然有武當道士把關。

不是四個道士，是一個。

只是一個鬚髮皓然的道士。

他是「轟雷四劍」的師伯隱橋道長。

大雨中，隱橋道長看見了一個人，有如幽靈般在解劍巖上悄悄出現。

這人手中有劍。他只有劍，沒有鞘。

好深沉的一把古劍，雖然銹迹斑駁，峯刄上有無數缺口，但這把劍，肯定是好劍。

不懂劍的人，永遠看不出這把劍的威力。

但隱橋道長五歲學劍，至今整整七十年。

七十年悠長歲月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他這一把劍，不但可以殺了他四個師姪，也可以殺了他，甚至是武當派中比他更厲害的高手。

劍是好劍，而它能夠有絕大威力，當然還是它主人所給予的。

劍好，極好極好。

人冷酷，極冷酷極冷酷。

雨大，極大極大。

道長心寒，極度心寒。

道長掌中有劍，劍名「寒濤」。

「寒濤」是寶劍，在武當派中，這把劍排名第三。

敵人來了，再心寒也得出手。

道長要爲四個師姪報仇，也要保住武當派二百餘年歷久不衰的赫赫威名。

他自喉頭發出一聲呼嘷，這聲音極難聽，和他平時淸亮威嚴的說話聲音判若兩人。

隱橋的劍招，化爲一道寒芒，直向大雨中的敵人射去。

這是武當派五大劍法中，劍勢最威猛的「飛瀑十三劍」。

而這一劍，又是「飛瀑十三劍」中最快最急悍的「瀑捲天星」。

隱橋道長全力出劍，劍尖瞬即已刺向敵人胸膛。

這一劍之急快，堪稱世間罕見，敵人似已被劍勢所籠罩，完全無所遁形。

但在同時間，敵人的左手撥向寒濤劍。

劍勢急快，敵人這一撥之勢更快。

隱橋猛然一凜，急急把劍抽回。

一看之下，這老道長的臉龐再也沒有半點血色。

他的劍竟給敵人震斷！只剩下劍柄！

寒濤是寶劍，就算不是寶劍中的寶劍，也決不是一般精鋼打造的長劍可比。

但敵人只是伸手一撥，在無匹內勁震擊之下，寒濤劍就在大雨中寸寸碎裂！

隱橋呆住！完全呆住！他不但沒見過這樣的武功，甚至連做夢也夢不見這樣的怪事。

隱橋道長臉無血色地望着手裏的劍柄，忽然大笑。

這一笑，笑出來的並不是歡樂，而是他的臉孔同時爆裂！

人，是血肉之軀。任何人的身體，都有可能損毀、崩斷、甚至是爆裂！

當然包括每個人的臉孔在內。

但又有誰能想像得到，一張完完整整臉孔，突然一塊一塊爆裂開來的情景？

隱橋道長的臉孔，在劍刃被寸寸震碎之後，怔呆了好一陣。然後，他的臉孔也像是寒濤劍一樣，寸寸碎裂！

又彷彿是大地久旱，土地在烈陽下無奈地龜裂一樣。

只是，此刻並無烈陽，只有暴徒般兇悍的大雨。

雨點迅速把隱橋道長臉龐爆裂的血水冲走！

甚至把他的眼珠、鼻子、嘴唇一一冲掉！

但敵人是誰？他的武功究竟恐怖到怎樣的地步？

隱橋不知道。

他甚至未曾看清楚敵人的容貌。

解劍巖上，武當派再度遭受到史無前例的嚴重挫敗，但經昨天一役，解劍巖上是否眞的只有隱橋道長在孤軍作戰？

不！

解劍巖上，豈僅只有隱橋！

除了這位決意要爲「轟雷四劍」報仇雪恨的老道士之外，尚有武當七俠之首的「狂徒劍霸」步秋舫。

步秋舫是武當七俠中，年紀最長一人。

今年，他已二十三歲。

其餘六俠，有銀髮老叟、禿頂老鬼、哨牙婆婆……但全都自稱十七、十八歲左右。

年紀最大一個，叫「三腿少俠」丁尚旺，白髮蒼蒼，牙齒不足十枚。

丁尚旺計算得很清楚：「我今年二十二，牙齒生長得比誰都更慢，至今尚未出齊。」

於是，步秋舫在武當七俠之中，成爲了大師兄，一個不折不扣的「老人家」。

雨很大，而且和昨天不同。

昨天的雨，來去匆匆，彷如南來北往停不住脚步的商旅。

但今天的雨，來勢洶湧，而且越下越潑辣，彷似潑婦罵街，越罵越精神奕奕。

步秋舫沒撐雨傘，沒穿簑衣，當然早已變作一個落湯鷄。

他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劍法如何，連其餘六俠也好像不怎麼清楚。

其餘六俠，只是一上來便尊稱他一聲：「步師兄。」

似是嘲諷，卻又不像，半點也不像。

在武當派，以至武林各門各派，輩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長幼有序，豈容亂來？

但很奇怪，步秋舫在武當派只有兩年資歷，但當他拜師在騎嶽眞人門下之後，這人的地位，就奇奇怪怪地凌駕在無數人的頭上。

這是一件怪事。

步秋舫已成爲了武當山上第一號怪人。

「三腿少俠」丁尚旺叫他「狂徒」。

「少女婆婆」端木艷叫他「劍霸」。

就是這樣，湊湊拼拼了一個「狂徒劍霸」的外號，步秋舫也不客氣，照單全收。

* * *

一掌震碎寒濤劍，掌力透過劍身直入隱橋道長體內，不旋踵間更把這老道士的臉龐逼至爆裂，其人武功之可怖，着實匪夷所思，難以想像。

步秋舫一直看着這可怖的人。

這人的顴骨，高聳崢嶸。

他有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睛，但卻沒有眉毛。

他有鷹一般鈎型的鼻樑，猩猩一般粗厚的嘴唇，顎下青滲滲的髭鬚，襯托得他這張臉更猙獰、更可怖。

他有多大年紀？

三十？四十？還是已經五十歲了！

竟難以分辨出來。

步秋舫盯着這人，這人也盯着步秋舫。

雨勢更兇悍，似是要把解劍巖也一併冲走，這才罷休。

但無論雨點如何地狂暴，這兩人一直牢牢地站着。

倏地，一條瘦小但極迅捷的身影，自步秋舫左側疾閃出去。

她是少女，也是婆婆。

她的心是少女的心，軀殼是老嫗的軀殼。

「少女婆婆」端木艷今年自稱十八歲，十八年前她也是十八歲。

她是一個「不是少女的少女」，也是一個「不是婆婆的婆婆」。

這連步秋舫也看不出，她究竟像個少女多些，還是像個婆婆多些。

但步秋舫卻知道，「阿艷」的劍法再快，也快不過解劍巖上神秘人的手！

她只要一接近那人，少女就不再是少女，婆婆也不再是婆婆，而

是變成了一個死人！

「阿艷」這一撲之勢，已是快逾流星，但步秋舫卻比她更快。

輕輕一扯一勾一抱，「十八歲」的端木艷跌落在步秋舫的懷裏。

「大師兄，你這是幹什麼的？」她不但「瞟」了步秋舫一眼，接着還發出了「嚶嚀」一下的「嬌笑聲」。

阿艷的聲音居然很動聽，半點也不顯得蒼老。

她那一「瞟」，也是功架十足。

少女的眼神，是爲「春波」。

端木艷這一陣「春波」，好不厲害。

步秋舫嘆爲觀止，他柔聲對阿艷道：「這人由我來對付，如何？」

阿艷瞇起了眼睛，柔順地點了點頭：「當然很好，一切都依你的。」

步秋舫鬆一口氣，也同時鬆開了手。

但他才鬆開了手，端木艷的眼色立刻就變了。她變得陰鷙、惡意、仇恨、絕不留情。

她掌中有劍，心中有劍！

她的劍並不是用來跟大師兄打情罵俏的。她的劍是武器，武當劍派俗家弟子引以爲傲的武器。

她的劍既已出鞘、出招，就決不能半途而廢。

沒有人能阻止阿艷的劍殺敵。

大師兄步秋舫也不能！萬萬不能！

狂徒劍霸步秋舫這位「大師兄」終於明白了，但也卻已太遲了。

武當劍法，博大精深，有六合劍法、冲霄劍法、鶴鳴劍法……

更有鮮爲人所知曉之太玄女劍法。

太玄女，本姓顓，名和。

她學道得術，據聞能入水不濡，或臥寒冰而顏容不改。

太玄女又能指山，山即崩，指樹，樹即死。

再指之，卻又皆復如故。

曾於原野，遭逢滔天野火。

太玄女張口一吹，火燄即滅。

據云：「太玄女能行三十六術，神效無窮，屢起死回生。」

更創研驚世劍法，劍譜七十二頁，但傳於後世者僅八頁。

而這八頁劍譜，又有上四頁及下四頁之分。

上四頁於三百八十年前，爲一天竺苦行僧所得，但該僧已回天竺，上四頁劍譜遂失傳。

而下四頁劍譜，卻在武當派中！

每隔三十年，始傳給俗家女弟子，其餘道士、弟子，一律嚴禁涉獵。

端木艷在三十年前修練此劍法——太玄女劍法。

三十年來，她未嘗一敗。

但這三十年來，她也未曾離開過武當山半步。

她只知道武當派的劍法如何如何，但並不曉得外面的劍法又是怎樣怎樣……

今天，正好及鋒而試。

縱使敗陣、戰死，在所不惜。

她是練武的女人，和別的男子一樣，都是武者。

武者的心，男女相同，千秋萬世不易。

* * *

解劍巖上的劍手，他的臉龐不但沒有眉毛，也沒有任何表情。

沒有喜、怒、哀、樂。

沒有謙虛、也沒有霸氣。

他只是手中有劍，一把奇古至拙的劍。

大雨傾盆而下，阿艷的劍已閃電般刺向他的眉心。

但沒有眉毛的人卻在那刹間消失了。

端木艷的劍已刺出，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點——沒有眉毛的人的眉心。

但沒有眉毛的人不見了，他的眉心當然也不再存在。

他在那裏？怎麼眼前只有潑潑地灑下暴雨？

阿艷知道不妙，因爲她忽然驚覺，那人竟宛如飄棉落絮般，無聲無息的站在她左邊。

她的左邊有破綻，唯一的破綻。

那人沒有揮劍，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

他的手指粗糙之極，也兇狠之極。

阿艷的劍還在繼續向前疾刺，刺向沒有眉毛的人的眉心。但這一劍，當然是落空了。

但在此同時，端木艷卻聽見了一種十分怪異的聲響。

這聲響並不大，但卻能衝上她的腦門，然後在她眉心部位擴散開去。

這是死亡的聲響！

那人的一根手指，已狠狠地戮入她頸際左側的血管。

他把手指戮入，但沒有立刻抽出。

他的手指竟在端木艷頸際左側的血管裏挖鑽！

這種挖鑽的感覺，阿艷竟沒有感到十分殘酷。

她只是明白了一件事——她敗了！這是她生命中最後一戰！

* * *

大雨迅速洗刷掉血漬。

端木艷臉色灰白地倒下，但嘴角卻掛着詭異的笑容。

她是武者，她爲武而生，爲武而死。

戰勝後，她笑。戰敗後，也在

笑。

為戰而戰，不計勝敗，不理死活。

無論她是少女也好，是婆婆也好，武者之名，當之而無愧。

武當七俠，一出手便損折一人。

唯一的女人。

「三腿少俠」丁尚旺拄着拐杖──他的第三條腿。

他拄着拐杖上前，俯下了身子，抱起了阿艷。

五十年前，丁尚旺曾經抱過她。

那時候的「少女婆婆」，是花朵一般嬌艷的少女，她有一點點哨牙，但卻能襯托得臉龐更嬌更艷更美。

丁尚旺在綠草如茵的花園裏抱着阿艷，問她：「肯嫁給我嗎？」

但她搖頭，她答：「嫁不了這許多……」

向她求婚的男人太多，不只丁尚旺一個。

僧多粥少，也許還可以把粥熬稀一些，分攤開去，將就將就。

但一個女子，決計不能像粥一樣處理。

她索性不嫁，誰都不嫁。

此後，每個喜歡阿艷的男子，不管地位高低或貧或富，不管是武林一代大宗師或是第八流的江湖大飯桶，都一律只能對着阿艷乾瞪眼……

丁尚旺就是這樣乾瞪眼一直乾瞪了五十年……

他乾瞪着阿艷。

由少女時代的阿艷，一直乾瞪到至今。

阿艷死了，她是「少女婆婆」、「哨牙婆婆」。

但在丁尚旺的眼中，無論她的樣子怎樣隨着歲月消逝而不斷蒼老下去，她仍然是五十年前的阿艷。

她是少女，不是婆婆。

她是他眼中永遠的少女。

* * *

大雨中，丁尚旺抱起了她心中唯一的少女，離開了解劍巖。

他走得並不快，他用左手抱着阿艷，右手拄着拐杖──他的第三條腿。

他一步一步離開解劍巖。

他沒有把拐杖裏的劍抽出，他沒有為了阿艷的死而向元凶報復。

「三腿少俠」還年輕，別人看他最少也有八十歲，但他只當作自己十七、八歲。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今天，他不能報仇，因為他知道憑自己的劍法，根本殺不了這個臉上沒有眉毛的人！

要是他勉強出手，結果只有死。

丁尚旺不怕死，但卻害怕不見了阿艷。

十分十分害怕。

此刻，阿艷已在他懷抱裏，就像是五十年前一樣。

他要和她在一起。

生生死死，永不分離。

* * *

武當七俠，只剩下五人。

步秋舫仍然牢牢地盯視着那人，那人殺了阿艷，臉上的表情完全沒有任何變化。

他也盯着步秋舫。

他突然說出了一句話，他道：「門主在等你。」

門主。

是那一幫那一門那一派之主？

步秋舫心中明白，那個「門主」，是當今武林中極可怕極可怕的一個人。

而他自己，卻是門主的兒子！

唯一的兒子！

步秋舫嘆了口氣，對眾「師弟」說道：「這人跟我有點淵源，我必須跟他走一遭，以後的事，你們自己小心了！」

眾「師弟」無不愕然。

他們從沒見過「大師兄」的臉這樣憂鬱過。

「大師兄」竟在嘆氣。

而且，他要跟着那個沒有眉毛的人離開武當山。

雨勢依然。

沒有眉毛的人走了，步秋舫在他背後緊緊相隨。

兩條快絕的身影，瞬即消失在滂沱大雨之中。

* * *

匆匆又屆重陽。

遠自戰國，已有「重陽」之名，楚大夫屈原在「遠遊」詩中有云：「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屈原又有名句在「離騷」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可見在戰國時，已有在重陽節「餐菊」之俗。

世俗相傳，九月九日，須登高祓禊，避邪消災。

「豫章記」有記載：「龍沙在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俗為九日登高處。」

今天，秋高氣爽。

在金紫山西麓的金峯，地勢聳高險峻，此峯朝夕霞光映照，屢見紫氣蒸騰，金光閃爍，因而得名。

此際，在金峯之上，一人背負雙手，目眺東方，良久不動。

此人臉色紫紅，面目蒼老，在他足下，擺放着一隻長長的刀匣。

刀匣是用天山神木雕製，形狀古雅，一望而知決非凡品。

他一身紫袍，衣色與臉膛顏色

相若。

他的臉色一直都是那末嚴肅、凝重。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背後一個低沉的聲音響起：「稟告門主，少門主來了。」

正是曾經在武當山解劍巖上出現過的人，他的眼睛上沒有眉毛。

紫袍人站在原處，頭不轉、眼不動、身不移，只是嘆了一聲，悠悠道：「我不瞭解秋舫，秋舫也不瞭解『霸主門』。」

這紫袍人，是一門之主。

他是霸主門門主──霸尊！

霸尊！一個足以震撼大半邊武林的名字。

誰也想不到，武當七俠之首的步秋舫，竟然是霸尊的獨生子。

步秋舫已回到霸尊身邊，但這對父子已一別十年。

「孩子，去拜祭你娘親吧！」霸尊的眼神，仍然注視着遙遠的東方。

步秋舫的眉毛掀動着：「她葬在附近？」

霸尊緩緩地頷首：「不錯。缺眉，你帶他走一遭。」

沒有眉毛的人，就叫缺眉。

他是霸尊的奴僕，也是一個絕頂高手。

天下間只有兩個人能命令缺眉做事。

一個是霸尊，另一個是缺眉的生父缺德。

缺德本姓嚴，名厚德。

但此人名不副實，偷竊騙搶強姦擄掠出賣朋友兄弟──甚至出賣妻兒祖先！

因此，嚴厚德變成了缺德。

這一點，就連他自己都坦白承認，並且大聲疾呼：「缺德能創業，缺德可平步青雲，人不缺德，即是人不為己，定必天誅地滅。」

侃侃而談，不知羞耻為何物。

缺眉在十八歲那一年，他找霸尊。

霸尊問缺眉：「你除了缺少兩條眉毛之外，還缺少什麼？」

缺眉道：「我缺少金子。」

霸尊道：「金子有什麼用處？」

缺眉道：「我想殺一個人，但沒有金子，僱請不起第一流的殺手。」

霸尊道：「我有金山銀海，但從不施捨給別人。」

缺眉道：「我一窮二白，但從不接受別人的施捨。」

霸尊終於動容。

「你想怎樣？」

缺眉道：「我身上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但我這個人的本身，還有一點點價值。」

霸尊道：「你要賣身？」

缺眉道：「不錯，我把身子賣給你，做你的奴隸。」

霸尊道：「索價若干？」

缺眉道：「一文錢。」

霸尊沉默下來，他的嘴不說話，但眼睛卻在質問缺眉：「你在玩什麼把戲？」

霸尊什麼人，缺眉弄清楚了沒有？

霸尊是個威嚴十足的武林大豪，他是霸主門門主，麾下幫眾逾萬。

只要他一聲號令，可以在一瞬間掀起連場殺戮，血流成河。

他討厭巧言令色，賣弄本領不學無術之徒。

凡是這種人給霸尊遇上了，定必嚴刑處置，絕不寬貸。

霸尊的眼神越冷厲，缺眉的神態越沉着、越冷靜。他沒有逃避霸尊肅殺的目光，只是沉聲說道：「我的身子不值錢，值錢的是一顆心。」

身子不值錢，心才值錢。

霸尊再次聳然動容。

這個缺了眉毛的人，倒不像他的老子──缺德！

缺眉續道：「身子只值一文錢，但我連一顆心也賣給門主，這一賣，不是一天半天，也不是一年半載，是一生一世。」

堅決的語氣，斗膽的言詞。

霸尊竟在這年輕人面前再三動容。

缺眉不理會霸尊怎樣看自己，他續道：「我這顆心，五百兩金子賣了給你。」

黃金五百兩，對一個窮措大來說，也許是三輩子都賺不到的財富，但對霸尊而言，不及九牛一毛。

霸尊沒有考慮，一口就答應下來。

他用一文錢買了缺眉的身子，五百兩黃金買缺眉的一顆心。

五百兩能買一個人的心，對霸尊來說，絕對是太便宜太便宜的事情。

但這顆心將會永遠效忠霸尊嗎？

沒有人能証實這一點。

天下間只有缺眉，才能用他以後的表現，去証實他是否對霸尊絕對的忠心。

缺眉有了五百兩金子，立刻就用這些黃金去僱請武林中最有把握殺人的殺手──老丁。

老丁當年並不老，只有三十七歲。

缺眉僱請老丁殺人。

他要老丁殺了他的父親缺德。

老丁不負所託，用最快的刀割斷了缺德的脖子。

當缺眉找到了缺德屍首的時

候，他用身上最後一文錢，放在他父親的嘴裏。

* * *

山道崎嶇，缺眉帶着步秋舫，自金峯橫越三座山嶺，來到了一處林木幽深的山谷。

所經崇山峻嶺，兩人如履平地。

山谷鳥鳴啁啁，菊花漫山遍開。

一座孤墳，孤孤單單座落在菊花叢中。

墓中人，是步秋舫生母。

她是個淫婦，她被霸尊捉姦在床，一掌震碎心脈而亡。

那是十年前的慘劇。

自從那一天之後，霸尊再也沒有別的女人，也不見了他唯一的兒子——秋舫。

但他並不姓步。

霸尊本姓皇甫，名鶴遜。

步秋舫不是步秋舫。

他是皇甫秋舫才對！

* * *

墳前冷冷清清，皇甫秋舫不說話缺眉也不說話。

連活着的人都沒話說，早已死在墳墓裏的婦人更不會說出一些什麼話來。

缺眉一直背對着皇甫秋舫。

他是霸尊的奴隸，並不是皇甫秋舫的奴隸。

天氣很奇怪，原本是秋高氣爽的天氣，忽然飄來了一大片烏雲。

皇甫秋舫終於開口：「快要下雨了。」

缺眉道：「大雨。」

皇甫秋舫道：「就像是武當山解劍巖上的那一場大雨？」

缺眉仍然背對着他：「不錯，都是同樣的大雨。」

說是這麼說，但老天並沒有眞的下起雨來。

然而，大雨已在缺眉與皇甫秋舫的心中傾盆而下。

皇甫秋舫倏地雙眉一揚：「我喜歡你手裏的劍。」

缺眉笑了笑，驕傲地道：「是霸尊賜給我的。」

皇甫秋舫道：「好一柄『神工鐵劍』，比我用的劍好上百倍。」

缺眉道：「劍是練劍者的生命。」

皇甫秋舫道：「錯了。劍，並不是練劍者的生命，而是比生命還更重要的東西。」

「比生命還更重要？」

「當然，因爲除了生命之外，還有名譽、劍道精神、劍的靈魂……這些比生命更爲重要。」

缺眉彷彿皺緊了眉。

但他是個沒有眉毛的人。

沒有眉毛的人在皺眉，神情更見鬱結、震駭。

缺眉的背上，一陣森冷。

皇甫秋舫冷冷一笑：「在解劍巖，你殺了阿艷！」

缺眉臉上的肌肉在顫動：「她是個老太婆，就算我不殺她，她也活不了多久。」

皇甫秋舫道：「她不是老太婆，她是少女，是我的師妹。」

缺眉道：「她是少女，短命的少女。」

皇甫秋舫道：「我是武當七俠之首，我是大師兄，你把我的師妹殺了，你說我該怎辦？」

缺眉道：「你是你，我是我，我不知道你該怎辦。」

皇甫秋舫道：「眞相是：她該死！她不自量力！她死在你手裏，那是咎由自取，我雖然是大師兄，也毋須爲了一個自尋死路的師妹強行出頭。」

缺眉道：「說得好！」

皇甫秋舫道：「但我喜歡你的『神工鐵劍』！」

缺眉道：「我不會把它送給任何人。」

皇甫秋舫道：「要是我有這樣的一柄劍，也不會輕易放手。」

缺眉道：「無論是誰，要奪取神工鐵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殺了我。」

皇甫秋舫道：「這是唯一的法子？」

缺眉握緊神工鐵劍，一字一字地道：「不……錯！」

皇甫秋舫卻在這時候嘆了口氣，道：「咱們走吧！」

缺眉似是一怔，接着猛然回頭：「你不要這柄劍嗎？」

皇甫秋舫搖了搖頭：「我喜歡你的劍，但更喜歡你這個人，要是爲了搶奪你的劍而殺了你，那可不怎麼有趣。」

缺眉的眼光倏地在收縮：「你能殺得了我嗎？」

皇甫秋舫笑道：「當然殺得了，但很費工夫，少說也得使上三四招劍法，才能把你送上西方極樂世界去。」

缺眉的臉沒有繃緊，只是沒有半點表情。

他的劍一直在他掌握中，他不必緊張。

皇甫秋舫不再說話，展動身形，重返金峯。

缺眉在後面跟着，但相距十丈。

由這山谷返回金峯，始終相距十丈。

但在缺眉背後，忽然又悄悄地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很冷傲的年輕人。

那是曾經在下界島大顯神威的東方克邪！

* * *

缺眉知道有人跟在後面，而且那人絕對是一個罕見的武林高手。

缺眉不怕任何强敵，因爲他不怕死。

他不怕死是因爲他知道，越怕死的人，往往會在武林爭殺中死得不明不白。

既已走上了江湖路，就絕不要懼怕任何人和任何事。

這是缺眉的原則。

對缺眉來說，死亡並不是可怕的事。

最可怕的是儒怯，尤其是像他那樣的江湖戰將，只要勇氣稍減半分，隨時都可能招致不可想像的慘敗。

缺眉不知道背後的高手是誰，只是感到有危險、有殺氣、有强敵一步一步直逼過來。

敵人本在十丈開外，但瞬息之間，已逼近至七丈、五丈……

就在缺眉感到敵人只在背後三丈左右之際，他陡地身形急退二丈。

敵人在他背後，但他沒有轉身，只是身形倒退，急劇地倒退。

缺眉在身形急退間發招。

他早已提聚八成功力，並且把功力貫注在神工鐵劍之上。

這一劍他反手怒劈背後强敵，劍勢雄渾之極。

但背後那人，果然是一等一頂尖高手，一兩個起落間，人已在劍尖前數寸掠過，身子輕飄飄地佇立在缺眉面前半丈左右。

缺眉收劍，然後豎劍冷冷盯着眼前高手。

「什麼人？」缺眉冷喝。

「東方克邪。」眼前人微笑着，雙手背負而立。

一派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模樣。

他屹立如山，又似是攔住缺眉的去路。

缺眉臉色一沉，冷冷道：「東方天羽是你的什麼人？」

東方克邪哂然一笑：「有人說他是我爹，但也有人說他是個老雜種，我只好不能不秉承父業，爲他老人家保住江山。」

缺眉道：「如此說來，你比我孝順得多。」

東方克邪道：「你連自己的老子也殺得了，我是萬萬比不上的。」

缺眉道：「我沒有親自下手。」

東方克邪道：「但金子是你付出去的，否則，老丁也不會勉力爲你殺人。」

缺眉道：「這是我的家事，你管不着。」

東方克邪道：「尊駕的家事，在下也沒有興趣理會，但兄台手裏的劍，卻非要換一換主人不可。」

缺眉嘿嘿一笑：「只要你搶得走，此劍就在今天易主，卻又何妨？」

東方克邪點點頭：「言之成理！」

缺眉不等對方行動，先發制人，首先搶攻。

他全力竄起，一劍又一劍攻出去。

一攻八劍，每一劍都招中帶招，式中有式。

東方克邪笑道：「好一手『八卦游龍劍』，可惜尊駕身形遲鈍，未能充份掌握這套劍法靈捷多變之竅訣。」

他仍背負雙手，只是身形晃動，閃開了缺眉這八招劍法。

他要激怒缺眉。

但缺眉沒有被激怒。

他不怕死，也不易眞的動怒，尤其是在激戰中，他向來都很沉得住氣。

「八卦游龍劍」未奏膚功，缺眉劍勢頓變。

劍勢森森，只是一劍飛出，竟似有千萬利刃，分別從千萬方位罩向東方克邪。

缺眉道：「聽說你殺了厲眼大師？」

「早就殺了！」

「厲眼大師乃少林三大神僧之一。」

「神僧已變死僧。」

「他是你師父？」

「本來是的，但後來再也不配。」

「怎樣不配？」

「我拜這禿顱爲師，自然是因爲這和尚武功在我之上，不然的話，拜師又有什麼用？」

「言之成理。」

「但不到三年，我的武功，遠在這老禿顱之上，豈非笑話嗎？」

「學無前後，達者爲師。」

「缺眉兄，你說對了，厲眼大師已不配做我的師父，他只配成爲我的——刀靶子！」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缺眉已由一劍，變成總共攻出了九九八十一劍。

劍勢激烈，劍氣洶湧。

但竟始終未能逼使東方克邪亮出他的兵刃。

缺眉是高手。

在武當山解劍巖之上，他的氣勢至今仍震懾着整個武當派。

但在這金紫山中，缺眉窮畢生功力，竟未能逼使東方克邪把兵刃抽出。

對缺眉而言，這是重大的恥辱。

東方克邪不但沒有抽出兵刃，更一直背負雙手，神態傲慢之極。

這是給予缺眉更大侮辱的手

段。

缺眉敗了，這一戰，自接戰之初，他已慘敗，也知道自己必然慘敗，但縱使明明知非敗不可，他還是不能不戰。

這就是武者最大的悲哀與無奈。

缺眉陣上對決，向來都很沉得住氣。這一仗，他也是沉住氣一劍一劍地與强敵周旋。

缺眉沒有動怒，他在努力找尋强敵的空隙和破綻。

但他沒法子找得着。

結果，在東方克邪發出第一刀之後，缺眉除了原本缺少了一雙眉毛之外，也缺少了右臂。

軟刀刀勢絞動，一刀便把缺眉的右臂砍掉下來。

神工鐵劍急墮。

東方克邪伸手一抄，滿以爲這把劍大可手到拿來，豈料半空突然一道鞭影迎頭而下。

東方克邪旋身一閃，雖避開這一鞭，但再也抓不着神工鐵劍。

鞭長二丈餘，鞭長可及。

神工鐵劍給這長鞭捲起，「颯」聲捲落在西南方一個人的手裏。

是秋舫。

皇甫秋舫。

* * *

是日，天氣奇怪，好端端的忽然飄來一大片烏雲，後來又飄走了，天氣轉好。

好一個秋高氣爽的九月重陽。

但不旋踵間，又是另一片黑壓壓的雲層，越過山嶺直欺而至。

最後，更雷聲隆隆，雨勢驚人地潑灑下來。

東方克邪在大雨中盯着皇甫秋舫的臉。

都是年輕一代的風雲人物。

東方克邪獰笑着：「你就是霸主門的少門主？」

皇甫秋舫道：「不錯。」

東方克邪道：「聽說你跑上武當山避世去了，怎麼又再出現在霸主門下？」

皇甫秋舫冷冷一笑：「『天羽宮』既要大動干戈，上陣不離父子兵，小弟只好乳燕還巢，依附老爹麾下。」

東方克邪嘿嘿冷笑：「看來，你比你的老子霸尊還更聰明一些。」

皇甫秋舫道：「我爹和令尊大人，同樣都是天下間最愚蠢的笨蛋。」

東方克邪道：「何以見得？」

皇甫秋舫道：「凡是要稱王稱霸，獨步天下之輩，都是利慾薰心，妄圖隻手遮天的蠢材，自古以來，成功者萬中無一，成仁者觸目皆是。」

東方克邪道：「正因爲贏取不易，才更顯非凡。」

皇甫秋舫卻嘆一口氣，道：「想不到兄台一貌堂堂，外表瀟洒不羣，但骨子裏也和一般庸俗之輩無甚分別！」

東方克邪道：「我要奪取之劍，如今却給你搶走，這一筆帳，改天一定找你清算。」

皇甫秋舫道：「好一個强辭奪理的東方公子，這神工鐵劍，根本就是霸主門之物。」

東方克邪道：「非也！若非皇甫兄攔途截劫，這把劍如今已然易主。」

皇甫秋舫道：「誰說這把劍不是易主了？從此刻開始，我就是神工鐵劍的主人！」

東方克邪冷冷一笑，卻突然回頭望住缺眉：「斷掉了一條右臂，居然硬挺到這個時候，既不止血療傷，也不悶哼一聲呻吟半句，你莫非是個瘋子不成？」

缺眉不答話、不作聲，甚至連動也不動，彷彿給砍掉一條胳臂的人，並不是他。

東方克邪眉毛掀動，他並不打算再度奪取神工鐵劍。

這一把劍雖然是好劍，但對東方克邪來說，其實半點也不重要。

他要奪劍，只是借題發揮。

他此行目的，只是要挫一挫霸主門，從而顯一顯天羽宮的威風。

天羽宮！

這是當今武林中，最具潛力的黑道第一大派系。

* * *

大雨中，東方克邪飄然而去。

皇甫秋舫把神工鐵劍抓在手裏，看了又看。

缺眉也走上前，看着這一把本來屬於他自己的劍。

但以後，這把劍已不再屬於缺眉。

缺眉失去了右臂，也失去了神工鐵劍。但這時候，他寧願走到少門主面前，看着神工鐵劍，也沒有去理會自己的右臂和斷臂處的傷口。

他的臉已因失血極多而變得一片蒼白。

皇甫秋舫盯着他，盯了大半天之後終於忍不住嘆道：「這把劍，我還給你！但你的左手能用劍嗎？」

缺眉立刻大聲道：「能！」

皇甫秋舫又嘆一口氣，終於把神工鐵劍交還給他。

缺眉用左手握劍，他那張早已蒼白如雪的臉孔，竟在神工鐵劍失而復得之後，又再現出了一絲血色……

* * *

大雨漸止。缺眉的傷口也止了血。

段啞巴要把段澎湃交托給黃幫主……

但斷掉了一隻手臂，絕對不是什麼輕傷，缺眉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硬漢，但在止血療傷之後，終於還是暈迷倒下。

皇甫秋舫背着缺眉，把他放在霸尊腳下。

霸尊搖了搖頭，嘆息一聲：「天羽宮父子目中無人，你都看見了吧？」

皇甫秋舫道：「常聽武林同道也在批評：『霸主門爲虐蒼生，可惡可恨！』」

霸尊神情木然，緩緩道：「謀大事者，難免成爲衆矢之的。」

皇甫秋舫道：「只怕大事難成，首先弄得天下大亂。」

霸尊道：「天下早已大亂，唯獨爲父臨危不亂，鎮定從事。」

皇甫秋舫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道：「我在武當山，本來以爲可以過一些平靜的日子……」

霸尊道：「我兒！這是紛亂的年代，沒有你在爲父身邊，咱們皇甫如何能與天下羣雄一爭長短？」

皇甫秋舫道：「天羽宮勢力與日俱增，憑霸主門實力，根本不足以與之抗衡。」

霸尊道：「不錯，爲父早已看通了這一點，因此，咱們必須與其他江湖上有實力派系互相結盟。」

皇甫秋舫微一沉吟，道：「與外界結盟，有利有弊，說不定會演變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兇險局面。」

霸尊緩緩地點頭：「不錯，因此必須謹愼行事，不可造次。」

皇甫秋舫目注着倒在地上的缺眉：「他是一條硬漢，但他在武當山殺了我的師妹！」

霸尊乾咳着，皺眉道：「別胡鬧了！天下間豈有一個少年的師妹，竟然是七八十歲之理？」

皇甫秋舫搖搖頭，固執地道：「年歲老嫩，不是問題，她既把我當作師兄，她就是我的師妹。」

霸尊臉色一沉：「就算那個姓端木的老太婆，眞的是你師妹，那又如何？」

皇甫秋舫道：「我是武當七俠的大師兄，師妹慘遭敵人殺害，自當爲她洗雪仇恨，以慰她在天之靈。」

霸尊的臉色更難看，他緊繃着臉孔，良久才道：「孩子，你這豈不是要爲難老父嗎？」

皇甫秋舫道：「人在江湖，本來就是經常左右做人難的。」

霸尊倒抽了一口冷氣。

兒子雖然固執，但不能說他沒有道理。

但倘若就此處決缺眉，傳揚開去，又怎能服衆？

甚至會成爲江湖中人的笑柄，又或者是爲人所齒冷。

霸尊向以武林强者自居。

他心中的「强」，並不單指武功，更講究才智。

自古以來，唯智者才是眞正的强人，也只有聰明睿智之士，才能得天下，創立不朽的功業。

眼前的缺眉，在霸主門中，雖然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人物，但最少直至目前爲止，他是忠心耿耿的。

要是在這種情況下，把他當作犧牲品，無論在情在理，都說不過去。

正當霸尊難以決斷之際，一直暈迷不醒的缺眉突然站了起來。

缺眉的臉，早已沒有一點血色，但他功力深厚，天賦異稟，在這關頭上，竟然還能再度挺直身子，神情凜冽地面對霸尊。

霸尊卻沒有看缺眉的臉。

他只是仰天長嘆。

一切盡在不言中。

缺眉是忠心的，但忠心並不等如蠢鈍。

主人的意思，他明白。

他毫不猶豫，用極堅決的語氣說道：「門主，請你放心，奴才會再上武當。」

霸尊又嘆了一聲：「武當派，沒有什麼人能擋得住你三劍。」

缺眉道：「但他們只要有人能在我咽喉刺上一劍，事情已可解決。」

霸尊眼色微變，但他還是沒有看缺眉一眼。

他相信缺眉的說話，也相信缺眉的決心。

這種話，若是出自別人的口中，恐怕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但說話的並不是別人，他是缺眉。

缺眉最大的優點和最大的缺點，都只在於四個字，那是——言而有信。

一言九鼎，可以是優點，也可以是一個男人的致命傷。

爲了一句話，這種人言出必踐，永不言悔。

這是勇敢？還是不智？

人言人殊，永遠莫衷一是。

霸尊終於轉過身，目光凜然地直視着缺眉粗糙的臉龐。

缺眉卻在這時候轉身離去。他要再上武當山，但卻不是再去殺人，而是要把血債清還！

* * *

星稀疏，新月如鈎。

寒冷的北風，足以令人徹骨透心。

一個寂寞的漢子，把稀粥一口一口地餵入他兒子的口中。

段啞巴流浪天涯，他每天都在忍受着無窮無盡的寂寞。唯一能令他心神有所託付的，是木頭車上的男嬰。

男嬰已有了名字，他叫澎湃。

段澎湃！

段啞巴雖然已不能說話，但他還能寫字。他把兒子的名字，刻在一塊竹片上，然後再用繩子繫着，掛在澎湃的脖子上。

竹片並不粗糙，很滑溜，甚至連四個方角也給磨得又圓又滑。

段啞巴是用自己的手，把方角磨滑的。

他可以死，但澎湃一定要活下去，他不能讓雅曼娜生下來的兒子受至半點傷害。

這裏是涼州，他帶着澎湃千里迢迢，是要到涼州找一個人。

他要找的這個人，並不是甚麼達官貴人，相反地，他是一個老叫化。

澎湃雖然還是一個嬰兒，但他很强壯，而且有過人的精力。

他經常都是精神奕奕的，他的胃口也很好，可以吃大量的粥。

和其他男嬰相比，他是特別强壯的，但段啞巴並不曉得，因爲他以前並沒有見過別的嬰兒。

他只知道，他要爲這嬰兒的母親報仇，但一個帶着嬰兒的啞巴，又怎能完成這一件事？

所以，他只好求助別人。

他要見丐幫幫主「鐵面神丐」黃長天。

涼州是丐幫總舵所在之地，段啞巴要見黃幫主，除了涼州，他不曉得還可以在什麼地方能夠如願以償。

他很幸運，黃幫主剛剛回來。

他知道有一個啞巴，帶着一個男嬰求見自己。

黃幫主雖然鐵面無情，但他絕不是個驕傲、喜歡擺架子的人。

雖然，他甫自遠方回到涼州，有無數幫務必須親自處理，但當他知道啞巴帶着一個男嬰之際，便決定先接見了這對父子再說。

段啞巴已很久沒有沐浴，他的臉龐幾乎給泥垢覆蓋着，只是露出一雙眼睛。

就算他立刻回到大理國，他的子民、朝廷官員以至是皇族中人，也決不會認得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更何況他已變成了一個啞巴。

可是，別人不認得段皇爺，黃幫主卻一眼就把他認出來。

黃長天震驚極了，他立刻摒退左右，帶着段啞巴來到一間古老大屋之中，顫聲道：「段皇爺！你怎會……變成這樣的？」

段啞巴搖搖頭，又張開了嘴巴。

他口腔裏沒有舌頭。

黃幫主更是駭然變色。

——在少年時，黃長天本是個風流才子。

——爲了傾慕大理國一名歌姬，他在大理國一住十二年。

——在這十二年中，黃長天費盡苦心，但那名歌姬終於「月向別人圓」，風流才子好夢成空，還結下不少仇家。

——大理國民風淳樸，但總還有些趨炎附勢，無惡不作之徒。

黃長天未獲得佳人垂青，却惹來連番風風雨雨，他是中原人氏，獨居彼邦，自是勢孤力弱，形勢大爲不妙。

——但却在這時，段皇爺微服出宮，以「蒙面人」姿態出現，屢次與黃長天聯手，大敗强敵。

——「蒙面人」一直不肯表露眞正身份，但黃長天却也有他的一手，很快就查出了「蒙面人」赫然竟是大理國段皇爺。

——黃長天大爲憤怒，他認爲段皇爺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又隱瞞皇爺身份，顯然是瞧不起自己。

——黃長天極不得意，正是傷心伊人別有懷抱，連伸手救援的「蒙面人」也瞧不起自己，悲憤哀傷之餘，決定遠離大理，以後再不回來。

——段皇爺聞訊，星夜兼程追趕，一直追了八百里路，終於把黃長天攔截下來。

——黃長天愕然之餘，終爲其誠意所感動。

——段皇爺其時尚屬年輕，既然結識了黃長天，便自肝膽相照，引以爲同道知己。

——此後兩年，段皇爺不在大理，卻陪同黃長天聯手馳騁於中原武林，過着快意恩仇，鮮衣怒馬的輝煌歲月。

——這兩年，段、黃二人，先後大破盜寨數十，斬殺綠林巨寇無數。

——兩年後，大理國勢變動，段皇爺爲麾下家將的懇切請求，只得回國輔助君主把持大局。

——又過了十年，黃長天看破紅塵，在五台山一間小寺院裏削髮爲僧。

豈料寺院住持方丈，竟是掛羊頭賣狗肉之綠林大盜，他做和尚只是爲了逃避仇人耳目。

——黃長天才做了三個月和尚，住持方丈的仇家已殺上寺門。

——在一場驚天大斷殺之後，住持方丈險勝仇人，但卻狂性大發，連寺中大大小小僧侶，也一併殺個片甲不留。

——最後，只殺賸一人，正是剃度不久的黃長天。

——黃長天這才如夢初醒，爲求自保，被逼應戰。

——論武功，黃長天並不及住持方丈，但住持方丈連番斷殺後，早已筋疲力竭，而且受創不輕，此時再與黃長天比拚，却是力有不逮。

——終於，黃長天殺了住持方丈。

——寺院已給住持方丈一把火燒毀，黃長天這個和尚再也做不下去。

——離開五台山後，黃長天由和尚變成了一個乞丐。

——又過了數年，黃長天與段皇爺再度相逢，其時，黃長天竟然奇蹟地成爲了丐幫幫主。

兩大陣容　互相傾軋

故人重逢，黃幫主不勝感慨。

段皇爺，既曾經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良朋知己。

可是，當年英風颯爽的少年，如今竟已變成了一個啞巴。

造物弄人，天意殘酷，黃長天不禁爲之黯然。

段啞巴要把他唯一的兒子，交托給黃幫主。

黃幫主接下了男嬰，也知道他的名字叫——段澎湃！

段澎湃是段皇爺之子。

段皇爺把他唯一的骨肉，交托到自己的手裏，這無異是千斤重擔。

但黃長天接下了。

毫不遲疑地接下。

* * *

夕陽滿天，山風卻一天比一天更寒冷。

清澈的泉水，有如銀帶般自山巔飛瀉而下。

何小仙不怕冷，她是個勇於面對冷酷環境的女孩。

她把自己清清白白美麗動人的身子，浸在冰冷的泉水中。

她的胸部很豐滿，腰卻很細。

她的小腹光滑平坦，她的雙腿美麗修長。

她還是青春的女孩，她的生命是熾熱的，充滿希望的。

她喜歡這樣子泡在泉水裏，對她來說，這是人生最寫意的享受。

這是幽谷之泉，方圓數十里之內，也許只有野獸和飛鳥。

只有她，她在這泉水裏，但她並不感到很寂寞。

因爲還有鐵醉。

* * *

鐵醉一面彎弓射射走獸，一面哼着連他自己都聽不懂的歌。

他射殺了一頭鹿。

鐵醉極擅長烤鹿肉，凡是經他一手炮製出來的烤鹿腿，任何人品嚐過之後都一定讚不絕口。

今晚，他將會大展身手，讓何小仙知道他在這方面的本領。

他興衝衝地回到那泉水旁邊，把鹿放好，然後大聲呼叫：「何教

主，我在這裏。」

但何小仙沒有回應。

鐵醉又再大聲呼叫三四聲，但四周除了泉水飛瀉而下的水聲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響。

鐵醉濃眉一皺。

他尋思道：「準是她跟我開玩笑，故意匿藏起來不理不睬！」

想到這裏，他心中泰然。

他不再叫喊，也不去找尋何小仙，只顧在泉水旁邊生火。

他用最快的手法，把鹿穿割，然後把鹿肉放在烈火上燻烤。

倏地，有一條雪白的腿從天而降。

是一條腿，很美麗的腿。

那是一條屬於女人的美腿。

但任何美女的大腿，一旦給利器從身體上切割下來，那就不再是美麗，而是恐怖！

極度的恐怖！

鐵醉並不是一個膽小鬼，他自出道以來，最少經歷過七八十次大大小小的浴血戰。

雖然，他的腿從來沒有給人砍掉下來，但他卻見過不少這樣殘酷的事！

江湖人，每每在短兵相接的血戰中，捨死忘生，別說是一隻手，一條腿，便是一顆大好頭顱，也往往會在一眨眼間，給敵人一刀砍掉下來。

對鐵醉來說，腦袋、手、足，以至身體上每個地方，都並不是一種十分牢固的東西。

只要遇上了强敵，或者是給卑鄙的敵人橫施暗算，任何東西都很有可能給刀刀斧斧劈掉下來。

這是尋常事，用不着大驚小怪。

但這一次，卻是大大的不尋常。

因爲在這裏，除了何小仙之外，還有誰的大腿會這樣標緻？

可是，這麼標緻、美麗的大腿，竟然變得像是鹿腿一樣，給人活生生地砍了下來。

鐵醉的臉色，立刻變得比泥土還更難看。

火光掩映，鹿肉泛現出可怖的色澤。

連這鹿肉，也彷彿變成了另一種東西。

鐵醉的手倏地顫抖，猛烈地顫抖！何小仙的一條腿已不保了，她的人又怎樣？

鐵醉瞪着野獸般的眼睛，聲如裂帛地大吼：「是誰幹的？快給老子滾出來！」

沒有人滾出來。

但在不遠處的樹林內，卻响起了一個人怪異冰冷的笑聲。

鐵醉立刻抓起鐵酒罎，人如豹子般直標出去。

他甫衝入樹林，但見一道黑影疾掠而至。

他伸手一抄，赫然抄接住一條雪白的玉臂！

鐵醉睚眥欲裂，狂吼道：「畜生！老子今天不把你粉身碎骨，砸爲肉醬，誓不爲人。」

那怪異冰冷的笑聲音仍然繼續，但卻又距離鐵醉更遠！

鐵醉怒火中燒，發狂直追！

他終於看見了一條身影。

這身影去勢極快，其人輕功，顯然遠在鐵醉之上。

以鐵醉的能耐，他絕不可能追得上。

但那人卻故意放緩下來，更不斷以怪異冰冷的笑聲，向鐵醉作出挑戰。

鐵醉悲怒交集，也不管對方的武功是否遠勝自己，無論怎樣，非要把這兇手追上不可！

兩人一追一逐，轉瞬間已飛越過三座山峯。

那兇徒身穿灰衣，而且蒙住了臉孔。

在一間破廟裏，兇徒不見了。

鐵醉是親眼看見灰衣人「逃」入這破廟的，他怒氣衝衝地追入廟內，還沒看清楚四周景物情況，已給一條軟索套住右脚，整個人有如獵物般給倒吊起來。

鐵醉並不害怕，但卻更憤怒。

他腰間有刀，刀長一尺五寸，鋒利無匹。

他右手仍然抱緊鐵酒罎。

他用左手抽刀，鋒利無匹的刀疾劈軟索。

但那一根軟索，竟是用「冰川雪蠶絲」織造，鐵醉刀鋒雖利，一劈下去，軟索竟是絲毫無損。

鐵醉大怒，繼續揮刀！

他用盡力氣，一刀又一刀揮斬在軟索之上。

但軟索依舊不損分毫。

鐵醉呆住了。

他只是怒火攻心，他並不是個白癡。

現在，就算是個白癡，也該看得出，無論用這柄刀怎樣揮斬軟索，結果還是徒勞無功的。

鐵醉望住手裏的刀，望了大半天之後，突然把這刀拋掉，同時大罵：「他媽的廢物，中個屁用！連一根繩索也斬不斷！」

他洩氣了！

他知道，對方武功、詭計，無不遠在自己十倍、百倍之上。

連何小仙那樣的人物，尚且難逃此人毒手，看來，這一次定必凶多吉少。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蒙面灰衣人，一步一步走了過來。

蒙面灰衣人伸手輕輕一抖，那根軟索立刻就鬆脫下來。

鐵醉站定了身子，但卻不再輕舉妄動。

他只是雙目圓睜，怒視着灰衣蒙面人：「閣下好武功！但卻鬼鬼祟祟，行藏閃縮，算什麼英雄好漢！」

灰衣蒙面人冷冷一笑。

他的笑聲極其尖銳，聽來相當刺耳。

只聽見這蒙面人道：「那個在泉水中赤裸身子的女人，是個妖精我，替天行道，把她殺了！」

鐵醉怒道：「她是我的……我的女人，誰說她是個妖精？」

「她是你的……女人？」

「不錯！」鐵醉大力拍着胸膛。

「這麼說……她是你妻子了？」

「不！她還不是我的妻子……但她對我很講……義氣！」

「嘿嘿！區區一個女人，又懂得什麼義氣了？」

「放屁！她是我……我的女人，她這個人……只有我最明白！」

「哼！左左右右，橫看豎看，她只是個妖精，你這個笨蟲，給妖精迷上了還懵然不知！」

「你才是妖……妖怪！」

「就算我是妖……妖怪，她已給我卸開了七八大塊，你又還能把我怎樣？」

「你殺害無辜，老子要你血債血償！」鐵醉嘶聲大吼！

「只要你有本領，我的腦袋隨時雙手奉上。」蒙面人冷酷地在笑。

鐵醉沒法子再忍耐了，他抓起鐵酒罎，迎頭便向蒙面人砸過去。

但蒙面人身形疾迅，他砸不中。

鐵醉要爲何小仙報仇，他拚盡了！

他不顧一切，全力施爲。

但蒙面人武功遠遠在他之上，他再拚盡，到頭來還是徒然白費力氣。

蒙面人冷冷道：「瞧你這副德性，這一輩子也休想爲何小仙報仇了，還是不如自刎了結殘生吧！」

鐵醉早已筋疲力竭，他是打不過這蒙面人的。

他萬念俱灰，居然點了點頭：「你……你說得對！」

蒙面人又再冷笑一聲，把一把刀拋給鐵醉：「大丈夫言出必行，你就用這刀抹頸好了。」

鐵醉握着刀，突然一刀刺向自己的咽喉。

在刺出這一刀之前，他大叫一聲：「小仙姑娘，我來也！」

然後，刀鋒就刺向他的脖子。

* * *

鐵醉自出娘胎迄今，曾經使用過無數利刀。

對於刀子，他當然絕不陌生。

可是，他卻從未用過這樣的刀。

——當他一刀刺向自己咽喉的時候，這刀刃竟然是軟綿綿的。

他的脖子沒事！刀也沒有任何改變。

鐵醉呆住了。

他定睛一看，這刀竟然是用銀線編織而成的。

他竟然沒有看清楚，這根本不是一把眞正的刀！

鐵醉驚呆住了，但他隨即怒叫道：「士可殺不可辱，你……你……你……」

他一連叫出了三個「你」字，但最後卻說不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蒙面人的臉不再蒙住了。

他看見了這個人的臉。

這張臉，美麗得無法形容。

那是一張清麗的臉，有美艷不可方物的輪廓，有說不出動人的顏色。

竟然是何小仙！

何小仙的玉臂仍在，兩條腿分毫無損。

是她！她在作弄鐵醉！

鐵醉眞的呆住了，他沒法子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想說話，但她的唇已印在他的嘴上。

她含糊地道：「你是不是生我的氣？要不要殺了我，好爲那個女人報仇？」

鐵醉立刻拚命地搖頭。

何小仙卻不理會他搖頭還是點頭，只是擁抱着他。

她的身子燙熱，她燙熱的身子也令鐵醉燙熱。

星夜，月色明亮。

破廟中春光旖旎，鐵醉如墮五里夢中，不知人間何世……

* * *

翌日，清晨，鳥聲吱喳，何小仙的臉擱在鐵醉寬敞的胸膛上，嬌柔無限。

鐵醉沒有睡，他徹夜不眠。

他只是看着她的臉。

他睡不着，但她卻在他胸膛上睡得十分香甜。

夜色醉人，美色更醉人。她是美麗的女子，而且還是玉潔冰清的處子。

但在這個晚上，她把清清白白的身體，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鐵醉。

一道晨光，斜斜地穿過破廟的爛簷篷，照射在何小仙俏麗的臉龐上。

她揉了揉眼睛，醒了。

他仍然看着她。

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粗鹵的漢子，但此刻的他，對何小仙卻是極盡溫柔之能事。

她醒後，他把她擁抱得更緊。

她笑了，她在他的懷抱裏甜甜地笑，笑得像個天眞的小女孩。

然而，她並不是一般的小女孩。

她是何小仙，她是名震大江南北五毒敎第六任敎主，在無數武林人物眼中，她絕對是一個女魔頭。

但此刻，她卻是鐵醉心中白璧無瑕的玉女。

他沒有問，昨晚黃昏，那些斷手、斷脚是怎麼一回事？

他沒有問，那是因爲他知道，何小仙一定會對自己說個明白的。

果然，她很快就告訴鐵醉：「當你去了打獵的時候，我遇上了一夥强盜，其中還有一個女賊……她要把我一塊一塊肉割下來，餵養她的獵犬！」

强盜是狠毒的，辣手無情的。

可是，這一夥强盜，實在太倒楣了。

他們有眼無珠，竟然以爲何小仙只是個弱質纖纖，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女子。

這夥强盜錯了，大錯特錯。給利刀把肉塊割下來的並不是何小仙，而是那一個女賊。

鐵醉明白了，他更漸漸明白，何小仙對他有多重要……

＊　＊　＊

中原武林，除了八大門派外，更有七幫十一會。

七大幫之中，以人數而論，首推丐幫。

丐幫幫衆，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遠在塞外邊陲，都有丐幫分舵的存在。

相反地，七大幫中，人數最少的，是暴君幫。

暴君幫雖然幫衆有限，但都是武林中精銳之師，加上幫主「暴殺天君」虞冷禪，既工心計，一身藝業更是厲害無比，更兼幫中六大長老，無一不是久歷沙場，江湖經驗豐富，武功才智均極出色之輩，以是自創立迄今，一直事事順利，堪稱崛起神速，當者披靡。

暴君幫更在兩年之前，以黃金萬兩，再附上三十二顆六陽魁首作爲厚禮，把獨霸秦州之武林大豪「鐵指神翁」康大先生在長安城外十八里之「康大行宮」購買下來，作爲暴君幫總壇機關之用。

那三十二顆人頭，全是康大先生的世仇、死敵！

康大先生無法拒絕虞冷禪所求，終於把「康大行宮」拱手相讓。行宮易主，名稱自當改掉，變成了「君臨天下第一宮」！

由此可見，虞冷禪之氣燄，是何等地狂傲！

這一天，晴空如洗，萬里無雲。

在「君臨天下第一宮」外，忽來不速之客。

那是一個啞巴。

啞巴一身酒臭，骯髒無比。

他只有一把刀，一把鐵刀。

人，不起眼；刀，絕不觸目。

人和刀，看來都不值一哂。

但這啞巴，卻帶備了拜帖，更有一份賀禮，前來求見虞幫主。

＊　＊　＊

虞冷禪正在宮中大殿內練拳。

他練的是「天暴神拳」！

大殿內，有八尊石雕像，各重一千六百斤，質地堅硬雕鑿不易。

這八尊石像，所雕刻的，全是當今武林有數之一流頂尖高手。計有：

少林寺方丈無定禪師。

黃衣幫幫主「大烈天王」陸仲樑。

「冀北天魔」宇文玉棠。

五毒敎敎主何小仙。

「烏心庵」庵主白眉師太。

丐幫幫主「鐵面神丐」黃長天。

霸主門門主「霸尊」皇甫鶴遜。

而最後一尊石像，其人高冠古服，一臉肅殺，年約六旬。

赫然竟是名震天下「天羽宮」宮主——東方天羽！

＊　＊　＊

拳風呼嘯，拳力沉猛。

虞冷禪練拳，永遠不會在半途停頓下來。

「天暴神拳」是暴烈兇猛的拳法。

虞冷禪已把這一套拳法，苦練至第七層境界。

但他意猶未足。

他要把功力提升，把拳法催練到第八層，甚至是第九層，也就是至高無上的境界。

「蓬」然一聲巨响，虞冷禪兇猛的拳力，震碎了第一尊石像。

無定禪師的石像，被擊至粉碎。

一拳之力，竟足以把偌大一尊石像，自頭頂、身體以至足部，全都震個粉碎。

虞冷禪獰笑，又是第二拳怒轟出去。

第二尊石像是「大烈天王」陸仲樑……然後，第三拳、第四拳、第五拳相繼轟出，每一拳都把一尊石像擊至粉碎，無一例外。

虞冷禪滿意地一笑。

還有第八拳。

他要轟碎最後一尊石像，那是天羽宮的宮主——東方天羽！

東方天羽，是武林中神一般的高手！

虞冷禪知道，以他目前的功力，決不是東方天羽之敵，但他深信，總有一天，東方天羽的臉孔、身體、四肢都會和這石像的下場一

般無異。

只要他能夠把「天暴神拳」練至第八、九層境界！

虞冷禪是强悍的，他深信總有一天……

總有那麼一天！

呼！

虞冷禪的拳頭繼續怒轟，轟向殿中最後一尊石像！

石像又爆裂了。

可是，虞冷禪的拳力，尚未轟至石像，但這石像卻自先行爆裂了。

這是不可能的，但這種看來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爆發在虞冷禪的眼前。

石像甫爆裂，一片刀光，已在碎石紛飛之際，閃電般捲向虞冷禪。

虞冷禪猝然不防，急急縮拳閃避！

但太遲了。

那一片刀光，看來只是一道平淡的光影，但卻快得不可思議，僅在一刹那間，已把虞冷禪的右拳砍掉下來！

虞冷禪大駭！他絕對想不到，這最後一尊石像，竟然給人暗中做了手脚，暗藏機關！

這並不是他的疏忽，而是這一尊石像，雖然是僞裝贗品，但跟其他七尊石像相比，除了人物形態有異之外，看來都是如出一轍的石像雕刻品！

誰也想不到，在東方天羽這尊石像之內，竟然是空心的，而且還隱藏着一位刀法絕頂厲害的高手！

刀光如雪，但刀鋒卻是一片柔軟的，那是一柄罕見的上好軟刀。

軟刀，刀名「海苔」！

這隱伏在石像裏的，赫然竟是天羽宮少宮主——東方克邪！

＊　＊　＊

「天暴神拳」，以右拳爲主，左拳作輔。

但虞冷禪的右拳，已給東方克邪一刀齊腕切了下來！

虞冷禪在那一瞬間，不禁爲之胸中血氣翻騰，仿似全身血液，都會在那一瞬間自右腕傷口處標湧出來！

斷手之痛，其創傷之深，自是不難想像。

虞冷禪臉色慘白，全身劇烈抖動，他目中怒火狂燃，但卻還是掩飾不住怒火下的驚悸。

他咬牙切齒，怒目瞪視着這個從石像裏突襲自己的年輕刀客。

但甫與對方的眼神接觸，虞冷禪便覺得頭頂發涼，更有一縷縷冷冰冰的液體，自額角上順頰流下。

他在冒汗，冷汗。

這是他的地方！這是「君臨天下第一宮」！

他在這宮中大殿練拳，豈料一套「天暴神拳」尚未練完，已給人用快刀斬落右手。

虞冷禪滿臉慘厲之色，怒聲喝叫：「什麼人？」

他的喝叫聲，依然兇厲，但當然無法把對方唬嚇着，因爲眼前的年輕刀客，是東方克邪。

東方克邪橫刀當胸，傲笑卓立地道：「無論是『君臨天下』也好，『第一宮』也好，諸如此類的名堂，唯有王者始能居之，但虞老兄，憑閣下的藝業，看來怎樣也配不上這樣的稱譽罷？」

虞冷禪胸中怒火翻騰，但他受創極深，豈敢在此時輕舉妄動？

「你是東方克邪嗎？」

「好說！」

「嘿嘿！虞某還以爲天羽宮的少宮主，是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男子，想不到竟然鬼鬼祟祟，暗藏在石像之內出手傷人，委實令虞某大失所望。」

東方克邪雙眉一剔，冷然道：「戰陣之上，永遠都是成爲王、敗爲寇。再說，閣下把當今武林各大門派高手雕刻成石像，當作拳靶之用，這又算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作風了？」

虞冷禪不禁氣得全身亂抖，登時一口鮮血直噴，身形狼狽地向後倒退數尺。

到這時候，他突然發覺，整個「君臨天下第一宮」，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暴君幫的人手，竟似已走得一空，再無一人逗留在他左右。

「來人！來人哪！」虞冷禪不相信會有這種事，他立刻嘶聲狂叫。

平時，只要他輕輕說一句，左右立刻有幫中長老、武士回應。

但此際，竟然只有他窮扯直叫的迴音，偌大一座「君臨天下第一宮」，全然沒有任何人理睬這位「暴殺天君」的呼叫。

虞冷禪震駭了。

他從來沒有這般震驚過。

東方克邪悠然一笑，道：「尊駕素來以『暴君』二字自負，但你可知道，天下間所有的暴君，其最終的下場，往往都是衆叛親離，不得好死？」

虞冷禪怒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來人哪！」

終於，有人出現了。

大殿四周，悄悄地出現了六條高矮肥瘦不一的身影，正是暴君幫中的六大長老。

暴君幫六大長老，無一不是經驗極爲老到的江湖巨擘，休說是六人聯手，即使只是其中一兩人在陣，其威力也絕非等閒之輩可以比擬。

這六大長老，分別是：

「黑翅蒼鷹」邵匡平。

「單掌擎天」厲宏。

「枯爪眞人」木狠烟。

「獨脚三刀」詹俠游。

「瓊花鬼嫗」上官碧雪。

「大力金環」彭深。

縱使在這「君臨天下第一宮」之內，也鮮見六大長老齊集的場面，但今天，卻六人齊現，顯見事態絕不尋常。

就連虞冷禪也覺得大不尋常。

因爲據他所知，這六大長老之中，除了「黑翅蒼鷹」邵匡平及「瓊花鬼嫗」上官碧雪之外，其餘四大長老，應該身在暴君幫其他分堂駐守才對。

可是，這四大長老，卻無聲無息地重回「君臨天下第一宮」，而事前連虞幫主也並未接獲到有關之訊息。

虞冷禪隱隱感到事態不妙。

他更感覺得到，這六大長老的目光，都不約而同集中在自己的臉上。

但這些目光，並不表示關心幫主的安危。

他們不但不關心，而且更有幸災樂禍之意。

虞冷禪雖然性情乖戾，殘暴不仁，但他也是個老江湖了。

鑑貌辨色，是任何一位老江湖的本能，幾乎一望而知，目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虞冷禪的身子不再抖動，在這時候，他反而平靜了下來。

大局已定，六大長老果然反了。

虞幫主，已不再是以前的「暴殺天君」，他的右手已斷掉，連六大長老也背判了他。

衆叛親離，受創極深，兼且落在强敵手下，他還能有活路的指望嗎？

虞冷禪仍然屹立殿中，但卻洩氣地長嘆不已……

虞冷禪，在這一天大敗。

但親自出手擊殺他的，並不是東方克邪，而是六大長老。

六大長老徹底叛變，六人聯手，把受創已深的虞冷禪斬殺。

東方克邪面露陰冷笑意，這「君臨天下第一宮」，已成爲他的地方。

宮外，本有一個啞巴求見虞幫主，但他見不着了。

虞冷禪已死，江湖中再也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 * *

夜色深沉，鐵醉在一間小酒寮裏，把鐵酒罎裝滿了酒，然後跳上一輛馬車。

馬伕是個大塊頭，人如鐵塔一般，但他叫「沒有膽」！

沒有膽是個很古怪的大漢，他已三十六歲了，但尚未娶妻，理由就是因爲「沒有膽」！

他一看見女孩子，就會臉紅、心跳、甚至氣喘。

他不敢娶妻，不敢跟別人打架，但卻有一身好武功。

他是練橫練外門功夫的，一身鐵布衫功夫，聽說也有三幾分火候。

但他不敢跟城鎮上的市井流氓打架，只是躲在村莊的田陌間過活。

何小仙認識他，因爲沒有膽的娘親，也是五毒教中人。

他娘親是五毒教的一個護法，爲人忠厚，但卻在兩年前死於長安。

長安有天羽宮分舵，沒有膽的娘親，就是在長安天羽宮分舵內慘被殺害的。

何小仙早就把這一筆帳記下。

但她在跟天羽宮算帳之前，必須好好的照顧沒有膽！

* * *

沒有膽願意跟隨何小仙。

他願意跟着何小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只因爲他在鄉村裏獃得太久。

沒有膽很想見識見識這個江湖。

何小仙帶着他，還有鐵醉，開始了一段不尋常的江湖旅程。

鐵醉找到一個花瓶，把花瓶盛滿了酒，遞給沒有膽。

沒有膽望着這一瓶酒，呐呐地說道：「俺……俺不懂得喝酒……」竟然不敢伸手去接。

鐵醉濃眉一蹙，上上下下打量着這個比自己還要粗壯的大塊頭：「喝酒是世間上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只要張開嘴巴，把酒往喉嚨裏直灌便是，又怎會不懂了？」

沒有膽的臉漲紅起來。

鐵醉目光奇怪地瞧着他：「你還沒有喝酒，怎地一張臉也會紅得像是姐兒一樣？」

沒有膽呐呐道：「大概是嗅着這酒氣之故罷！」

鐵醉嘆了一口氣，道：「你這張臉的臉皮，看似犀牛一般，但卻比小女娃兒的臉皮還更嫩薄，要是憑這副德性，又怎能在江湖上走動？」

沒有膽乾咳一聲，道：「俺……俺會好好練一練的！」

鐵醉「哼」一聲，道：「你連一滴酒都喝不了，又還有什麼好練的？」

沒有膽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忽然把那花瓶搶了過來，道：「我喝！我喝！」

鐵醉瞪着他，冷笑道：「要喝便喝，就像老子一般爽快那才過癮，要是光會說不敢喝，又有什麼屁用！」

沒有膽捧着花瓶，垂下臉瞧着瓶子裏的酒，過了半晌忽然道：「鐵大哥……這……這酒好香！」

鐵醉道：「馬馬虎虎而已。」

沒有膽眨着銅鈴般大小的眼睛，又問：「鐵大哥……這是什麼酒？」

鐵醉道：「不是竹葉青，便是高粱，再不然，也許是女兒紅、千日醉、又或者是大麯……」

沒有膽聽得傻住了。

「這……這到底是什麼酒？」

鐵醉沉着臉叱道：「管他娘的是什麼酒，只要一古腦兒灌入肚子裏，便是他娘的好酒！」

沒有膽連忙點點頭：「鐵……鐵壯士說得甚是！」

鐵醉一面跟沒有膽說活，一面喝酒。

偌大一個鐵酒罎的酒，已給他喝了四分之一，但沒有膽仍然只是捧着那個花瓶，瓶子裏的酒連一滴也沒沾唇。

鐵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朋友，你到底喝不喝？」

沒有膽的臉不但一片火紅，而且額上還在滴汗。

他的神情，看來緊張萬分。

他瞧着花瓶裏的酒，一瞧又瞧了大半天。

鐵醉心中有氣，但仍然按捺着火爆的性子，看着這大塊頭將會怎樣處置這瓶酒。

但沒有膽意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瞧着花瓶裏的酒在沉思，彷佛老僧入定。

鐵醉越看越是冒火，正要一掌擊向花瓶。

以鐵醉雄渾的掌力，這花瓶定必被擊至粉碎。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沒有膽突然把花瓶舉起，仰首便喝酒。

一喝就喝得乾乾淨淨。

鐵醉立時展顏大笑：「好！有種！不愧是他媽的一條好漢。」

忽聽得何小仙的冷笑聲，自車廂中響起：「好漢？待會兒才眞的好看哪！」

不是好漢！是好看！

待會兒又有什麼好看了？

* * *

不到片刻，沒有膽忽然把上身衣衫完全撕裂，露出了毛茸茸，結實寬闊的胸膛。

他嘴裏發出了一種「胡！胡！胡！」的聲音，就像是一頭憤怒的野獸！

他的臉孔變得像是豬肝一般的顏色，瞳孔卻閃動着碧綠的光芒。

他用力拍着胸膛，發出了沉實的「砰！砰！」聲響！

鐵醉一怔，皺眉道：「怎麼了？才喝了三斤酒，便要發酒瘋了嗎？」

沒有膽搖搖頭：「俺沒有喝酒，俺沒有醉！俺要拆了這鳥舖！」

鐵醉忙道：「這不是鳥舖，是酒舖！這裏的老闆是老子的老朋友，你若拆了這鳥舖……不！你若拆了這酒舖，不啻是拆了老子的台，老子若下不了台，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但沒有膽並不理會他的說話。

他喝醉了，他在發酒瘋，但嘴裏卻說自己還很清醒！

天下間大多數的醉漢，都是這樣子說話的。

沒有膽果然動手了，他要把那間「鳥舖」拆掉。

鐵醉急急阻止。

但沒有膽狂性大發，鐵醉根本阻攔不住。

沒有膽雖然膽小，但他是練橫練外門功夫的，而且還有相當火候，鐵醉要阻攔他，眞還不容易。

除非大開殺戒，把沒有膽的腦袋用鐵酒罎砸成肉醬！

但這當然是萬萬不能用的法子。

何小仙在車廂裏瞧着。

她只是莞爾而笑，任由沒有膽狂性大發，眞的把酒寮拆掉爲止。

酒寮的老闆卻不驚慌。

他只是走到鐵醉的身邊，怪異地笑道：「鐵兄，你每次帶來的朋友，都很懂得怎樣闖禍，尤其是這一位，動起手來更是徹底。」

鐵醉搖搖頭，嘆着氣。

他一面搖頭嘆氣，一面把兩錠金元寶塞進酒寮老闆的手裏。

鐵醉道：「這些金元寶，已足夠賠償你十間這樣子的鳥舖。」

酒寮老闆與高采烈地笑了。

沒有膽！

只要他喝了酒，又還有誰敢譏笑他「沒有膽」？

* * *

一個月後，「克邪宮」外，出現了一羣衣衫襤褸的叫化。

這一羣叫化，老老嫩嫩都有，而且最少有七八十人以上。

這「克邪宮」，原本是「君臨天下第一宮」！

東方克邪既把「君臨天下第一宮」據爲已有，自然把這名稱改上一改。

於是，「君臨天下第一宮」變作「克邪宮」。

但東方克邪並不在宮內。

他是天羽宮少宮主，其父東方天羽野心勃勃，他又怎能閒着。

當然，他早已部署好人手在宮內，縱使遇上找麻煩的武林高手，也可應付一二。

除非有意想不到的頂尖高手前

來挑釁，否則，憑六大長老的功力，當可把問題解決。

所謂六大長老，乃是虞冷禪當年麾下的六大長老。

以往，這六人在虞冷禪羽翼之下，無惡不作，本來也有過一段叱吒風雲，相當得意的日子。

可是，虞冷禪並不足恃。

當六大長老知道天羽宮少宮主決意要擺平虞冷禪之後，這六個老奸巨猾的老江湖，很快就作出了取捨。

六人同心，一起叛變。

虞冷禪做夢也想不到，他最倚重的六員猛將，竟然在一夜之間齊齊倒戈相向！

否則，東方克邪能否如此順利，一舉即可拿下「君臨天下第一宮」，實在是難以逆料的事情。

* * *

七八十個叫化中，其中一個並非叫化，但卻比叫化看來更像個叫化。

他正是段啞巴！

段啞巴在一個月前，曾到此地，欲求見虞冷禪。

但他來得不是時候。

那一天，正是東方克邪要毀滅虞冷禪的一天。

當段啞巴知道虞冷禪慘遭叛將斬殺後，他悄然離去，重回丐幫總舵。

黃長天比誰都更關注段啞巴的事。

因爲段啞巴的仇恨，也就是黃長天的仇恨。

黃長天知道，段啞巴與虞冷禪頗有淵源。

——當虞冷禪尚未在中原武林崛起之前，他曾經爲了躲避仇人追殺，逃入大理國。

——其時，段皇爺權勢正盛，更頗有俠骨之風，不但包庇虞冷禪在大理國內留下，更派遣部將，把追擊虞冷禪之仇敵，殺得片甲不留。

可是，當段皇爺搖身一變，變成段啞巴欲投靠虞冷禪之際，「君臨天下第一宮」突生鉅變！

段啞巴回到丐幫總舵，鬱鬱寡歡，唯獨面對其子段澎湃的時候，臉上始露出一絲蒼涼的笑意。

段澎湃是個强壯的嬰兒。

段啞巴只是離開他二十多天，他又比以前更粗壯了。

他是雅曼娜的兒子，也是段啞巴未來唯一的希望。

但黃幫主卻關注段啞巴現今情況。

一連三夜，黃長天與段啞巴促膝長談。

段啞巴雖然不能說話，但可以寫字。

他用文字跟黃幫主談話，兩人談得十分投契。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倆在大理國中，也談得同樣投契。

然而，一別經年，段啞巴與黃長天都有了很重大的改變。

但有一點絕對沒有改變的，就是兩人之間的情義，依舊一般不變。

英雄肝膽，義薄雲天！

黃長天是丐幫幫主，日理萬機，單是丐幫幫務，已足夠令他奔波於五湖四海之中，難得有半天優閒。

但爲了段啞巴的事，他決定不惜拋開幫中大大小小事務，先把皇爺的事情解決了再說！

段啞巴經過一連串明查暗訪，搜集各方証據，他証實了殺害雅曼娜的人，就是東方克邪！

東方克邪，是年輕一輩的魔頭！其心思之狠毒，令人髮指。

他暗殺雅曼娜，四出逼害武林中成名高手，一則爲了立威，二則視此爲人生樂事！

段啞巴肯定地告訴黃長天：「東方克邪是個瘋子！他甚至比東方天羽還更可怖！」

黃長天是丐幫幫主。

丐幫消息通靈，天下之冠。

對於東方克邪之種種作爲，黃長天自是心中有數，他絕對同意段啞巴的見解。

段啞巴的見解是：「不殺東方克邪，武林中永無寧日！」

但要除去東方克邪，卻又談何容易？

一天又一天，中原武林的斷殺，無日無之。

這一天，缺眉帶着另一把劍，再上武當山，再度踏足在解劍巖上。

他是來償還血債的。

他知道，江湖中有一種人，只求完成任務，絕不顧及本身的生死安危！

那是死士。

此刻，缺眉也懷着死士般的心情，踏上武當山！

* * *

這一天，武當山天朗氣清，並不像當天，不斷地下着滂沱大雨。

但解劍巖上沒有人，缺眉以左手握劍，神情肅穆地站在這解劍巖，等候武當派的人出現。

但等了很久，竟連一個人也見不着。

缺眉大感詫異，正要登上紫霄宮，忽然聽見一個人的冷笑聲。

笑聲冰冷，缺眉回頭一望，立刻看見了一個出家人，正沿着山徑走了上來。

但這出家人並不是個道士，而是一個肥頭大耳，臉色紅潤的大和尚。

這大和尚一身灰袍，手中倒提着一根精鋼鑄造的禪杖。

缺眉的臉色立刻變了，連握劍的左手也爲之一緊！

這和尚，他是認識的。

這和尚，是天台山著名的兇僧必傷！

必傷和尚，是中原武林三大兇僧之一。五年前，缺眉曾與這兇僧在岳陽樓外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戰。

必傷和尚是個吃素的和尚。

他自出家以來，不喝酒，不吃葷，只是姦淫婦女，殺人放火！

缺眉並不是六扇門中人，但卻有六扇門的朋友。

六扇門中，有「白頭神捕」夏侯一基，是缺眉少年時代唯一的老朋友。

但夏侯一基爲了追捕必傷和尚，結果卻慘死在必傷和尚的禪杖下！

夏侯一基被殺，缺眉四出追尋必傷和尚，終於在岳陽樓外，火併兇僧必傷！

那一戰，既不分勝負，也雙雙受創！

想不到事隔五載，又再狹路相逢！

* * *

武當山解劍巖，可以說是武當派的門戶，任何武林中人，只要一踏足此地，必須把佩劍除下，否則等如向武當派挑戰！

但這一天，事情大不尋常。

缺眉雙眉一揚，以劍尖指向必傷和尚的臉，喝道：「你這個魔鬼，來得正好！」

看他的劍勢，似乎立刻便要向必傷和尚劈下。

但缺眉還是忍住了。

必傷和尚狂笑，他的笑容狂傲而奇怪。

「一別五年，你怎麼連自己的右臂都保不住？」

「殺你這種孽畜，用一條左臂已很足夠！」

「五年前一戰，你雙臂俱在，尚且不是我的對手！」

「少放屁，那一戰，誰都佔不到便宜！」

「但今天，你將會死在必傷禪杖之下！」

話才說到一半，必傷和尚的禪杖已搶先砸向缺眉的胸膛。

他出手的迅速，十分驚人。

缺眉一聲長嘯，奮起精神揮劍迎戰！

禪杖的破空聲，驚心動魄！

好厲害的大和尚，好厲害的禪杖！

缺眉反應敏銳，雖然只賸下一條左臂，但身手卻輕捷快速。

必傷和尚攻勢猛烈，缺眉的劍法卻有如一張巨網，把禪杖排山倒海般的攻勢一一兜截。

兩人以快打快，轉眼間已拚搏五十招。

缺眉的劍不斷刺出，他開始反守爲攻。

他的劍法似已進入瘋狂境界！

這個和尚，是他在五年前就已恨之切骨的兇僧。

他一口氣向必傷和尚連攻一十三劍，每一劍都極快極狠！

一刹那，兩道光影在半空交錯閃過。

禪杖沒有擊中缺眉，缺眉的劍也沒有刺中必傷和尚。

但缺眉的小腹卻中了一刀！

飛刀！

只有八寸長的飛刀，但卻有五寸刀刄插入了缺眉的體內！

刀鋒藍汪汪的，竟然是一把淬上了劇毒的飛刀！

刀鋒藍汪汪，缺眉的臉也在一瞬間變成紫藍般的顏色。

他聽見必傷和尚在獰笑：「東方兄，有勞你出手了！」

缺眉的臉色已變成紫黑！

由紫藍變成紫黑！

「東方克邪……你好歹毒！」他縱聲大笑！

笑聲未絕，人已倒下！

解劍巖上，施施然地走出了一個人——東方克邪！

這位天羽宮的少宮主，竟然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能會突然出現，簡直比鬼魅還更可怕！

這是解劍巖，這本是武當派的地方，但在這一天，武當派的道士和俗家弟子，竟然全都不見了！

他們在什麼地方？

* * *

武當派弟子，不管是道士還是俗家弟子，全都在紫霄宮內，嚴陣以待！

一股可怕的力量，正湧向紫霄宮，展開血腥的殲滅戰，而這股力量爲首一人，正是東方克邪！

但東方克邪統率的武士，並非來自天羽宮！

這兩年以來，東方克邪竟已樹立了天羽宮以外的另一種勢力！

看似烏合之衆，但卻有不少高手押陣，例如必傷和尚，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必傷和尚之外，還有一羣來自各地的黑道高手，甚至是整個幫派，都投入東方克邪麾下！

這些高手、幫派，全都與中原八大門派，有重大的過節！

必傷和尚，曾給武當派的「青萍三劍」，逼得走投無路，終於出家爲僧，躲在寺院中尋求庇護，這才逃過大難！

但也因此而練就出一個窮凶極

惡的和尚！

武當派與少林派齊名於江湖。而東方克邪早已揚言：「滅武當，大破少林寺！」

為什麼要滅武當？為什麼要大破少林寺？

東方克邪笑言：「既要在武林中唯我獨尊，自然不能讓這些和尚、道士高高在上，被江湖中人視為執牛耳之輩！」

唯我獨尊！狂傲霸絕！

東方克邪的氣燄是驚人的，甚至比東方天羽還更猖狂！

於是，這一天，成為了武當派最恐怖的一天！

＊　＊　＊

紫霄宮內，上下一片緊張，每個人都抱着必拚的決心，迎戰東方克邪。

武當掌門下令：任何武當派弟子，絕對不准私自出陣接戰，必須配合武當劍陣及其他奇門陣法，對抗東方克邪。

缺眉是倒楣的。

雖然他早已抱了死士般的心境，前往武當山償還血債，但可悲的是：他這條性命並沒有還給武當派的俗家弟子，而是死在東方克邪的暗器手下！

東方克邪，外貌堂堂，但他的心腸越來越是惡毒。

他籠絡了大批黑道高手，其意圖怎樣，不問而知！

黃昏左右，東方克邪號令「克邪神兵」全力出擊！

目標只有一個：徹底毀了武當派！

＊　＊　＊

「克邪神兵」陣勢浩瀚，要是缺眉仍然活着，他將會目瞪口呆。

他曾經站在解劍巖上極目四望，良久始終看不見有任何人在附近。

最後，才殺出一個必傷和尚。

又過了片刻之後，東方克邪在二人鏖戰中出手暗算缺眉，以極陰險歹毒手法把缺眉殺害！

缺眉，他本來就不是東方克邪之敵，但在這情況下，東方克邪選擇了最快速的手段，一擊便把缺眉輕易地解決！

缺眉，其武功絕對不弱，但他曾受重創，再遇上了東方克邪那樣的大魔頭，竟爾慘遭暗算，死不瞑目。

東方克邪對缺眉之死，完全無動於衷。

他今天殺到武當，要對付的並不是缺眉，而是名滿天下高手如雲的武當派！

他要掂一掂武當派究竟有多少斤兩！

在紫霄宮，武當派最少已佈下了三座劍陣，誓死抵禦東方克邪的侵襲。

這一戰，關係及武當派生死存亡，絕對不容有失。

東方克邪指揮若定，以北邙山蜘蛛寨的十三蜘蛛打頭陣，撲擊武當派第一座劍陣。

紫霄宮大門外，雖然高手對壘，殺氣騰騰，但卻出奇地靜寂。

十三蜘蛛，是十三個妖異的男女。

但無論是男是女，都是好大喜功，殺性極重的煞星！

十三蜘蛛，為首的是「鬼面蜘蛛」丁青寒。

丁青寒一個箭步標上，率先闖入武當派的六合劍陣！

「六合劍陣，名聞武林，但今天，要你們這些牛鼻子知道咱們『蜘蛛奇兵』的厲害！」

丁青寒一面說，一面揮出精鋼打造的「裂頭蜘蛛爪」，肆無忌憚地闖陣。

慘呼聲立刻在劍陣中爆發！

五個年輕道士，只是和丁青寒拚了一招半式，便已慘呼倒下！

劍陣中一個老道士大驚失色，急急喝令：「嚴守方位，不可私自作戰！」

那幾個道士，年紀甚輕，不免在臨陣之際心浮氣躁，但這卻是佈陣的大忌，不但本身深受其害，更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及整座劍陣的運行！

丁青寒笑了，滿意的笑了！

「什麼六合劍陣，原來只是豆腐陣法，完全不堪一擊！」

他在大笑聲中，再以「裂頭蜘蛛爪」插入兩名道士的臉龐！

血怒激，又是兩條性命嗚呼哀哉，頹然倒下！

丁青寒本來就是個武林狂人，他自詡為「中原無敵戰士」，除了天羽宮東方天羽、東方克邪父子之外，誰都不放在眼內。

十三蜘蛛聯袂殺上武當山，這是一件「盛事」！

丁青寒興奮極了。坦白說，倘若單憑十三蜘蛛的力量，他是絕不敢殺到紫霄宮的，但這一次出戰，是由東方克邪率領羣魔大舉出擊，如此聲勢，自是不容小覷。

因此，丁青寒自動請纓，由十三蜘蛛充當先鋒，先攻武當劍派第一劍陣。

果然，十三蜘蛛氣勢逼人，不到片刻，已把六合劍陣衝散！

丁青寒精神抖擻，殺着層出不窮，一個中年道士心有不甘，冒險挺劍疾刺他背心，卻給這惡魔旋身扭斷脖子。

這一戰是慘烈的。

六合劍陣，顧名思義，全以劍法為主。

但十三蜘蛛的武器，卻是五花

八門，複雜無比。

更有形形式式不同的暗器，有如仙女散花，又似是蝗蟲亂飛，可怕已極！

一個老道士，臉上中了三根喪魂釘，肚子上插着一條長矛，兀自揮劍奮勇抗敵！

這老道士戰意雖强，但結果仍然慘死在一把骷髏大刀之下！

但十三蜘蛛也有人中招！

老九「白骨蜘蛛」是個又高又瘦的婦人。

她的少年情郎，在二十年前和她鬧翻，一聲不響跑上武當山做了道士，但不到三年，卻又從武當山溜回江南，娶了一個縣官的女兒為妻！

白骨蜘蛛大怒，把縣官滿門老幼殺個片甲不留，但她的負心情郎，卻帶着妻子遠離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自此之後，白骨蜘蛛極憎恨天下間所有的道士，更尤其是武當派的道士。

爭圖霸業　好戰者亡

這一次殺上武當山，殺人最兇狠，拚勁最可怖的，並不是丁青寒，而是這個白骨蜘蛛！

白骨蜘蛛殺人不眨眼，尤其是在混戰之中，她殺敵是最快的！甚至比丁青寒更快！

在紫霄宮背後，有一羣金衣武士。

這一羣金衣武士，大約三十餘人。

沒有人知道他們從那裏來。

更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但為首一人，卻是個衣衫破爛，一臉污穢的啞巴！

赫然竟是段啞巴！

段啞巴千里迢迢，不斷追查殺害雅曼娜的元兇。

最後，他証實了，元兇是東方克邪！

東方克邪是年輕一代的武林煞星。

他殺人，並不是為了什麼血海深仇，也不一定是為了名與利的得失。

他殺人，只因為要試一試他的軟刀，是否一直都很鋒利！

而他也有一身驚人藝業，而且武功不斷精進，一天比一天更厲害！

此人不除，江湖中永無寧日。

這三十六個金衣武士，都是來自大理的高手。

原來段皇爺離開大理後，大理國勢甚為混亂，不少對段皇爺忠心耿耿的部將，紛紛潛入中土，誓要查出段皇爺的下落。

但那時段皇爺根本不在中土，這些部將雖然費盡心思，但卻找不到段皇爺，只是找到了黃長天。

黃長天很欽佩這些部將，決定暗中扶持，協助他們在中原建立幫會，在找到段皇爺之後，再對段皇爺誓死效忠。

這件事，黃長天是對段啞巴提及過的。

但段啞巴初時並不願意和這些舊部將見面，唯恐會連累眾人。

可是，紙包不住火，段皇爺在中原出現的消息，不脛而走，這些部將自然趕緊前來追尋皇爺下落。

最後，段啞巴順理成章，成為了金衣幫的幫主！

金衣幫，就是這些部將組成的幫會，總共有三十六人，全都有一身武功，對段皇爺更是忠心耿耿！

東方克邪雖然行事隱秘，但這一次他要大舉進襲武當派，卻是瞞不過丐幫子弟的耳目。

因此，段啞巴決定在武當山，等待東方克邪的出現！

＊　＊　＊

武當派成名赫赫，但在東方克邪糾集羣魔力攻之下，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六合劍陣已被攻破。

十三蜘蛛雖然也損折四人，但餘下來的九蜘蛛，殺性最重，武功也最可怖！

在六合劍陣之後的，是天師劍陣。

天師劍陣，由八八六十四名道士組成。

陣中主持，是武當派中最負盛名的文鐵上文天師。

文鐵上，本有充當武當派掌教資格，但卻生性淡泊，性情不羈，他以難以令門下眾多弟子信服為理由，堅拒不肯接受掌門人之職位。

事實上，文天師已有兩年零六個月，不曾在武當山。

但東方克邪已有異動，而且更廣邀黑道高手聯成浩瀚陣勢對付武當派，文天師遂匆匆趕回紫霄宮協助掌門師兄主持大局。

十三蜘蛛大破六合劍陣，雖然也有損折，但仍算是勢如破竹，一出即勝。

但第二座劍陣，既由文鐵上文天師親自主持，形勢便大大不同。

文天師本身武功高絕，那是不必贅述的，但除此之外，他在武當派的威望，更是絕不等閒。

六合劍陣之迅速潰敗，一方面固然是實力不及對手，但另一方面，更由於押陣者經驗不足，威信也是大大不如文天師所致。

雖然武當掌門早有令諭，任何門下弟子，決不容許私自行動，破壞劍陣組織，但一經接戰，仍有若干子弟心浮氣躁，以致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大局。

但到了第二座劍陣，形勢完全迥異。

文天師固然經驗豐富，跟隨他左右的武當弟子，也是老成持重之輩，更兼且前車可鑑，因此這天師劍陣，陣勢遠比六合劍陣嚴密得多。

白骨蜘蛛已是殺得性起，也不管這是什麼陣法，率先揮舞白骨蜘蛛槍搶入陣中。

她這一根白骨蜘蛛槍，並未在六合劍陣內使用，只是一直斜斜地背負在肩膊上。

這白骨蜘蛛槍，乃西域巧匠波宗圖大師親自鑄造，可以伸縮自如，不用的時候長僅兩尺許，但一經使用，卻可暴伸兩倍以上！

但她一入劍陣，並未把白骨蜘蛛槍伸長使用。

因爲長僅兩尺許的短槍，大可以當作刀劍出招。

她要用劍法般的招數，對付這一羣「不知天高地厚」的臭道士。

可是，她錯了。

六合劍陣不濟事，並不等於武當弟子全是飯桶！

白骨蜘蛛挺槍冒進，她早已殺得性起，一上來便要殺人！

但在這座劍陣裏，她竟然殺不了任何人。

她的撲入，似是泥牛入海，她兇狠的招數，不但無從發揮威力，更陷入天羅地網般的劍海中。

白骨蜘蛛的臉開始發白，但她仍然不肯相信自己已陷入險境，一聲怒喝，大叫道：「牛鼻子！臭道士！統統受死吧！」

她的喝叫聲，倒也響亮，可惜無濟於事。

最清晰的聲音，並不是她的喝叫聲，而是三把利劍同時穿透她胸前的聲音！

颯！颯！颯！

這三劍，分別發自三個矮小的人。

這三個人矮小，是因爲他們的年紀也很小，只是十三至十五歲之間！

論年紀，論輩份，這三人都微不足道。

他們都是俗家弟子，但劍法之精奇，竟連許多中年道士也爲之望塵莫及！

白骨蜘蛛嘴裏鮮血狂噴！她中劍了，而且不是一劍，是三劍！

每一劍都穿透她的胸間，其中一劍更刺穿過她的心臟！

白骨蜘蛛槍陡地暴伸！她要在嚥氣之前，親自殺了這三個可惡的東西報仇！

但她的白骨蜘蛛槍只是伸長了一倍，她已脚步踉蹌地仰天倒下！

「鬼面蜘蛛」丁青寒及時抱住了她。

她仰望着丁青寒，顫聲道：「老丁！給我殺了這三個小子……爲……爲我報仇！」

丁青寒雙目暴睜，咬牙切齒厲聲道：「妳一千一萬個放心，我一定殺了這三個畜生！」

白骨蜘蛛陡地臉露笑容，她畢生中最後的一次微笑。

她是信任丁青寒的，因爲丁青寒從沒騙過她。

只要是「老丁」答應的諾言，一定不會令她失望，所以，她安心地死了。

可是，她死的時候，並沒有看見丁青寒的背後。

在「老丁」的背後，有六把劍！

每一把劍都已插入了「老丁」的身體！

丁青寒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但他仍然拚盡最後一口氣，咬牙切齒厲聲對她說：「妳一千一萬個放心……」

白骨蜘蛛絕對相信他的諾言，她放心地含笑而歿。

但丁青寒也接着死了。

他死在天師劍陣之中，白骨蜘蛛身邊！

＊　＊　＊

文天師是個很奇怪的道士。

在武當派，他被稱爲「三嘴道長」。

那是因爲他一個人的說話，往往比三個人加起來還更多更快。

言多必失。

文天師在武當派，得罪了不少長輩，以致人緣欠佳。

但在同儕，以至後輩方面，他卻極得人心，他每次離開紫霄宮，都令大多數的道士爲之依依不捨，甚至是悶悶不樂。

然而，文天師在面對强敵的時候，卻極少說話。

他的理由是：「我不喜歡和敵人談話，以免浪費精神和力氣。」

平時，他可以滔滔不絕，口沫橫飛談話談上七八個時辰而臉不改容，但在戰陣上，他卻又可以三晝三夜，一言不發！

他的理由也是只有那四個字。

「言多必失！」

＊　＊　＊

紫霄宮廣場，殺聲四起！

但呼喝的斷殺聲，並非響自武當弟子。

在文天師主持下的天師劍陣，每一位劍手都和文天師一般沉靜。

對天師劍陣內的每一個武當弟子來說，這是無言的斷殺！

頭可斷，血可流，但毋須說半句多餘的廢話！

十三蜘蛛一個一個倒下，但這並不是決戰的終止，反而只是一場序幕戰。

繼十三蜘蛛之後，是八十滾雷刀！

八十名刀手，由一個氣勢駭人的大和尚統領。

那是必傷和尚！

必傷和尚的禪杖，是他這數年來寸步不離的武器，但在這一役，他把禪杖交給了東方克邪，改用滾雷刀！

左手滾雷刀，右手也是滾雷刀！

必傷和尚以一雙滾雷刀，統領八十名滾雷刀手，直闖武當派的第二座劍陣！

必傷和尚來勢洶洶，但天師劍陣絲毫不爲所動，仍然按照嚴密的組合陣式，謹愼地與强敵周旋。

但在紫霄宮後堂深處，突然悄悄殺出了三個灰衣人。

都是武當派俗家高手。

這三人，同是文天師的門下弟子，但年紀都跟文天師不相伯仲。

那是唐澗、上官達及尤鐵石。

這三位師兄弟，一直都奉命在天師劍陣背後，在未得師父發出號令之前，決不准輕舉妄動。

直至必傷和尚殺入陣中，文天師始發出訊息，着令三人加入戰圈。

但唐澗等三人，並不屬於劍陣中人，換而言之，他們是靈活的，也是別具一格的。

必傷和尚卻在獰笑：「怎麼了，牛鼻子劍陣不濟事，卻湧出三頭老猢猻，這又有什麼作爲了？」

唐澗冷笑，長劍出鞘，一股無形殺氣直逼必傷和尚。

他只是輕輕一動，已有無窮殺氣散發！

好重的殺氣！

必傷和尚雖然狂妄，但卻也感到眼前這三個灰衣劍客不比尋常，是以他的神情不自禁地沉重起來。

唐澗長劍甫出鞘，上官達與尤鐵石的劍更已後發先至，分從左右合擊必傷和尚！

「來得好！」必傷和尚大笑，「今天正要領敎領敎武當派的劍法！」

寒光驟閃，滾雷刀刀勢暴展，「噹噹」兩聲，硬接下上官達、尤鐵石兩劍！

上官達、尤鐵石兩人的身形，立時雙雙被震開！

這和尚的刀招，果然沉猛可怖！但在此同時，唐澗的長劍已欺身直上，急刺必傷和尚胸膛！

唐澗的劍，劍勢急銳如箭，必傷和尚的僧袍抖動起伏，在電光石火間及時側身閃開。

「殺！」上官達冷叱！

「倒！」尤鐵石怒嘯！

兩人身形交錯晃動，一左一右，劍勢有如兩道閃電，怒擊必傷和尚。

但必傷和尚絕非孤軍作戰，他遇上三位武當俗家劍手追纏，一瞬間已有六名滾雷刀手湧上助陣。

但這六名刀手，尚未逼近上官達及尤鐵石，已遇上唐澗的劍！

劍氣縱橫，唐澗身形之矯活，招式變化之凌厲，是這六人無法想像的。

每一劍都是那麼刁鑽！每一劍都從不可思議的方位，劃破六名刀手的咽喉！

六股鮮血在天師劍陣以外狂噴，六名刀手的眼睛齊齊睜大，都是一臉不可置信的神色。

唐澗臉容冷漠，他不再理會這六人！

這六個都是死人了！

＊　＊　＊

在天師劍陣中，文天師以左手握劍，劍尖正在滴血。

他曾出劍，每一劍都刺中敵人的要害！

他總共發出了十一劍，奪取了十一條人命！

他在劍陣中，脚步移動十分緩慢，但每一步的轉移，都極有分寸，他若稍有差池，整座天師劍陣勢必大受影響，甚至隨時都有潰敗的危險！

這是關乎武當生死存亡的戰役，他萬萬不能出錯。

敵勢强大，那是毋庸置疑的，但直至目前爲止，文天師並未犯錯。

一切都在他預計之中。

天師劍陣，似乎穩如泰山，必傷和尚雖然統率八十滾雷刀手闖陣，但久戰之下，絲毫佔不到便宜。

必傷和尚非但未能旗開得勝，建立大功，更陷入苦戰之中，無法脫身。

上官達、尤鐵石的劍術，竟是必傷和尚雙刀的尅星！

必傷和尚的臉，越來越是青白！這兩人，簡直是他自出道以來所遇到最可怕的劍手！

必傷和尚只能全神貫注在滾雷雙刀之上，小心翼翼應戰。

他竭力招架，形勢不妙。但上官達和尤鐵石卻冷言冷語嘲諷起來。

「這大和尚，看似不差，怎麼竟然如此窩囊，不到三十招，已給咱們逼得狼狽兼氣喘？」

「二師兄，這可不對，大和尚氣喘不休，那是眞的，但這並不等於狼狽！」

「笑話，如非狼狽得要命，又怎會氣喘如牛？」

「別的和尚，我不曉得怎樣，但這個和尚，聽說風流得很，照我看，他似乎……嘻嘻，還是別說

了……」

「說得好好的，怎麼不說下去？」

「這是武當山紫霄宮，是修道的聖地，那些骯髒的話，還是少說爲妙，以免師父聽了不高興！」

「言之成理！言之成理！但縱使你不說，我已明白！完全明白！哈哈……」

「哈哈……」

兩人一唱一和，顯然是要激怒必傷和尚。

必傷和尚明知這是奸計，但他還是又驚又怒。

他的雙刀，本來就打不過這二人，一急一怒之下，刀招立呈散渙之象。

上官達覷得眞切，倏地騰空一個翻滾，凌空挺劍飛擊必傷和尚。

這一劍勢道刁狠，必傷和尚不得不舉刀招架。豈料上官達這一劍，竟是虛招，眞正兇狠的一擊，乃是來自尤鐵石！

必傷和尚並不是沒有提防尤鐵石，但這兩人的配合，堪稱天衣無縫，完全沒有讓他有喘息、考慮的餘地！

必傷和尚也已身形翻飛，更在空中彎腰曲身，以「滾雷八面刀法」迴護全身要害。

但尤鐵石的劍，卻並不刺向他的要害，只是刺向他的脚底！

「颯」的一聲，尤鐵石的劍刄，自必傷和尚右足之下刺穿，劍尖直透過和尚脚背而出！

以尤鐵石在武當派的身份，居然刺出如此兀突的一劍，那是大大出人意表的，最少，必傷和尚就萬萬意料不到敵方會有如此一着。

但常言有道：「兵不厭詐」。武學之道，固有王者高手以君臨天下之勢壓倒對手，但更多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以奏奇效。

尤鐵石這一劍，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招數！

這並不是刺向必傷和尚必救之處，只是好像胡亂地刺向他的足底！

但在傷敵招數而言，這是最令人防不勝防的妙着！

血飛濺！必傷和尚右足受傷！

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重傷！

這一劍，決不能立刻便要了必傷和尚的性命，但卻不等於不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因爲這和尚中了這一劍之後，戰鬥力立刻大大打了個折扣！

他「吔」的一聲慘叫，龐大身形向後倒退、跌落。

他落地後怒吼，雙刀翻飛護住當胸。

但上官達的劍鋒，已自他頭頂直插而下！同時，必傷和尚聽見頭頂上一人在尖銳地怪笑！

這笑聲充滿着恫嚇意味，而且更隨着劍的寒氣直壓而下，以致兇悍如必傷和尚，也不禁在這一瞬間臉如土色！

只好刀勢一變，以「雪花蓋頂」招數守護天門。

「鏘」一聲響，滾雷雙刀與一件兵刄碰擊，那是一把劍，上官達的劍！

劍在上空，但上官達呢？

上官達並不在必傷和尚頭頂，必傷和尚碰擊到的，也只是一把劍，一把根本沒有人握住的劍！

在這等情況下，這劍自然是毫無力量的，但上官達卻神乎其技地出現在必傷和尚眼前。

必傷和尚除了禪杖及刀法之外，更擅「必傷拳」。

「必傷拳」拳力千鈞，是一種極可怕的拳法，但在這武當山上，必傷和尚沒有機會施展。

想不到上官達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劍誘騙必傷和尚，卻在此際現身於必傷和尚胸前，並以連環重拳痛擊必傷！

一拳！兩拳！三拳！四拳！五拳！

連環五拳，拳勢並不捷迅，但卻拳拳入肉！更拳拳響起清脆裂骨之聲！

必傷和尚狂嚎，噴血，臉色紫藍！

連捱五拳之下，他全身腑肺盡裂，出氣多，入氣少，死定了！

上官達冷笑，取回長劍，在必傷和尚耳邊說道：「大師，夢醒了，你也完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 * *

天師劍陣，力拒滾雷刀陣。

八十刀手，無法取得半點優勢，反而節節敗退。

但好一個文天師，他勝不驕，仍然把劍陣擺佈得密不透風。

必傷和尚雖死，但文天師依然不變。

他方位不變，姿勢不變，眼神不變，以不變應萬變。

天師劍陣仍然是轉動的，而且動得相當快，但卻快而不亂，每一着走勢，儘在他意料之中。

這劍陣，沒有問題，但卻並不等於已解決了這一場戰亂。

因爲在紫霄宮外，還有無數東方克邪的羽翼，正在隨時等候機會大舉入侵。

唐潤悄悄地走到文天師身邊，道：「這幾十個刀手，似乎不成氣候……」

文天師神情肅然，道：「但在這羣刀手的背後，另有高手！」

唐潤道：「弟子出去跟這些惡魔拚了！」

文天師搖搖頭，道：「不！與

其冒進，不如在這劍陣內穩住陣脚！」

* * *

金衣幫戰將，人人早已磨拳擦掌，只等段啞巴下令，便向東方克邪大舉進攻。

段啞巴的仇恨，只有用血才能洗刷乾淨。

雅曼娜是他心中至愛，沒有了雅曼娜，他生不如死。

他此刻仍然活着，只是爲了一個人和一件事。

人，是段澎湃！他是雅曼娜生下來的骨肉，段啞巴必須全力照顧他，養育他！

事，是報仇雪恨！仇人是東方克邪！一個野心勃勃，殺孽數之不盡的年輕魔頭！

段啞巴當然知道，東方克邪的力量有多可怕，但再可怕的仇人，他也必須勇敢面對！

金衣幫戰將，全都是段啞巴的心腹部屬！這三十六人，每一個都絕對可靠，絕對忠誠！

但形勢並不對這三十六個勇敢的戰將有利！

東方克邪本身，固然是武功深不可測的魔頭，尤其是在這一役，他糾集大批黑道高手殺上武當，聲威之勁，堪稱一時無兩！

在這時候硬撼東方克邪，似乎絕非明智之舉。

但段啞巴不打算退縮，理由是東方克邪雖然勢盛，但在武當山，金衣幫同樣有武當派作爲盟友，勢必聯袂合擊東方克邪！

因此，段啞巴打定了主意，只等適當時機，即行出擊！

但就在他咬緊牙齦，準備出擊之際，遠處忽然響起了一陣嬰兒的哭啼聲！

段啞巴雖然不能說話，但卻耳力聰敏，一聽之下，一顆心陡地向下直沉！

「不！這是不可能的！不會是他！決不會是他！」段啞巴心中狂叫，但喉嚨裏卻只能發出「咯……咯……」的聲音來。

他舉目四處張望。

不久，他就看見一個臉上笑意悠然，脚步輕快的男人，手挽竹籃，直向金衣幫衆這邊走了出來。

這人有一張國字臉，臉孔看來四四方方的。

段啞巴絕不畏懼任何强敵，可是，竹籃內的嬰兒哭聲，卻令他心神震盪不已。

他已聽出，那是段澎湃的哭聲！

果然，這個國字臉的人，把竹籃內的一個嬰兒抱了起來，赫然正是段啞巴和雅曼娜生下來的唯一骨肉——段澎湃！

這國字臉的人是誰？

金衣幫中，有人認得他。

「他是穆悠然，是個笑裏藏刀的武林敗類！」

段啞巴的眼睛赤紅起來。

無論這人是誰，他膽敢帶走段澎湃，此人非殺不可。

但目下投鼠忌器，段澎湃在他手裏，決不宜輕舉妄動。

穆悠然得意洋洋地逼近段啞巴，悠然地笑道：「聽說閣下本乃大理國皇爺，何以竟淪落至如斯境地？」

段啞巴眼中怒火狂燃，但他無言以對。

他不能說話！他已不再是當年的段皇爺！

穆悠然更是囂張：「怎麼了？在克邪宮羣雄面前，你這個皇爺居然連屁也放不出來，又怎配統領金衣幫，跟咱們克邪宮對抗？」

這人竟對段啞巴的一切來龍去脈，查得一淸二楚！

金衣幫中，最穩重的是石漢。

石漢是段皇爺麾下資歷最深，武功和膽色最出衆的人物。

石漢知道，段皇爺的親骨肉，已落入奸人之手！

段皇爺雖無法開口說話，石漢卻明白他的意思。

「姓穆的，明人不做暗事！你要跟咱們一決高下，絕對不成問題，但請先放了嬰孩再說！」

「放了這小娃娃？」穆悠然嘿嘿冷笑，「但兵不厭詐，在下可不會跟你們來這一套！」

石漢沉聲道：「昂藏七尺，竟以一個小娃兒作爲人質，算什麼英雄好漢？」

穆悠然道：「在下從來沒說過自己是英雄人物，閣下不必白費心機了！」

石漢瞳孔收縮，濃眉緊皺：「姓穆的，你要怎樣，才肯放還？」

穆悠然哂然一笑，道：「段皇爺老是瞪着在下，令在下渾身大不舒服！」

石漢喝道：「少說廢話！」

穆悠然道：「我並不是在說廢話，只是順應閣下的意思，考慮着怎樣才能把這小娃娃放還給段皇爺！」

石漢心中恨極這人，無奈段澎湃落在他手裏，縱使滿腔都是怒火，也無法爆發出來。

穆悠然又沉吟了半晌，才慢條斯理地說道：「聽說段皇爺的舌頭，是他自己用刀剜割下來的，嘿嘿，在下可不怎麼相信！」

石漢心中一凜，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與今天的事情無關！」

穆悠然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在下今天趕到武當山，正是要看一看段皇爺的膽色和勇氣，究竟

達到了怎樣的地步？」

石漢道：「這是什麼意思？」

穆悠然道：「很簡單，只要段皇爺親手把兩顆眼珠子挖了出來，這小娃娃立即放還，決不食言！」

石漢勃然大怒：「放屁！」

穆悠然嘿嘿一笑，倏地單掌抓住段澎湃，接着厲聲喝道：「在下的說話，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誰有空閒跟你們這一夥蠢漢開玩笑！」

說也奇怪，命懸一髮，給歹人抓住一條小命的段澎湃，到這時候卻止住了哭聲，更左右顧盼，毫無半點驚懼之意。

段啞巴心中焦急如焚，但在這等境況之下，卻是無計可施。

穆悠然得勢不饒人，又自冷冷喝道：「我數三下，要是還不把眼珠子挖了出來，這小娃娃的賤命，立刻就此了帳！」

石漢大急，忙道：「且慢！」

但穆悠然並不理睬，已開始數叫：「一！」

石漢更急，回頭望向段皇爺，只見他神情木然，但卻在輕輕嘆了一口氣。

穆悠然再數叫：「二！」

石漢更是急如熱鍋上螞蟻，他在段皇爺側，但卻全然阻止不了悲劇的發生。

段啞巴這一次認命了！

他不能冒這個險！

段澎湃是雅曼娜留下來的唯一骨肉，就算他粉身碎骨，也要保護段澎湃！

在這一瞬間，他已再無選擇餘地。

他雙指勾起，他不等穆悠然數叫到第三下，便已運勁兩指之上，要把自己的一雙眼珠子挖了出來！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間不容髮之際，卻聽見一人嘶聲慘叫！

發出慘叫的，居然是穆悠然！

穆悠然出了什麼事，段啞巴是漠不關心的，但在這個臉孔四四方方男人的手裏，卻掌握着段澎湃的命運！

段澎湃仍然很鎮定，既沒有哭，也沒有絲毫慌張。

反而穆悠然，他驚駭極了！

他的右手，本來一直都抓住嬰孩。

但就在那一刹間，段澎湃竟給一個人搶走！

這人身法之疾迅，簡直可以用「閃電」兩個字來形容！

閃電般的身形！閃電般的出手！

那是一個色彩斑爛的身影。

這身影，不但極快、極靈活，而這人的出手，更是極兇狠、極要命！

這人竟在穆悠然手中，搶走了段澎湃！

這人不但搶走段澎湃，更在那一刹那間，把穆悠然的一雙眼睛硬生生地挖了出來！

這人是誰？

* * *

這人一身彩衣，臉若秋霜。

她是一個女子，一個冷艷的女子。

穆悠然知道她是誰。

她出手十分可怕，那是因爲她認爲穆悠然這個人，越來越是險惡、卑鄙！

她不再姑息這人！

雖然，這人曾經是鐵醉的好朋友，好兄弟！

她並非別人，正是何小仙！

* * *

何小仙、鐵醉雙雙趕上了武當山！

何小仙命令沒有膽在武當山下等候，不准他上山。

但沒有膽的耳朵彷彿在這一天聾了，何小仙的命令，他好像連一個字都沒聽入耳朵裏。

他跟着何小仙與鐵醉，一直跟着。

沒有膽的輕功，當然比不上鐵醉，更萬萬比不上何小仙。

但何小仙並沒有全力施展輕功，因此，鐵醉可以與她並肩而行，沒有膽也勉强可以跟在背後。

這一天，是武當派自創派以來，最混亂的一天！

東方克邪打着克邪宮的旗號，率領黑道羣魔直撲紫霄宮。

這是武當派多事之秋，本來，似乎只是武當派一派之事。

然而，唇亡齒寒，凡是有識之士，都深深體會得到，一旦武當派覆滅在東方克邪魔掌之下，整個武林的形勢都會隨之而大變。

正是此消彼長，惡勢力一旦抬頭，便是白道羣雄的末日！

何小仙，並不是什麼武林正道的巾幗英雄。在武林中，她的名聲並不是怎麼好，甚至有人怒斥她爲「妖女」！

但她偏偏是穆悠然的最大尅星。

以邪制邪！

何小仙不但挖取了穆悠然的一雙眼睛，也成功地把段澎湃搶奪到手。

段啞巴大喜。

他不知道這個女子是何方神聖，但段澎湃能夠逃出生天，而且他再也不必爲了此事而自挖雙目，更目睹穆悠然作法自斃，實在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穆悠然本也是武功不弱的武林高手，但他在最囂狂的時候，卻突然遇上了何小仙的突襲！

在他雙目被挖出來的刹那間，

他才看見何小仙冷酷而美麗的臉龐。

但接着，他甚麼都看不見了。

這是他畢生中所能看見的最後一張臉孔。

* * *

穆悠然雖然失去了一雙眼睛，但他並沒有死。

他只是滾滾跌跌，爬爬撞撞，狼狽萬分也慘痛萬分地離開了紫霄宮。

石漢怒聲對段皇爺道：「這敗類顯然是受了東方克邪的指使，才會做出這等陰險鄙下的事情來！」

段啞巴知道石漢所言屬實。

若非受到東方克邪的驅使，穆悠然何必做出這種勾當？

東方克邪不但手段惡毒，更能廣佈爪牙，在武林各地爲他賣命！

這才是克邪宮、天羽宮這股勢力最可怕的地方。

段啞巴沒有下令追殺穆悠然。

雖然他已不再是當年的段皇爺，但他還是和以前一樣，永不追打落水狗。

他是胸襟廣闊的男子，但卻運氣不濟，總是遇上一些不幸的遭遇。

這一次，全憑一個彩衣女郎，把段澎湃搶救回來，他很感激。

除了這個彩衣女郎之外，他又看見有兩個大漢，其中一個手裏更捧着一個巨大得嚇死人的鐵酒罈……

* * *

世事奇妙，人心更奇妙。

就連一個嬰兒，他的心也是說不出地奇妙。

何小仙把段澎湃由穆悠然手中搶救回來，段澎湃非但沒有給驚嚇着，反而向何小仙報以燦爛的笑容。

段澎湃是個强壯的嬰兒，不但强壯，而且也很俊俏。

他是一個很獨特很漂亮的男嬰。

他一笑，何小仙也給他逗得笑了起來。

何小仙一笑，段澎湃似是受到了鼓舞，他笑得更可愛更燦爛。

就是這樣，她抱着他，兩對漂亮的眼睛你瞧我我瞧你的，兩張臉孔的笑意都很燦爛、愉快。

石漢緩步走了過來，他走得小心翼翼，唯恐嚇着了段澎湃。

何小仙沒有理會他。

她只是目不轉睛地逗着段澎湃，她逗他玩，他也逗得她開懷大笑。

竟是難以形容地投緣。

石漢走到何小仙身邊停下，良久還不敢開腔。

何小仙卻突然轉過臉，對石漢道：「這小娃兒很有趣，他叫什麼名字？」

石漢不敢隱瞞，據實相告。

「段澎湃！」何小仙把嬰孩的名字唸了一遍，又高興地笑了起來：「這名字很好，你放心，我以後會好好照顧他的！」

石漢大吃一驚，忙道：「姑娘，這是咱們皇爺的骨肉，請姑娘立刻放還？」

何小仙卻瞪圓杏眼：「你是個瞎子嗎？難道你沒瞧見，澎湃對我怎樣嗎？他是喜歡我的，我也很喜歡他，既然咱們如此投緣，他跟着我是最好不過的！」

石漢神色大變，想不到這彩衣女郎輕易解決了穆悠然，但接着卻又任性地刁難起來。

「姑娘，這是萬萬不可以的！」石漢堅決地說。

忽聽一人粗着嗓子在背後喝道：「何教主看上了的人，不管老老嫩嫩，誰敢跟她抬槓？他媽的，快給老子滾開去！」

粗聲喝叫的，正是鐵醉。

鐵醉捧着巨大的鐵酒罈，腳步虛浮走到石漢身邊，吼叫不已：「快滾！快滾！」

石漢臉色一沉：「什麼人？」

鐵醉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石漢見他下盤虛弱，心中已有八分瞧不起對方。

但這粗莽漢子分明是和彩衣女郎同一路數，而段皇爺之子卻在彩衣女郎手中，正是打狗還看主人臉，因此石漢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但鐵醉卻兀自咄咄逼人，瞪大眼睛喝令石漢：「老子叫你滾……」

話猶未了，何小仙已阻攔他說下去：「醉哥，這位壯士並不是個壞人，你且別罵人不用本！」

鐵醉舌頭一伸，道：「罵人當然是不用本的，是以世間之上，吵吵鬧鬧的人多如牛毛！」

何小仙微笑着，對石漢道：「照我看，尊駕也是一條好漢子，但要是就此把這娃兒放還給你，本教主卻是不太甘心。」

石漢忙道：「只要姑娘放一句說話下來，石某刀山火海，萬死不辭！」

何小仙哂然一笑：「那倒不必，照我看，你練的是『混元一炁功』？」

石漢一凜，不由又驚又是佩服：「姑娘好眼力！」

何小仙道：「這算得上什麼？但凡練過『混元一炁功』的武林朋友，眼角必有紫光，指甲卻是暗綠色，功力越深，跡象也更明顯。」

「佩服！佩服！」

「照本座看，尊駕練這一門內功，少說也有二十五年光景？」

「前後二十六年！」石漢更是驚

異。

何小仙悠然一笑：「用二十六年功夫，換取一個連牙齒還沒長出來的小娃娃，若照本座看，實在大大不划算……所以，還是不要提了。」

說着，竟似要抱走段澎湃，遠颺而去。

石漢這一驚，眞是非同不可，不等她動身，已逼前兩步疾聲喝道：「姑娘且慢！妳要怎樣，石某定必捨命相陪，但妳再不放人，石某決不罷休！」

何小仙冷冷一笑：「本座是五毒教之主，素以心狠手辣稱著，要是平白放人，本座的面子還能擱到什麼地方去？」

石漢道：「石某已把說話放得明明白白，倒是姑娘，吞吞吐吐，語焉不詳，實在令人失望！」

何小仙嘿嘿一笑：「你要本座放人，倒也不難，只消服下本教的『五毒千年散功丸』，這小娃兒立刻就回到你們的懷抱！」

「五毒千年散功丸？」

「不錯，凡是服下這藥丸之人，縱使有千年修爲道行，也得在一頓飯時光之內，把一身功力悉數散盡，點滴不存！」

「果然是最毒婦人心！但妳別瞧扁了咱們大理國的武將，這顆散功丸，石某是吞定的了，但妳必須先放人！」

「放屁！要是人放了，你卻賴帳，豈非讓天下英雄引爲笑談嗎？」

「好！石某先服藥，妳再放人！」

「不怕本座撒賴嗎？」

「人在江湖，本來就是連場賭局，石某這副硬骨頭，自信還能賭得起這一口！」

「好！有種！張開你的嘴巴！」

石漢絲毫不懼，立刻把嘴巴張開，但就在這時，一條身影閃電般擋在石漢面前！

是段啞巴！

段啞巴沒有說話，他無話可說。

但他有凜冽的眼神！眼神就是他的言語！

他堅定而凜冽的眼神，强烈地告訴何小仙：「妳絕不能殘害我的部將！」

段皇爺不但是大理國的皇族，也是大理國的戰將，大理國的統帥。

雖然，論聲勢他已今非昔比，但一天曾經是統帥，便永遠都有統帥的尊嚴！

頭可斷，血可流，尊嚴絕不可失！

何小仙冷冷地看着他，終於問：「你是個啞巴？」

段啞巴點頭。

何小仙冷笑：「不管你是誰，我說過的話，從來不會改變主意！」

段啞巴沒有唇槍舌劍，只有凜冽的眼神，但他的眼神，對何小仙是毫無作用的。

何小仙是五毒教教主，她的眼神，只有比段啞巴更厲害！

段澎湃在他父親面前，神態自若，臉上的表情竟像個武士！

武士是勇敢的。

段澎湃很勇敢，雖然他仍然只是個男嬰。

但若說一個嬰兒眞的很勇敢，相信世上絕對沒有任何人會認同。

嬰兒是純良的，無知的，又怎能有什麼「勇敢」的表現？

但在段啞巴眼中，卻不是這樣認爲。

澎湃！你是天下間最勇敢的武士！因爲你是雅曼娜生下來的！

雅曼娜，是最勇敢的女人！她是你媽媽，她既勇敢又美麗。

天下間沒有任何女子比她更美麗，也沒有任何女子比她更勇敢。

澎湃，你是她唯一的骨肉，你身上有她的血液！有她的勇敢氣質！

從你的眼睛、你的神情、你的哭聲、你的笑意、我肯定你將來一定是天下間最出色最出色的武士！

武士！勇敢的武士！你是天下間最好的武士！也是最出色的戰將！

段啞巴的心裏不斷地在狂喊。

他內心激動，對眼前形勢，茫然不知所措。

何小仙卻在這時，做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她把段澎湃放在地上，然後直向石漢走了過去。

她手裏拈着一顆烏黑得發亮的藥丸。

五毒千年散功丸！

石漢連想也不想，立刻就撲前，把藥丸搶入口中，嚼碎、吞下！

段啞巴大爲震驚！他一臉怒容，緊緊抓住石漢雙肩。

「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要這樣做？」他的眼神說出這樣的話。

石漢坦然一笑：「段皇爺的部屬，豈可言而無信？何教主既已放回小皇爺，末將自當履行諾言，以保金衣幫、皇爺，以至大理國之聲譽！」

段啞巴立刻把石漢擁抱！

緊緊地擁抱！

何小仙嬌笑連聲，對鐵醉說道：「久仰大理段氏，人材輩出，豈料到了這一代，卻是個膿包！」

鐵醉狂笑：「說得好！」

何小仙卻突然正色道：「但到了再下一代，必有轉機！」

鐵醉呵呵一笑：「有轉機！有轉機！」

兩人一唱一和，大搖大擺離去。

＊　＊　＊

紫霄宮內，鏖戰未停。

克邪宮羣魔大攻擊，幾乎每一個武當弟子都陷入苦戰之中！

金衣幫本已加入戰圈，但卻爲了段澎湃之事，攻勢被躭擱下來。

倒是何小仙與鐵醉，離開金衣幫羣雄之後，很快就跟文天師滙合。

文天師嘿嘿一笑：「何教主，今天妳來得不合時宜！」

何小仙道：「怎見得？」

文天師道：「武當派自創立以來，最混亂的就是這一天！」

何小仙道：「難得混亂，正好混水摸魚！」

談話間，何小仙、鐵醉已殺了克邪宮五人。

文天師卻搖頭不迭：「兩位不請自來，只有亂上加亂！」

鐵醉吼道：「怎麼天下間最不分清紅皂白的，都是這些牛鼻子？」

何小仙哂然一笑：「說得好！照本座看，若換上少林寺的和尚，可不會敵友不分，胡說八道！」

鐵醉正要答腔，文天師已叫道：「兩位既不是武當派弟子，又不懂得本派的劍陣，卻貿然加入貧道主持的劍陣中，這豈非越幫越忙嗎？」

鐵醉不管三七二十一，又用鐵酒罎砸碎了兩個敵人的腦袋。

鐵醉殺得痛快極了！

「大好鐵酒罎，誰個腦袋送上來砸！」一面大叫，一面撲殺克邪宮中高手。

何小仙向文天師叫道：「武當派的劍陣，來來去去都是三幾種變化，大敵當前，只守不攻，未必就是明智之舉！」

文天師並不答話，心中卻在忖道：「這妖女雖然穿得花枝招展，頭腦卻比誰都更清醒。」

其實，文天師很清楚只守不攻，先機盡失之理。

要是武當劍陣，能夠殺出紫霄宮，把東方克邪陣勢衝散，那是最高明的戰略。

可是，守不易，攻更難。

以武當派目前的力量，能夠守住大門，已很不錯，又怎有餘力向東方克邪展開反擊？

文天師主守第二座劍陣，力求守得嚴，不出錯，這固然也是兵法之一，但卻非文天師心中所願。

只是，如不採取守勢，武當派只有敗得更快，死得更慘。

何小仙見文天師不理睬自己，又道：「這座劍陣，一時三刻之間仍守得住，天師何不另謀戰策，殺將出去？」

文天師心中有苦自己知，仍然一言不發，只顧督戰，穩守這一座劍陣。

何小仙笑道：「這座劍陣，簡易無比，便是本座，也有能力指揮，未必便會比天師輸虧。」

她侃侃而談，不少資歷深厚，經驗豐富的武當派高手，都大大不以爲然。

其中一人忍不住叫道：「武當劍陣，源遠流長，又豈是妳這等邪魔外道妖女所能明白！」

何小仙又是一聲嬌笑：「這位道長，你本該守在坎位，但卻老是在巽位上呆立不動，這豈不是影響了離位上三位道長的推進嗎？」

此言一出，那名道人倏地臉色大變，急急移回本位。

文天師也是心頭大震，心想：「這妖女果然大有門道，非比尋常。」

何小仙意猶未足，又在指指點點，道出這座劍陣的破綻，以及守陣道士的種種錯誤。

文天師越看越是驚詫，最後，他突然對陣中所有弟子叫道：「何教主果然精通劍陣之道，各位師兄弟、師叔師伯，就暫且聽從何教主調度罷！」

武當劍陣道士聽了，無不大爲奇怪，但卻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

何小仙卻也老實不客氣，擺出了一副「當仁不讓」的姿態，取文天師之位而代之。

克邪宮羣魔見武當劍陣陣前易帥，而且換上一個彩衣女郎押陣，立刻有數人轟聲狂笑起來。

「眞是大開眼界！武當派莫非改了名號，變作妖女派啦！」

「老牛鼻子自知有敗無勝，因此臨陣退縮，把腦袋向龜殼一縮……哈哈……哈哈哈……」

「武當劍陣氣數已盡，咱們大夥兒殺將過去，把紫霄宮夷爲平地！」

霎時間，最少有數十殺手，自四方八面湧向劍陣。

這一陣變卦，不但克邪宮羣魔大大瞧不起何小仙，武當劍派陣內的劍手，更是有着茫然不知所措之感。

但事已至此，總不成散陣逃命，這一戰，畢竟與武當派生死存亡，有着重大關連。

只好人人奮勇揮劍，組陣殺敵。

但在殺敵之餘，衆人必須遵照主持指示，方可發揮劍陣威力。

文天師一走，衆劍手唯一可以遵照的指示，便是何小仙這位彩衣

女郎。

只是，此事非獨來得極其突然，更有着「不成體統」之感。

就連劍陣中的武當弟子，都覺着「武當派已改了名號，變作妖女派！」

然而，「妖女派」的名號雖然難聽，卻又總比一敗塗地强勝多了。

只要能夠擊退羣魔，是武當派也好，妖女派也好，好好歹歹總是打了一場勝仗。

在毫無選擇情況下，武當劍陣弟子只好咬緊牙關，在何小仙調度指揮之下，奮勇作戰！

說也奇怪，自從何小仙主持了這武當派第二座劍陣之後，劍陣所發揮出來的威力，竟猶勝當初！

這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克邪宮羣魔瞧不起何小仙，以爲可以輕易攻破劍陣，那是打錯了如意算盤。

這第二座劍陣，竟變得固若金湯，有如銅牆鐵壁！

已殺入紫霄宮的東方克邪，不禁神情凝重起來……

* * *

石漢服下毒丸，已超過了一頓飯時光。

但他依然無恙。

文天師已和段啞巴聚合一起，金衣幫中人把石漢之事相告，文天師立刻笑道：「何教主雖然聲名不好，但人卻挺好，你又不是可惡的武林敗類，她怎會加害於你？那丹丸，非但無毒，多半還是補身妙品！」

石漢運勁一周，果然感到內勁比以前還更充沛一些，方始恍然大悟。

文天師莞爾一笑，道：「武當派三大劍陣，照貧道看，最重要的還是第二陣，要是第二陣被攻破，第三座劍陣多半也守不住！」

石漢道：「既然第二座劍陣如此重要，道長怎會棄陣來至此？」

文天師哈哈一笑，道：「武當劍陣，只有武當派的道爺們，才會把它當作天下無敵不傳之秘，但這幾座劍陣，早在二百年前已流傳出去，雖不致家喻戶曉，貓狗皆知，但卻也不是什麼獨門秘方，唯獨武當派的道爺們才一清二楚。」

石漢一呆：「如此說來，莫非何教主也精通武當派劍陣之法嗎？」

文天師怪笑道：「要是何教主對武當派劍陣毫無認識，貧道又豈能把重任交託於她？」

石漢這才明白過來。

文天師接着又道：「與其一味捱打，不若咱們從山道繞過去，來一個首尾呼應，痛擊東方克邪！」

石漢大喜，忙道：「正合心意！」

當下調派高手，連同文天師及七八位武當劍手，依計行事。

* * *

武當山一戰，東方克邪可算是搶盡了鋒芒。

膽敢明刀明槍，打着旗幟堂而皇之攻入紫霄宮的，這三百年來還是第一遭。

無論這一戰戰果如何，已足可轟動整個武林！

然而，憑東方克邪的力量，是否眞的可以把武當派毀於一旦？

當然不能！

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武當派的實力，而是在於整個武林的形勢！

東方克邪明目張膽，視天下英雄如無物，更屢次大動干戈，誅殺異己，事到如今，已引起了武林人士的公憤。

正是衆怒難犯，東方克邪正是犯了這個嚴重的錯誤。

因此，武當山一戰，武當派並不是孤立無援的。

唇忘齒寒，武當派若敗在東方克邪手裏，恐怕附近方圓五百里內大大小小的幫派，全都陷入岌岌可危之局！

要解決此一危局，唯有戰！

除了金衣幫、何小仙、鐵醉之外，更有不少幫派教會，紛紛殺上武當山，從後夾擊東方克邪！

東方克邪終於感到形勢不妙！

這是他這數年以來，第一次在戰陣上有這種感覺！

* * *

武當山，風起雲湧。

沒有人能預料得到，這一戰竟然牽連廣闊，引起不少來自數百里外的武林高手，趕往參戰！

何小仙、鐵醉只是其中極少份子。

尚有皇甫秋舫，也率領着皇甫家族逾千高手，悄悄掩殺而至！

皇甫秋舫與武當派有極深厚淵源，一直以來，他都在逃避着父親！

他的父親是霸尊！

霸尊和東方天羽，都是當世武林中武功最强，實力也最龐大的頂尖高手。

東方克邪大舉出師，無論他事前怎樣估計，都料想不到，這一戰最終的結果，竟然會引出了東方天羽的死敵——霸尊父子！

霸尊是在皇甫秋舫背後緊隨而來的。

但皇甫秋舫並不知道。

霸尊是他的父親，也是一條江湖經驗絕對豐富的老狐狸！

他知道，要對付天羽宮與克邪宮，這一戰是最佳良機，而且情況也已達到了無可退縮的嚴峻境界。

霸尊不但是武學上的大宗師，

也是戰陣上的智者。

霸尊固然是戰陣上的良將，東方天羽亦然。

東方克邪的所作所爲，東方天羽縱使未能瞭如指掌，最少也知之八九。

東方天羽既知東方克邪向武當山進軍，當然不會袖手不理。

東方天羽比誰都更清楚這一戰的危險性與重要性！

於是，這一戰最終的結果，是東方天羽與霸尊狹路相逢！

當世兩大梟雄，相遇於武當山的解劍巖上！

* * *

霸尊，武之王者！

東方天羽，不世江湖巨擘！

兩大梟雄，都有爭圖霸業的宏略，也有一跺脚便足以令武林震動的神奇力量！

今天，終於相遇了！

兩大梟雄會在解劍巖上大戰一場嗎？

* * *

霸尊，倚立東方。

東方天羽，以西南方爲陣地。

霸尊一身黑袍，連手裏的兵刄，也是一把漆黑如墨的大刀！

東方天羽雙手空空如也，他衣白如雪，眼神冷酷，笑聲更冷酷。

「皇甫兄，久違了！」

「我的刀已在手，你的呢？」

「我手中無刀，心中也沒有刀的存在。」

「要殺人，不一定用刀！也許連無形的刀也不必用。」

「皇甫兄不愧是我的知己！」

「以東方兄的道行，殺人掠地，原本只是談笑間之事，若要掄刀動槍，反而顯得是下乘了。」

「皇甫兄再三强調我手中無刀，心中也無刀，未知是何隱喩？」

霸尊忽然長長地嘆一口氣，半晌才道：「江湖有人傳言，一旦你我放手一搏，這一戰最少打上十八個時辰！」

東方天羽哂然一笑：「以皇甫兄的想法，卻又怎樣？」

霸尊道：「都是荒謬之見，你我若眞的決戰，不出三招，即決勝負，定生死！」

東方天羽朗聲大笑：「英雄所見略同！」

「出招吧！」

「當然！今日這一戰，又有誰能阻止？」

* * *

驚天動地的一戰，終於展開！

果然，不出三招，霸尊與東方天羽之戰已然結束！

但誰勝誰負？

竟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的原因，是霸尊與東方天羽在這一戰之後，同時消失於武林之內！

此後，竟再也沒有人知道這兩大高手的下落！

但有人說，在解劍巖這一戰，霸尊的大刀變成粉碎！東方天羽也有半邊骨骼全被霸尊的刀勁所震碎！

霸尊刀已毀！而東方天羽亦再無餘力殺上武當！

這一戰太可怕了！

就連皇甫秋舫在事後想起，都冷汗如雨，寢食難安！

皇甫秋舫並沒有遇上東方克邪，東方克邪竟似在武當山之戰迷了路！

事後，有人說東方克邪瘋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大血戰，逼瘋了東方克邪！

但這是自作孽！沒有人會同情他！

江湖人，江湖之戰，本來就是永沒有完結的爭殺故事。

（全文完）

正宗北派俠情故事／鐵石心・文　可飛・圖

俠盜



富翁失寶　忙煞捕頭

這兒是同興和茶館，說是茶館其實是帶賣點心、鹵菜，還有酒。

這兒你看不到達官顯貴的人出入，這兒也不見有長衫斯文人士來往，這兒是下級的場合，三個銅板一壺酒，五個子兒一碗麵。

就算是較好的鹵雞、鹵鴨，也不過是七個錢，十個錢的。一個人一壺茶，一壺酒，弄一碟鹽水豆兒，或者花生，再來一碗肉麵……十一二個錢就可以打發了。

此處是機戶、拉車、趕腳……等人的好去處。

如果，偶然有幾個穿着長衫的人……那該是落魄的文士，弄筆墨的訟師，因爲近縣衙門，也就免不了有公門中人出現。

薄利多賣是幾十年的好傳統。多賣熟客是本店的活招牌！就因爲這個原故，此地也是消息傳播站，更是一切公事交換的所在。

今天，就有不少人在竊竊私議了，除了那一桌衙門頭兒有些嚴肅表情之外。私語者的臉色透着笑意，或者，你可以說是幸災樂禍……

「該是天有眼……」

「是啊，哈！我早就說過，刻薄成家，爲富不仁，能好得了嗎？」

「老天爺有眼！」

「明天我要上城隍廟燒炷香！」

說着，說着，四個頭兒……公門中人的差役老爺起了身，小二在呼叫，「三十二錢……」

「老闆！寫一寫……」是爲首的紅面大漢說着。

「成，寫在楊頭兒的名下。」老闆微笑道。

紅面的頭兒點了點頭，走了，其他三個隨後跟了他去。

館內有如炸了鍋，頭兒仍在，他們祇能竊竊私議，現在，他們笑的笑，叫的叫……這一個早市，同興和一結賬，比平時的生意做多了三成。

而城內四城八鄉，馬上傳播個消息，最新的消息是：華陰城中的大富翁鄒不仁，昨夜家中鬧賊，讓人劫走了黃金百錠，白銀千兩，還有珍珠寶物無數，最令他傷心的是三尊像，福祿壽三星像。

可是，人們中，有比較冷靜的老人問：「賊人去了多少？」

回答的是：「一個。」

老人們可不能相信，他們的看法，說話是越傳越離譜，試問一個

人，他可以避過那些護院的，當然也可以讓其因偷術之高明而得了手，但是，一個人，試問他有多大的氣力？那怕是白銀千兩，就足以把他壓死，何況，還有黃金百錠，金本比白銀更重，每錠算他十兩，一千兩黃金，唉，一個人那怕是位巨靈神，也怕無法搬得這麼多重的金銀。

被劫是不錯的，因爲消息是從公門中頭兒傳了出來，至於失物嘛，唉，可能是鄒不仁犯了他的宿疾，加上了利息——他本來就是個重利盤剝起家的。

不過，姑勿論人言言殊，鄒不仁是遭了報應，但是，不對啊！鄒不仁怕賊，怕强盜，因此，他請來不少護院，一個人，那些護院的，又是幹些什麼去了？

莫非有內賊？大有可能。

這位老先生的看法，與縣衙中的頭兒，鷹眼楊江不約而同。

所以，鄒不仁報了案，楊江帶了三個手下，在同興和就擬定了方案，然後，來到了鄒宅中去踏勘。

楊江是不客氣的詢問着，說是相問，其實是審訊。

但是，他看到的護院，可憐，個個看來中氣不足，問來問去，唉！護院們全看到那個强徒，他們是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個個出了手，就不知什麼搞的，個個挨了打，個個不知中了什麼招，而個個變得中氣不足。

「這是個江洋大盜。」護院頭兒孫師父說，並且，有二個在飲泣，因爲，此君說過，他已查訪明白，有幾個助紂爲虐，該死的，全讓他點了死穴……三個月後無疾而終。

至於爲什麼三個月後才死，那是他的恩典，可以讓他們見見家人，辦妥後事……

楊江不禁皺起眉頭，說實在，在公門中辦案的，不能說他們沒有眞功夫，可是決不能對他們期望過高，事實俱在，吃吃公事飯，有三分本事，憑七分人緣，有時候，還得裝聾扮啞，才能混事……對，他們根本是在「混」而已。

楊江是個老公事，但是今天，他這個老公事，也難求混得下去了，因爲，事情發生在他的手中，公事不可能推搪，又何況算計別人，現在，他失了那麼多的財物，豈能善罷甘休？可恨的是，作案的更可怕，還有，他怕這祇是一個的開始，以後，還有大案要發生。

楊江是善於思考的，老實說，天下間的不平事，焉會是一件二件的，天下間的爲富不仁者，還會少了？鄒不仁只是第一個而已。

他數了華陰縣城中，與鄒不仁可以歸一類的，至少有七八個之多，他怕那位作案者，會一個個的照顧着。

他老人家既然連鄒不仁手下的惡行劣跡，也探清楚，試問他可能放過這幾個「好」的戶頭？

楊江犯了愁。

今天，他忙了一天，在天剛入黑時才回家。

楊江家中沒第三個人，除了他，就是個女兒，女兒今有十八歲啦，生得可眞美，還能幹，更有個難得處，非常的憐貧憫苦，當然，她更可體貼她的爹爹，今天，她可是等候爹爹回來，因爲，今天是老爹爹五十三歲的生日，唉，老爹爹甚爲可憐，平時省吃儉用，希望退了份差，有口飯吃，可全讓自己給花費了，早說過，姑娘是憐貧憫苦的，她的出手又鬆，誰有苦，誰有難，沒吃的她管吃，沒使的她管使，就這樣到今天，老爹爹還得起早摸黑的，有時候還得受官家公事的氣。

今天，讓老爹爹吃一口好的，喝一口好的。

楊江回來了，可是滿面烏雲，而且後面沒半個人。

「爹爹，你啊！你忘了啦，今天，不是讓你請韓大叔、許大哥他們來的？您什麼啦！您……」姑娘越問越發覺不對，老爹爹的臉上絞得出水來。

有什麼心事啊！怪自己花得太多？用得太寬？姑娘想不下去了。

「小玲……小玲……」

外面有人叫，小玲一聽就知道，是對家的施大媽，她好像見了親人，大媽可眞好，自己娘親死了之後，她就把自己當作了親生女看待，可惜，大媽窮，祇有個大牛哥，是趕驢子的，多年前，趕驢趕了一個人去不回頭。

有同行說他在少華山摔死在山谷裡，從此後，大媽孤苦伶仃的活着，如果不是自己，大媽眞能死了，可惜，活是活了下來，債是還不清，鄒不仁說：「大牛欠他驢價啊，料錢啊，什麼什麼的，總之多得算不清。

大媽咬了牙認了，到今天還在還，她縫縫補補，漿漿洗洗，又砍山柴，那還不夠，近年來，全仗自己今天送一頓，明天合一餐，間中給幾個零用，她算是活了下來了，今天，她本就答應來幫自己炒幾個菜，現在，來了就好。

「我來遲了，楊頭兒，啊！天下可眞有這樣好的人啊！我可以安心啊，我，您看，銀子，元寶！」

楊江突然有所警覺，他取過施大媽銀子一看，標記全無，而且，看得出，已經重新開爐鑄過。

「妳那來這許多銀子？」

「我是想來講給您聽，是前巷的倪小三，他說有個善長仁翁分

的，還說那個大善士清楚窮人一本帳，我欠鄒不仁前後一百十二兩銀子，是利滾利也好，是什麼也好，明天到期清還……」

楊江再不聽施大媽說下去，他得去找倪小三，老公事到底老公事，昨晚發生鉅案，今日，就有人做善舉，分明此事與昨夜鉅案有關連的。

「小三，不必怕。」楊江是非常和藹地對那個擺紙筆攤的小三子說話。

「頭兒，我不會怕，反正，我沒做犯法事，那位恩公更說明了，大丈夫做事，決不會連累無辜的。」

有門兒了，那個所謂大丈夫一定與做案有關連的。

「誰是那位大丈夫？」

「我認不清，因爲，他老人家戴了個面具，我相信是戴了個面具，否則，人那會那麼難看的，他給了一張、一份、一份的紅紙包，命我按字條開列的名字分發。我謝謝，他就走了。」

「走到那裡去？」

「簪花巷！」

「呃！」老楊恍然大悟地長長吁了一聲。

「可是，楊頭兒，你找不到他的了，他老人家說過，除非你活得不耐煩了。」

「啊？」

「還有，他更說了，如果不是看在你姑娘份上，再說你沒有什麼惡行在他手中，哼哼！頭兒，我可是學着那位老人家說話，你別生氣。」

楊江那會不生氣，自己是此地的捕頭，是掌握捕捉犯罪者的主腦，可現在却讓個江洋大盜如此的奚落。

他馬上回家，希望與女兒說一聲，然後，逐個逐個的叫自己兄弟，帶備了傢伙，搜那個藏垢納污的簪花巷。

可凑巧，一回家，見自己多年的伙伴鐵爪韓昆，還有幾個得力伙伴，小玲子在招呼他們，酒啊，冷盤的已擺了一桌。

韓昆一見了自己，首先站了起來，又笑又叫道：「老大，祝你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那幾個小伙計彷如拜壽一樣的。

呃！對啦，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

「上午二十個銅錢是吃了你的，可想不到，老大今天是生日啊！如果不是那位大爺說了，咱們還得自掏腰包，在同興和吃分子飯呢？」

「是誰通知你們的？」

「啊！爹爹，吃了再說成不成，施大媽已在炒雞片啦。」小玲嬌叱着。

「爹有公事！」

「公事還不讓人吃飯？公事還不讓人過生日，爹爹，你的公事可牽累了私事的啦！」

「對呀，楊大叔，吃了飯再說公事。」施大媽剛好拿了盤筍丁炒雞片進來！一面走，一面說，伙伴們又起了哄，楊江可眞想數落幾句，但是，看看孩子的笑容，伙伴們的勁頭，他祇有無可奈何的坐了下來了。

吃的吃，讓的讓，炒菜的炒菜，起哄的起哄，但是楊江的心目中祇有三個字，「簪花巷」。

酒吃了個四五成，菜也吃得差不多，楊江命令小玲盛飯，裝麵，備茶。他以爲可以安排公事了，不想，大門讓人打開了，楊江眼尖，已看出來人是縣太爺身邊的得力心腹師爺盛世勛，楊江看出來了，發生了大事，否則，決不會勞煩這位大師爺光臨寒舍。」

「縣衙失盜！」

楊江幾乎讓這四個字鬧了個目瞪口呆。這還得了？做案做到縣衙內，我的老天爺，你也太照顧了咱們啦。

楊江立即跟了盛師爺走，不料盛師爺却挺着有道理的看了小玲一眼，：「老韓，閨女生得極漂亮啊！」

「糟糕！」楊江幾乎恨自己了，誰也該知道啊，盛世勛是個什麼樣的壞種，他看來是個不執兵刃的書生，其實，他比江洋大盜還更狠毒，他這句話一出，等於判定了小玲以後……

「盛先生，盛師爺。」可憐如此能言善辯的楊江，也會說不成話來：「咱閨女，閨女……野……沒家教！」

「放心吧！哈哈……老楊，是好事，咱們低頭不見抬頭見，能糊弄了別人，能糊弄你，不談，不談，公事要緊！」

楊江可就讓個盛師爺弄了個心神不安，四個字有份量啊！「公事要緊！」

並且，目下是一件大案，大到自己無法可以擔負。

爲什麼早幾年不退了卯？「孩子。」老楊江在哆嗦了。「是你啊，孩子，我看，這幾根老骨頭得爲這件案，這位大爺毀了啦……還有妳……孩子！」楊江幾乎要哭了出來。

衙門失盜一案弄清了，共失去白銀三千兩、玉如意一柄，縣老爺震驚萬分，並且，立下時限，三天之內，不將大盜捉到，財物必須退還。因爲，老爺說不出口，可是盛師爺明白，這三千兩白銀，玉如意

一柄，是剛剛取到的贓物，並且，還是自己代他收取的

可憐，玉如意是深中縣老爺的意，把弄才沒幾個時辰，就丟了，試問，縣老爺那會不光火，不過，盛世勛在勸慰老楊，放心，一切有他，從中疏通，當然，需得老楊知情識趣。

＊　＊　＊

楊江不是走回家，他是跌回來的。韓昆他們尚未走，一聽此事，全都皺緊了眉頭。

案子是一件立接一件，唉！老大爺，您那會找上縣衙的？走，上簪花巷。

簪花巷是一條最嚇人的巷子，巷子不太長，才十來家一面，一共廿來家，但是，可眞熱鬧，也眞個闊綽，來的是腰纏萬貫的紳商大人，還有，達官貴人，拳師護院，聽來是挺文雅的花名，其實是藏汚納垢的所在。

華燈初上，開始車馬來往，一直能鬧到天邊現魚肚白色之時，你才會看到滿口呵欠的車伕，趕着可憐的馬兒，踱着凄清的路……錢花了，人也倦了，然後，有錢的老爺們算是滿意了。

現在，雖說是時已定更，此地剛開始。

楊江他們來了，不必一家又一家，他祇要找來幾個領頭的，引路的，到那些所謂「鴇母，龜兒」來問有沒有生面人，有沒有新走鏢的……

有，在玉屋院，最新來了本地大鏢局武威鏢局的幾位鏢師，前天才到，就由分局總鏢頭飛蝗箭張一清引來，聽說他們總局的鏢頭，保鏢由西安到此，再由此而越秦嶺，過子午鎭，赴北方。

完！因爲，他們的來頭有根有據，怎樣也不能打定他們是江洋大盜，即使保鏢與賊相差一綫，但是，飛蝗箭張一清可是本地有名的人物。

也眞巧，張一清祇出來解手，老江湖一看就明白了，公門中人來查案，他聽說過，城中出了大案，是江湖人，對公門人總算有些道中人之感，再說，這兩天爲了陪伴外來人，沒打個招呼，也挺不好意思，他是走過來敷衍了數句。

「楊總，別那麼擔心，放心吧，咱們可不會看你老哥的，哈哈，眞，敷衍走了那幾位，咱們騰出些工夫，代你訪一訪這個傢伙！」楊江祇千恩萬謝，離開了簪花巷，此事，他是算暫告段落，事實也祇不過例行公事而已。現在，他擔心的是自己的女兒。

第二天，衙門應卯，嗨嗨，又出事了。

楊江的心目中早有打算，那位大爺一日不走，此地的案子是不能完……但是，當他發現了，出案在武威鏢局時，他怔住了。

什麼？大水沖倒龍王廟啦，一家人還不認得一家人啦，那會這樣的七顛八倒，一場糊塗的。

他不能不循例到武威鏢局，他得看個清楚明白，至少，他以爲事發鏢局，總該有人看出根尾來。至不濟也該知道此君的來龍去脈。

鏢局中是一片靜寂，不像以前那般的人歡馬嘶的，走進演武廳，好，就見大廳簷前的那面大匾不見了。

「我武維揚」四個字一缺，奇怪，這鏢局看來就不像個鏢局樣，進廳看到張一清正垂頭喪氣，另外有三個生面人，大概外地來的三個鏢頭，一個個面有愠色。

楊江裝出一張笑臉向張一清打招呼，講客套。可怎麼也沒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只是說了句：已發出快騎赴西安總局，要求名震天下，鏢行世家乾坤刀傳人龍翔，親自趕來處理這件事，否則，武威鏢局以後是再也不能開下去了。

當然，這個消息對老楊來說，是個好消息，至少，有龍大俠出場，那麼，就算此君厲害，此君藝高，可是龍翔不出手則已，出手……饒你如何厲害，總狠不過龍老大吧。

但是，自己的事——公事可不能等龍老大來擺平的啊！還有，龍老大趕來，即使他立即摒擋一切，飛騎趕來，也不是今明二天的事，照此君目前行事來看，多等一天，可能發生一件鉅案……

不料，楊頭兒，你估錯了，不是一天一件，而是一天幾件，好了，鬧得華陰縣鷄犬不寧，那些有錢人家，河翻水轉。

楊江已有兩天沒有回家，第三天，總算抽了個時候，趕回家，就在推門時，他聽見女兒的話聲：「唉！你吃飽了就走吧，這兒有幾錢碎銀，眞，爹爹這幾天可沒回來，沒擱下餉……否則，我可能凑多些銀子，讓你回家鄉去！」

「多謝姑娘……好心的姑娘，我老頭子祇能夠祝福妳找個好婆家，做個好心的奶奶……」

楊江其實不是個吝嗇的人，更不會遷怒於人的蠻子，可是，今天不同，他是幾方面的心事交攻，再加上這幾天沒好好的睡過，心火盛而又想到了轉彎處，他是發了脾氣，一腳踢開了大門，祇見一個白髮、爛衫的老丐，捧住個大花碗吃麵，滿臉感激之色，眼中還含了淚水。

「丫頭，妳……妳眞不懂事，給錢，施捨……妳以爲我這幾錢便當？妳不出心力就不肉疼，妳老大

不小的，妳幾時才會當家過日子……」

老人其實有不少話在口邊說不出來：「妳浪費，妳濫用，妳令我不能存下錢，就因爲不能存下錢，我不能退卯，而今日忙夜擔憂……他看來，連個女兒也保不住……他這些話講不出口啊！

但是，小玲子姑娘可怔住了。從來，她沒有受過老父一句罵，再說，也從來沒見過老父親發過火，今天，這是幹什麼啊？

老丐是嚇得混身顫抖，更顯得他的可憐，他看了看楊江，又更可憐的看了看小玲。

小玲是冷靜的抓住了老丐的手，將那些碎銀交給了老丐，沉着的拖了老丐走出了門

老丐還想說什麼，小玲子笑着阻止了他。「老伯伯，你走吧，別理我老爹爹，他有心事，不怪他……」

「怪我？」楊江在叫。

「不，老爹爹，怪我，可是老爹爹，你不看見人家有多可憐……」

「可妳……」楊江是透氣了，喝道：「妳爲什麼不可憐我，可憐可憐妳自己啊……」

「老爹爹，我那會不疼你，你忙，你奔走，我當然心疼，可是我疼在心裡啊！」

楊江幾乎想狠狠的抱住女兒痛哭了一場，女兒是好心腸，他那會不清楚，但是，孩子，丫頭，妳……

「我不在乎，眞的，爹爹！」

「妳不在乎，可是，有人却……在謀妳……啊！」

「謀我？謀我些什麼？」

「丫頭，誰叫妳生得……唉！生在我這個窮公門中人的家中……」

「爹爹，你在說什麼啊……」

「丫頭，孩子，就怕，就怕我保不住妳啊……」

「啊，爹爹，別怕，眞，我看見過那麼的窮人，我相信，再窮再苦，我也會過得很高興的……」

楊江幾乎哭了出來，孩子，十八歲的孩子，依然一點不通人情世故，這怎麼得了，但是，突然，他依稀看出來，孩子是個好人，好得太……順。不過，如此好人，註定了要受人踩躪……他不忍想下去了。

「老楊……」有人在叫門，誰？盛世勛——老楊江心神大震，他怔住了。

「老爹爹，有人叫門啊！」

「對啊，小玲姑娘，是我啊，開開門。」

「我去開，小玲，進房去……」說罷，他看見女兒進了內房，小地方就是這樣，廳後是內房，廳前是門，楊江是開了門，看到了那張嬉皮笑臉，眞恨不得抖手打他兩個大嘴巴。

「小玲姑娘呢？」

哼，看出來了吧，一見面就提小玲……

「師爺，有什麼事，你同我說！」

「對，該同你說說。」

「說吧！」

「老楊啊……公事可追得挺緊啊，並且越來越重，越來也越多了啊，老楊，咱們是兄弟，來個開心見誠的談談，你頂不住啊……」

不錯，盛世勛的話有它的道理……現在，憑楊江，他是無論如何無法可頂，無法可推……

「不過，有我啊，老楊，擔保你沒事！」

「開條件吧！」

「好，爽快，對，我就喜歡和爽快的人一塊兒辦事的，哈哈哈，老楊，我細看足下之相，後福無窮啊……本來，我就不明白啊……可是我一見小玲，對啊，原來老兄就是憑這些而能享老福，小玲姑娘生得福厚，哈哈哈……」

又是看相，又是恭維，說了一百句話，還不是爲了小玲，楊江是一肚子的火。

「別生氣，老兄，我是爲了你好，眞的，你是公門中人，你也是咱們毛大爺的親近，你是不會不知道，毛大爺今年四十一歲啦，可就沒有個兒子，咱們聖賢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對不對，毛大爺的太太是生不出兒子了，他早就叫我留心、留意、留神，總之是得代他留意個能生孩子的少太太，如夫人……我是看過了幾個的，唉，不配，眞的，毛大老爺前程無限，京中有援，而人又精幹，將來，飛黃騰達……眞，小家子氣的，單薄的，配不上啊，可是小玲……」

「咱們配不上……」

「配得上，配得上！」

「是你的女兒，還是我的女兒……」

「好，老楊，是你的公事，可不是我的公事！」

語鋒一變，馬上是公事公辦的口脗，老楊江那會不明白，提公事，好，捱板子，革職……甚至於把自己押上了班房，一比、二比，到了三比期滿，等打官司吧！老楊可就怔住了。

盛世勛大笑，得意的笑，笑中有話：「看你走得那兒去？」

「盛師爺，你走，咱得想想。」

「是該想想……嗯，叫老爺放你三天的假吧？」

「不必，」老楊是怕自己不在，

其他伙伴兄弟得遭殃，說實話，出了這多的大案，而官府立限而不立「比期」，就是因爲自己父女，否則，早就得開了刀，他不能害自己的兄弟手足，他拖住了盛世勛出門口，臨走時，他大聲叫着女兒，小心門戶。

但是，小玲怔住了，她完全聽見了兩人的對話，她也由自己老父的口中，街坊的說話中，知道毛大爺的爲人品行之一斑，他是個贓官，他是個錢奴，更且，是個酷吏，如果，老爹爹眞的屈服於勢力，她該怎麼辦？

她檢點一生，回首後顧，她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半件壞事，難道是老父作孽，遺禍後人，不會啊，老爹爹是一個公門修行的老好人。除非她不知道，否則，她是死勸活說。老實說：「鼠牙省角」可以毀家，又何況在如此的贓官手中？他是明裡暗中，解決過不少的糾紛。

那麼，自己一門那會遭到如此的揪心的事？她想哭，然後，在深夜，想不通了，可憐的孩子想到了死，她上吊了，待到楊江回來，孩子已死了。

施大媽已在搶天呼地的哭，楊江見到自己的女兒死得如此安詳，他不禁笑了，笑得如此蒼凉、可憐。

不過，轉念一想，孩子死得好，她不甘受辱，自己又何嘗甘心受辱，但是，他不禁咬了咬牙道：「好賊子，你……逼得我家破人亡……」

韓昆是哭得比任何人凄然，因爲，他是看着小玲成人長大的，十八歲了，一朵花樣的孩子，如此的厚道，如此的去體恤人家，憐憫人家，誰也不能相信，這樣的好孩子，會自己殺了自己。他與楊江一樣個心意，「是那個惡賊害死了老朋友一生……」

盛世勛來看看，他簡直在監視着小玲姑娘入棺，寄棺，然後下葬。

下葬後的第一天，堂上立即發出了火限，七天內不交差，大刑侍候。

誰也該明白，小玲死了，該老楊倒霉了。

其實，老楊江已有些半瘋半癲了。在深夜，有人會聽到楊江在叫：「出來……出來……惡賊……强徒，殺了我，別再讓我弟兄受累，我願意用我的血，餵你的刀，出來！」

奇怪，這二天的叫，可眞的阻止了這位大盜的行動，這兩天風平浪靜。

如果，假如，誠如所願，也就是說，楊江、韓昆的看法是，從此天下太平，從此不再發生鉅案，這就說明了，這大盜走了，雖然，鉅案還是來了，那麼，憑韓昆的交情，拉一二個頂包的是可以，了了官面上的公事也輕而易舉的……

所有公門中衙役三班，求神拜佛，希望大俠、大盜遠遠離境。不過，又一個消息傳來，武威鏢局的總鏢頭，乾坤刀掌門人龍翔龍老大，趕到了華陰。

* * *

龍翔來到，已引起華陰縣的注意。可是他帶來的伙伴中，竟然還有三個公門中人，並且，兩個赫赫有名的名捕來，這就是更令人緊張。

鐵鍊赫連城、金面神捕狄去邪，是震動一時的三省名捕，這一次他倆是帶備了海捕公文來到華陰，可是沒人知道是縣太爺請來的，抑或是龍老大引來的。

但是，赫連城、狄去邪却首先拜會了縣老爺，然後與同行楊江、韓昆會面，當兩人明白了整個案情之後，立即斷定城中還有事發生，至於爲了什麼？兩人却不肯說。

赫連城與狄去邪落脚武威鏢局，當然也與龍翔有所說明！

就在當晚，龍翔與赫連城、狄去邪更帶上了幾個鏢行中能手，暗中窺伺着整個華陰縣。

楊江是那來什麼心神，老實說，當女兒慘死之後，他祇是無的放矢在城中亂走，亂叫……今晚，也無例外，他走近了太平巷，他陡然想起了這條巷中不是住着盛世勛，自己女兒之死，不是拜其所賜？走，該去謝謝他……這個狗腿子，惡賊……

突然，他耳中聽得一聲慘叫，這聲慘叫，立即將個楊江震醒：「有事！」他一緊脚步，循聲而臨……嗨嗨，正是盛世勛的家中。

又是一聲笑聲傳來，是如此的陰森，恐怖……

「惡賊，爲虎作倀，本就饒你不得，但是你素善掩飾，再說，代贓官收贓也祇是對付那些爲富不仁之徒，某以爲大可功過相抵，想不到爲了贓官，你竟然害死楊家姑娘，現在，你親眼見你的女兒死了……然後……」

「英雄……別……我求求你，我給你老人家跪了下去……別殺我的……孩子，我祇此一子……」

不料又是一聲慘叫，楊江再也不能忍耐，他是一長身，躍步飛入，他眼中已看見了一場慘案。

盛世勛是跪在地上，一個婦人已倒臥血泊，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兒剛剛嚥了氣，眼前又是白光一閃，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在慘叫聲中倒了地。

盛世勛可能是給痛苦驚懵了……他張口無聲……他叫不出

聲……但是，楊江是出了手：「強徒住手……來……」鐵尺揮動，向那强人……噢？是你，看清楚，乃是個白髮滿頭的老人，那個向孩子求乞的老丐……

老丐一見楊江的鐵尺到，他是微微一笑，祇見他一指直點，楊江立感右手手臂發痲，此人的手指竟然比一柄巨椎更具威力。

楊江第二招發出，可是，老丐是冷冷一笑，楊江祇覺眼前一花，再聞老丐聲音道：「與我乖乖的坐在一旁看報應……」背後一痲，分明已中了對方之點穴術，楊江是不能行動了。

老丐又在前面出現，他依然笑嘻嘻，但是，當他對付盛世勛時，可又是另一種臉色。

「盛世勛……」

可憐的盛世勛已不會說話了，祇會飲泣，哽咽。

「你放心，我不會殺你，事實上，讓你一個人，沒親沒近的活下去，你還有一個侄子，哈哈哈，現在，尚在宿花眠柳，我可以等，他回來，然後，再殺個樣給你看看……」

「不，不，大俠……」盛世勛又說不出話來了，外面却傳來淫褻的小調聲……然後，開門聲，駡人聲，散亂的步聲，老丐是一個騰步，其疾如箭的出去，又是一聲驚叫，老丐已進來了，並且還帶了一個年才廿歲左右少年文士來。

「這是你的侄子，幫你出鬼主意，包攬訟詞……」

「不，不，你……你是誰？」

「是你的追魂使者……哼！盛世勛，我沒有冤枉你吧，好，他挺喜歡用火烙人，現在讓你也受受……」

一聲慘號，劃破長空，但是，老丐在點，在劃，在點劃之間，那文士的身上，立有鮮血迸出。

「你喜歡凌遲犯人，這滋味，又如何？」

他是被制住了穴道，並未點啞穴，起先他不敢說，也難免有着老天有眼的看法，不過，他不忍看老丐如此折磨盛世勛的侄子——盛文中，雖然，這個小子是個壞得出汁的傢伙，但是，殺死了他就算了，何必這樣凌遲的刑給罪人受呢？

「你也不過要人命而已，何必……」

「老楊江，你看不過眼啦，哼哼，我是報應使者，我是代天行道，做什麼壞事，該受什麼報應，我是清清楚楚，決不濫做好人，也不會濫殺無辜。

「但這小子，對付窮人，怎樣，佃戶不欠租的，無論如何要弄得他們欠租爲止，欠租的非得變賣抵償，然後，買人妻女，然後，殺人家口，老實說，我不打聽清楚的，我是不會胡亂出手……」

「可是……可是……」

「閉口，如不看在你女兒死得慘，如不看你手上無枉死者的血，你也一樣走不了……」

「殺了我，殺了我吧！」

「我爲什麼要殺你？我早已說過，我要你開不了口，我要你寫不成字，我要你活在無親無近的人世間，懂嗎？」

盛世勛可更吃驚，不，簡直是驚心動魄啊！不讓自己開口，不讓自己寫字，那麼以後，他又該如何辦文案，求活計……

盛文中是凄然吐出最後一口氣，老丐是雙目精光四射的走近盛世勛，低聲說道：「不讓你死，也不讓你自在的活下去！」手起掌落，盛世勛祇覺得頭頂心一陣劇痛，全身一涼，啊……張口無聲，而雙手發抖，老丐說得出辦得到，盛世勛以後，可就成了個活死人。

老丐是冷冷的看了地下幾具屍體，一聲長笑，人已穿窗而出。

楊江眞可憐，想叫，想追……但是，他是明白，自己被制了穴道，自己祇有看戲的份。

是的，他看到了所謂「報應使者」的傑作，老人感到凄然，雖然，盛世勛累得他死了個好女兒，但是，盛世勛全家被殺……最後，將盛世勛弄成了個活死人。

他叫，是的，得驚動了左鄰右里，或者引起其他人注意，奇怪，那會沒半個人聽出此地出事？老丐從容殺人，總得有響聲外傳……總該有人聽到，還有更夫、驛卒，他奇怪，但是也由此可見，所以縣城出了江洋大盜而無法找得線索而破案……自己又該怎辦？老實說，又是一件大案，並且，是一件血案，血案比盜竊更嚴重啊……

大概過了一個時辰，楊江的穴道自解，再不能怠慢，稍作活動，立即對盛世勛打了個招呼，可憐盛世勛現在祇有抖顫的份。

楊江步出盛家，走沒幾步，祇見韓昆帶同了幾個伙伴奔來。

一見楊江就萬分緊張的說道：「老楊，那可怎麼辦？又出了事啦，那位大爺沒走，並且，還將三省名捕赫連城打傷了。」

什麼？另外還有事，嗨嗨，於此可見，江洋大盜，不是一個，可能是一幫，至少，也有兩個，老楊不敢將自己的事講了出來。先去看看赫連城，一路上，他算是清楚了赫連城受傷的事。

赫連城與狄大爺不愧是老資格，並且有眞見識，他倆一到，就斷定人未走，然後與龍翔有了個默契，誰發現了訊息，立即發響箭聯絡，果然，在定更時分，東城大戶

金員外家，出現了個夜行人，從身形看來，此人之輕功極佳，而且，如果不是狄去邪生具一對神眼，眞能讓他一閃而過了門。

赫連城立即抖出一支響箭，然後，首先跟踪而上。不想，赫連城才舉步而上，眼前一花，夜月之下祇見一個年約卅左右的文士，冷冷的看着兩人一眼，道：「原來是兩個鷹爪孫！」

「朋友！你可把咱們公門中人弄得好苦啊……」

「我對你們有什麼不是了？老實說，我對付的是那些爲富不仁之輩，貪贓枉法之徒，你們……還不配我下手。」

「三省地區，可讓你大爺一個鬧了河翻水轉，你不向咱們下手，可把我們累得苦透啦，大爺，成全了咱們哥兒吧！」

「什麼，跟你們去打官司，哈哈，成，陪我玩幾招，看看你們可配我陪你們打官司！」

請不成，那就祇好打，狄去邪是雙刺出手，人隨身進，一招「涇渭分明」蛾眉點穴刺，是分點面門、胸口，赫連城與狄去邪多年合作，心意相通，狄去邪一出手，他的鏈子索也已抖起一陣勁風，「八方風雨」鏈子索如暴風驟雨般，照顧了文士之後背！

兩人之出手配合嚴密，說實在，三省名捕是有他倆之眞功夫，不料，今夜他們碰上了個尅星了。

文士看來文質彬彬，那想到他的出手是既快且狠，如此凌厲的刺、鏈索夾攻，文士一卸身形，雙脚也不知他走的什麼步法，祇是一縷輕烟般，脫身而出。

文士脫身快，兩人的變招也不慢，文士才一卸步，狄去邪之「涇渭分明」立即變成「反擊龍門」，而赫連城長鏈一抖，就勢變爲「猛虎翻身」，將個文士狠狠的扣住在圈中。

不想文士「嘿」的聲中，莫名其妙的，祇見一條身形，如輕烟般的衝天般直飛而上，待到兩人發現，文士已頭下脚上的，似神鷹展翅般，兩隻手十指箕張的向兩人當頭抓到。

赫連城立即變招讓招，狄去邪退步卸勁，後面傳來了一聲斷喝，刀光如虹，向文士攔腰劈到，兩人明白，乾坤刀龍翔已趕到了，心中一定，並且再一看清，龍翔之得力助手方天戟秦充、開山斧范柏，也已各佔方位，遙作呼應，分明，文士已被困住了。

赫連城是有些得意，一面舞鍊挺進，一面狂笑道：「朋友，看來你是走不脫了，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但是，赫連城却高興得過早了一點，現在看來文士是讓他們五個人困住，不過，文士依然是冷冷地，出手還招，並且，你們五個人個個手持兵刃，文士祇是一雙肉掌，如果他沒有把握，他敢如此托大，文士本來是個臉色冷然而已，當赫連城語意囂張，更且出手越來越緊時，龍翔之乾坤刀，秦充的雙戟，范柏之雙斧更是你呼我應的，招招重手，式式致命的向文士招呼。

文士的臉色變了，突然，他一聲長嘯：「給我滾了吧！」

赫連城突覺面前勁風如山的壓到，他心中一動，鏈子回手變招，希望封住前身，不知怎麼一來，鐵鏈子竟然不聽使喚，一曲一折，就此一個大盤旋，赫連城讓自己的兵刄纏住了自己的雙手，並且，勁力奇大的打中了自己頭部，一個眼前發黑，口中一甜，分明又中了對方一招重的，一口鮮血噴了出去，就此倒在地上。

「哈哈！今晚，你鄰先生另有別事，也不想與你們這些門口狗作無謂之糾纏，我去也！」

「別走！朋友！你……」

「你阻得了我嗎？如不看在你爲人尚算公正，哼哼，你武威鏢局早已讓我殺了個七七八八！龍翔，你該心中明白……」文士邊說邊出手，如此厲害，又利於近身搏鬥之開山斧，竟然會給文士揑斷了帶鈎，雙斧爲其輕易的奪到了手。

然後雙斧一格一盪，秦充雙手虎口出血，再也不能把緊雙戟，又是一個旋風，龍翔祇覺得手臂發痲，而仗以成名的乾坤刀脫了手，文士又是一聲冷笑，身形動，光影現，「奪奪」兩聲，如此重的雙斧，竟會被其一擲入地，祇留出些斧頭柄來，如斯神力，在場一個個咋舌難下，看其揚長而去。

乾坤刀幾乎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眞有這樣的好身手，但是，如此人才，爲什麼作賤。武林中那裡不能討個出身來？他想不明白，當然，他心中可也萬分的不樂意，自己的鏢局，可就讓他一個人挑了。

待到韓昆到來，赫連城已倒臥在地上，楊江聽出情由，他是長嘆一聲地道：「看來，我的生命該送到他倆的手上了！」

韓昆當時是不大明白，到了第二天……他可是傻了眼，血案發生，金員外家又失竊了，赫連城又是傷得不輕，華陰城中更翻了天。

同興和茶館更形熱鬧，有多少人在此談論這件事，異口同聲的在稱讚這位大俠，在他們口中，此君不能算盜賊，辦得大快人心。

毛太爺不出來坐堂，據說生了病，對公門中的頭兒來說，這可是

件好事，至少，限期滿也不至於立即挨打，雖說拖得了初一，拖不了月半，不過，能推一時就一時了，楊江他們至少是這樣的想。

今天，他是帶備了香燭銀紙，到女兒的新墳上致祭，雖然不到時候，老人是要對女兒的鬼魂說：「有人代妳報了仇，唉！早些出現，早些出手，那麼，孩兒，妳就不會白白的送了命去……」

但是，在楊江剛點了香燭時，他却看見了個人，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白髮老丐，他也來了，看見了楊江，他可是若無其事，衝着楊江還在笑呢……

「難道你就不怕官府中人……你……」楊江幾乎跳了起來，「老太爺，你能不能走，走得越遠越好……」

「我犯了什麼法？」

什麼？老太爺，你犯的法還少？你手上有幾條人命啊，可是，老丐還是冷笑道：「這幾條人命？唉，老楊頭，眞的，我可當他們是狗，甚至是比狗還不如的東西哪。」

這……楊江差些被他給氣得閉過氣去。

「別那麼緊張，老楊頭，如果你不是罵我一頓，我眞還不忍心讓你就那麼幾天的，後來，小玲對我說了許多好話，我才出現，我來告訴你，唉，我可不明白，買這些東西幹什麼？白花錢，還說小玲不會過日子，你就會了？」

老楊頭就讓個老丐罵了個稀裡糊塗，香燭銀紙幹什麼用？當然給死鬼用的，活人是用不上的，但……

「你那能這樣狠心，竟然咒起自己的女兒死……」

楊江眞想同個老丐分辯個一清二楚，我會咒我自己的女兒死？當然不能，可是我的女兒是死了啊！什麼？誰說的，閻王爺啊！閻王爺要了我的小玲的命，放屁，我放屁，我可眞懷疑你老人家，我親手收殮自己的孩子，施大媽哭得閉過氣去，韓老弟幾十歲人，哭成了個傻蛋，這不是你看見，可是我親眼目睹的啊……

「跟我去！」老丐命令楊江，奇怪，楊江現在可不是個衙門中的捕頭，簡直是昏了頭腦，唯命是從的跟了老丐走，走啊，走的，也不知怎麼一來，他倆走進了個廢磚窟，走進了磚窟，倒不壞，因爲破，壞，況且當頂有個洞孔，陽光射進，不顯得陰暗，可是，老楊江看見了個奇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怕自己老眼昏花，抹了抹眼，可她還在，大眼睛中有淚珠，臉上是帶着激動的笑意。

「小玲，眞的是妳？」

「老爹爹，你來了……老爺爺，謝謝你！謝謝你……」

「大爺……」楊江可看不見那個老丐了。

「他走了，老爹爹，他說還有些事得辦。」

「我……我該怎麼說呢？孩子，回去吧，回家再說……」

「我能回去嗎？老爹爹，不能啊！至少等你事情完了。還有，他是會代你勸走那位好心的俠士，請他離開華陰，別煩你。」

「呃……他……」

「他和我說過，不過，他可不敢保証，他說過，此君的本領不在他之下，爲了你，他會盡力而爲！」

「看來，他老人家不至於爲難我，唉，能勸得了此君去，當然好，可是，妳能住在此地麼？」

「這裡蠻好，還有，老爺爺他晚上不回來，他說，男女有別，其實，他的年紀看來比你老爹還老，眞可以做我的爺爺呢。」

「那我來陪妳吧！」

「不成，老爹爹，他怕衙門公事會令你露出馬脚，這對大家都不好！」

楊江點點頭，可他已打定了個主意，一有空閒，就來看看女兒，現在，他眞怕得而復失。

小玲是眞會死了又復生的。是那位老丐的傑作，他發覺小玲懸樑，他是立即施展點穴手法，將小玲點成假死。

他怪叫，他踢椅子，他將施、楊等鄰人引來，他乘亂走了，然後，他天天來一次，點她的昏眩穴，看他們封了棺，他可偷偷的用鐵指彈開了三個氣孔，你們埋了，走了，他扒了土，開了棺，救出小玲，然後，又再封棺穴踏實泥土——反正他是藝高人膽大，一切作爲，無人知道。

爲了不忿楊江罵小玲，老丐不讓楊江知道，由他苦惱幾天，讓他發發幾天瘋，最後，他出了手，也可以說，將盛世勛的一行一動，全探得明明白白之後，殺了他全家，讓盛世勛本人受活罪活報……

楊江答應了小玲，他走了，並且，也打定了主意，他要退卯不幹了，孩子說得對，窮有窮過，至不濟，憑自己的老面子，總能幹份苦工。

但是，這個老丐又如何，當然，憑自己的本領是無法可以應付得了。還有，他還得代自己去打發另一個大爺，楊江他可想不明白了。

小玲姑娘是很高興的料理了一切，因爲，她終又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今晚，她可以安心的睡了一覺了，事實俱在，當她一醒過來，發現自己並沒有死時，她有所激動。

不過，當老丐向她勸說時，她祇是哭，她第一個念頭是看見她的父親，父女倆相依爲命的，她更想到老父會爲了自己的死而受不住，她怕老父親死……當然，她自己死了，那是沒辦法。自己本來沒有死，那麼，她可不能做這個罪人，又何況，老丐對老父親有所不滿，而且，她看出了老丐是個具有不凡之身手，她希望老丐放過自己的苦命老爹爹。

她以爲老丐是那個令老爹爹頭痛的大盜。可是，老丐對她說明了，他不是那個做案的。

還有，他本人是聽人傳說而來，他發現小玲的天性，固然孝順，可愛，他本來不想管這種閒事，祇是，爲了小玲，他可以試試看。

他答應小玲去代她找老父親來，果然，他兌現了。

現在她相信老父親就快可以解除一切，盛世勛遭了報應，憑老丐的身手，她是有信心可以請那位大盜離開華陰……

可惜，深更時分，她聽到了遠遠有犬吠聲，雖然，多日來，她已聽慣了這種羣犬吠聲的吵擾，不過，今晚，不知爲什麼，她聽得心煩，並且，越聽越心震……

半晌，姑娘突然跳了起來，依稀聽見有步聲——沉重的步聲走上了那座廢磚窟，姑娘開始提心吊膽……果然，傳來了篤篤的敲門聲，她記得老丐的說話，要留意，不可爲外人發現。

這兒是個郊外荒野，這兒根本不可能有人往來，何況又在時已深夜。

突然，她聽見了重物墮地聲，夾雜着幾聲呻吟，姑娘不由毛髮悚然。

呻吟聲越來越急，是人，受了傷……姑娘是急不可待，早就說過，姑娘是個好心人，她不能坐視人死不救，老丐的話她可忘了。

在好心的驅使下，她走出了破窟，剛拉開窟門，就是一團黑影躺在地下，借天際微光，她看清了他，她不禁驚叫了一聲，萬分吃力的，她將那位老丐連攙帶扶的，將老丐扶進了門。

老丐受了傷，姑娘祇見老丐渾身是血……就算她是個捕頭之女，老父從來不讓她牽涉到兇案殺人事件中。

再說，在這荒郊野外，不出門已經爲黑夜、風聲、犬吠，還有那些古古怪怪的聲音，令她感到不安。

而今雖說多了一個人，可是他那些血，那個傷……

「姑娘……」那老丐在叫，不過，奇怪的是，有些不對了，姑娘可有些說不出來：「我……無法可……想，而且我……也有……明白……有些……有些……强人之……難……」

姑娘從老丐眼神之中看得出，老丐有些懇求自己之意。

姑娘是個熱心人，又何況，老丐看來是爲了自己事受到的傷，多半是與那位大爺講不通，然後打了起來，老丐打不過人家，被打成這個樣子，她的臉色在變，變得毅然，決然的樣子！

「不！老爺爺，您說，什麼事我也不算難，說吧，您先喝喝水……」小玲很小心的餵他喝水，可是，老丐的傷不輕，飲了幾口，已有反逆之象，他吐，他嘔，並且噴了小玲一身，不過，說話較順暢了。

「我……求妳馬上去，到少華山脚下，史家宅……的山神廟，那是座破廟，妳拿着，這面牌，自會有人和妳說話……你就說：『神火……使者』然後，引他到這裡來！」

「可是，你……你自己該怎麼樣？你老的傷……」

「我還支持……得住，至於……命……就看妳……走得快……不快了……」老丐手中握着一面銅牌，不過，手鬆了，人也昏了過去。

現在是半夜時分，命，在自己手中抓着，小玲從未走過夜路，何況，得走十來里路才能到史家宅……她難住了。走，還是不走？怕，還是不怕？

有時候，天公也眞會開玩笑，變天了，起風了，開始下雨了，姑娘看得出，這雨是會越下越大的……自己一無雨具，怎辦？不走，能看着他死了？姑娘咬咬牙，非但要走，並且還得快，那怕天上下刀子，她才小心的將老丐用被蓋好，更掛起了一張破蓆，就算下雨，也可以不淋濕他，然後，毅然的走出了破窰門。

淅瀝的雨聲，倒也好，雨將那些野狗打走了，可惜，四外越來越黑，就算不是伸手不見五指，却也是能見度極低的，姑娘得脚下走路，還得快快趕路，可憐見的，她是一步三跌的趕着路。

人，是跌得歪歪斜斜，雨與泥將個挺美的姑娘變成了個泥人，姑娘本來心中怕，擔心，不料，走出了第一步，跌了第一跤之後，她反而激了心中的勇氣。

何況，想到老丐在破窰中等候救命！

何況，老丐是爲了自己老父受的罪！

尚幸她是本地人，尚幸她跟過

施大媽來過了少華，招過牛哥的魂，因此，她記得有座山神廟，人摔死了，還得來山神廟感謝神恩，當時她不大明白，不過，反正她來過了，讓她今天有個記憶，她走……跌……跌……走，爲了救人，讓她走到了山神廟時，天還未亮。

下雨天，又不是農忙時刻，一路來，她祇見過幾個撿驢馬糞的老人，反正，她不招呼人，人也不至於來麻煩她，何況，她又爲泥水所掩，毫不起眼。

一進山神廟，她是將那塊銅牌子握在手中，奇怪，在黑暗中也會閃閃生光，這個時候，她這才算看清了牌上一面是火焰中，有一個小人在跳舞，另一面是似符似文的字形，她就不明白，這樣能找到什麼樣的人？

她還沒想明白，一隻枯瘦似鳥爪的手，從她肩後伸來，抓住了那面銅牌，又是一陣桀桀笑着，在黑暗中，笑得令人毛髮悚然，一回頭，姑娘幾乎被嚇得昏了過去。她糊糊塗塗中，祇見兩粒豆大碧光……

「姑娘……妳來幹什麼？」

「神火，使者……」說畢四個字，她幾乎癱瘓在地。

「姑娘，別怕，別怕……」

又聞得「刷」一聲的響，光華火盛，姑娘可看見一張醜陋的臉，又瘦又黑，不過，看得出，是個老婦人，碧瞳炯炯的，看住了她……小玲覺得有一股熱氣，由肩頭慢慢的分佈全身。

本來她在雨中走，不感覺冷、涼，一進門開始感到不對，然後，再在驚怕交集之中，開始有抖顫之狀。

現在，熱氣在走動，她全身暖洋洋，有種說不出的舒服感，又何況老婦的話是如此的柔和親切。

「不容易，小姑娘，妳走了有二個多更次啦！」

小玲點點頭，心中可奇怪，她那會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時候？

「我們走吧！我孩子，他傷得頂重吧……」

「你孩子？不，是個老爺爺……」突然，小玲心中有所感觸，是的，老丐同她說話時，她依稀有種不對頭的感覺，當時說不出……現在……

「好，就算是老爺爺吧！他傷得不輕了吧！」

「快，老奶奶……救他……快！」

「嗯，妳能走？」

「能，老奶奶……」小玲邊說邊回身，可是一舉足，膝蓋一軟，她幾乎摔跌了，可她是咬了咬牙，挺住就走。

「妳能走回去？我看不成了！」

「成！老奶奶，我就算爬，也得爬回去……老奶奶！」

多樸實、誠懇的話，老奶奶是由心裡喜歡這個小姑娘：「姑娘，我抱妳走！」

小玲那裡肯這樣做，她死也不肯，她向老奶奶再三解釋，不想老奶奶臉色變了，聲音是冷而陰的說道：「從沒人敢對我討價還價！」

小玲還沒回過神來，她已讓老奶奶抱起了身子，然後，祇覺得臉上有雨水，而耳邊有風聲，讓老奶奶抱走了。

在風雨中，老奶奶聽了小玲的樸實、而眞誠的話，不論是老爺爺、小伙子，姑娘祇有一個想法，不能對他有半分不是，因爲，老爺爺是爲了自己家遭了殃……姑娘在嚶嚶飲泣，老婦却很溫順地，代姑娘抹去了淚珠，小玲剛有所覺時，人已到了破窰前，小玲幾乎不相信，一個老婦人，她能走得如此之快。

「有人來……」

小玲聽得一聲叫，然後是勁風聲，老婦人是冷冷一笑，也不知她什麼搞的，手指連彈，錚錚連聲中，她已破圍而入。

可是兩股重兵刃由門後分左右交叉擊下。但是眼前光華閃動，而兩聲慘叫中，老婦人桀桀一笑，身形如風，一揚手，兩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已爲老婦單手提起，笑聲中，進了破窰。

「老太太與這位兄台有何干連？」

「老太太也不來問你來歷，與我快走，否則，我一舉劈了這兩個膿包。」

「不怕我一刀劈了此君！」

「你敢，憑你也配？」配字出口，兩條身形擲出，而執刀大漢還未定過神來，可憐左手「寸關尺」脈一麻，人不知怎麼的，有如騰雲駕霧般爲一股大力將其擲出，而自己仗以成名的乾坤刀已爲老奶奶奪了過來了。

老奶奶已放下了小玲，到這個時候才放下，於此可見，老奶奶祇是用一隻手，而一隻手已將白頭老丐抓起，一手翻了翻老丐的眼皮，冷冷一笑道：「看你還敢不敢用功。」一面說，一面左手已貼住老丐之前胸，其實，老奶奶已貼住了心口七個大穴。

但是，還有人不肯放手啊！尤其是那鏢行中人，爲了循血跡而來，龍翔的乾坤刀扣住了那個老丐，詢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後，憑他當年的經驗，他相信一定有人會來此救援此人，他是走鏢的，他不希望將來事情鬧得不可開交，因此祇是扣住，而不濫殺，但是，當老奶

奶抱了個女子來時，埋伏在外的，可不能當她是個好人，出了手，鬧了個不清不楚，再將方天戟、開山斧一招扣住，又一個轉折，將龍老大的乾坤刀奪走之後，誤會越來越大了，一個個心有不憤的，殺了進來，有幾個更爬上窰頂，居高臨下的亂發暗器。

小玲是怔住了，但是，老奶奶依然談笑自若，更且將小玲拉了過來，坐在一起，一邊說話，一邊是手臂頻伸，手指頻彈，奇怪，如雨般的暗器，有幾種是重型暗器似的，燕翅鈌、子午錐、重鏢等……一樣的，爲其彈指神功彈飛了，也不知什麼搞的，她彈飛的暗器，就像長了眼睛一樣，一定彈在後來的暗器上，更可怕的是，一邊彈，一邊還抽空出掌，出爪，出拳，則格飛來襲之兵刃，出爪更抓住了兩人，將人擲出破窰。

龍翔不是沒眼光的人，他看得出老婦人是手下留情，否則，他的手下是沒半個能平安無事，分明，自己沒傷了對方，看來，如果處理得好，可能結一强援。

所以，事到如今，他不能再撒潑，撒賴了，因此，一聲斷喝：「住手！」

總算他是老大，將目前的混亂給止住了。

然後，再踏上前一步，沉聲說道：「前輩，恕在下騷擾得罪，咱們後會有期！」

好一個老江湖，以退爲進，欲擒先縱，打個招呼，道聲得罪，想走了！

「慢！怎麼？走啦，刀也不要了，那些七零八碎的東西，留在這裡，誰來打掃啊……」

不錯，那些暗器或者可以不要了，自己的成名兵刃，那能就此算了。

「前輩，妳老教訓得是，祇是，敗軍之將怎敢有什麼討價還價之理，全憑前輩指示！」

「哈，好，乾坤刀，你算是個走鏢的，行，講得好聽，也挺大方，看來，你是有所求？說吧！」

「在下學藝不精，有愧先祖先人，但是，說實在，走鏢憑面子，江湖憑情理，而今，在下受人所逼，爲人所迫，不敢有累朋友，可也不能不找還場面……」

「你是希望敵愾同仇，可又怕老婆子幫不了你的忙，試試我功夫來啦，你現在滿意了，找幾句好聽的說話下去了，至少，你不會多一個對頭，可是，龍鏢頭，我早知你來了，也早聽過了你在江湖上的爲人，刀拿去，至於對付你的對頭，此事暫且不說，我會來找你。」

「多謝，前輩！」

龍翔想不到事情有這樣方便，取刀，拜謝，然後，引領手下走了，四週又轉爲靜寂。

「娘，你，何必爲他人作鷹犬……」

小玲聽明白了，老丐是喬裝改扮，是了，她該看出來，聽出來，當他受傷時的眼神，說話的聲音，他不是老人啊！

「哼哼，你娘幾時做過別人的鷹犬，幾時肯受人利用過，第一，龍翔是個聰明人，還有，他找到了你，沒難爲你，這就值得幫一幫他，第二，你爹生前可受過龍伯天的恩情，一直沒有機會還情，今天，我算代你爹還情了。」

「哦！」老丐現在不必扮老人神態了，其實，在自己娘面前，他也不能假裝，傷是給母親的功夫打通了奇經八脈，算是好了些，外傷定是敷上金創散，當然，目前還不能運氣行功，更不能與對頭交手，但是，大碍是沒有了，他一眼看到小玲，雨水泥土交掩的臉，有些羞愧之態，反而小玲却毫不在意。

「哼哼，玉兒，怎麼樣，碰上了好手啦。」

「此人是華山門下。」

「啊！」老奶奶有些愕然之感了，華山派式微有卅年了，之所以不在江湖上除名，因爲華山派有幾位長老是遠走西域，爲什麼，沒人知道。而小輩中，根本沒有什麼人才出現，尚幸是他們不與人圖强鬥勝，更不與其他門派鬧糾紛，所以，才能苟延至今。

但是，今天打傷自己兒子的，是個卅左右的文士，並且，打得極重，即使自己孩子學技時分心，好玩，偷懶，甚至可以說自恃聰明而被聰明誤的，不過，家傳神靈七玄式，是難得的武功秘笈，兒子稟賦極厚，這一點她是十分清楚，不過，爲其他名門正派弟子所傷，還情有可原，爲一個瀕於除名華山派弟子所傷，可難以解釋了。

當然，打成重傷，是兒子的天性所累，不願服輸，稍有吃虧，就死纏爛打，濫用救命招，奪命式，這種救、奪之式，如果不能傷敵，勢必反尅，結果鬧成了這步田地。

但是，無論如何，傷他的，不能是華山派弟子啊，華山派有什麼奇特異功，可以尅制自己的七玄式？可憐，老奶奶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來。

不能知己知彼，可是武家會戰之重要環節，能知己，不能知彼，五五之數，現在，老奶奶是心中有所擔心了，當然，也可看出，老奶奶是個小心謹愼的人。

「他用什麼招式傷你的？」

「華山八式！」

老奶奶幾乎無法坐下去。「華山八式」是華山派最基本也最爲江

湖人熟悉的武功，憑這古老八式，毫不起眼，不爲人重視的八式可以打傷自己的兒子？

詳問戰情，孩子是說出了對手交戰的經過情況……

原來，在昨夜，他是早已約妥了那個華山文士在黑松崗會面。

黑松崗是城北的一個荒涼所在，誰也想不到，這一對武林中小輩傑出人士，找到此地來打架。

「不，我不是找你來打架的。」

「那麼丘兄台找小的來此地，又有何貴幹呢？」

「這……我勸你……」

「在下姓鄭的，單名一個周字。」

「好，鄭兄，我是來勸閣下離開華陰，反正，老兄你已發了不少的財，當然，你老兄也做了不少善事，劫富濟貧，我極佩服，但是，眞，有些人可讓你累得也夠苦了，我可是好意。」

「丘兄，在下一生爲人，獨來獨往，我不喜歡有人與我結交，我也不喜歡有人來作梗，我看上了這個地方，就得讓我覺得無可留戀之時，我就走了，而且說走就走，我不想走時，誰也不能要我走。」

「鄭兄太傲了。」

「不錯，我是個傲慢之人。」

「那太易結怨。」

「我不在乎。」

「何必如此，多個朋友，總比多個敵人寃家的好。」

「對不起，如果丘兄再無其他事，在下這就告辭了，眞，你不必阻我勸我，誠如我不來勸你阻你！」

「我……我幹了什麼，値得讓你看不過眼了？」

「濫殺無辜，酷刑治人……」

「啊，那些傢伙，在我眼中，還不及狗子……」

「好，你行你的，我不來阻你，而我……」

「且慢，我祇不過殺了一家人，一家壞的人……」

「殺總是殺，哼哼，我早已說過，我不阻你，你也不必阻我。」

「我可是勸你，請你……」

「並無不同！」

「你也太難說話了！」

「我本來就是個難說話的人。」

「那我可要不客氣了。」

「我早就準備了！」

「得罪！」

「請便！」

就這樣，丘仲玉與鄭周動上了手，可是姓鄭的一出招是華山八式的「華山賭棋式」，這是，集坐功、煉氣、守勢的一式，一直來，人們就以此來理解的，這一招是說當年陳摶老祖與趙匡胤賭華山一局棋，也是華山之開派重要歷史事跡！

下棋，是得坐，陳搏老祖便是心坐的著名玄門眞人，所以華山以練氣爲重訣，這一招是個守勢式。

丘仲玉是這樣看，其實，華山列代長老又何嘗不是這樣看待的。

可是，今天在鄭周手中，你可以看到的新的演繹了，即使是守，即使是靜，那想到：守中帶攻，靜中有動，並且，不動則已，動則驚人。

原來，守勢是副，守的實情是引人入困，靜也是副，靜而蓄動之勢。

丘仲玉是上了當，他七玄式中的龍形玄掌，長臂似龍，五指如爪，這兩條手臂，有如兩條搖頭擺尾的神龍般攻入，不對，上當了，但等其發覺，別說是雙臂，連整個人，全被鄭周一股莫名其妙之眞氣困住，面前出爪，空洞無物，向左右擺動，四周如有一堵牆夾住，向後退，前面看似無物，却有一股吸力將其拖住了。

丘仲玉不由一怔，尚幸他家學淵源，一聲長嘯，身形平地拔起，自己的神靈勁未失，上空是並未合縫，丘仲玉更是用盡了全力，爲其一掙而脫。

好個丘仲玉，那肯怠慢，人在空中，就勢變招，天紳玄通式中，天紳倒掛發出，將自己當作一道長鍊般揮下。

那想到鄭周是身形不變，祇是雙掌一變，一上一下，華山八式中的天元一炁式發出。

丘仲玉就突感一股勁力向其雙掌之間掃入，並且，更可怕的是，左掌掌力才到，右掌已作後勁的，向其推來。

天元一炁暗寓的「雲霧幻變」，已成一股接一股的神力推到。

行家交手，一招一式可看出雙方之弱强，事實上，丘仲玉是該走了。雖說祇是二招，其實，每個人二招中誰也暗含變招，尤其是天紳倒掛，更是有七個變招在後面。

以上打下，如果沒有殿後之勁，合後之變，那麼，爲人所阻，就得中虛下斷，吃了大虧，所以從上到下，看來是居高臨下，其實是勁中有危，動中有險，可以仗巨力神勁從上到下攻入，也可能爲人擊其半途而受傷，七個變式，就是以輔助其不足。

一般人可以阻止，決無法出手還招，因爲，一阻之下，七個後變式可以借勁還力的打出，即使能手相會，也得準備應付後變七式而先固吾困，再作其他打算。

不料今夜，他碰上了個狠人，你的七式未變，他的後變已到，尚幸七式中，攻守俱全，才算讓他平安無事。否則，第二式中，丘仲玉就得帶些傷了。

鄭周是不出手了，這也可以看得出，少年人還是嫩，太顧守住自己的優勢，更防到了逼急反噬的一着，他不肯乘勝追擊……還有，在他以爲丘仲玉知難而退了。

錯了，丘仲玉是個比他更要面子的人，他自恃，他好勝，說實在，出道至今，他從未碰見過對手，他走的是順風，何況自己母親，又有江湖一煞，魔母之稱的溫良碧。

雖然，他母親一直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可是，一個華山派小輩，與自己年紀相若，他能敗在他的手中，不，決不能，拚了，母親嚴命再三，不可濫用的大幻天靈三式出了手。

祇見白頭斜動，人影如風，掌影如山，更且勁風如潮，輔以嘯聲連連，向鄭周綿綿不絕的攻去。

鄭周當然不敢怠慢，華山八式中的第一式「華山賭棋」又展開了，不過，這一次稍有不同之處的是，本來身形半蹲，現在是身子直立，足下不丁不八，雙目如電般望着丘仲玉的身形手法。

突然，鄭周一陣怒喝，一個「華山十八盤」，掌影翻飛，脚步不動，而將個丘仲玉引入圍後，掌影搖變中，左手五指如爪，右掌半推，將丘仲玉大幻天靈三式一擋一煞間，丘仲玉是發覺對方已硬架直搗，並且，勁力分明高出自己，知道母親所說反尅已臨，雙掌已爲鄭周右掌所封，前胸已賣給了對方，「砰」一聲，胸前一悶，尚幸中掌卸勁，自己算是硬生生的脫出了圈子。

丘仲玉知道自己受傷不輕，可是，他明白是自己功力不夠，强自出手之反尅，令自己受傷，內傷不輕，外傷也重！

因爲，鄭周不能不用强手破圍突入，抓傷了他。不過，更重的是，內心的創痛，須知他是出道至今，從未受挫過的。

魔母是聽明白了，「華山八式」每一式竟然可以守中帶攻，合圍殲敵，她不得不重新估計了。

華山派幾時創出如此高深的武學來。華山派又是誰調教出這個弟子來？

「還有，娘，同鏢局鬧玩笑的我，不是他！」仲玉對娘說了實情，丘仲玉還是個敢作敢爲的好漢，更說明：老魔母眼睛不揉砂子，老奶奶早已看出了孩子的眼神。

現在，姑不論對鏢局該如何料理。先決之事，必須與鄭周照面，孩子的意思，要趕鄭周出華陰，分明他是爲自己心上人打算。

鄭周又如何，這個冷峻的人，但也是個極有分寸的人，他劫富濟貧，他却不動官府中人，至多，他是對官府中人或作警告，或者，根本不理不睬，他的意思是，官場中事，自有朝廷作主，何必驚動太大，形成不美。還有，他永不作血案，他認爲，爲富不仁之輩，仗錢培勢，仗勢欺人。

那麼，每年，他已有了個打算，每年收捐抽稅那麼來一次，他們如果拚命刮，他就抽得大，他可有了個如意算盤，消極的希望，將他們逼往好人那條路去。

他未免太天眞了，但是，眞正的有血性的英雄人物，難免有他們天眞的一面。

他不喜歡驚動武林中人，他喜歡獨來獨往，那想到，第一次招來誤會，乾坤刀與他照了面，他不喜解釋，更不甘示弱，要打架就打架，打完也就算完了。

第二次，遇見了丘仲玉，他打聽清楚，他有備而戰，他戰勝了。可是，他心中可有陣陣懼意，老實說，他勝得非常之吃力。

而今，來了個魔母，事實上，他早已跟踪而至。他更暗中護住了小玲到山神廟，他更看透了魔母的功力，他怕了，不過，他是個冷峻的人，也是外冷內熱，外方內圓之人，他聽見了丘仲玉說話，他認爲不可避免，打就打吧，眞的敗了，走。從此不履江湖就是了。

這一個高傲的人不用你們來找他，他自己露了面。

「溫前輩，在下華山鄭周拜見。」

老魔母差些跳了起來，自以爲自己練就耳音，更善於千手龍女掌法，想不到鄭周之出現，她會毫不知情，於此，她是更爲留了神——這小子不可輕視。

鄭周已抱定了打架主意，也就不用囉嗦，打架啦，「華山八式」巧遇「千手龍女掌」。

鄭周不由暗暗心驚，自己二十年苦練，再加悟性奇高，師父是華山唯一有心人，爲教自己，耗盡了畢生心血，八式之變，陰陽互輔，水火之道，融會貫通，又想自己功力之不足，他老人家寧冒走火入魔之險，助自己打通玄關，總以爲，就算不能縱橫天下，至少可以馳騁武林，又想，今日遇見的魔母，就令他連變八變，連轉八式，就是無法困住了魔母。

其實，魔母何嘗不辛苦，卅多年之功力，從十八歲出道至今，她是會過多少成名英雄人物，也毀過多少英雄豪傑，難道，年紀越老，功力衰退了，這麼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華山派的門徒也打不過，她眞想一頭撞死了才好。

自己早說過，華山是江湖最沒

用，也最微末之門派，仗避世自保，與人無爭才能苟延脈而已，而溫艮碧是對付不了個華山弟子，這個台怎坍得起。

千手龍女掌，爲當今武林，別具一幟的神掌法。加上老魔母卅多年的浸淫，更因其悟性奇高，又善創新，將個本就繁複之掌法變得更爲多姿多彩，那想到，魔母之掌影如山，變化無窮之招式，可能終爲鄴周的「華山八式」阻住在外圍，無法入得內圍。

魔母溫艮碧的額頭見汗了，尚幸老眼不花，她已看出鄴周之臉色，他雖然全力抵禦，令自己無法入侵，但是，臉部的肌肉有微微抖動之象。

她明白，鄴周到底是經驗不足，他是難能支持較長時間，既然如此，好，老魔母將自己輕易不用，與亡夫丘伯天合創之天山靈光掌法展開，祇見一陣陣光影，有如一絲絲雪影冷光，寒風颼颼之中，將個鄴周團團的裹住。

鄴周的確是吃了經驗不足之虧，還有，他開始有怯亂之心了。他除了用盡全力，自固己圍外，再也不打算突圍之辦法。

現在老魔母之靈光掌法一抖開，鄴周已有了些手脚無措之感，千手龍女掌是快而勁，輕而靈，她還能仗華山八式中的賭棋式大開大闔，至靜至動，靜動相輔之道來應付。

而天山靈光掌名義上是丘、溫合創，其實，大部份是丘伯天所演繹，丘伯天爲天山名宿，他天山掌法，本以凝重爲主，有天山之奇瑰，有天山之高竣。

現在再加上溫艮碧輕靈翻飛之幻變身形，天山靈光，簡直就像個山神精靈般，剛柔互濟下，令鄴周無可適從。

鄴周依然是個不可多得的武學奇材，即使在如此的驚險情況之下，他心中有怯意，可是出手發招，還是十分冷靜，他明白，今日，敗是敗定了，他別無希望，希望敗中取得三分實力之不損，這是極難得的武學修養，一般人希望不敗，希望平手，即使敗象已現，還希望敗中求勝，而絕想不到敗中保力——就如軍隊主帥，一吃敗仗，就如山倒，就得潰退，而能獲全師而退者，算是難得，現在，鄴周就是這樣難得的人才。

要求敗中保全三分實力，就得全力而守，然後，再傾力反撲，希望攻破個缺口，得以脫身，魔母是無論如何想不到，鄴周在自己如此的神掌籠罩之下，還能守攻俱備，老魔母這次也是個失算，待到發覺，自己的靈光掌已爲對方攻出個破綻時，鄴周幾乎已全身脫出了。

既是如此，鄴周也因將力用盡，老魔母此時，已看出鄴周的用意，他這裡人才脫困，背部破綻也已盡露敵前，老魔母並不想擊傷或擊斃此人，祇須順水推舟，不得不爾，又且是武學名家的本能反應，敵人破綻已現，還能放過，就勢一掌，「啪」的一聲，鄴周已彈出丈遠，借勢就力，道聲：「再見！」人已沒入遠處草叢之中……

魔母一掌擊中，立即後悔，呆怔的立在荒野中。她不追，事實上，她根本不想結仇，又何況，她早已起了個愛才之心，這個小子不壞，實在的說，他又不是個爲非作歹，十惡不赦之徒，何必將他擊成重傷？突然，她想起一事，她是詢問仲玉一切細節，然後，和顏悅色的對小玲說：「我孩子托妳照顧了。」語聲中，祇見一條黑影，其疾似箭的沒入遠處。

老魔母一邊走，一邊在查探，如果發現了鄴周的踪跡，她是會暗中保護，如果沒有，她立即趕赴武威鏢局，了斷了這件公案。

三日後，武威鏢局是鼓樂喧天，前面是鏢局主人，乾坤刀龍翔，方天戟與開山斧，左右翊衞，中間先行一人是分局之主持人張一清，手中抵住了一方匾：「我武維揚」四字依然。

匾上的上首，披紅簪花，再後面是鏢局的伙計，一人抓住一角，平坦地，沉穩地展開，正是武威鏢局之鏢旗，看熱鬧的人不少，來道賀的行中人更多。

連衙門中的頭兒楊江也在其中，鏢局是奪回了失物，也找還了場子，鏢局可以再開張了，武林中人，誰也不會看輕龍翔。

老實說，在風浪打滾過的人，那有不濕身的，不被風浪淹沒了，就算是有本領。

華陰城是太平了，風平浪靜了，因爲，有半個來月不見有大案發生，同興和茶館的生意依然，但是，誰也沒以前那麼興高采烈！

因爲，他們窮人是希望有幾個俠盜出手。

事實俱在，不久前有過不少窮人，得到了有力的救助。

甚至於有人親自所睹，更有人親身經歷，城中的泰興米棧，發放過米，是窮困人等，每戶五斗，三天計算，共放米三千另二十三石——城中赤貧人士，簡直是沒半戶漏過。

「這樣的大俠，太少……」有人竊竊私議。

「但是，你們不覺得奇怪，爲什麼沒有人阻止，調查，還有，這一次更奇怪的是，沒有人頂包！」

是啊，大家爲了頂包之事，你議我論起來了，照例，這幾天應該

緊張一番。

至少，楊江、韓昆得抓幾個慣匪小竊，冒名假供交差，這一次，更不能例外，否則，也就不成爲公門了。

「爲什麼？」衆人在你我互問。

「爲什麼，兄弟，該問我啊。」衆人一聽，回頭一看，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捕快楊江，衆人可難以爲情了！他們是誰也不好意思問下去，有幾個忸忸怩怩的借故想走開，可給老楊江阻住了！

「別走，也別怕，我可不會把你們屈打在班房中，事實如此，再說，還有兩位省中來的名捕，咱們不能不向他們也有個交代啊！」

對，不錯，還有省中來的捕快，帶了海捕公文來的啊！他倆更有得交代，爲什麼楊江是那麼的鎮靜從容？其中有什麼玄虛？

老楊江從袋中取出一袋梅紅箋：「你們看，這裡有個刀洞！」

是眞的有個刀洞，是刀洞，白紙條上面寫好：「爲民效命，不可累及無辜，否則殺無赦，大俠鄴周示。」

各人這才知道這位大俠名叫鄴周，各人更明白了，縣太爺是清楚了這位大俠是個來無影去無踪的英雄，你不去找他，反倒好，一多事，那麼，自己勢必如盛世勛一樣。

盛世勛滿門遭報的事也傳了開去。

赫連城、狄去邪也走了，老楊江與韓昆，親自送兩位出城，並且，以縣太爺名義，送了兩人一筆盤川，其實這筆錢是武威鏢局拿出來的。

縣太爺又生了病……因爲，他這次失去了幾千兩銀子，還有幾件珠寶。他明白，這些東西是再也追不回來的，並且，還是不追的好。

窮人想不到又得到了鄴周的贈與，華陰城中的窮人，對鄴周可以說是五體投地。

可是，各位該明白了，鄴周是受了傷，他根本沒有做過這些事，而是有人借其名而爲之，爲什麼，因爲，對他有歉疚之意。

魔母是找了他幾次，可惜，找不到他，鄴周受了不輕的傷，照道理他是去不遠的，他到那裡去了？

當魔母溫艮碧帶了自己的兒子丘仲玉離開華陰城時，她與老楊江見了面，她說自己是有事上華山，但是華陰有她的勢力在。如果再有什麼痲煩事，她交給了楊江一面銅牌，叫他在天色黎明時，到少華山脚的山神廟，自會有人接待他。

老魔母之如此重視老楊江，因爲，她得帶走小玲，並且說明，小玲是個習武的好材料。

小玲是惘然地對老父辭別，因爲，小玲已是個死人，是不能在華陰城中出現的，就算是諸事已了，也得怕將來翻起舊事來，憑小玲就可令楊江無法可以解釋了，追問下去，勢必會令老楊江難以脫出漩渦。

現在，有武林前輩的帶携，離開此地，當然是求之不得，何況，他也看清了那個老丐，根本是丘仲玉所化的裝，依稀他記起來老丐說的話：「我老頭子祇能祝福妳找個好婆家……」分明，他自己就有心。

小玲對丘仲玉是挺大方，扶他上車……他的傷尚未痊癒。

老楊江突然心有所感，不知是喜，還是辛酸，雖然，孩子大了，女孩子總得嫁人……但是，唉，他沒話可說，他是在笑，奇怪的是，老淚盈眶。

「老楊江，你可放心，我可不會難爲你的閨女……」

這個……當然，老楊江是十分放心，不過，女兒，你走了，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妳能再回來。

車轔轔，馬蕭蕭，走了，太陽剛下山，老楊江是看啊看，好像看之不盡，一直到車子轉了彎，不見了，老楊江才開始回城。

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莊稼模樣的人，駕了一輛車，從楊江身邊走過，他看清了駕車人是本莊的小七，他心中動了一動，可是，爲女兒的事分了他的心，他也不打招呼，走了，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車中，正有他欲一見而不可得的俠盜，眞正的鄴周。

「恩公，你覺得怎麼樣？」

「我……還好。」

「恩公，我看，還是我陪你上華山吧。反正我單身一人，無家無累……」

「不必，眞的，我自己能行，反正，你將我送到符大爺那裡，我就算脫出了險境，以後，我們後會有期……」

「恩公，你能再來？」

「希望我能……再來……」

小七低了頭，眼淚流下來了，這樣好的人，可有這樣狠心的人，傷他這樣……他突然大叫一聲：「天，你可有眼睛……」鞭響處，驢車已揚開四蹄，走入了少華山徑，載走了這位大俠！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幽靈教教主韓威雲約「武林盟」、「霸王盟」在七星坪定輸贏，「大魔仞」楊暮雲爲外甥蕭文報仇，不敵韓威雲的「劫月寒刀」，蕭越救下外公，用「大無極驚神指法」迎戰，忽然白衣蒙面怪客雙掌攻出，韓、蕭兩人均受重創，武林盟與幽靈盟雙方展開了混戰……蕭越一面療傷，一面派人查探江湖中動向，但却查不到白衣怪人去向……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繼承父業任教主　面對翁姑心有愧

在江湖上，除了「武林盟」和「孤堡」有實力，一舉摧毀「幽靈教」的六大分壇之一泰山分壇，還有誰有這份能力呢？

「遠香閣主」道：「莫非這是白衣人所爲？」

空晦大師道：「女施主所言，老衲不敢苟同，試問那白衣人武功能有多高？能夠一人掃滅整個泰山分壇，不留一個活口？何況，白衣人的武功咱們也略知一、二，以他的武功不可能有這個能力的。」

「血雨金鈎」簡無血揶揄道：「哎，老和尚，你怎麼不動動腦筋？白衣人一人的武功是不能有此能力，可是『遠香閣主』並沒有說白衣人沒有同黨啊！」

蕭越微微一笑，道：「當今江湖之上，未必沒有第三股勢力隱藏着，那白衣人在七星坪大會上的表現，顯然是經過周密算計的，否則不可能同時令本座與韓威雲受傷……」

余莫塵聽到這裡，不由詫然道：「盟主，你不是中了韓威雲的『劫月寒刀』嗎？怎麼是白衣人將你打傷的？」

余莫塵的這句話正問到了羣雄心裡，他們雖然都是一流高手，但那日在七星坪上，蕭越出手時掀起的塵沙令場外無數高手都未能看清蕭越是如何受傷的？

一個月來，這個疑問一直存在衆人心中，余莫塵今日提出的疑問，正是衆人想要知道的。

蕭越臉色肅然道：「那日，本座搶得先機，以平生功力發出一招，這一招威力奇大，韓威雲縱然接下來，亦必身受重傷，韓威雲當時也明白了這一後果，但他仍然全力攻出了『劫月寒刀』神功，因爲他是個絕頂高手，他明知必敗仍要全力施爲，以盡人事。」

這番話中，蕭越明顯帶有稱讚韓威雲的口氣。

蕭越對自己生平最大的敵人、仇人能說出讚揚之詞，如果沒有過人的胸懷，是很難做到的。

衆人因此都怔住了，想不出蕭越爲何竟讚揚起韓威雲。

只聽蕭越接着續道：「在我攻出那一招時，我已犯了一個錯誤，因爲我居然認爲那白衣人是友非敵，這一錯誤的判斷使我險些送了性命。」

蕭越唉了一聲又道：「如果我判斷正確，攻擊時有所保留的話，也不會給白衣人可乘之機，雪兒也不會爲我而死了。」

蕭越說到這兒，臉上一片自責之色。

利那間，大殿內靜如空谷。

久久，蕭越才接道：「那白衣人從旁邊出手接下了我全力一擊，解救了韓威雲，而我由於認定韓威雲必然傷在這一招下，所以全力攻擊，不遺餘力。白衣人的突然插入，使我一擊落空，反而空門大開，被韓威雲的『劫月寒刀』擊中，而這一結果絕對大出韓威雲的意料之外，使他驚怔了片刻，也就這麼片刻工夫，白衣人已把握時機，再度出手擊傷了韓威雲，這一石二鳥之計的確高明得很，只可惜未能知道白衣人是誰。」

「越哥，」楚香雲道：「那白衣人能接下你全力一擊，而全身而退，武功豈不高得驚人？」

蕭越道：「那未必見得。」

他淡然一笑，又道：「白衣人之所以能接下我那一招，是因爲我出手這一擊是攻向韓威雲的而不是他，只要他取位好，提握住時機就不難接下來，但由此也可瞧出這白衣人武功十分之高，以我的推測，他的武功當與我在伯仲之間。」

楚香雲目光閃動道：「如果單打獨鬥的話，那你有沒有把握贏他？」

蕭越目光掠過衆人，微微一笑，道：「我自信我是不會輸給他的。」

楚香雲聞言，未置可否地笑了笑，不再多言。

龍天南道：「堡主，如今眼看『武林盟』與『幽靈教』一決死戰，咱們該怎麼做？」

蕭越沉吟片刻道：「加派人手嚴密監視，沒有本座令諭，不許輕舉妄動，違令者，殺無赦！」

龍天南呆呆地，他想不出堡主何以下這麼嚴厲的命令？但他身在人下，只有照吩咐去做。

當下，他起身向蕭越抱拳一禮道：「龍天南謹遵堡主令諭！」

蕭越目光巡視衆人一圈，道：「如果沒事的話，各位都去歇息吧！這段時間，各位須加緊練功，以備不時之需。龍伯，你留下來，我有話同你說。」

衆人紛紛起身告退而去。

大殿之內僅剩蕭越與龍天南兩人。

龍天南詢問道：「堡主不知有何事吩咐屬下？」

蕭越微微一笑，道：「龍伯，你是堡內資格最老的人，一向追隨於我爹左右，當該深知我爹的爲人脾性。」

龍天南道：「不錯，老堡主爲人最是仁義，武功又好，十五歲便闖蕩江湖，替天行道，屬下從那時便追隨老堡主於左右了。唉，想不到老堡主一生行俠仗義，只求施恩於人，不求報答，衞道江湖二十年，得到的回報居然是被武林俠義同道血洗家門，若非上蒼有眼，我『孤堡』沉冤只怕難以昭雪了。」

蕭越聞言，心情不由沉重起來。

他緩緩道：「自古邪不勝正，我相信本堡必定能夠向六大門派討回公道的。」

語聲微頓，接道：「龍伯，還有件事要交給你去辦。」

龍天南道：「堡主儘管吩咐，屬下當全力辦妥。」

蕭越微嘆一聲道：「我在江湖，現身也有段時日了，如果我娘還在人世的話，應該知道我還活着，何以她至今不來認我呢？」

龍天南怔了怔，他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乍聞蕭越說出，一時間也不知該如何應答。

蕭越見他不語，便道：「對了，龍伯，你可查到我外公的下落了嗎？」

龍天南道：「楊老爺子那日不辭而別後，我便派了弟兄查訪，可惜至今毫無線索。」

蕭越沉吟片刻道：「我外公匆匆離去，定有蹊蹺。龍伯，你再加派人手去查。」

他稍頓一下，又道：「另外……呃，不必交你辦了，我打算親自上武當山……」

「堡主，如今武當山上『幽靈教』與『武林盟』正劍拔弩張，一觸即發，此時上武當只怕……」

蕭越嘴角含笑道：「龍伯，你只管放心，武當山不比七星坪，我不會輕易出手的。」

龍天南不由吁了口氣道：「堡主，咱們『孤堡』重振雄風，報仇雪恨的大業還要靠你來領導呢！」

蕭越一笑道：「龍伯，你言重了吧！我交給你辦的事情這就去安排吧！」

龍天南道：「堡主，屬下這就去了。」

這位老人自小生在「孤堡」，追隨蕭廷深幾十年，有感到能將幾乎慘遭滅門的「孤堡」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蕭越直到龍天南的身龍消失在門口，他才收回了目光。

他背手重重地嘆了一聲，因爲龍天南的話使他眞正意識到了自己肩上擔子的份量。

蕭越常常感到很矛盾，他有時認爲，爲了家門，爲了「孤堡」弟子，復仇是天經地義的事，血債應用血來償，可是，他有時却爲此而深感不安。

他知道，一旦大規模向六大門派尋仇，必然會掀起漫天血腥，造成屍堆成山，血流成河的局面。

他實在不知道復仇是對還是錯？

楚香雲緩步走上殿內，走到了蕭越的面前問道：「越哥，你在想

什麼?」

蕭越回過身來，對着楚香雲微微地一笑，道：「沒有，現在我該怎麼做?」

楚香雲盯着蕭越，目光似乎要看透他的心。

「越哥，你好像有些信心不足似的? 莫不是七星坪一戰失利......」楚香雲道。

蕭越不由笑道：「香雲，那妳就太小看我了。雖然我對武功看得很重，但絕不會因爲一次的失敗就失去再戰之心的。而且七星坪之戰的失敗並非我第一次失利，我一出道江湖就失敗，而且敗得很慘。」

他臉色漸漸凝重，又道：「若不是玉潔犧牲自己，我根本不會有再戰之能，七星坪之戰也就根本不會有我蕭越參加了。」

他微頓一下，接着道：「妳想，我連被人廢去武功都經歷過，又何嘗在乎七星坪的失利呢?」

楚香雲微微頷首道：「那我就放心了。越哥，你想好了下一步該怎麼做了嗎?」

蕭越點點頭道：「去武當山，做壁上觀。」

楚香雲笑道：「原來你想做那位白衣人!」

蕭越不由笑了，笑意很濃，很深......

＊　＊　＊

在安慶郊外的一座古廟中也有一個人在笑，那笑莫測高深，令人捉摸不透。

這人全身上下除了一雙眸子露在外面外，全身都裹在一件寬大的黑袍之中。

這樣一個人出現在這座早已破敗的古廟中，的確是一件很神秘的事。

這個蒙面黑衣人並不是一個人，在他對面還站立着一位白衣蒙面人。

白衣蒙面人自然無法看到黑衣人臉上的笑容：「師父，如果『武林盟』眞的消滅了『幽靈教』，那他們的勢力豈不是......」

黑衣蒙面人截口道：「如果你這麼想，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幽靈教』韓威雲吃你那一掌是死定了，『幽靈教』韓威雲一死，必然使『幽靈教』土崩瓦解，『武林盟』此次圍剿『幽靈教』是必勝無疑。徒兒，『武林盟』勢力必然不能長久，因爲『孤堡』蕭越必然要向六大門派組成的『武林盟』尋仇的，你弟弟蕭越的武功在武當可是頂尖......」

白衣蒙面人語氣冷漠的道：「我沒有弟弟，師父!我沒有任何親人，我需要的只是武林至尊的寶座。師父，你一定要助我!」

黑衣蒙面人嘿嘿笑道：「好徒兒，眞沒白費爲師一番心血。嗯，『誅心魔功』的火候又加深一層了。不過，目前你還不宜公然與蕭越爲敵，爲師已經想到了一個兵不血刃的萬全之策......」

白衣蒙面人目光閃動，但却沒有言語，只是靜候他的師父把話說下去。

他，難道是蕭文?

黑衣蒙面人道：「徒兒，你附耳過來!」

白衣蒙面人傾身過去，兩個人一陣耳語，只見白衣蒙面人眼中暴射出興奮的神光。

「師父，這條計策一定能成功!」

黑衣蒙面人微一擺手道：「不要高興得太早了，這條計策不能露出絲毫破綻，最重要的是不能操之過急。」

「師父放心，我一定會把這件事辦妥的。」

黑衣蒙面人頷首道：「要知道，你這是在爲你自己辦事，爲師已經年邁，對這些名利已經看淡了，不過你對武林至尊志在必得，爲師自然會爲你設計。」

「多謝師父，徒兒這就去了。」

白衣蒙面人向黑衣人恭身一揖，便轉身出了廟門，身法極爲快捷靈敏。

黑衣蒙面人冷哼一聲，身形也如鬼魅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兩個人究竟是誰? 這是一個謎。

大千世界本就有許許多多的謎，但只要是謎，終究會有揭開謎底的一天。

＊　＊　＊

這裡同樣是一座廟，是一座年久失修的關帝廟。

在關帝廟的案桌上躺着一位素衣少婦，不過她此刻已昏迷，從她素衣上的血污可以想見她受了極重的傷。

案桌邊上站着一位十餘歲的童子，此刻他雙目中含着晶瑩的淚花，他的手却並未閒着，他已將素衣少婦的衣衫解開了。

素衣少婦豐滿的胸脯上有一道長長的傷口，傷口處的向外翻捲，殷紅的鮮血仍在不停地湧出。

那童子不敢怠慢，將準備好的金創藥洒在傷口上，又從自己的衣衫上撕下幾幅布條，細心地將傷口裹好。

隨後，他又將素衣少婦肩上、腰間的傷包紮妥當，重新爲少婦穿好衣衫。

童子看着少婦那因失血過多而顯得蒼白的臉，眼中的淚水終於湧了出來。

「娘，妳千萬要活過來啊!我不能失去妳，小弟更不能沒有妳，無論如何妳都......」

童子說到這裡，語聲哽咽了，他伏在少婦身旁，傷心地大哭了起來。

這童子正哭得傷心，倏地......

「孩子，你爲什麼這麼傷心?」一個語音極爲柔和的聲音響自他的身後。

這童子大吃一驚，急轉過身來，挺劍護胸。

他面前站着七名服飾各異的女子，離他最近的是一位身著淡藍紗裙的中年美婦人。

這位中年美婦人正慈祥地望着童子，嘴角上還啜着微笑，這種神情極是迷人。

童子稍定了定神，喝道：「妳們是什麼人?」

中年美婦人笑道：「我們是過路的，聽見你哭得那麼傷心，所以來問問你是什麼原因?」

童子道：「我娘被人打傷了，可是我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治好我娘的傷，心裡着急。」

中年美婦人道：「那你爲什麼不去找醫生呢?」

童子道：「我去了，可是打傷我娘的賊人也在那裡......」

中年美婦道：「這麼說那人也受傷了?」

「沒有，不過和他一起的那個女人受傷了。」

中年美婦沉吟片刻，道：「好孩子，我替你治好你娘的傷，你願意嗎?」

童子偏着頭，細想了片刻，道：「可以，不過妳要讓我點妳幾處穴道。」

中年美婦驚異地盯着童子，道：「你會點穴?」

「不錯。」這童子似乎聽出美婦人驚異的語氣，故而很是自傲地道。

中年美婦微微一笑，道：「可以......」

中年美婦身後的六名女子同聲勸阻道：「夫人，妳......」

這六人一開始就沒說半句話，直到這時見到主人居然答應這一條件，才出聲制止。

中年美婦道：「妳們不必擔心。」

說罷，便行至童子身前，又道：「孩子，你出手吧!」

童子怔了怔，不明白美婦人爲何執意要爲母親療傷，不過他此時管不了這許多，當下出指如風地制了中年美婦幾處穴道。

中年美婦並不在意，她凝目打量着案桌上的少婦，用她的右手自少婦胸口「膻中」穴開始一路點了下去。

但見她纖指翻揚，素手揮灑，顯得極爲好看。

接着，中年美婦將少婦的衣衫除去，從自己身上取出一只紫色藥瓶，倒出兩顆通體碧綠，清香撲鼻的藥丸，一粒餵入少婦口中，一粒咬碎後敷在傷口處。

中年美婦做完這些後，便將衣衫爲少婦穿好，又將右掌抵在少婦「百會」穴處，顯然，她正以自身的內力輸入少婦的體內，以促使藥力極早生效。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中年美婦收回了纖掌，靜靜地凝視着少婦那漸漸紅潤的臉龐。

童子心情緊張地盯着母親，手中的長劍微揚，似乎母親一旦有什麼不良反應，便要立時向中年美婦出劍。

神案上躺着的少婦倏地發出一聲微哼，緊閉着的雙眼緩緩地睜開了。

童子見狀，不由心中大喜，丟下長劍，撲上前去，叫道：「娘，娘......妳終於醒了。」

少婦頗爲驚訝地道：「小偉，你怎麼會在這兒? 這是什麼地方? 你在這兒做什麼?」

她目光所見處，看到殿中另外七名婦人，又道：「這些人是誰? 她們在這兒做什麼?」

這位少婦便是被江龍飛夫婦所傷的韓玉華，就在她幾乎命喪江龍飛刀下之時，養子蕭小偉適時趕到將她救下。

這童子便是蕭小偉了。

蕭小偉忙將發生的事情逐一向母親敍述了一遍。

韓玉華瞪了小偉一眼，道：「小偉，還不快替這位夫人解穴......」

蕭小偉正要伸手，中年美婦微微一笑，退後數步，道：「孩子，不要你費心了。」

蕭小偉吃驚地盯着中年美婦道：「妳......妳原來早已自解穴道?」

中年美婦微笑道：「是啊!如果我的穴道被你制住了，我怎能運功替你娘療傷呢?」

蕭小偉一拍額頭道：「對啊!我剛才怎麼就沒想到呢? 嗯，不管怎麼說，妳救了我娘，我要謝謝妳!」

他話音剛落，已經連連向中年美婦鞠了三個躬，神情極爲認眞。

中年美婦含笑地道：「你這孩子倒挺討人喜歡的。」

韓玉華道：「夫人過獎了，犬子生性頑皮，適才得罪之處還請夫人原諒。夫人相救之德，妾身銘記在心，只是不知夫人尊姓大名......」

中年美婦淡然一笑，道：「些許小事，不過舉手之勞罷了，我夫家姓蕭，請問夫人貴姓?」

韓玉華聽得這美婦人的夫家也姓蕭，心中立時千般感受湧了上

來，腦中思緒紛紛，竟沒有聽到中年美婦蕭夫人的最後一句問話。

蕭夫人秀眉微皺，道：「夫人莫非有難言之隱嗎？」

韓玉華心頭一震，暗忖道：「她怎麼會知道我有心事呢？」

心念電轉，正要開口回答，冷不防蕭小偉大聲道：「我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蕭越……」

「小偉！」韓玉華斥道：「你胡說什麼？」

蕭小偉委屈地看着韓玉華，辯聲道：「娘，我沒有胡說啊！」

「你……」韓玉華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竟沒有注意到蕭夫人的神色。

蕭夫人顫聲道：「這孩子的爹眞是蕭越嗎？」

韓玉華聽她口氣，心中很是奇怪，向小偉道：「小偉，你出去一下，娘有話要和蕭夫人說。」

蕭小偉低頭拾起劍走了出去。

韓玉華道：「蕭夫人，小偉並不是蕭越的親生兒子，他只是蕭越的義子。」

蕭夫人似乎有些失望，道：「不錯，蕭越年不過二十有餘，怎麼會有一個十多歲的兒子呢？」

她微一頓又道：「不過，請問夫人與蕭越又是什麼關係呢？」

韓玉華只覺得這位蕭夫人對蕭越的事情頗爲關心，心下起疑，便問道：「夫人，妳與蕭越又是什麼關係呢？」

蕭夫人略一沉吟，道：「我是越兒的母親！」

韓玉華聞言，不由一怔，這太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了，她實在沒有想到會在這種情況下與蕭越的母親相見。

蕭夫人道：「越兒一歲時就與我分離，二十年了，我們母子再也沒有見過面，我一直都以爲他已死於『孤堡』血劫之中，不想他逢凶化吉竟然活了下來，這次聽說他在七星坪被人打成重傷，所以我才親自離宮來見他，姑娘尊姓還未見告呢？」

韓玉華沒料到蕭夫人突然稱她爲「姑娘」，微微一怔，道：「晚輩姓韓名玉華。」

蕭夫人似乎已知韓玉華與蕭越的關係似的，道：「韓姑娘，是不是越兒對不起妳？」

韓玉華忙擺手道：「不，不是，是我……是我騙了他。蕭伯母，蕭越此時已完全康復了，現人在洛陽白馬寺。蕭伯母，晚輩告辭了。」

韓玉華匆匆說完，飛身掠出殿門，拉着殿門外的蕭小偉急奔而去。

她實在不想面對蕭越的母親。

蕭夫人暗暗一嘆，並未追趕。

她悵然道：「想不到越兒跟他爹一樣到處都欠下風流情債，這位韓姑娘倒眞是一位不錯的人，這個越兒也是太不懂得珍惜了，簡直太不像話了。」

她由此不禁回想起當年的往事，不由諸多情感湧上了心頭，令她忘記了其身在何處。

離蕭夫人最近的一名黃衣少女向蕭夫人開口道：「夫人，咱們該走了吧？」

蕭夫人此刻才倏然被驚醒了似的。

她忙道：「哦，不錯，天色不早了，咱們是該走了。」

她口中說着，身形已移向殿門。

六名少女緊隨着蕭夫人之後。關帝廟外的景物已溶入了漸黑的夜色之中。

七女也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只留下了孤寂的關帝廟。

* * *

房間裡燈光晦暗，南牆前的一張桌上供着一塊神牌。

然而，這塊牌上的名字却不是哪位神仙的，而是首創「幽靈教」的「幽冥神君」韓文岳。

桌前站着一名年過五旬的老者。

這位老者臉上悲愴的神情令他更顯蒼老許多，滿是皺紋的臉上透出死人一般的鉛灰色。

這難道就是曾令武林聞風喪膽的「幽靈教」教主韓威雲嗎？

不錯，他的確是韓威雲。

「爹，孩兒不孝，未能將我教發揚光大就夭折了，可恨我如今重傷難癒，眼看本教遭人消滅而無能爲力，而玉華又是女流，難當大任，且天雷又難承我衣缽，唉……如今只好勉爲其難，將教主之位傳給玉華了。」

韓威雲面對靈牌，黯然長嘆。

他前次在七星坪之戰中，被那白衣人擊中一掌，致全身眞氣岔亂，更有那陰寒至極的「劫月寒刀」的內力鬱結於經脈之中，回到武當，用盡各種方法都無法治好。

如今，「幽靈教」在短短數月中被「武林盟」消滅了全部分舵，更以大批高手圍困了武當總壇。

韓威雲正出神地想着。

此刻，房門輕啟，一人緩步走入房中。

這人立在門口片刻，看清房中情形後，長嘆一聲，道：「爹，你怎麼還未睡呢？」

韓威雲緩緩回身，看清是數天前突破敵人封鎖上山的女兒。

他臉上愁容稍解，道：「玉華，本教如今落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妳仍能趕回來，我很高興。」

他穩定了一下情緒，又道：「

只是爹回天乏力，而妳又被兒女私情拖累，爹也難以指望妳來幫助我了。我看，趁着眼下大戰尚未開始，妳還是及早走吧！」

「爹……」韓玉華叫了一聲。

她淚水盈盈落下，道：「爹，女兒不孝，一直不聽你的話，可是女兒畢竟也是『幽靈教』的一份子，我又豈可在『幽靈教』大難臨頭之際獨善其身呢？何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韓威雲贊許地點點頭。

他冷靜片刻後，道：「道理是不錯，只是妳帶着遙兒多有不便，戰事一起，只恐難以照料。」

「我已將他託給了五娘，要她帶着遙兒到他爹那裡……」

韓威雲憤然道：「妳……怎可如此？遙兒是我的孫子，是我們韓家的人，怎麼可以給蕭越？」

他氣憤至極，又道：「蕭越盡到做丈夫、父親的責任了嗎？妳還是速將五娘追回來。」

韓玉華道：「爹，當初若不是你廢他武功令他出走，他怎會不盡父親的責任呢？」

「妳！」韓威雲不由語塞。

他氣得胸脯起伏不止。

久久，他才道：「好！好！好！是我將你們二人拆散的，可是蕭家與我們韓家是世仇。當初，妳就不應該對他生情，如今，妳看……以至於今天遭他遺棄！」

韓玉華聽到這裡，腦中嗡地一聲，只覺得父親的話句句敲擊在她的心上，使她那傷痕累累的心悸痛不已。

韓威雲見女兒久久不語，臉色蒼白，目中淚光瑩瑩，情知自己的話說得太重。

當下，韓威雲安慰道：「玉華，事已至此，妳我爭論亦無用，妳還是想開些吧！眼下爹重傷難癒，已無再戰之能力，徒有坐以待斃之身了……」

韓玉華仰臉盯着父親，他此刻已失去往日身爲武林第一人的風采，變得更加蒼老了。

韓玉華心頭不由一酸，道：「爹，你不要如此悲觀，想當年你苦心孤詣投身武當門下，苦等了三十年終成大事，今日受挫只是暫時的，本教尚有數十高手……」

韓威雲慨然長嘆一聲，道：「玉華，爲父苦捱了三十餘年，才換得一年的榮耀，眞正是有如做了一場夢，正到好時却醒了。」

他動了一下身子，又道：「爲父重傷在身，這些天來已想通了，名利只是過眼雲烟罷了，如今我只擔心『武林盟』不能放過這數百名屬下，若能救下這些忠心不二的部屬的性命，爲父寧願捨了這老朽之身，也在所不辭……」

「爹……」韓玉華心頭一驚，道：「『武林盟』是絕不會放過本教任何一人的，只從他們將本教各分壇部屬斬盡殺絕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爲人了。」

韓威雲沉吟片刻，道：「『武林盟』雖然自詡正義，然盟主江雲楓爲人陰險奸猾，暗中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勾當，却被那些趨炎附勢之輩捧爲俠義中人。」

韓威雲哼了一聲又道：「比起來，我『幽靈教』倒比他『武林盟』磊落得多了。」

韓威雲語鋒一轉，道：「江雲楓雖然不簡單，但爲父也不是省油的燈，我已安排了一切，『武林盟』絕對難以達到目的，我倒是擔心那姓蕭的這小子會有所表現。」

韓玉華心下一驚，玉首微頷，默默無語。

韓威雲目光在靈位上一掃，又落到韓玉華的身上，他緩緩道：「玉華，妳跪下！」

韓玉華一楞，目光一接觸到父親那威嚴的目光，身形不自禁地矮了下來。

韓威雲語聲凝重地道：「本教值此多難之秋，爲父又重傷難癒，已難再統率本教弟子。」

他目光盯着韓玉華，又道：「雖然妳是女流，但我韓家這份基業却又非傳給妳不可，故……」

韓玉華聽到這裡，驚聲截道：「爹，你……」

韓威雲揮手阻止女兒的話，語聲更爲凝重地道：「『幽靈教』第二代掌教韓威雲無力再擔掌教重任，特將教主之位傳給女兒韓玉華，望韓家列祖列宗保佑本教在玉華領導下興旺發達。」

他語鋒一轉，對着韓玉華道：「玉華，妳須記住，從今而後妳便是本教教主了，當率領衆位弟子將本教發揚光大才是，切忌不可爲私情所誤！」

說罷，他從靈位前拿過一只盒子。

他對着韓玉華道：「這是本教幾種最高武學，爲父愚鈍，只學得了『劫月寒刀』一種武學，希望妳能學成此藝，重振『幽靈教』。另外，裡面有本教三處機密之地的詳細所在及進入的方法及暗語，玉華，妳好自爲之吧！」

韓威雲說完，便把手中的盒子交給了女兒。

其實，韓威雲並不知道，他沒有學會「幽靈教」幾種絕藝的原因是什麼。

當年，「幽靈教」志在天下，教主韓文岳更是機變百出的一代梟雄，兒子韓威雲在幼時便給他送入武當門下習藝，以做將來舉事之內應，不想萬事俱備之時，才一發動

便爲「孤堡」蕭廷深所制，他本人也喪命於蕭廷深之手。

這時韓威雲尚未暴露其身份，眼見「幽靈敎」功敗垂成，他當機立斷留在武當。這樣，他從小便習得武當武功，武當武功乃走正道之路，講究循序漸進，年長日久功力愈高。

而韓家武功乃邪派武功，講求取捷徑，而忽視基礎，且又陰柔歹毒，與武當武功乃格格不入。

韓威雲並不知道這一點，當他武當武功頗有火候時，便習練家傳武功，那知習之非常艱難，畢竟他是一代宗師，終於給他習成了「劫月寒刀」之神功。

然而，他並未能將正邪兩種武功融滙貫通，故而被那神秘白衣人打成重傷後，便壓制不住「劫月寒刀」的寒毒，而一發不可收拾，終於落得傷重難治的下場。

韓玉華則不同，她自幼習練的是家傳武學，故而習練絕藝反比韓威雲容易了許多。

目下，韓玉華面對父親的重託，知道若不答應，「幽靈敎」必然從此烟消雲散，而自己畢竟從小在敎中長大，在父親的敎導下，耳濡目染，行事也是偏激。

她又經蕭越遺棄，自然內心中難以得到平衡，且「幽靈敎」正面臨滅頂之災，若不挑此重擔，敎中這數百弟兄豈不全要送命？

韓玉華想到此，銀牙一咬，接過了那只楠木盒子，小心地放入了懷中。

韓威雲嘴角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

他輕聲道：「玉華，妳這就去召集三大護法以及各位堂主，衆位兄弟在大殿等候。」

韓玉華轉身出了房間。

很快的，韓玉華便返回屋中，她對父親道：「爹，他們正在大殿上恭候你老人家呢！」

韓威雲微一點頭即隨韓玉華來到殿中。

只見衆人黑鴉鴉地站了一大片。

七大護法僅存的三人在衆人前面站立着。

韓威雲面對衆人，目光在場中掃視了一圈。

他輕咳了一聲，道：「各位兄弟，本敎目前面臨着嚴重的局面，想必各位對此心中都有底，本座也不想贅述，今日召集各位，是想宣佈一件事……」

他說到此處，語聲微頓，見衆人都斂聲靜氣地諦聽，便接着道：「本座自七星坪一戰受傷後，一直未能痊癒，而本敎又處境危急，值此之際，敎主之位須有合適的人來擔當。」

人羣聽到這兒，微微騷動了一陣。

韓威雲接道：「故本座決定，從今日起，『幽靈敎』敎主之位由小女玉華接掌，本敎大小事當由她做主，各位當衆志成城，輔佐小女將本敎發揚光大。」

說罷，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

三位護法率先道：「謹遵敎主之命，屬下等自當竭力盡職，一切聽從小姐的吩咐。」

他們的話音剛落，其餘的人立時同聲道：「屬下定當唯小姐馬首是瞻！」

韓威雲道：「很好，很好，明日凌晨，玉華便率各位從密道撤離總壇，保存實力，以爲將來計，老夫當率『失魂人』與『武林盟』之人一決死戰。」

「爹！你……」韓玉華驚叫道。

衆人也齊聲勸阻。

「敎主，萬萬不可！」

「敎主千金之軀，豈能涉險，有事應由屬下服其勞！」

韓威雲見此情景，將手一擺。

韓威雲道：「老夫心意已決，若不由老夫親自與敵相拚，『武林盟』必然不會輕易放過你們。老夫與『失魂人』抵抗『武林盟』，對方必定以爲本敎終被消滅，而不會再追殺你等。」

（未完‧十五）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五路雄師爲葉天王復仇，都來到五岔口，有盛北樓率領的「戰旗幫」，常斷腸率領的喪門堂殺手，合巹派的四位新娘子，披鎧甲的皇甫槍率着「皇甫軍團」，黑水窩「黑五義」后氏兄弟五人，他們未到翡翠城已在五岔口發生鉅變，合巹派已遭大變，喪門堂首腦常斷腸身死，皇甫槍遭暗算，偏將小諸葛要爲他復仇……

城上各據一方　地底悉心療傷

劍勢絕不遲鈍，且有駭人的劍氣。

劍招奇速。

劍氣奇銳。

颼颼颼颼颼一連五劍，先後以點、捺、劈、刺、割之勢反擊簡十悲。

簡十悲冷笑，身形起伏無定。

小諸葛五劍無功，簡十悲已欺身直上，左手五指箕張，抓向小諸葛咽喉。

小諸葛劍招雖快，不及簡十悲這一爪更快。

眼看簡十悲這一爪立時便可殺了這「無賴神劍」，豈料局勢在彈指間又生奇變。

小諸葛竟閃電般張口咬指！

一咬便咬住了簡十悲三根手指。

不但咬住，更一口把這三根手指咬斷下來！

衆皆驚呆不已，簡十悲更是難以置信，沒法子相信這是事實。

但事不離實。

他十指疼歸心，一下子給別人咬斷三根手指，絕對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簡十悲在狂嚎一聲後身形急退，他的手在顫動，身子也在顫動。

他怒聲嚎叫：「這算什麼武功？」

小諸葛一面揮劍，一面大哭：「這是他媽的無賴功，皇甫將軍，偏將小諸葛要爲你報仇雪恨了！」

他大哭並不是裝模作樣，而是眞的放聲大哭，哭得涕淚橫飛。

只是，他遲不哭早不哭，偏偏在這短兵相接，與强敵拚命時才哭得天崩地裂，未始不是奇哉怪也的事情。

他哭聲一起，皇甫大軍竟也有數十將士號哭起來！

數十將士一哭，尚算等閒。

這一哭之下，其餘兵將頓受感染，不旋踵間，再有逾百將士「大哭附和」！

霎時間，哭聲四起，小諸葛則一面大哭，一面狂揮大劍，怒劈已斷掉三根手指的簡十悲。

簡十悲又驚又怒，左閃右避，先機盡失。

「離魂四邪」其餘三師兄弟睹狀，早已紛紛出手參戰。

但盛北樓、黑五義后氏昆仲也不閒着，莫不搶先攔截迎戰。

然而，五岔口通往翡翠城大道上，卻又殺出黑壓壓一羣武者！

竟是東海黑幫殺手！

而且不是一幫，合共有三幫。

第一撥先衝殺而至的，是東海青面幫羣盜。

青面幫幫主「無上聖手」畢天聲

率領幫衆八十八人，掩殺而至。

第二撥武者，是「海濱雙凶」統領之「海角紅樓」殺手，人數逾百。

第三撥精銳之師，乃東海紫燐島之「三十六海煞」，由正副島主親自押陣。

紫燐島島主「鬼目老妖」屠悟非、副島主「鬼影秀士」柯羣星，坐在一輛開篷八頭馬車之上，指揮調度，極具大將之風。

三撥武者，都是「離魂四邪」之强援！

簡十悲精神大振，振臂叫道：「北邙好漢，東海羣雄，威震五湖四海！天下無敵！」

青面幫八十餘衆已殺至五岔口，聞言也跟着大叫：「北邙好漢，東海羣雄，威震五湖四海！」

近百人齊聲吶喊，聲威也自不弱。

但在此同時，皇甫大軍號哭之聲，亦更響亮。

千餘兵將，竟已達半數放聲大哭。

如此這般數百漢子狂聲號哭，聲勢更勁！也更駭人！

簡十悲也可算是老江湖了，他老奸巨猾，手段陰險過人，他先殺皇甫槍，尚可說是出其不意暗箭傷人，但其後以易容術僞裝殭屍老祖擊殺常斷腸，卻可算是「難能可貴」的傑作。

但忽然冒出一個小諸葛，竟咬斷他三根手指，更以哭聲挑起皇甫大軍之聲勢，如此「無賴神劍」，端的無賴兼神奇，使「離魂四邪」莫測高深，頗難對付。

但對簡十悲而言，更難對付的，竟是這偏將手中的粗大怪劍。

小諸葛越哭越勇猛，他雙手拿劍，劍勢倏地直上直下，彷如樵夫揮斧砍樹，但一眨眼間，竟又能以單手舞劍，劍招輕靈閃動，令人難以臆測路數。

簡十悲越戰越驚，心想：「這小子裝瘋賣傻，竟是劍道高手。」

心念未已，小諸葛突然把粗大怪劍甩手飛出，卻不是射向簡十悲，而是射向東北方十餘丈外。

「這劍不聽使喚，還是用拳頭爲皇甫將軍報仇雪恨罷！」

小諸葛抛掉粗大怪劍之後，哭聲倏止，改以拳招對付簡十悲。

簡十悲心中冷笑：「徒手相搏，豈會輸給這黃口小兒！」

冷不防一柄短刀，自小諸葛袖中射出，一刀沒入了他的眉心！

簡十悲陡地慘嘶：「好陰險的畜生……」

小諸葛接着拳如雨下，一連十八九拳轟向簡十悲胸腹。

簡十悲眉心中刀，大勢已去。

這十八九拳，乃是多餘。

小諸葛一面拳轟簡十悲，一面怒叫：「死老殭屍！我的確很陰險！比你這老廢物還更陰險惡毒千萬倍！我是個畜生！你這死老殭屍死老廢物，今天命中註定要死在我這個畜生的手下！」

大叫之餘，又再大哭！

皇甫大軍哭聲震天，瞬即有數十兵將直湧過來，在哭哭罵罵聲中利刃狂砍怒斷，把簡十悲斬殺得血肉模糊，屍身四分五裂！

但混戰絕未結束。

混戰方始展開。

簡十悲伏誅後，皇甫大軍軍心大振，有人高呼：「無賴神劍萬歲！」

小諸葛怒道：「他媽的，天下間只有皇帝老子，才會給人三呼萬歲，你莫不是瘋了？我是無賴的至尊，比九五之尊更高八九十級，你們懂不懂？」

立刻就有人懂了。

其中一個大叫：「無賴神劍十萬歲！」

另一個更機警，叫得更響亮更起勁：「無賴神劍百萬歲！千千萬萬歲！」

又有人在混亂中把四尺八寸長的無賴神劍找了回來，雙手交還給小諸葛。

小諸葛眉毛掀動，又再振臂揮劍，吼道：「敵人來了！咱們該當怎辦？」

皇甫大軍將士無不嘶叫和應：「砍他媽的王八腦袋瓜子！」

「來一個，砍一個，來十個，砍五雙！」

「殺敵十萬歲！」

「皇甫大軍百萬歲！千千萬萬歲！喲！」原來這人在大叫大嚷之際，背後給敵人斬了一刀！

殺聲四起！

小諸葛揮劍衝前，遇敵即殺，殺得劍刃血紅，眼也血紅。

盛北樓突然在他身邊閃現，厲聲叫道：「小兄弟！瞧你不像一號人物，不意竟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俺盛北樓要跟你交個朋友，你瞧怎樣？」

小諸葛哈哈一笑：「我是個無賴，配嗎？」

「這年頭，怪事層出不窮。」

「與交朋友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盛北樓一劍殺了東海中人，轉過臉再對小諸葛道：「這年頭的君子都是小人，無賴卻是他媽的英雄好漢！」

小諸葛轟聲喝采：「好！就憑你這兩句話，我就交你這個朋友！」

兩人陣上談笑相交，劍刃下殺着縱橫，當者披靡。

然而，敵勢强大。

敵勢宛似巨浪滔天，不許輕侮。

五岔口，天天都很平靜。

但今天，巨浪滔天。

血影也如巨浪，遮掩住每個人的眼睛。

＊　＊　＊

晚霞如血。

血戰終於結束，極慘烈極慘烈地結束。

五岔口，死屍堵塞住每一條路口。

沒有人再流血，沒有人再斷殺。

死人不會再流血，死人不會再斷殺。

對陣亡的戰士來說，今生已是過去，今生的命運已成定局。

倘有來生，來生再說。

若要說今生，請對活着的人去說。

目前，盛北樓還活着，但已時日無多。

他在激戰中斬殺無數强敵，他自己的武器早已在激戰中丟掉。然後，他又奪取敵人的利刃兵器，繼續瘋狂地去斬殺其他敵人。

在這一場鏖戰中，他「更換」了五種兵器，而他最後的兵器，卻是一條血淋淋的手臂。

這手臂很粗壯，很堅實。

但卻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大血戰之中，這一條又粗壯又堅實的手臂，給利刃砍了下來。

然後，又在混戰之中，盛北樓仆跌在泥濘與鮮血混和的土地上，隨手一抓，就抓住這條手臂作爲武器。

他抓住這斷臂擊向敵人的臉！

這一擊，是拚命的肉搏，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追殺盛北樓的，是「海濱雙凶」之一的「沉香天魔」海不枯。

海不枯以「沉香骷髏刀」，一口氣向盛北樓狂攻一百三十七刀，終於震碎了盛北樓手中的大鐵斧。

盛北樓退無可退，脚底下一個跟蹌，「叭」聲倒下。

海不枯大佔上風，刀勢更兇更急。

眼看盛北樓再無餘力招架，忽爾他的右臂竟能暴伸數尺，一爪便抓向海不枯的臉龐。

海不枯萬萬料不到仆倒在地上的盛北樓，竟然還能「右臂暴伸」！

這是什麼武功？

海不枯看不清楚，他只是在意想不到情況下中了一爪！

但那並不是盛北樓的爪。

那是一條斷臂的爪。

這一爪，竟深深插入了海不枯的頭骨、眼珠，甚至一直插入至他的腦髓。

海不枯立刻就死了。

但盛北樓也已渾身傷痕纍纍，全身上下大大小小血痕不下三十處。

他拚盡了最後一口氣，擊殺了海不枯。

那是「海濱雙凶」之一。

他知道，比海不枯更恐怖更兇殘的，是「海角妖王」巴鼎戈。

但他再也沒有力氣站起來，更遑論去找巴鼎戈，跟這恐怖兇殘的妖人拚命。

他在想：「要是能夠把巴鼎戈也殺了，縱然戰死於五岔口，夫復何憾？」

但他再也沒有力氣可以做這件事，他只能等待死神的降臨。

他是個戰士，戰士的光榮是戰勝，但也可以是陣亡。

戰勝的戰士，是一種光榮。

陣亡的戰士，又是另一種光榮。

就在他想闔起眼睛，讓心臟漸漸停止跳動的時候，他卻又看見了另一張臉。

一張極度猙獰、極度可怖的臉。

這張臉，滿是血汚，左邊的眼球似將甩掉下來……

那是巴鼎戈的臉！

是「海角妖王」！

盛北樓很想殺了他，但力有不逮。

卻沒料到，巴鼎戈的臉，仍然在他嚥氣之前出現！

但盛北樓沒有震驚，因爲巴鼎戈的臉，並沒有連在他的身體上。

這可怖的「海角妖王」巴鼎戈，他的腦袋已和身體離開了，而且給一個人當作是夜壺般提來提去……

「小諸葛……幹得好！」盛北樓大笑。

但他的大笑，卻只笑了一下，便再也發不出半點聲音。

他的嘴雖然張大，但所發出的並不是笑聲，而是虛弱的氣息。

他看見了小諸葛。

小諸葛已砍掉了巴鼎戈的腦袋，而且把這顆腦袋放在盛北樓的胸膛上。

盛北樓本來已經要斷氣了，但巴鼎戈的臉，令他激發起多活片刻的能力。

他笑笑，勉强地笑。

「這裏是五岔口嗎？」盛北樓問。

小諸葛搖搖頭：「不！這裏已不再是五岔口，咱們這一戰，越打越遠，如今相距五岔口最少已有三里。」

盛北樓乾澀地繼續在笑：「打得好！殺得過癮……小諸葛……你是一個很……很好的戰將……」

小諸葛道：「但還是比不上盛幫主。」

盛北樓道：「『海濱雙凶』分別死在咱們手底下，就憑這一點戰

續，已有足夠的面子，去見……翡翠天王……」

小諸葛點點頭：「不錯，咱們一起去謁見葉城主吧！」

他伸出了血漬斑斑的手，緊握着盛北樓的手。

盛北樓的手，比小諸葛的手更可怕。

他的手有三道傷口，每一邊傷口都深可見骨。

血仍汩汩地在流，那些潰爛的皮肉，看來就像是魔鬼咀嚼過一般恐怖。

他又再笑笑：「葉天王是永不言敗的戰神，他……他是天上諸神的化身……但盛某不中用……再也見不着他了，小兄弟……戰旗幫幫主這個擔子，就交托給你吧……」

他的手在顫抖，猛烈地抖動着，但一雙垂死的眼神，反而顯得十分堅定。

小諸葛沉默下來。

盛北樓自腰間取出一面玉旗，玉旗上鐫刻着兩行字：「戰將出生入死何足懼，旗令翻天覆地我武揚。」

「以後，你便是戰旗幫幫主……你要重振幫威，千萬不可……不可……」

盛北樓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未死，他仍然瞪視着小諸葛。

小諸葛接過玉旗令牌，咬在口中，然後用力點頭。

盛北樓再笑，但笑而無聲。

此地已非五岔口。

連綿不斷的追追殺殺，越打越遠。

在五岔口三里外，在更接近翡翠城的泥土上，戰旗幫幫主盛北樓終於流乾了血，耗盡了畢生精氣，含笑而歿。

小諸葛仍然緊握着他的手。

晚霞漸漸在夜幕下消褪，一絲一縷地消褪。

天邊再無血色，和盛北樓冰冷的臉龐一模一樣……

* * *

夜風漸冷，翡翠城原本是個熱鬧的地方，但經歷過一場鉅變後，這座名城彷彿給冷風吹得冰冷起來。

演武場上冷冷冰冰。

曾經堆積如山的屍體雖已被移走，但濃濃的血漬似乎沒有乾透。

明珠殿上，也同樣冷冷冰冰。

一切無復當時景象。

但這些局面，並不穩定。無數人在顫慄中度日，深恐葉璧天隨時捲土重來。

也有無數人在沉默中咬緊牙關，忍受着痛苦和恥辱的煎熬，而這些人，卻天天渴望翡翠城主再度君臨天下，扭轉乾坤。

這是翡翠城地面上的衆生相。

在地底下，卻又另有天地。

另一個完全不爲外人知曉的神秘天地。

* * *

地底下，地道縱橫交錯，誰若在裏面迷途，非死不可。

以至强悍如「無敵獅王」鍾海嘯，明知葉璧天躲藏入地下城中，始終未曾貿然闖至。

葉璧天，這個名震天下的翡翠天王，此刻到底怎樣了？

答案是令人惆悵的，無奈的。

他躺在煉丹爐側，臉色惡劣，動也不動。

不是不想動，只是不能動。

在他旁邊，蹲着一個怪人。他左邊太陽穴插着的犀角折扇，不時在顫動着。

折扇顫動，代表着主人心境煩躁，很不高興。

一連三天，高興一直不高興。

鐵艷初帶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是葉璧天，女的是斧霸琴琬，都是死了九成九的人。

死了九成九的人，十居其九都會一死了事。

但高興在「玩命大比拚」中，輸了給鐵艷初。

儘管口裏死不認輸，但他心中有數，知道自己確是輸了給對方。

贏贏輸輸之事，有人一笑置之，但也有人耿耿於懷，甚至是如喪考妣。

高興並不是後者那一類人。

他比後者那一類人更厲害。

賭博輸了，如喪考妣，已經很過份。

但還不及高興那末過份。

高興是賭徒，凡事都喜歡賭上一賭。

他贏了，高高興興，這是不必細表的。

但他若輸了，恐怕就算一連死了八百個爹娘，也及不上輸掉之後的心情那麼惡劣。

贏是天公地道。

輸是天愁地慘！慘無人道！慘不堪言！

他在太陽穴上插着一把犀角折扇，就是輸了賭博之後，忿而一插洩憤的後果。

高興是個賭徒，一個可以贏、但絕不能輸的賭徒。

但在三天之前，他輸給了鐵艷初。

他輸了，因爲輸了而生氣。

但生氣歸生氣，他必須救人。

但這一男一女的傷勢非比尋常，說他倆死了九成九，只怕也是過份樂觀了。

然而，高興是神醫中的神醫，只要他肯插手，這兩人便死不了。

可是，三天後，高興沉着臉對鐵艷初說道：「男的一個，死定了，女的一個，也許還有點機會。」

鐵艷初跳了起來，臉色漲紅：「不！你答應過的，你答應過一定可以把他們都救活過來！」

高興怒道：「答應過又怎樣？那只不過是我老人家一時糊塗，胡言亂語！」

鐵艷初更怒：「放屁！你是神醫中的神醫！這句話也是你說的！」

「我喜歡在嘴裏放屁，那些屁言屁話，只有你這樣的臭屁蟲才會信以爲眞！」

「你可以在嘴裏放屁，用屁股來吃飯，但這兩個人，不能不救！」

「他媽的！這男的已經差不多是個死人，就算是大羅金仙降世，也救不了！」高興重重地「哼」一聲，「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有『地獄之火』！」

「地獄之火？那……那是什麼東西？」

「你不會明白！你只懂得一頭撞向石壁！你是個蠢材，比豬還蠢千倍萬倍！」高興又冒火起來，他又叫又跳，有如瘋子。

「好！就算是我不明白，但我求求你，求求你告訴我這個蠢材：地獄之火是什麼樣的東西？要怎樣才能找到地獄之火？」

艷初跪了下來，向高興又跪又叩頭。

但高興卻背對着他，怒道：「男兒膝下有黃金，你不怕丟盡天下所有男人的臉嗎？」

艷初不斷叩頭，不斷跪拜：「我不是大好男兒！我只是蠢材！我是一條雜種狗！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你老人家行行好，把葉城主的性命救回來！」

高興仍然背對着他：「葉璧天又不是你的老子，你活你的，他死他的，又干你什麼屁事！」

艷初嘶聲道：「你老人家說得對！葉璧天是死是活，的確跟我沒有半點關係。但我偏偏喜歡爲了一個跟自己無關痛癢的人跪地哭求，這又干你什麼屁事了？有種的，你老人家大可以坐視不理！但我還是我行我素，你一天不說出地獄之火的秘密，我便一直跪拜下去！」

高興儍住了。

他從沒見過這樣的人，從沒聽過這樣的話。

今天，算是大開眼界。

縱使高興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似乎也得心軟下來吧？

但艷初古怪，高興更古怪。

他回過頭，兩眼盯着艷初的臉，道：「你可以跪，可以叩拜，但我看不見你這個人，也聽不見你說的話，因爲我老人家不高興，大大的不高興！」

就在這時候，那個冷艷的女子突然悄悄出現。

她是誰？

艷初不知道，他只知道，三天前若不是她突然出現，他和葉城主、琴琬三人，恐怕直至現在仍然被困在縱橫交錯的地道裏。

這女子是天香國色。

她的美艷，竟連琴琬都比不上！

這三天以來，艷初不斷地在想：「她是誰？」但一直想不出答案。

但到了此刻，他突然省悟了。

他不再叩頭。

他雖然還跪在冰冷的石磚上，但卻抬起了臉，呆楞楞地凝視着這神秘冷艷的麗人。

他終於明白了。

她是葉天王的女人。她是他的雪蝶，輕功冠絕武林的「千里蝴蝶」！

一定是她！除了她，絕不可能會是別的女子！

這一次，艷初猜對了。

她是雪蝶，曾經是武林中輕功最出色的「千里蝴蝶」！

她喜歡飛翔在名山大川之上，足下輕功快如烟，去不留塵。

她就像仙子般美麗，高貴。

她的臉容，看來一片淡靜，她有足以令人爲之驚艷失態的美麗輪廓。

雖沒有塗抹分毫脂粉，卻是眞正的人間絕色。

鐵艷初仰視着她的臉龐、她的粉頸、她的柔荑、她的足踝。

他失魂落魄，目瞪口呆，但並沒有泛起絲毫淫邪之念。

他忽然又明白了另一件事。

一件他以前從沒想過的事。

但此刻，他明白了。

他明白了在這世間上，除了葉璧天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男人能配得上「千里蝴蝶」。

別的男人不能，他也不能。

上天下地，唯有葉璧天配得上她！

可是，葉璧天卻已命懸一髮，連神醫中的神醫，都認爲他必死無疑。

除非有「地獄之火」！

但地獄之火在那裏？又有誰能把地獄之火帶到這暗無天日的地底世界？

艷初願意去找地獄之火，但高興不理睬他。

艷初不知道眞正原因……到了很久很久以後，他才能明白過來……

這時候，他只是聽見雪蝶用平靜的聲音，對高興說道：「我知道

地獄之火在哪裏……」

高興道：「知道又怎樣？等妳把地獄之火帶回來，妳的葉郎已經死了。」

雪蝶道：「但你是鬼醫。」

高興陡地大力搖頭，插在左邊太陽穴的犀角折扇似已快將給他拋脫開去。

「我是神醫中的神醫！我不是鬼醫！」

「你是鬼醫！你來自地獄！你是鬼！不是神！」

「胡說！地獄裏的事，地獄裏的人，跟我完全沒有任何淵源！」

高興這一次並不是生氣，而是震驚。

他有說不出的震驚，有說不出的惶恐。

鐵艷初瞧在眼裏，不禁怔住，他心裏在想：「千里蝴蝶怎麼了？這怪異的胖子又怎麼了？」

他也在一片混亂，一片驚訝之中。

倒是雪蝶，她神情鎮定，每句話都穩定而有力，她道：「你要証明自己是神醫中的神醫，就必須使出你的看家本領——神針逆脈保命大法！」

高興更震驚了，沒想到，雪蝶竟能說出「神針逆脈保命大法」這八個字來。

他這一次的震驚，可說是非比尋常。

他突然全身顫抖，一張胖胖的怪臉變得又灰又白，黃豆般大小的汗珠，自他額上汩汩地直淌下來。

他的兩條腿，更是再也不聽使喚，突然「噗」的一聲，也像鐵艷初一般跪了下來。

就在他跪下的時候，他左邊太陽穴上插着的犀角折扇，有三個繩頭般大小的篆字，映入鐵艷初的瞳孔裏。

這三個細小的篆字，鐵艷初是早已察覺到的，但一直以來，都沒法子瞧得眞切，只是隱約知道，最後一個字，是筆劃最少的「門」字。

但上面那兩個字，他始終瞧不出來。

直到此刻，鐵艷初終於清楚地瞧見了。

前面兩個所鐫刻着的字中赫然是——地獄！

地獄！

地獄門！

* * *

地獄門！

地獄之火！

一把鐫刻上「地獄門」三個字的犀角折扇！

高興是什麼人？是神醫中的神醫？還是鬼醫？

是神醫中神醫又怎樣？是鬼醫又怎樣？

這怪異的胖老人，是否跟地獄門有着某種神秘曖昧的關係？

雪蝶走了。

她臨走前，用冷冰冰的語氣告訴高興：「我把葉郎的性命，交付到你老人家的手裏，在我回來之前，你可以死，他一定要活着，你明白不明白？」

高興臉如土色，但他點頭。

他竟已渾身濕透，全身浸淫在冷汗之中。

艷初明白了，他不是神醫中的神醫，他是鬼醫。

來自地獄門的鬼醫！

* * *

日子一天一天的溜走，刮在臉上的風一天比一天冷。

冷冷的風，帶來北地肅殺的氣味。

北地有强豪。

不是一族强豪，而是羣豪併立，既互相扶持，也互相尅制，以至互相殺戮。

殺戮後的腥風，凜冽地吹過崇山峻嶺，怒江大川。

沒有雷行電閃，卻隱隱四處都是風聲鶴唳。

雁早已驚飛，以「人」字形匆匆遠離北地。

空中再也沒有飛雁，只有灰灰薄薄的雲層，宛若幽靈般在草原上飄動。

這草原，本是走獸出沒之地，但今天，似乎只有單調的蟲鳴在叫喊，而且叫喊得虛弱乏力。

已是深秋了，連蟬也早已「寒」得發不出仲夏時的蟬聲，至今仍在叫喊着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不知死活的蠢蟲。

方圓十里，甚或十里之外，幾乎似已陷入了死寂般的世界。

只有肅殺冰冷的風，不斷在吹，而且越吹越是凜冽强勁。

已是正午時分，但沒有陽光的正午，看來跟暮色四合時的景象，不相上下。

草原之東，突有異動。

不是稍有異動，而是大有異動。

在草原中央，有一棵枯樹，多年的老樹。

老樹盤根。

老樹確然根深蒂固。

但老樹還是老死了。

不但老樹老死，曾經攀纏在老樹樹幹、樹椏上的青藤，也早已隨着老樹的枯死而枯死。

莫問根由。

一切只看今天。

* * *

今天，對君子婦來說，絕對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君子婦不是一個男人，也不是一個女人。

更不是一個陰陽人。

正確一點來形容，應該是兩個人。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而且一個是君子，另一個是潑婦，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潑婦。

君子的身體，三十年來一直連結着潑婦的身體。

君子三十歲，潑婦也三十歲。

沒有人知道，這兩人究竟是兄妹，還是姊弟。

就連把這對連體嬰生下來的娘親都不知道。

接生的穩婆，是世間上唯一知道這秘密的人。

這穩婆接生經驗十分豐富，連判斷腹中嬰兒是男是女的估計，往往都很準確。

那一晚，產婦臨盆了。

產婦的丈夫曾問穩婆：「是男是女？」

穩婆一則存心賣弄本領，二則存心討好孩子的父親，當下笑吟吟回答：「亦男亦女。」

孩子的父親臉色倏變：「他娘的，這豈不是陰陽人嗎？」

穩婆搖搖頭，笑道：「怎會這樣？恭喜老爺，夫人將會產下龍鳳胎，男女各一。」

孩子的父親大喜，忙道：「這可妙極了！」

不久，嬰兒呱呱落地，哭聲震天價响，而且此起彼落。

老爺滿心歡喜，聽房子裏嬰兒的哭聲，果然不止是一把嗓子，準是孿生胎，要是穩婆推算不錯的話，一舉而索得男女各一，既弄璋亦弄瓦，也可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老實說，這穩婆的確很有兩下子。

她早已看準，產婦懷的是孿生胎，而且果然是一男一女。

可是，她卻未曾料到，這一對龍鳳胎，竟然是連體嬰兒。

男的五官整齊，四肢健全。

女的也是一樣。

但這一對可憐的孩子，卻是連體雙生，背部互相生長連結在一起，永不分開！

老爺初時滿心歡喜，但在獲悉眞相之後，他又驚又怒，竟爾狂性大發。

穩婆首當其衝，身中十餘掌，腑肺經脈盡碎而亡。

這連帶夫人，也被視爲不祥之物，竟被投井而死。

常言有道：「虎毒不食兒。」

但這兇性大發的父親，早已喪失了人性。

他抓起屠刀，目露殺機，竟欲狠下了心腸，一刀便向這對嬰兒身上疾劈下去，幸虧沒劈下！

不然的話，武林中以後也不會出現君子婦那樣奇特可怖兼而有之的人物……

* * *

老樹已老死，大地上也似是了無生氣。

君子婦，衣飾燦爛，陣勢皇然。

他倆是坐轎而來的。

轎極大，由八個精壯漢子抬動。

轎前有百人。

轎後九百餘，總數逾千。

全是錦衣戰士，或是身披彩袍，神態兇悍之武將。

當中更有數十女子，臂繫金環，露臍赤足，媚態妖嬈之極。

這一簇詭異男女，盤踞老樹東方，人數雖多，竟能保持高度沉靜，毫無雜聲充斥。

這是武林中一支可怖的軍旅——同根盟。

盟主有二。

一是君子，另一是婦。

君子婦。

但這兩人，本來就是一而爲二，二而爲一的。

既難分彼此，也是怎分彼此。

撇開君子婦是連體人不談，平情而論，這對男女，長相絕不差勁。

君子，眼神清澈，相貌堂堂。

婦，艷色出衆，皓齒黛眉，堪稱佳人。

這一君子，這一婦，若非造物弄人，一輩子都被逼背對背纏結在一起，他倆的命運，也就不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千年以前，曾有占卜名師批註：「中原武林，氣數更易，每三百載，必出連體人物，浩劫蒼生。」

果然，距今六百年前及三百年前，均有連體異人，或兩男連體，或兩女並生，在武林中翻雲覆雨，動亂天下。

乃至今天，又有君子婦迅速崛起，同根盟勢力擴展之急劇，使北地武林形勢更見兇險，更見混亂。

君子婦。

這「二人」永遠背對而立。

不但背對而立，也背對而坐，乃至背對而臥。

不便之處，自然是不便到了極點。

但親切之處，卻也親切得無以復加。

然而，當中還有一些比外表更怪異的事情……

君子，也許是世間最罕見的一位君子。

他是武者，但絕少動手傷人或殺人。

君子動口不動手。

他絕少動手。

除非不得已，除非是婦逼使他。

但君子是可悲的，他若非與他唯一的姊妹連體，婦逼他，他還可以逃，可以躲到她找不到的地方去。

但他是他唯一姊妹的連體人。

縱使他有他的一個腦袋，他有他自己的一顆心，但他的身體，永遠都得跟婦連結。

婦逼他，他若不從，婦必再逼之、埋怨之、慫恿之、怒斥之……

雖然她永不會攻擊君子的肉體，但卻能殘酷地攻擊君子的心。

君子可以欺其方。

於是，君子漸漸迷失了君子的本性。

這是君子的悲哀，也是婦的陰險狠毒。

由婦所統率的戰士，每一個人都必須對同根盟忠心，每一個人都絕不容許在戰陣上稍有半點遲疑。

違令者，不但必死，而且必將在死前飽受酷刑。

在這一次行動中，一個武士哭喪着臉向君子求情。

他只向君子求情，是因爲只有君子才有機會允許他的請求。

這武士事母至孝，但母多病，他爲求金銀財帛購買貴重藥材治母，毅然把自己的性命賣給了君子婦，成爲同根盟的金腰帶武士。

但在這一次行動出發前夕，這武士的娘親恰巧撒手塵寰，他必須趕回去辦理娘親身後事。

他只有這麼一個娘親，再無別的親人。

他娘親也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但他苦苦哀求君子，君子只是寒着臉，不置一詞。

君子婦是很詭異的，當君子面對着某人的時候，婦便背對某人。

永不例外。

除非是側身而坐，側身而視，否則，君子看見的，婦看不見；反之，婦看見的，君子也同樣看不見。

武士苦苦哀求，匍匐在地上不斷叩頭。

等到他再抬起頭的時候，他看見的臉並不是君子，而是婦。

婦對他說道：「你可以回去，三個月後再回來。」

武士驚呆不已，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匆匆地走了。

他一面走，還一面擔心婦出爾反爾，在半途派人殺了他。

但婦沒有留難他，眞的放他回去。

武士離去後，君子衷心感謝他的姊妹：「我欠妳一個人情。」

婦冷冷道：「你知道便好。」

君子道：「妳要的宮本，我會把他弄回來。」

婦道：「你要的賤丫頭，明天也決逃不出我掌心！」

君子似是一笑。

但他的笑，有太多憂鬱，太多解不開的結。

他是君子，雖然漸漸變得兇暴、不近人情，但他仍然有一顆君子的心。

一顆罕見之極，世上絕無僅有的君子之心。

半空雲層飛動，大地蹄聲驟響。

蹄聲單調，並不洶湧，更不是鋪天蓋地，黃烟滾滾而來。

只是一匹馬，一個人。

馬是好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伯樂評馬，主張「除三羸、五駑。」

大頭小頸，一羸也。
弱脊大腹，二羸也。
小頸大蹄，三羸也。
此外——
大頭緩耳，是爲一駑。
長頸不折，是爲二駑。
短上長下，是爲三駑。
大胳短脅，是爲四駑。
淺胯薄髀，是爲五駑。

伯樂認爲，馬頭是王，要方。

馬目是相，宜明。馬脊是將，要強。馬腹是城廓，要張。

古代相馬，凡駿馬者，必鼻大、眼大。

馬鼻大，馬肺必大。
馬眼大，馬心必大。
只有肺大心大之馬，始有馳騁千里之力，追風逐電之威。

夫馬者，必須長至六尺，始能稱馬。

小馬謂之「駣」。

而超過六尺之馬，則另有別稱。

七尺以上稱爲「騋」。
八尺以上叫「駥」。
長於八尺五寸者，謂曰「龍馬」！

* * *

自北地徐徐而來的，正是一匹罕見的「龍馬」！

龍馬自北地遠方而來，但仍精神奕奕。

此馬耳如劈竹，眼若懸鈴，汗溝極深。

其馬膝更如一團麴。

如此良馬，必然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

好一匹千里馬。

馬，萬中無一，鞍上騎士，卻又如何？

鞍上人，曾是戰場上的猛將。

他十五歲已上戰場。那時候，他的身軀還很細小，但卻有驚人的膂力。

他用的刀，連刀柄帶刀刃，比他整個人還要長了一尺。

他的父親也是武將。

他父親這樣敎導他：「上陣殺敵，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只要衝入敵陣，用自己的身體和刀一起衝殺，一起撲入敵人的胸膛，用刀砍掉他的腦袋，這就是戰爭！」

他是天生下來的武士。

他父親亦然。

只是，當年他父子倆的戰場，並不在中原，而是遠在東方大海上的扶桑島國。

他是江戶最兇猛的武將，也是宮本家唯一後人。

宮本千軍。

* * *

十五年前，宮本千軍初次爲宮本軍披甲上陣，大破敵陣於十彌川畔的大草原，他斬敵軍三十二人，險死還生回營。

十五年後，宮本軍早已潰敗，千軍之父宮本烏塚仰藥自盡，並囑令千軍遠離京都，休生報仇雪恨之念。

但千軍不從。

兩年後，宮本千軍糾結三大豪族戰士，並暗中聯絡京都城外數百浪人，部署數支兵力，夤夜突襲仇家駐守之若方寺。

若方寺本是名刹，但戰禍連連下，終被無情戰火殃及，一夜之間火光熊熊，化爲灰燼。

那是一場激烈的戰事。

宮本千軍身先士卒，在敵軍尚未來得及佈陣之前，率先闖入敵陣，把敵軍最勇猛的大將五十嵐政德攔腰一刀劈爲兩段。

血腥戰幔隨即展開。

五十嵐政德雖死，但兵力遠遜對手，這一戰斷殺起來，一時間誰也佔不到明顯的便宜。

敵陣中，更有伊賀派高手押陣，其中最厲害的，是有「鬼手快刀」之稱的昭田右衞門。

昭田右衞門擅使雙刀，左刀長四尺三寸，右刀長一尺八寸，一長一短，刀勢亦剛亦柔，在伊賀派中，被譽爲第一高手。

右衞門早有挑戰千軍之意，這一仗狹路相逢，終於得償夙願，兩大高手在若方寺內，熊熊烈火之間展開了一幕捨死忘生的大決鬥。

這一戰，關係重大。

無論那一方主將先倒下來，都足以影響雙方戰士之士氣。

宮本千軍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他知道，兩年前，宮本軍慘敗，其父宮本烏塚被逼服毒自殺，昭田右衞門在敵軍之中，功績最大。

不殺右衞門，等於未曾爲父報仇，未曾爲早已潰敗的宮本軍上上下下戰士雪恥。

仇，不可不報。

恥，必須伸雪。

這是戰將的守則！更尤其是像宮本千軍那種戰將最重要的守則。

千軍是勇猛的，但右衙門也不好惹。

兩大高手，三把寒芒閃爍的利刀，在人馬雜踏，烽火連天的險地上展開殊死火併。

兩人都殺紅了眼。

最後，總得有一個人倒下去。

倒下去的是昭田右衞門。

兩人且戰且走，由平地激烈斷殺，一直殺上寺院上層。

寺院上層，已被大火包圍。

下層各處，也是一片火海。

結果是昭田右衞門刺傷了宮本千軍，但卻給宮本千軍的長刀逼跌，整個人由寺院上層，一直掉落到寺院下層火海裏。

敢情瞬即已被烈火燒成焦炭。

但宮本千軍也不好過，他左肩中刀、小腹也中刀、全身骨骼似已在烈火煎熬下四分五裂。

若不是給兩個浪人捨命撲入火場相救，宮本千軍已再無逃生的力量。

昭田右衞門給火海捲噬的消息，很快就傳遍到每一個戰士的耳朶。

宮本千軍雪恥之戰，終於成功，但那是慘勝！

戰場上，兩陣交鋒，往往沒有眞正的贏輸。

打敗仗的固然是慘敗，打勝仗的若然只是慘勝，所換來的結果又與慘敗一方有何分別？

而這戰果，對久歷戰陣的宮本千軍來說，絕對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翌日，宮本千軍扶傷檢視戰場情況。

寺中有一石室。

石室牢固，雖在大火之中，並未受到波及。

一豪族探子來報，說石室中有一女子，她要切腹。

但在切腹前，她要求謁見宮本千軍。

當宮本千軍知道這女子是誰的時候，他連想也不想，立刻便趕去。

* * *

石室四四方方，中間鋪着四塊四四方方雪雪白白乾乾淨淨的布墊。

布墊上跪着一個女子。

她的臉又白又嫩，在這斗室之中，看來仍然像是深山幽谷裏默默綻開着的百合花。

她不但美，而且性情溫柔，舉止斯文大方。

在石室外柔和光線透射下，她的臉泛着一層瑩白潤麗的光澤，更添嬌艷。

但在嬌艷的女子跟前，放着了兩把刀。

一望而知，這是用來切腹的利刃。

在戰陣上的宮本千軍，他的眼神永遠有如鷹隼般銳利，豺狠虎豹般冷厲。

但當他進入石室，看見這女子嬌艷柔麗臉龐的時候，他的眼神完全變了。

他的眼神變得充滿關注，滿是憐惜……

當時，他遠在東瀛島國，他絕不曉得，在漢人之地的中原，也有一位蓋世豪傑，當他目注着他所關注的女人的時候，他的眼神，也和他一般無疑。

都是充滿關注，滿是憐惜。（那豪傑，正是多情的風流城主葉璧天、惜玉天王、葉憐香。）

「百合子！」千軍在叫喚。

這兩年以來，他朝夕不忘整頓軍旅爲父雪耻，過份的勞碌使他消瘦了，連眼窩也有點深陷，而且經常給人一種帶着幾分睏倦之意。

但他的骨骼仍然壯大。

他在睏倦中仍不時的在眸子中閃出精悍犀利的銳光。

只是，此刻他眼中只有說不盡的憐惜，說不盡的憂慮。

但從不憂慮自己。

放眼天下，他最不關心，最不憂慮的人，就是他自己！

但百合子，卻是他一生之中，除了父母之外，唯一最重視的女子。

沒有百合子，他生命中只有戰爭，只有血肉的翻滾，無情絕命的斷殺。

但百合子卻在宮本千軍生命中最需要異性協調的時候出現。

百合子的出現，也同樣無聲。

她美麗，她尊貴，她是京官的女兒。

但她父親並不是一個得意的京官，爲了十兩黃金，和一些謠言，他命令女兒和宮本千軍斷絕來往，而且把她嫁給了另一個武士——昭田右衛門。

昭田沒有嫌棄百合子。

他迎娶她，而且常對下屬、兄弟、朋友狂笑着說：「娶一個啞巴爲妻，樂得耳根清靜。」

百合子是個無聲女孩。

她自出娘胎，除了「啞啞」聲之外，她嘴裏不會發出過別的音響。

但這缺陷，無損她的絕世芳容。

而且，她在褪掉衣裳之後，她的身體更能令普天下所有男人的眼神爲之發亮。

她有嫩白的肌膚，而且乳房的膚色比臉龐更晰白。

昭田右衛門是個慾海壯男。

她能令他每天都衝動，令他的慾念無窮無盡地天天燃燒下去。

但昭田右衛門知道，他永遠只能得到她的肉體。

雖然，她已成爲了昭田的妻子，但她的心，早已在無聲無息之中，交給了另一個男人。

宮本千軍！

昭田右衛門是知道的。

正因爲知道，他心中充滿嫉妒和憤怒。

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深愛百合子，雖然，他經常在別人面前，把自己的啞巴妻子，當作嘲笑的對象。

有人認爲他太過份。

事實上，他表面上的做作，實在過份。

他在言詞中，毫不尊重百合子。

甚至在夫婦交合的時候，他也沒有把她當作是人！

既不是人，甚至連野獸也不如。

他用盡了種種殘酷的方法，虐待百合子！

但他每一次完事之後，都把自己關閉在暗無天日的地窖裏。

他嘶叫、狂哭、抓破身上所有衣服，甚至是撕裂身上的肌膚。

每一次都這樣！

每一次都血淋淋！

他從痛苦中麻醉自己，他知道這絕對不是一個好辦法，但他卻想不出別的辦法，去平衡內心的嫉妒和痛苦。

他並不痛恨百合子。

雖然他一直都在折磨百合子的肉體，但他是深愛她的。

上天下地，再也沒有人比百合子更重要。

但她的一顆心，並不在他身邊。

她的心早已屬於宮本千軍！那個可惡的宮本家後人！

昭田右衛門決定要對付宮本軍！

要殲滅宮本軍，首先要殺烏塚！

由於戰場上形勢的分佈，宮本父子各守一方。

這是殺鬼塚的大好良機！

昭田右衛門處心積慮擺佈戰局，他要先殺烏塚，然後才殺千軍！

這是最兇狠的手段！

他已攫取了宮本千軍最心愛的女人百合子！

這已經是足以燎原的仇狠之火！

但宮本千軍還沒有找他算帳，他卻已更進一步，要徹底打擊宮本家！

（未完・四）

上文提要：永福鏢局總鏢頭王重銘被蕭逸飛救下，皇甫一香問他所保何鏢，鏢頭並不知道，岳秦嶺建議先離開危險地，但仍被「金沙幫」「鐵船幫」「飛舟幫」圍截……他們抵達江夏找到沈百福，交了差後總鏢頭返回鏢局，蕭逸飛與皇甫一香要去遊覽黃鶴樓，岳秦嶺亦要一同前往，岳秦嶺因妬忌小師妹與蕭逸飛相好，面對美景却與蕭逸飛唇槍舌戰……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老謀深算馬失蹄　身困險境得救援

「哦？有點意思，老夫今年便試試。」

皇甫雪完全不提那三位客人之事，蕭逸飛也不問，四人邊吃邊聊，把那六七個菜吃得杯碟朝天方住手。「痛快，痛快！丫頭，泡一壺濃茶來解解膩。」

皇甫一香收拾好殘羹碗碟，泡上一壺茶，皇甫雪喝了兩杯，又聊了一陣，他興緻很高，抽出掛在牆上的劍來，在院子裡揮舞起來。

岳秦嶺和蕭逸飛不約而同地瞪大眼睛不敢放過一招一式，果然雄風猶在，長劍矯若游龍，出手時有時風聲大作，有時又悄然沒聲，但速度絲毫不慢。

皇甫雪舞畢回座，嘆道：「老了，出手不如以前快捷，蕭老弟，你也是使劍的，表演一下。」

「晚輩敢不從命？只是技藝低拙，難入行家法眼，尚請前輩多多指教。」蕭逸飛取劍下院子，先行了一禮，然後展盡平日本領，在月色下揮舞起來，揮至急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稍慢時，又似銀河落九天，氣勢磅礴，而且招式刁鑽辛辣，只看得皇甫雪不斷點頭。

蕭逸飛舞畢回座，皇甫雪道：「你明天可表演你之厨藝。」言下之意要留客。

蕭逸飛又驚又喜，又有受寵若驚之感，道：「尚望前輩指教！」

皇甫雪道：「待老夫今晚琢磨琢磨，明天再與你研究，今夜到此爲止，明天再說。」

那一夜，蕭逸飛躺在床上，心情興奮，久久不能成眠。蓋自己以劍快著稱，而皇甫雪更是此道高手，能得其指點，好過自己研究三年。

次早吃過飯後，皇甫雪道：「丫頭，你與師兄去買菜，蕭老弟，你到書房來。」蕭逸飛滿懷高興，隨他進書房，皇甫雪神色十分凝重，愼重地把門鎖上。

＊　＊　＊

書房內只有兩個人，皇甫雪就坐在蕭逸飛對面，雙眼炯炯地望着他。

蕭逸飛被他看得心底發毛，結結巴巴地道：「前輩有何指教？」

「老夫先問你一個問題，你還想當殺手麼？」

蕭逸飛想了一下，終於老實地道：「尚未決定。」

皇甫雪雙眼一睜，精光四射。「男子漢大丈夫，豈能婆婆媽媽，要繼續重操舊業便說幹，決定不幹也只是一句話。」

蕭逸飛期期艾艾地問：「前輩問此是何意思？」

「哼！你先別問老夫，如今是老夫問你，你怕什麼？老夫已退休，又不會抓你去見官，何況此時

只有你我兩個人，我若要坑害你的，由昨夜至今，最少可找到十個機會。」

蕭逸飛回心一想，覺得他說得有理，乃吸了一口氣，然後道：「晚輩除殺人外，別無營生本領，但內心也知殺人爲業對人對己都不好，的確委決不下，不過，若無意外者，應該會重操舊業。殺手也可專殺該死的人，反正晚輩只想再幹一兩宗，賺到做生意的本錢，便洗手不幹。」

「此話當眞？」

蕭逸飛一挺腰道：「晚輩沒有欺騙前輩之理由。」

「好，你這個決定正合老夫之意，我且問你，你殺一個人酬金通常要多少銀子？」

蕭逸飛微微一怔，半晌方道：「那得看殺什麼人。」

「如果要殺的是黎澤仁呢？」

「黎澤仁？那位外號『鐵荊棘』，世人公認是最難纏的黎澤仁？」

「不錯，正是他！有人要僱你殺他，此人絕對該死，與你之原則沒有衝突，你要收多少銀子？」

蕭逸飛考慮了一陣方道：「若按難度，他最少值一萬兩銀子，若是你要殺他，晚輩可減一半。」

「不是我要殺他，但仍只付你五千兩白銀，你肯不肯幹？有沒有信心？有幾分把握？」

「是否有限期？」

「有，他這幾天便會到合肥，你必須在合肥殺掉他。」

蕭逸飛吸了一口氣，道：「但晚輩對他不了解。」

「他的情況及武功特點老夫會告訴你，到底有沒有信心？」皇甫雪雙眼緊緊望着他，嘴角似笑非笑，好像認定他沒有信心般。

蕭逸飛只覺一股熱血湧了上來，脫口道：「好，我接這宗生意！」

「若你沒有信心，你肯接老夫也不會答應，因爲老夫不能害你。」

蕭逸飛道：「晚輩自出道至今尚未失過手，自然有信心，至於把握有多大，這就難說，因爲時間太過匆促，來不及佈置。」

「有人會盡量協助你以及提供線索情報。」

「如此晚輩便有七成把握。」

「七成把握已夠，咱們就這樣說定，呶，這一千五百兩訂金先給你，成功之後，餘下之三千五百兩立即奉上。」

蕭逸飛接過其銀票一看，却是四海滙通的，當下便收了起來，隨口問道：「是昨天那三位客人要殺他的？」

「雖然你減收一半酬金，但規矩還是不能破壞，你不可問也不可知。」

「是。」蕭逸飛挺直腰杆，道：「請前輩將其資料告知。」

「老夫要你半價收費，其中有一個原因，乃此人暗中已爲魏忠賢一伙收買，專替他剷除政敵，想殺他的人實在太多了，他拳、掌、腿、輕功、暗器、刀法、劍術樣樣精通，而且智勇雙全，有粗有細、有耐性，能忍人所不能忍，就像是一條鐵製的荊棘，讓人碰不得抓不得，故有『鐵荊棘』之外號。」

「這些晚輩均已有所耳聞，但只要他是人，便必有缺點，有缺點便有破綻，有破綻便有制他於死命之機！」

皇甫雪大爲讚賞：「說得好，你也有許多優點，是故老夫認爲天下間能殺他的人絕對不多，你是其中一個。」

蕭逸飛道：「岳秦嶺應該也算一個。」

皇甫雪搖搖頭，不知是何意思。「他不方便出面，是故老夫從沒想到他，黎澤仁今年四十歲，正在男人經驗、精力、反應最巔峯之時期，而且他身邊經常有人暗中保護他，因此要殺他眞要費一番心血。」

「他來合肥所爲何事？在合肥會躭多少天？」

「他來合肥估計是爲魏忠賢辦事，因詳情不悉，故亦說不準他會躭多少天，但估計最少會有兩三天時間，他到了合肥之後，自有人會跟你聯絡，提供他的情報，不過，你必須住在崇玄客棧，以謝肥水之名登記。來找你的人，姓名爲梅嘉瘦，他會不時向你提供有關黎澤仁之動向。」

「很好，晚輩下午便起程。」

「不必這般快，大後天才起程，大概會比他早一天抵達，這兩天由老夫來訓練你，讓你恢復狀態。嗯，你去過合肥否？」

「晚輩先後兩次去過合肥，共住了四個晚上，對城內地形大致上都了解。」

「那很好，不過此事非同小可，我託以重任，你便絕對要守秘，包括小女及岳秦嶺都不能向他們洩漏半句，至於你要的飛刀，這兩天會替你備齊，你還有什麼需要麼？老夫可替你預備。」

蕭逸飛沉吟道：「晚輩晚上想一想，明早再告訴您。」

「好，咱們一言爲定，你去準備一下，稍後老夫來找你，咱們先練練劍法。」

蕭逸飛懷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客房，他料不到皇甫雪不但贊成他重操舊業，第一單生意還是由他介紹的，是凶是吉，是好是壞，難以

忖測。最重要的是他心裡還沒有充份的準備。

「鐵荊棘」可不是好吃的果子，這一仗若是失敗，對自己殺手生涯影响至大，他心念未了，忽聞外面皇甫雪叫道：「蕭逸飛，你龜縮在房內作甚？」他忙推門出去。

只見皇甫雪一身勁服，手上提着長劍，挺直腰杆，問道：「你沒有信心，是故欲反悔？」

蕭逸飛大笑，道：「晚輩雖然不肖，却也不是這等人，前輩大可以放心，晚輩既然答應了你，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會反悔。」

「那你的劍在何處？一個殺手應該劍不離身才對！」

蕭逸飛立即回房，取劍而出，皇甫雪收劍回鞘，道：「你先把劍掛好，我有話說，黎澤仁此人跟你以前任何一個要殺的人都不一樣，雖然他有缺點，但優點比缺點多得多，你面對他必須時刻提防，如今你須將老夫當作黎澤仁，否則……」

話未說畢，他的長劍已悄沒聲息他離鞘而出，直奔蕭逸飛喉頭，這一劍速度之快，爲蕭逸飛平生所僅見，而最厲害的是事先毫無拔劍出手之徵兆。

蕭逸飛長劍方拉出一半，皇甫雪之劍尖已至其喉頭！猛見他頓住，冷笑一聲：「老夫已提醒了你，你仍然失手，我眞懷疑你這個殺手是怎麼幹的！憑你如今這副熊相，還敢自詡有信心對付黎澤仁，眞不怕笑掉行家大牙！」

皇甫雪這席話，罵得蕭逸飛羞愧之至，但亦激起其鬥志，只見他咬牙點頭，道：「前輩教訓得有理，請再來一次。」

「如果老夫眞的是黎澤仁，你還有再來一次的機會？」皇甫雪邊說邊收劍。「人命只有一條，高手惡鬥，每人只有一次機會。」他劍收至一半，忽然手腕一翻，又改向蕭逸飛胸膛刺去。

這次劍尖離胸膛四寸左右，蕭逸飛長劍已飛起。「叮」地一聲，將劍格開，皇甫雪再一翻腕，長劍在半空劃了一個弧圈，看似要絞對方之脖子，倏地手腕一沉，劍尖改刺對方大腿。

蕭逸飛劍剛翻起，落空，忙再沉下，看看來不及，他脚底用力，人向後倒退。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皇甫雪更快，對方一退，他立即跟進，長劍挾風，急刺蕭逸飛心扉。

蕭逸飛長劍連換三招，身形也變了三次，始終在對方劍勢之下，他一怒之下，覷得眞切，用力將劍擋開，手臂一直，反攻對方肩膊。

皇甫雪叫了一聲好。「進攻便是最佳之防守，這句話你一定要記住。」他同樣採取了連消帶打之法，只三招，又得了先機。

蕭逸飛極力反攻，但他的速度始終比皇甫雪稍慢半分，無法反先。突見皇甫雪左掌隨勢進攻，氣勢大盛。蕭逸飛內力不如對方，不敢攖其鋒，形勢更加差。

突聞皇甫雪道：「丫頭，用箭射他！」

蕭逸飛暗吃一驚，猛地心頭一動：「皇甫一香幾時進來？爲何未聞半點聲息？」是故他眼珠只稍爲轉動了一下，身子不動，仍然站着應戰。

皇甫雪道：「孺子可教也！你大概對我心存顧忌，快放手施爲，你最厲害的是暗器，爲何左掌是空着的？」

蕭逸飛暗中咬牙，心中暗道：「若有什麼損傷，可不要怪我！」當下悄悄摸出一柄飛刀，却不急於使用，靜候良機。

皇甫雪攻勢越來越盛，蕭逸飛覷得眞切，長劍向上一擧。「噹」地一聲响，雙劍一齊揚起，中門敞開，蕭逸飛見良機已至，左掌向前一送，飛刀立即離掌，向皇甫雪小腹射去。

雙方距離甚近，若無意外，十拿九穩能得手，蕭逸飛恐他受傷，飛刀出手之後，同時道：「小心！」

不料皇甫雪似料到他有此一着，長劍揚起之際，雙脚微微用力一蹬，退後幾尺，左臂一翻，食中兩指一曲一彈，「叮」地一聲，飛刀落地，劍刃下捲，又將蕭逸飛罩住！

如此一來，蕭逸飛反而大吃一驚，蓋他料定對方必然會傷在自己的飛刀之下，長劍已沒有防備，直至對方劍尖已至，方霍然一醒，已來不及閃避。

皇甫雪厲聲道：「你沒有後着麼？你已死兩次了，以這樣的本領，殺得了黎澤仁？」

蕭逸飛羞慚地道：「晚輩低估了前輩之能耐。」

「不是低估了老夫，而是低估了黎澤仁之能耐。」

蕭逸飛道：「且再讓晚輩試一次。」

「好，再給你最後一次之機會。」皇甫雪言畢果收劍入鞘，蕭逸飛倏地一劍刺出，皇甫雪一偏身，讓開劍刃，手臂一翻，長劍暴現，將蕭逸飛之第二劍接住。

「快劍」皇甫雪之名，果非浪得虛名，逾花甲之年齡，尚有此速度，可知其年輕時，動作之快，恐怕只能以閃電兩字來形容之。

皇甫雪不讓蕭逸飛休息，兩人鬥至皇甫一香及岳秦嶺回來方住手，但皇甫雪仍不放過他，繼續與他砌磋暗器手法。

午飯之後，皇甫雪先指出蕭逸飛劍法中之破綻及缺點，後又教他如何把出劍之速度提高。至下午，皇甫雪再迫蕭逸飛到院子裡比劃。

次日，蕭逸飛交了一張圖紙給皇甫雪，皇甫雪看後立即將之交給皇甫一香，吩咐她去辦。岳秦嶺吃過早飯便告辭了，皇甫雪只淡淡地道：「賢侄有空多來玩玩。」也不送客，便讓他獨自走了。

這天皇甫雪把蕭逸飛關在卧室內惡鬥，在地方狹窄的環境下，更加凶險，以激發蕭逸飛之潛力及鬥志。晚上飯後，再指點日間蕭逸飛露出來之破綻。

第三天，皇甫雪與他比鬥拳掌，出人意料的竟是下午讓蕭逸飛休息，晚上却在屋外追逐斲殺了半夜。

第四天早上，皇甫雪才將黎澤仁之資料告知蕭逸飛。午飯前，皇甫一香交給他一包東西，午飯後，蕭逸飛便開始易容，收拾停當之後，便悄悄由後門離開。

* * *

合肥城自然比巢縣繁盛多了，街上店舖櫛次鱗比，遊人如過江之鯽。蕭逸飛風塵僕僕，策馬於午飯前抵達崇玄客棧賃了一間上房。

店小二賣乖地道：「客官，本店飯館做的小菜，遠近馳名，你可要嘗嘗？」

蕭逸飛搖搖頭，道：「在下約了朋友在外午飯。」他換了一件衣服便到外面去了。只見街上官兵往來巡梭，一派緊張之景象，與適才大不一樣，心中忖道：「莫非黎澤仁到了？哼，這斷派頭可不小。」

心念一動，見附近便有一座大酒樓，乃進店上樓，剛好靠窗座頭還空着，他坐下點了幾個小菜，還喚了一壺酒，裝作輕鬆之態，不慌不忙，時而縱目樓上諸食客，時而居高臨下，注視街上之動靜。

樓上食客並不多，並非已過午飯時候，而是此樓菜色絕佳，裝飾華麗，收費亦極之昂貴，出入者非富則貴。飯館酒棧是探聽消息最好之地方，但樓上食客，似乎無一個是武林中人。

街上行人，在官兵指揮下，亦盡量靠邊走，把中間的路空了出來。

俄頃，酒菜送上來，稍試幾箸，味道極佳，蕭逸飛在路上均吃乾糧，一吃到此等佳餚，胃口大佳，便專心吃喝起來。

過了一陣，街上傳來一陣吆喝聲，蕭逸飛轉頭望下，只見地方官員親自出迎，旋即見到幾乘小轎緩緩而至，小轎後面有一中年漢子，騎着一匹高大之白馬，隨後而至。那漢子顧盼自豪，甚是得意，然而不失警戒，一對利眼在人叢中掃射，偶爾抬頭，恰好與蕭逸飛之目光相觸，兩人均若無其事。

蕭逸飛心中暗道：「此斷必是黎澤仁無疑。」他從對方之眼神中作出判斷。剛才自己却不忘將眼神隱去，就像是一位普通之食客。

轎、馬以及地方官員在官兵及衙差之開道下，慢慢遠去，街上一切又恢復常態。酒樓上之食客紛紛議論起來，大都有個疑問：這些是什麼人？爲何有此排場？

蕭逸飛聽不到什麼消息，遂會賬下樓，信步在街上閒逛。街上之行人不減，官兵已不見。他向着衙門方向走去，遠遠便見到衙門外面有官兵守衛，一片森嚴。

蕭逸飛不敢再走過去，踅入小巷，繞了半圈，又回到大街閒逛，過了半個時辰，只見街上人潮又再翻騰，官兵與那幾乘小轎及中年騎客走向驛館。

蕭逸飛知道他們住在驛館，便是達到目的，乖乖返回客棧，靜候「梅嘉瘦」來跟他這位「謝肥水」接頭。等待是最無奈及無聊的事，蕭逸飛倚在床上，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一陣敲門聲將他吵醒，蕭逸飛一骨碌跳下床，將門打開，只道是「梅嘉瘦」來接頭，不料竟又是店小二。「客官要在本店吃晚飯麼？小的先替你留個好菜！」

蕭逸飛沒好氣地揮揮手，忽然問道：「如今是什麼時候？」

「剛屆掌燈時分。」店小二忽然壓低聲音道：「謝客官，你還是留在本店吃飯，如要出去明天再走未遲。」

蕭逸飛訝然問道：「甚麼原因？」

店小二的答案十分奇怪：「因爲小的姓梅。」

蕭逸飛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小兄弟，你的名字是甚麼？」

「賤名難以入耳……嗯，到時候再告訴客官。」店小二不亢不卑地問：「客官你喜歡吃什麼菜？」

蕭逸飛覺得他的行爲有點古怪，也不敢多言，只淡淡地道：「那就把飯開在房內，菜色由你安排。」店小二去後，他重新上床尋思。

難道這店小二便是「梅嘉瘦」？他能提供什麼資料給自己？他一直在客棧裡，又能知道多少秘密？咦，也許他只是一個傳聲筒，爲何不肯告知名字？是不是有人指使他這樣做？

他一向獨來獨往，罕得與人合作，只覺得幹這種事，越少人參予越安全，是故決定小心爲上。

過了半炷香工夫，姓梅的店小二把飯菜送進來，兩個小菜一碗湯，一碗米飯一籠餃子：「客官請

慢用！」

他放下飯菜，提起木盤欲走，却讓蕭逸飛叫住：「且慢，就這兩個菜，便留我在客棧用膳？這等家常小菜，也敢自稱遠近馳名？嘿嘿，若由我親自下厨，燒出來的菜，更可揚名天下了。」

店小二有點尷尬，低聲道：「小的有苦衷，不得不如此，請多多包涵！」

蕭逸飛揪住不放，故意問道：「你有什麼苦衷？」

店小二一挺胸，提高聲音，道：「客官怎地這樣？既然是苦衷，又怎可隨便告訴人？吃了飯，小的自來收拾，最好不要出去。」

「在下出不出去，與你何關？」

「那就隨客官的便。」店小二走了，順手帶上房門，可是當蕭逸飛吃飯之後，進來收拾殘羹的，却不是那個姓梅的小二。

蕭逸飛問他：「剛才那位呢？爲何不是由他來收拾？」

這小二年紀較大，溫和地道：「掌櫃吩咐他去辦點事，其實誰收拾都一樣，客官是嫌小的不夠勤快？」

蕭大哥心中暗怒：「你奶奶的熊，你們是合伙來耍弄老子？」當下揮手趕小二走，飛起一腿，將門踢上，然後躺在床上。

若「梅嘉瘦」能夠進一步提供有關黎澤仁之消息，此人若非是地方官員，便是在驛館內辦事，他怎會是位客棧的店小二？

若店小二不是「梅嘉瘦」，只是一位傳話人，則秘密很可能外洩，他左思右想，再三考慮，倏地決定親自出馬，當下立即換了夜行衣，悄悄推開窗子溜了出去。

此時，街上行人已不多，蕭逸飛專揀人少之小街小巷前進，由於繞路而行，好一陣方抵驛館附近，他悄沒聲息地躍上斜對面一棟較高的民宅。

驛館似一頭怪獸，靜靜地伏在黑暗中，兩盞大燈籠就像一對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驛館門外不見有把守。俄頃，方見四位官兵，荷槍巡梭而至，戒備如此鬆弛，大出意料。

蕭逸飛不敢造次，仍靜伏着監視，如此一來，果然有所發現，但見驛館屋頂暗中有人埋伏，附近屋頂亦似乎有人匿伏。

黎澤仁果然與一般官員不同，一般人必然安排了大量官兵在外面巡邏，以起阻嚇之效，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說明他不怕刺客，反而希望刺客上門，以便擊殺之。

要想混進驛館，又不驚動屋頂上的人，眞是難比登天，看來混進館內刺殺已絕無可能，要殺黎澤仁唯一之地方便是在街上或路上，如此又有幾分成功機會？

蕭逸飛心頭暗暗打鼓，深覺此役乃自出道以來，最危險的一宗生意。

正在無計可施之際，突見驛館側門有個人影閃了出來，那人在小巷中行動十分閃縮詭秘。一忽兒，方見他快步竄了出來，低頭疾去，在自己所匿之處脚下走過。

蕭逸飛心頭一動，在屋後悄悄滑落地上，遠遠跟在其後，那人不時回首觀望，蕭逸飛十分小心，不讓其發現。走了一時，蕭逸飛又有兩個發現：他是向崇玄客棧走去，本身練過武，因爲步履輕快。

有此發現之後，蕭逸飛心頭又是一跳，當機立斷，另抄小路，先對方趕回崇玄客棧，他仍由窗子鑽進去，迅速把夜行衣脫下，塞進被窩，再將頭髮弄亂，然後爬上床去假寐。

過了兩三盞茶工夫，屋門被人輕輕敲響，蕭逸飛故意讓對方敲了三遍，方用含糊的聲音嘟噥：「三更半夜敲什麼門！」邊說邊下床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姓梅的店小二，背後尚有一位漢子，低着頭躲在背後，「客官，這位大爺要找您。」

「好，請進。」蕭逸飛自其衣服認出那斷正是由驛館側門閃出來的人，當下讓他進房，依稀認出果然沒錯，他伸手去摸火石，準備點燈。

「不要點燈，你是謝肥水？」

「不錯，請閣下將大名賜告！」

蕭逸飛心頭一跳。

「在下梅嘉瘦。」

果然是他在期待的人，蕭逸飛抑住興奮的心情，問道：「不知梅先生有何賜教？」

「在下之身份你該已知道，閣下的身份在下是知道的。」梅嘉瘦等對方有了反應，然後續道：「黎澤仁後天下午便走，下一站是去蕪湖城。」

「閣下認爲該在何處下手較適合？」

「當然是在本城下手，到了蕪湖城情勢如何，咱們難了解。」

「聽閣下此言，看來其人在此城，一切行動都在閣下掌握中矣，請告知在下應在何時下手，何處下手，有何保証？」

梅嘉瘦道：「在下希望閣下在明早下手，潛進驛館下手，黎澤仁住在那一間店，在下此處有一張地形圖，待在下走後，閣下可慢慢看之。」

蕭逸飛伸手接過其遞過來之地形圖，問道：「難道驛館外面無人巡邏守衛？在下一進去已爲人所知，如何下手？況黎澤仁可不是省

油燈。」

「館外守衛之人員在卯辰之交時交接，這中間他們必然會鬆懈，閣下便可潛入。」

「萬一他們責任心重，並無鬆懈之情，在下不是送羊入虎口？」

梅嘉瘦笑道：「官兵之情況，在下比你清楚多了，經過一夜之緊張，到了天亮，又屆交接，誰人會不鬆懈？」

「好，在下且信你，試問在下如何進去方不會被人發現？」

「驛館左側有一道邊門，旁邊有一個窗子，這窗子裡面的横閂已拉掉，閣下輕輕推開便可進入，總之，只要閣下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之下潛進小巷，便已成功了一半。」

「此言恐怕有點誇大，黎澤仁睡到那時候還未下床？他的房門是開着的？」

梅嘉瘦再度笑笑道：「此人有個怪癖，他就算有女人同床，睡覺時也把房門打開，而且他一般都要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

「今夜他有女人同床否？」

「有！此人幾乎每夜都要女人陪寢，今夜特別送了兩個又浪又騷的女人給他，儘消耗他之體力，是故你明早一進去便直入其卧室下手。」

蕭逸飛沉吟道：「能否將其兵刃拿開？」

「不可能，此人一向是劍不離身，同床的女人不愼碰到他的劍，都要受其指斥，重者斬首。」

「他爲何要打開門睡覺？」

「他認爲開了門反而安全一點，可以看到外面之情況。」

「除此之外，閣下等還能協助在下什麼事？」

梅嘉瘦想了一下，道：「只能盡量將武功較好的人支開。」

「今夜你也會在驛館內？」

梅嘉瘦聲音略高：「閣下不可犯了行規，在下的事，你不可問，也不必知道，難道無人告訴你？在下在虎口裡不能不小心一點，今天如此做，只是憑着一份天良、一份伏義，言盡於此，閣下若信得過我的，明晨便下手，否則便算在下白走一趟，再會。」

梅嘉瘦走後，蕭逸飛陷於沉思。

梅嘉瘦的話，值不值得信任？

此人有點鬼祟，是不是因爲他就在黎澤仁身邊，而有所顧忌？

縱使此人有可疑之處，但皇甫雪與各人却絕對値得信任。

蕭逸飛閉眼沉思，他把梅嘉瘦所說的話，從頭至尾回憶了一次，看看是否有破綻。接着把燈點亮，把驛館之地形方向默默記住，最後方上床盤膝睡運功調息。

奇怪，憑他多年冒險之經驗，在大戰之前，從未試過像今夜如此不安寧者。今夜只覺得心驚肉跳，無法進入忘我境界。

是黎澤仁的大名嚇壞了他？還是梅嘉瘦不値得信任？明早臨時情況有變化？

＊　＊　＊

蕭逸飛依時出發，他不穿夜行衣，也不穿勁服，只穿一件普通之布衣，悄悄由窗口溜出去，一路上小心翼翼向驛館進發。

路上不見有任何扎眼的人，情況亦十分正常，蕭逸飛稍稍放心，終於到了驛館對面，巡邏的官兵大概到屋後去了，屋頂上不見有人匿伏。

蕭逸飛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梅嘉瘦將他們支開？」不管如何，此實乃千載難得之良機，蕭逸飛立即躍落地上，兩個起落，竄進小巷。

驛館果然有道邊門，邊門之旁亦果然有個窗子，蕭逸飛轉頭一望，兩頭沒有人經過，遂輕輕將窗子一推，果然沒有上閂，蕭逸飛立即躍了進去，隨後標前一步，匿在一根柱子後面。

此處在偏廳，驛館裝璜並不太華麗，但布幔、屏風乃應有設施，此處亦不例外，布幔後無人，蕭逸飛逐步前進。他已把驛館之方向及地形記熟。

穿過一條走廊，聽到前頭稍有人聲，但後堂卧室却靜得落針可聞，蕭逸飛心頭忐忑，步步爲營，終於來至黎澤仁所睡之卧室外。

只見床上有三個人，中間是個男的，兩旁都是女人，衣衫不整，睡得十分狼狽，蕭逸飛疑雲頓起：「黎澤仁大名鼎鼎，他的睡相會如此？雖說昨夜風流，但憑其功力，幾夜不睡也不致於像『死豬』一般！」

一股寒氣自其足踵升起：萬一這是個陷阱，今日他蕭逸飛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正想退出，走廊上忽然傳來步履聲，蕭逸飛已退不得，只好硬着頭皮，閃進卧室。床上之人尚無動靜，蕭逸飛閃到屏風後面，探首窺望，他不相信黎澤仁眞的會睡得那麼死，是故不敢貿然出手！

步履聲到了房外，「伊呀」一聲，竟是將房門關上。蕭逸飛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般飛起，落在樑上，與此同時，一陣兵刃破空之聲自遠而至，他毫不思索，雙脚微微用力，一個後翻，又躍落地上，雙脚一沾地，他立即換了個方向，隨即向房門射去。

他反應迅速，臨危不亂，可惜已落在人家計算中，房門拉不動，已被人在外面鎖上了，蕭逸飛急怒

攻心，稍退半步，正欲將門踢開，背後風聲又起，他不敢造次，連忙一個移形換位，再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出鞘一捲。

「噹」地一聲响，長劍格開另一把劍，他便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

那是昨天在酒樓上他居高臨下，看到的那位騎白馬的中年漢子，道：「你是誰？」

那斯大笑，道：「聽人說蕭逸飛如何英明神武，如何智勇雙全，今日一見眞敎黎某失望。」

蕭逸飛趁對方說話分神，長劍已攻出三招，黎澤仁見招破招，也還以三劍。

黎澤仁果然名不虛傳，意態輕鬆之至，就像獵人在看一頭在陷阱中掙扎的野獸。

蕭逸飛左臂一掄，似要出掌，不料袖管中飛出的却是兩枝弩矢。

弩矢速度之快，加上雙方距離又近，蕭逸飛信心百倍，即使不能取其性命，最低限度，自己也可贏得時間逃逸！

不料黎澤仁之能耐，猶在其想像之上，只見他身子像狸貓般向斜後方飄退，長劍揮起，護住頭面，既將那兩枝弩矢撥落於地，又防備蕭逸飛再發第二批。

蕭逸飛待對方飄退，他亦同時退開，身子不轉，左腿向後猛地一蹴。「啪啪」一聲响，房門已被其踢飛，他再一個轉身，舉步欲逃。

可是當他目光一及，不但雙脚如千斤重鉛般，一顆心亦如墜下懸崖，只見卧室外面有七八個大漢，分成兩排，前排跪下，後排站立，八張硬弓，八枝長箭正對着自己胸膛！

背後又响起黎澤仁之笑聲：「蕭逸飛，你已是煮熟的鴨子！不如乖乖棄劍投降，隨我上京投案吧，說不定尚有一線生機。」

蕭逸飛驚魂未定，腦海裡一片空白，乃施拖延戰術，道：「你我無仇，你爲何要設計捉我？」

「你我無仇，此話不錯，不過你不識相，九千歲想跟你見個面，黎某適逢其會，自然要抓你了，哈哈，想不到岳秦嶺這般客氣，居然將此功勞雙手送給黎某！」黎澤仁仰頭大笑。

蕭逸飛見狀，再度向他撲去，如今他唯一之出路，便是先纏住黎澤仁，讓神箭手投鼠忌器，不敢施冷箭，然後再想辦法擊倒黎澤仁，或想辦法逃逸。

黎澤仁出手同樣極快，不亞於以快劍著稱之蕭逸飛，是故蕭逸飛展盡平生本領，居然佔不了半分便宜。

「姓蕭的，你可不能怪我，我要抓你，你要殺我，各有所需，只是你太過愚蠢，自己送上門來，黎某只好生受了。」黎澤仁一頓又道：「咦，你還眞有幾下子嘛，唔，如今你還有一條生路。」

蕭逸飛打蛇隨棍上：「什麼生路？」

「當黎某之手下，聽令於我，効命於九千歲，則不但可保住性命，更可保你榮華富貴，强似你當個殺手！」

蕭逸飛笑而問道：「蕭某這個殺手跟閣下有何分別？還不都是殺手！」

黎澤仁沉聲道：「這當然有分別，你是單槍匹馬，某有後台，可調動千軍萬馬，你的行爲是犯法，隨時會被官府逮捕。」

蕭逸飛截口問道：「難道閣下之行爲便不是犯法？九千歲能保你多久之榮華富貴？古往今來，從未有太監能當皇上的，即使能讓他破例坐上龍椅，亦肯定坐不長久。」

「如今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待他權勢開始衰弱，咱們再遠走高飛，腰纏萬貫，還愁下半輩子？」

「原來閣下另有打算！」

「不錯，是故黎某要找些知己心腹，而且這些人還得智勇雙全，可以保住日後過好日子！」

「你要在下當你的手下心腹，你信得過在下？若在下心存異志，日夕跟着你，閣下不是更加危險？何苦搬起石頭砸自己之脚！」

黎澤仁冷哼一聲：「黎某若沒有十足之把握，又怎敢做這種傻事？」

「你有什麼辦法？」

「黎某有一種獨門之閉穴手法，施在人身上，每十天便得發作一次。發作時，血液倒流，痛苦之至，非由黎某爲他消除痛苦不可，如此你明白了麼？」

「明白了！但這些手下，會變成你之心腹麼？假如有機會反抗，閣下之下場將更加凄慘。」

黎澤仁怒道：「再慘也好過你現在，你到底考慮清楚了否？」

「考慮清楚了，便是聽你的話！」蕭逸飛待對方慢了一慢，便霍地躍上横樑，準備破頂而出，道：「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他立足未穩，只見另一條横樑上幾枝長箭挾風射至，他只好揮劍擋格，根本挺直不起腰來，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又有箭射來，迫得他重新躍落地，至此方知卧室內到處有埋伏。

黎澤仁冷冷地道：「蕭逸飛，你如今已是四面楚歌，不做我手下便得死！」

蕭逸飛猛吸幾口氣，沉聲道：「蕭某習慣獨來獨往，輕鬆瀟洒，豈可受人控制！」

「不識抬舉！」黎澤仁惡狠狠地

道：「你既然要找死，黎某樂得成全你！」

蕭逸飛一擺手中長劍，道：「你們想殺蕭某，可得付出代價。」

他話未說畢，人已抱劍向黎澤仁射去，人未至，長劍已至，劍尖嗤嗤作响，直指黎澤仁之喉頭。

「米粒之珠也放光芒！」黎澤仁夷然不懼，舉劍相迎。他話說得輕鬆，心中却半點也不敢大意，否則他便不是「鐵荊棘」黎澤仁了。

兩人以快鬥快，雙劍碰撞，密得像炒豆一般，叮叮噹噹地响個不停。蕭逸飛出劍比對方稍稍快半分，但黎澤仁勝在功夫底子深厚，經驗豐富，武藝齊全。他的左掌及一對脚，不時配合長劍之攻勢，六七十招之後，已佔了上風。

雖然黎澤仁穩佔上風，相信再過百招，必能取勝，但他不敢有半分鬆懈，既然不能受自己控制，便是危險之對手，對這種人，黎澤仁只有一個信條：殺無赦！

蕭逸飛功力不如對方，長時間惡鬥，體力逐漸不支，出手也逐漸慢了，看看黎澤仁已經勝券在握，他手上更添兩分力量。

激鬥中，黎澤仁一劍向對方刺出，這一劍去勢如箭，力蘊千鈞，劍勢如虹，欲置對方於死地，對於此劍，他有九成把握，即使對方擋開自己之劍，接下去他尚有連環三絕招，可將對方置於死地。

可是，蕭逸飛竟然出乎意料地不擋，而是也將長劍畢直刺出，此劍同樣力蘊千鈞，即使黎澤仁之劍能先一步，將劍尖送進蕭逸飛之胸膛；但他自己也相信對方在臨死之前，仍有力量，將其劍送進自己之心房。

這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之打法，對蕭逸飛來說，也是最聰明之打法。

兩軍相遇，勇者勝，此乃千古不易之理，這種打法，最有利於弱小無助又陷於九死一生險境中之人，對於蕭逸飛來說，唯有置之死地，方有生機。

黎澤仁之情況則完全相反，他已穩操勝券，豈肯與對方同歸於盡？是以心念一閃，雙脚用力一頓，身子如箭般向後倒飛。

說時遲，那時快，蕭逸飛持劍之右袖管中，突然飛出兩枝弩矢來。

通常這種利用臂肌控制的鋼弩都不可能裝置在持兵刃的手臂上，因爲這樣會影響武藝之發揮，而蕭逸飛適才已由左袖管中發射過兩枝弩矢，是故黎澤仁之注意力一直放在其左臂上，萬萬料不到，對方之鋼弩設計十分巧妙，手臂用力伸直，反而能觸動機關！

這對鋼弩乃蕭逸飛自己設計，將圖紙交給皇甫雪，再交由皇甫一香去請高手製造的。

左臂上之鋼弩須曲臂才能發射，右臂鋼弩則是直臂牽動機關，任你黎澤仁奸險，也要着道兒。

可是黎澤仁的確不同凡响，在毫無防備之下，在電光石火之際，眼角瞥到矢影，他人似紙張一般，仰天向地上倒躺而下。

這一招沒有名堂，純是功力及經驗之結晶。

「嗤」地一聲，第一枝短矢因目標較高，被他閃過，第二枝蕭逸飛本意要射其丹田小腹，是故黎澤仁再也閃不開，「篤」地一聲，射中其右上胸。

蕭逸飛得手之後，人亦竄前，只有制住黎澤仁，他才有機會逃出龍潭虎穴。

只聽黎澤仁叫道：「動手！」

蕭逸飛人未至，門外的神箭手及樑上的神箭手一齊鬆開指頭。一時之間，嘶嘶之聲不絕於耳。

蕭逸飛大吃一驚，忙不迭倒退，手將長劍舞得像風車一般，長箭紛紛落地，長箭不絕，此乃捱打，不管他劍勢如何嚴密，時間一長，必會露出破綻，最後也必死在此處。

黎澤仁站了起來，弩矢入肉甚深，他不敢貿然將之拔出來，咬牙道：「活活給我將他射死！」他邊說邊向房門走出去，又道：「再把人調過來！」

他向房門走去，那裡的神箭手便不得不稍停。蕭逸飛見機不可失，抓起一張椅子，護住頭臉，也向房門衝過去。

黎澤仁大怒，不得不住步，喝道：「再射！」

就在此時，卧室外的神箭手突然慘叫起來，黎澤仁喝問：「什麼事？」

有人答道：「有刺客！」緊接着，遠處傳來一陣陣叫聲：「起火了，走水！」

房門外的神箭手登時亂了陣脚，那能再射箭，蕭逸飛精神大振，拚命揮劍殺過去，樑上的長箭射下來，都被其用椅子擋住，黎澤仁只好揮劍再鬥。

「閣下不怕死？」由於房外沒人射箭，蕭逸飛比較從容。「噹」地一聲，兩柄長劍相碰，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响聲，黎澤仁只覺胸膛發悶，幾乎連長劍也抓不牢。

蕭逸飛閃出房門，順手將椅子向黎澤仁拋去，他走出走廊，便見到一位黑衣蒙面人，身型纖細，劍出如風，認出是皇甫一香，心頭大喜，左臂一曲，將剩下來的兩枝弩矢射出，結果了一名大漢，便自其身側閃出去，道：「這邊走！」

那蒙面人果然是皇甫一香，聞

言毫不猶豫，跟着他殺過去，蕭逸飛袖矢射光，但他還有飛刀。他的飛刀神技遠在皇甫一香之上，一陣發射，連殺四人，還把後面那些人震懾住。

黎澤仁幾番欲衝出卧室，都爲其飛刀所阻，蕭逸飛讓皇甫一香先走，由他斷後。此時，走廊上湧進一股黑烟，大漢們及官兵都嗆咳起來。

此刻，蕭逸飛也無心研究是誰放的火，叫皇甫一香踢開側門，便先後閃出去，向巷口奔去。

出了小巷，只見官兵已聞聲湧來，兩人急忙躍上屋頂，踏瓦而逃。只見後面尚有一個蒙面人跟着奔去。蕭逸飛驚魂未定，又見下面的官兵仍在發箭，急道：「咱們出城去！」

蕭逸飛熟悉地形，由他帶頭，一口氣奔出北城門，直把城墻抛得遠遠的，方停下步來喘息。

背後那個蒙面人已追了上來，蕭逸飛緊張地橫劍胸前，冷冷地道：「不怕死的盡管過來！」

皇甫一香「噗嗤」一笑，那漢子扯下蒙面巾，却是岳秦嶺，蕭逸飛一怔，脫口道：「怎會是你？」

「有何奇怪？你既能救我，我救你也就不奇怪了。」

「但那是驛館，你在那裡放火，這個罪可不輕哪！」

「那有什麼辦法？誰叫你救過岳某！」岳秦嶺重新將蒙面巾掛上，道：「正因爲如此，是故在下不能讓他們認出面目，所以由我放火，由皇甫姑娘現身救你，以免在刀法中露出破綻。」

皇甫一香道：「此處還不是說話的地方，咱們走吧，前面有個樹林，咱們入林易容換衣服再說。」

三人入了樹林，換過衣服，再易過容，然後躍上樹頂說話，岳秦嶺道：「黎澤仁必不會甘心失敗。」

蕭逸飛冷哼一聲，道：「他不甘心失敗又如何？他受的傷可不輕哩！何况我還要找那個『梅嘉瘦』報仇，他不來，我還想殺回去哩！」

皇甫一香問道：「梅嘉瘦出賣你？」

岳秦嶺捺住好奇心道：「在下帶你倆到一處好地方，再慢慢商量！」三人遂下樹出林而去。

＊　＊　＊

岳秦嶺有一位退休的同袍，老家就在山坡後面。三人到了那裡，先由岳秦嶺解了蒙面布去敲門。俄頃，門開了，岳秦嶺一進隨又出來，向皇甫一香招手，蕭逸飛遂與皇甫一香上前。

岳秦嶺舊同僚之家，十足是農舍，院子裡正在晒穀，房舍是磚、土、木結成，地方倒也頗大。那舊同僚頭髮已花白，有點駝背，甚是清瘦，不過精神還好，只聽岳秦嶺問道：「老楊，你身子如何？」

「還硬板，只是比不上當年了。」

「怎地家內只剩你一個？」

「老伴前年已病歿，犬子又到外面謀生，家內只剩老夫一個，你們大概還沒吃早飯吧？你們且先坐一下，待老夫去煮麵。」

老楊十分熱情，儘管岳秦嶺不讓他操勞，他還是去了。三人在廳內低聲商量。皇甫一香問道：「大哥，你在矢上有沒有淬毒？」

「沒有，看來他死不去。」蕭逸飛輕嘆道：「將來要再殺他可就難了！」

岳秦嶺道：「下次岳某也未必能幫上忙。」

皇甫一香問道：「人還未死，大哥你準備如何辦？」

蕭逸飛道：「愚兄想再回去殺他，這次因時間太短，他必無防備，也許機會更大。」

皇甫一香看了岳秦嶺一眼，道：「如此太冒險了，萬一他有準備，這不是自投羅網？」

「要殺黎澤仁，本就危險，他老若是省油燈，又怎會有『鐵荊棘』之外號？」

「那小妹陪你去，多一個人把握便多幾分。」

「不可，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行藏，何況我孑然一身，生死無所謂，妳若有什麼閃失，不但對不起令尊，且暴露身份之後，令尊甚難向朝廷交代。」

「小妹自會小心！」皇甫一香態度十分堅決。「性命之價值人人相同，只有一次，故在佛家心目中，人與螞蟻之命，無多大分別。」

岳秦嶺示意他倆不要爭論，因爲老楊已煮好了麵，親自捧上來。四人各有一大碗，因經惡鬥，腹中早空，便只顧吃，不再爭論。

蕭逸飛一吃畢，便長身道：「前輩，在下尚有要事待辦，先此告辭，日後有機再來拜訪。」

老楊尚未挽留，皇甫一香也長身請辭，老楊乾咳一聲：「兩位若有事待辦，老夫也不便挽留，不過神捕可得留下來，老夫有話與你說。」岳秦嶺無奈地目送他倆出門而去。

蕭逸飛及皇甫一香出了門之後，便奔向樹林，兩人心有靈犀，同入林易容，蕭逸飛道：「咱們扮作夫婦進城，再去買幾套衣服，投了店之後，然後再去驛館，伺機行動。」

蕭逸飛經驗遠在皇甫一香之上，是以她沒有理由反對，兩人親親熱熱出林，一到樹林邊上，蕭逸飛忽然將她拉住，皇甫一香只道他欲對自己無禮，吃了一驚，問道

:「作甚?」

蕭逸飛閃到樹後，道:「快躲起來，梅嘉瘦來了。」

皇甫一香噓了一口氣，藏匿在另一棵大樹後面，探頭望去，果見一條漢子騎馬而來，乃問道:「梅嘉瘦是什麼人?」

「是令尊叫我跟他接頭的人，說他是埋伏在黎澤仁身邊的志士，但這匹夫却引我進陷阱，差點死在黎澤仁手中!奇怪，他來此作甚?快退後!」

梅嘉瘦也向樹林走過來，兩人連忙向內退，幸好他只是下馬，將馬拴在樹上便走了。蕭逸飛連忙跟上去，竟見他去拍老楊的門。

俄頃，門開了，他便從容地走了進去。蕭逸飛向皇甫一香打了個手勢，便躡手躡脚走前，到窗下凝神靜聽。

只聽老楊在為他們介紹:「神捕，這便是犬子興安，安兒，你怎地突然回家?」

只聽梅嘉瘦有神沒氣地道:「找不到事做，就回來看看你，咦，怎地桌上有四副碗筷?」

又聽岳秦嶺道:「兩位朋友在路上相遇，我邀他們同來，蒙令尊招呼，他們因尚有要事待辦先走了，梅兄向在何處發展?」

「到處奔波，不外是替人打短工而已!」

蕭逸飛忖道:「這斯瞞得滴水不漏，是個角色!咦，為何岳秦嶺知道他化姓為梅?怎地稱他梅兄?」

又聽老楊問道:「安兒，你準備在家住多久?」

梅嘉瘦道:「短則十天八天，長則兩三個月，還沒有打算，孩兒累死了，去提水洗澡。」

蕭逸飛向皇甫一香打了個手勢，因恐梅嘉瘦出來提水，便退回樹林內遠遠窺望。

皇甫一香低聲問道:「為何老楊的兒子姓梅?」

「我也不知道，如果岳秦嶺能出來一下，待我將情況告知他，也許他能旁敲側擊，找到點線索。」

正說着話，只見梅嘉瘦赤着上身，挑着水桶出門，却向另一方走去了。蕭逸飛正想叫皇甫一香回去叫岳秦嶺出來一下，已見老楊送岳秦嶺出門了。

岳秦嶺一直往合肥方向走去，老楊站在門外望着他的背影，唏噓一陣才回屋去。蕭逸飛和皇甫一香立即奔出去。

岳秦嶺聽見聲音回過頭來，蕭逸飛道:「岳兄，是小弟，快到林裡說話!」他話未說畢立即轉身奔向樹林。皇甫一香也向他打手勢，岳秦嶺這才巴巴地跟着他倆跑進樹林。

「你倆在玩什麼把戲?為何還在這裡?」

蕭逸飛扼要地把梅嘉瘦之身份及與自己聯絡之經過說了一遍。「這斯為何會突然回家?被黎澤仁辭退了?還是另有原因?小弟希望岳兄找個藉口，再回楊家，借機會試試口氣。」

皇甫一香則問:「老楊的兒子為何姓梅，他小時候過繼給姓梅的做兒子麼?」

岳秦嶺失笑道:「小弟剛才忘記介紹，老楊其實姓梅，叫梅先楊，他不喜歡人家叫他老梅，因與倒霉音近，是以一干舊袍都稱他老楊。」他沉吟了一下，道:「也好，我便再回去探探其口風，你們先進合肥城等我，你們打算住在那裡?」

蕭逸飛道:「住江城客棧，在東二街十分好找，小弟以胡琴音登記在名册，問問店小二便知。」

岳秦嶺正容道:「你倆最好等我到了之後才動手。」

＊　＊　＊

蕭逸飛及皇甫一香扮作一對進城辦貨的小夫妻，果然不引人注意。兩人先到成衣店，買了一大包粗劣的成衣，然後去投店。

江城客棧名字雖好，但客棧細小，住客也都是跑江湖，做小生意的人。他倆開了一間上房，交了三天房租。進房之後，蕭逸飛先到帳後換衣服，然後輪到皇甫一香。

剛才他們在街上行走時，發現一切如常，今早那些官兵已不知去了何處，蕭逸飛低聲道:「最怕黎澤仁已離開合肥了。」

皇甫一香是初生之犢，道:「咱們出去驛館附近走走!」當下帶上一包衣服，相携上街，信步而行，却慢慢轉向驛館。

到了那裡，但見只有幾位官兵荷槍在館外巡邏，情況十分正常，教人莫測高深。皇甫一香還想拐到後面去，却讓蕭逸飛阻止。

他倆到了遠處，趸入後街一家酒樓，找了座頭坐下，蕭逸飛低聲道:「你來點菜，我去解個手!」

蕭逸飛那是去解手?他溜到後巷，見沒人留意，便飛身躍上屋頂，再弓身踏瓦前進，一連越過十多棟民房，然後伏了下來，遙望驛館附近屋頂之情況。

看了一陣便發現屋頂上有三處有埋伏，他暗暗慶幸自己沒有魯莽，否則一轉到驛館後面，便立即被發現。

屋頂有人，是不是証明黎澤仁尚在館內?還是要引自己再次入陷阱?

蕭逸飛得不到答案，便小心翼翼躍落後巷，再走回酒樓。

＊　＊　＊

驛館外面有埋伏，是說明黎澤仁還沒有死，甚至還住在鎮內，還是說明這是個陷阱，專等蕭逸飛跌進去?

蕭逸飛跟皇甫一香商量了半天還沒有結果。不過，蕭逸飛還是決定去冒一次險!

可是如何避過埋伏者之耳目潛進驛館，基於種種原因，他却想不到一個妥善之辦法。本來他可以在附近放一把火，再趁亂進去，但這樣做損害了居民，甚至會對他們造成生命危險，以前他可以做，如今他不敢，他怕過不了皇甫雪那一關。

當蕭逸飛及皇甫一香離開那家小酒家，蕭逸飛忽然低聲道:「小心，有人跟踪!」

皇甫一香暗中留意，發現跟踪的是位四五十歲，身材頎長的中年漢子，他喝了不少酒，脚步也有點歪斜，不即不離地跟着他們回客棧。

那人之裝束，住江城客棧倒十分合適。他就住在蕭逸飛之鄰室，皇甫一香則住在其對面。蕭逸飛正想越窗出去，兜圈再鑽進皇甫一香房內，不料房門已被敲响，更料不到敲門的竟是那中年漢。

「對不起，在下並不認識閣下，大概你是認錯人了。」

那中年漢道:「沒有錯!我是皇甫大俠派來的，敝姓郭，雙名嘉梅，閣下必是蕭逸飛，對面那女子必是皇甫大俠之女兒。」

蕭逸飛暗吃一驚，但對其身份仍然半信半疑，道:「進來再說!」他却敲開皇甫一香之房門，再帶她進房，關上門，低聲問道:「在下如何相信你之身份?」

中年漢道:「皇甫大俠本來叫一位叫梅嘉瘦的人跟你聯絡，結果此人有問題，是故使你出了紕漏，在下可有說錯?如果你還不相信，在下還有皇甫大俠之信物。」

那斯掏出一塊玉珮來，道:「如果你不認識，料皇甫姑娘對此絕對不陌生。」

皇甫一香接來看了一眼，便道:「大哥，這是先慈給家父的定情物。」

「有沒有看錯?」

「絕對不會看錯!」皇甫一香說得斬釘截鐵。

蕭逸飛注視郭嘉梅，問道:「皇甫大俠派閣下來此作何事?」

「要在下協助兄台刺殺黎澤仁!」郭嘉梅態度如常地道:「他怕你們人單勢薄，沒法完成任務。」

「黎澤仁還未死?」

「皇甫大俠未知他還沒死，他給在下之指令是在必要時方現身助你。不過如今在下已查明，他的確還未死，正在驛館內養傷。」

蕭逸飛步步進迫:「你如何知道?難道你是他手下?跟梅嘉瘦一樣的身份?」

郭嘉梅不悅地道:「不要提他!那斯唯利是圖，在下早已覺得他不可靠，可惜在下知道皇甫大俠須要利用他時，已經太晚了，而當時我又找不到你倆，是故派舍弟趕去巢縣找他老人家，最後他才急急將此玉珮交給在下。」

「閣下至今尚未解答在下心中之疑。」

「在下不是驛館的人，但曾在六扇門幹過一段日子，後來因酗酒誤事被革了職，之後便做些小生意，驛館的食物均由在下供應，是以不但經常出入其間，與裡面的人也混得甚熟，裡面有在下之好友，黎澤仁的情況便瞭如指掌。」

「你在發生事變之後，可曾再進過驛館?是否見過黎澤仁?」

「出入過兩次，其中有一次見到他，房門洞開，躺在床上養傷，一個女人在替他包紮傷口。」

皇甫一香問道:「既然你說梅嘉瘦不可靠，說他跟黎澤仁有勾結，但後來他為何被趕回家?」

郭嘉梅微詫地道:「此事兩位也知道?」

皇甫一香輕咳一聲:「你莫忘記我之身份!」

郭嘉梅對她極其尊敬，連聲應是:「在下一時忘記你是皇甫大俠之掌珠，皇甫大俠是在下之救命恩人，當年若非他可憐在下，向大人說情，在下少不了要受幾年牢獄之災，是故只要他用得着在下，郭某赴湯蹈火也要報答他老人家。」

蕭逸飛却問:「閣下準備如何助我殺黎澤仁?」

郭嘉梅反問:「目前閣下最感困難的是那一方面?」他未等蕭逸飛回答又續說下去:「最困難的是如何再混進驛館，是否?」

「你能助我?」

「明早在下要送一車食物進驛館，這是個機會，你躲在馬車下混進去，至於進了驛館內，能否殺得了黎澤仁，便與在下無關了!」

「你之馬車由後門進?灶房離黎澤仁之住所有多遠?路徑如何走法?」

郭嘉梅自懷內掏出一張地形圖來，雙手遞給皇甫一香，她却傳給他看，蕭逸飛又問:「驛館內兵力佈置如何，你可知道?」

「這點在下便不甚了了，不過館內一名管事叫梁建邦的，却是在下表叔，為人十分正派義氣，但辦事謹慎小心，他應很清楚，但不一定會告訴你!」郭嘉梅指一指地形圖某處道:「他住在此處，離後院不遠，你若要動手，最好在午後。」

(未完•六)

上文提要：和本初用計困住了席美姬等五梟雄，繼而率領一百多名韃子攻「西陵堡」，原來和本初是王府的外總管，武功了得，西陵堡堡主萬子才亦中了他一刀，幸虧來如風趕來助他逃走。韃子放火燒了西陵堡後，又立刻趕往「萬家莊」，來如風先一步前去報訊，碰到萬小彩與梁上青，便着其二人前去通知，但萬家莊也不能倖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眞言訊息耳邊風　瞬息生變禍降臨

萬寶山道：「全撤走了？」

「走光了。」

萬寶山又挺起胸膛了。

「方兒，元兒，扶著你們娘，趕快召集莊上活著的人，咱們先收屍。」

他左右看看，又問：「石峯呢？」

有個長工道：「石管事戰死在莊前了。」

萬寶山咬牙道：「這是血債啊！」

梁上青道：「岳父大人，血債血還吶！」

萬寶山道：「且等咱們把傷養好，我饒不了姓和的那老畜牲！」

梁上青道：「岳父大人，我看韃子江山氣數快盡了，南方已有人造他們的反了。」

萬寶山道：「我以爲忽必顯也沒有死，他這是對咱們有陰謀。」

老太太道：「老爺子，咱們快過河去，看看莊上還剩下幾間房了。」

一行人這才走過小河，又見十幾個受了驚嚇的女人與小娃兒從荒林石堆裡走過來。

有幾個年老的還在拭淚，發出嗚咽聲。

萬寶山站在焚毀的莊前場子上，那股子怨意就別提了，他立刻命人到各處收屍，萬家莊這是遭逢大劫難，算一算一共死了三分之二那麼多，至於韃子兵死多少，誰也不知道，因爲韃子早已把他們死傷的人運走了。

* * *

來如風總想找個機會收拾和本初。

如果和本初回太原去養傷，他相信有機會找上和本初，然而，和本初沒有回太原。

和本初竟然又揮軍殺往寒山去了。

這對來如風而言，心中那股子急躁就如同有人狠狠的一腳踢在他肚子上似的不舒服。

來如風當然急躁。

來如風沒有忘了老爺嶺七王陵墓中被囚的五個人。

雖然五個人之中只有席美姬一個是他懷念的人，別的他都不喜歡，但在團結漢族的大前題下，他已把私怨擱在一邊了。

來如風心中想得對，被囚的人如果有機會投効南方的反韃子陣營中，那必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來如風爲什麼急急的由西陵堡而至萬家莊，如今再由萬家莊趕往壩上？

無他，只想多救起幾個人，這也是漢家的力量呀！

來如風不喜歡萬子才，也不喜

歡萬寶山，當然，他對寒山四虎也反感，但他還是忍不住的要去救人。

來如風算日子，三天了，一個人可以餓上五天不吃飯，不能五天不喝水。

來如風當年就餓過五天肚子，他想著陵墓中的五個人，急壞了。

* * *

來如風拍馬緊趕路，他正在籌思著如何捉拿和本初，因爲只有捉住這老小子，他才有希望救出陵墓中被囚的五個人。

便在一條山溝裡，忽見迎面走來十幾個人。

來如風一看這十幾個人，先是一楞，便聽得有人大聲的在打招呼了。

「嗨，那不是咱們未來的駙馬爺嗎？」

來如風有些哭笑不得，他苦笑了。

「喲，各位怎麼走在這條稀鬆平常的小道上呀，幹什麼去的呀？」

迎面十幾個人之中，就有三個肩上搭著六個補釘的老花子，嚄，花子幫的吳長老與高汪二老都在此。

吳長老拉着來如風的馬轡繩，道：「喂，來大俠，咱們的幫主呢？」

這叫來如風如何回答？

他無言以對的瞪著眼。

姓高的長老反應快，立刻追問道：「咱們幫主是不是出事了？」

姓汪的長老已自肩上把打狗棒握在手中了。

「說，咱們幫主在什麼地方，今天要是你不說，姓來的，你別走了！」

來如風道：「這……叫我如何向各位交代呀！」

吳長老道：「來大俠，你知道咱們幫主在咱們眼中是什麼地位吧，她絕不能受點滴委屈的！」

他指指南又指北，接道：「花子幫上萬兄弟，那一個不對幫主有効死的決心吶，我想這一點你也知道。」

來如風道：「知道！」

汪長老道：「你是不是欺侮咱們幫主了？」

「我沒有啊！」

「你們吵架了？咳，咱們男人嘛，多禮讓女的也是應該的，來大俠，女人面前你別逞你的英雄，誰也不會笑你是個窩囊呀！你說是不是？」

「不是。」

來如風此言一出，幾個花子長老齊吃驚，他們以爲來如風、席美姬二人鬧翻了，來如風才會吐出這兩個字。

吳長老忙問：「來大俠，到底你們發生了什麼解不開的轇轕了？你快快對咱們說。」

來如風道：「各位，我直接了當的說吧！」

他指向老爺嶺方向，又道：「你們的席幫主被囚在七王的陵墓之中了呀！」

他這麼一說，嚄，花子幫的人齊開罵了。

「他奶奶的，誰敢囚咱們的幫主啊！」

「操他娘，那一個王八如此囂張呀！」

「快，快去救咱們的當家呀！」

來如風一看，一時間他是走不成了。

他緩緩的翻身下了馬，已被十幾個花子圍上了。

吳長老急問：「幾天了？幾天了？」

姓汪的長老也問：「被囚多久了？」

來如風道：「三天半了呀！」

花子幫的人把來如風的坐騎控制住了。

所謂控制，並非是對馬匹怎樣，六個花子幫的大漢分別站在馬四四週，其中有兩人拉緊了轡繩攏口，如果來如風不把事情交代清楚，他就休想能自行離去。

來如風當然也明白，他若不把事情交代清楚，今天他就走不掉。

只聽得吳長老重重的一哼，道：「來大俠，這麼大的大事情，你爲何不趕快把消息送到太原城北的城隍廟？你莫非不喜歡咱們幫主，來一個借刀殺人吶！」

汪長老也咬牙，道：「爲什麼你就沒有被囚在裡面？你幹什麼去了？」

另外幾個花子在鼓噪了。

「是呀，你怎麼解釋？」

來如風無從解釋，他嘆口氣，道：「各位，我明白各位的心情，只不過你們可知道吧，西陵堡完了，萬家莊也完了，馬上壩上的包家也要跟著完了，這一切都是一個陰謀，我這是馬不停蹄的來回跑，說明白些，爲的就是救人吶，各位！」

姓高的長老叱道：「救什麼人？咱們幫主已被囚在陵墓三天半了，她還能熬過多久呀！」

來如風道：「我這是去抓那個設計陵墓的傢伙，他叫和本初，也是七王府的一個外務總管。」

他看看花子幫的人直瞪眼，遂又道：「我正設法抓住他，逼他去打開陵墓的暗門機關呀！」

他尚未知道，和本初的話不可靠，設計陵墓的人是另有其人的。

和本初開啟的陵墓暗門是假的，來如風又怎麼會知道，不但來

如風不知道，便袁天行幾人也以爲那就是七王爺忽必顯的眞陵墓了。

* * *

吳長老聽到來如風的話，立刻沉聲道：「來大俠，你快說，姓和的老小子在什麼地方？」

來如風道：「姓和的率領著一批韃子兵去攻打壩上寒山四虎去了。」

姓汪的猛一驚，道：「不就是這條路往西南方嗎？」

姓吳的長老道：「兄弟們，來不及了，咱們回頭去壩上，別回太原府了。」

「走！」

「快走！」

這十幾個花子幫的人也不理會來如風了，一窩蜂似的便往西南方奔去。

來如風發覺這十幾個花子的輕功都不錯，只看他們的輕功就知道了。

來如風拍馬全速趕路，心中更惶急了。

如果這批花子幫的人與和本初那批韃子們相遇，其後果是花子幫必吃大虧。

* * *

有一條大河打個半圓繞過一道山嶺，從山腳伸出一道天然長堤，生生把河水折向東，於是西南便形成一片高地，那高地並沒有人家，長了一大片梅林，這地方只一到了初冬，梅林一片花海，壯觀又美麗。

轉過這片梅林往西入山谷，半里處一片屋簷重疊，氣象又是一新，大片的宅子依山坡而建，看上去有三層之多，這兒便是壩上了。

貼著山坡的那道嶺，也正是寒山。

寒山四虎包家兄弟就住在這裡。

包家四虎的妹子包成玉，自與來如風在老爺嶺對面的山林老樹上親熱一番之後，信了來如風的話而急匆匆的趕回寒山了。

包成玉當然不會對她的四個虎哥說出她與來如風二人在蔴袋中茍且之事。

包成玉只把來如風告訴她的事說出來。

不料包成鋼反而哈哈笑了。

來如風告訴包成玉的事乃是七王爺陵墓是個陷阱，如今已囚了五個人。

但包成鋼反而樂了。

包成玉問她的大哥爲何樂了。

「哥，你還笑得出來呀！」

包成鋼道：「我爲什麼笑不出來？哈……」

笑著，他對包成玉道：「妳怎麼會相信來如風那小子的鬼話連篇呀？」

包成玉道：「來如風說，姓和的老傢伙率人殺去西陵堡了，不久也會朝咱們寒山殺來的。」

包成鋼道：「來如風那小子，他把妳當娃兒耍了。」

包成玉道：「怎麼說？」

包成鋼道：「他先騙妳說七王爺的陵墓是騙局，叫咱們放棄去盜寶，然後再嚇妳，韃子們要殺過來了，叫妳趕快折回來，而他……」

包成鋼哈哈一笑，又道：「他一個人去盜寶，那個狗東西，他還眞叫我這傻乎乎的大妹子回來了。」

包成玉道：「我……我們曾……」

她此言沒完，包氏四兄弟齊聲問：「曾什麼？」

包成玉幾乎說漏了嘴。

她咬咬唇，道：「我是說我們曾商議過，萬一韃子們找來，他會趕來幫咱們的忙。」

這幾句是她編的，她總不能說出與來如風做愛的事情。

她的話剛完，包成鋼沉聲道：「來如風沒有輕薄你吧？」

包成玉急忙搖手，道：「沒有，沒有，我才不會讓他對我動手呐！」

其實她這話還有把柄，她不要來如風對她動手，而是她自己動手，在那種情況下，當然由她動手。

女人呐，這種事最會否認不過了。

寒山四虎並沒把他們大妹子帶回來的消息放在心上，反而更積極的準備爲七王爺忽必顯的寶物大動干戈了。

包成鋼下了狠心，他才不找什麼機關呐。

他要率人去挖墓，有什麼比這更直接了當的？

包成玉回來不過兩天半，她也在懷疑，是不是來如風爲了擺脫她才拿話騙她回來的。

包成玉關緊了房門做起白日夢了。

她想著來如風，她已與來如風睡過了，而來如風會不會把這一段看做是喝一碗涼水般稀鬆平常呢？

包成玉苦惱了。

* * *

包成鋼兄弟四人可樂極了。

包成鋼把寒山的人馬聚在一起，一百多人中他挑挑撿撿的挑了六十人。

這六十人不帶別的東西，鋤頭鐵鏟倒是綑了不少在二十四健馬上。

他們這是打算去盜墓了。

包成鋼的人馬已備妥，飽餐過後就要上路了，他老兄這才走到大妹子的房門外，卻正遇上他的老婆

柳搖金與三位弟婦走過來。

柳搖金問她丈夫包成鋼道：「當家的，要不要咱們也跟去呀！」

包成金的老婆葉上香也道：「咱們跟去力量大呀！」

包成鋼道：「寒山不能沒有人守住，你們四個走不開，我只會叫咱們大妹子去。」

他立刻往門外喊起來。

「大妹子，妳出來！」

「呀」的一聲門開了，包成玉有些花容憔悴的道：「哥，你叫我？」

包成鋼一怔，道：「妳……病了？」

包成玉道：「我沒病！」

柳搖金哈的一聲笑，道：「除了相思病之外，什麼病也病不到咱們的壩上公主呀！」

包成玉道：「大嫂，妳這是……」

包成鋼哈哈一聲笑，道：「大妹子，我把人馬調齊了，盡撿力氣大的，咱們這就要出發了，妳要不要一齊去熱鬧熱鬧呀？」

包成玉當然去。

只一想到來如風，她是不會留下來的。

「我當然去，大哥呀，我立刻收拾一下。」

她回身又到內房裡，很快的取來她的刀一把，外罩長披風扣在脖子下，幾乎是跳著走出去的。

包家妹子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同來如風在樹上的那一幕，美得叫她茶飯不思，睡在床上還想情郎呐。

* * *

包成鋼四兄弟率領著人馬就快到河岸邊上了，包成玉一人騎馬在後面跟着。

大家都在想著寶，只有她一人在想情郎。

包成玉還不知道，來如風心中沒有她，來如風心中只有一個席美姬，因爲席美姬把貞潔的身子交到他的手中，他能不感動？

包成鋼人立馬上回頭望，寒山的人馬強又壯，他志滿意得的忍不住哈哈笑了。

他這一笑不大緊，從遠處傳來打雷聲。

天上無雲怎會有雷呀，一聽便知道有大隊人馬奔向這面來了。

包家兄弟吃一驚，寒山的人也都抬頭看，嚄，遠處不是人，遠處只見塵土往天上飛，一條似黃龍的煙塵中那鐵蹄聽起來是壯觀的，也是嚇人的。

包成鋼低吼一聲，道：「他娘的，咱們大妹子的消息是正確的，這正是韃子騎兵來了呀！」

包成金道：「大哥，咱們怎麼辦？」

包成銀道：「趕快回去保家門呀！」

包成鐵道：「娘的就在這河邊等他們。」

包成鋼還未決定怎麼樣的幹，包成玉拍馬過來了。

「哥，你看看，來如風說得不錯吧！」

包成鋼道：「咱們就在這兒幹，如果把殺場引上門，這些韃子們會放火燒的，這當咱們不上。」

他這裡正說著，一隊人馬到了對岸，仔細看過去，果然盡是韃子兵。

包成鋼立刻狂吼一聲，道：「寒山兄弟們拔刀，準備殺韃子了。」

「嗆」聲響處，一個個拔出腰刀來。

寒山四虎四隻鋒利的虎爪也掄動了。

河對岸，果然是和本初與鐵木長風二人率領的七王府衛士，他們見這河對岸的人也吃一驚，這表示對方已有備了。

鐵木長風對和本初道：「姓包的怎麼知道咱們殺來了，怎麼可能？」

和本初「咯咯」一咬牙，「嗆」的一聲拔出彎刀來了。

「鐵木統領，咱們能就此撒手回去嗎？」

「當然不能！」

他也拔出彎刀，又冷冷的道：「便是和總管不來，鐵木長風也要殺上寒山，這不是王爺交代的嗎？」

和本初道：「那麼，咱們還等什麼？」

鐵木長風的彎刀高舉，抖然指向河對岸，大吼如虎，道：「兄弟們，殺！」

「殺！」

剎時間河水飛濺，萬馬奔騰，氣勢驚人，近百名韃子兵與近衛軍，掄動著手上彎刀，狂吼厲叫的往河這面衝殺過來了。

在這邊，包成鋼大叫道：「伙計們，幹啦！」

「殺呀！」

「狠宰啊！」

包氏兄弟分別帶領十五名大漢，他們不但揮刀，而且還取下鋤頭，對準泅過河來的韃子們暴打過去。

包老大迎向和本初，這二人一個騎馬，另一個金剛般的站在地上幹。

包成鋼在虎爪攔打之間，他發覺這姓和的韃子武功奇高，不但揮刀攔殺，而且馬術更精湛，抖韁挾馬，偏移揚蹄，已至人馬的心意合而爲一了。

韃子們天生善騎術，慓悍作風此刻表露無遺。

和本初在交手中，不時的傳出

令人心悸的冷笑，這和他過去那文弱老人的形象已完全變了一個人。

包成金與鐵木長風幹上了，這二人由岸邊殺到河裡，再由河中殺上岸，人馬全是一身汗水，只幾個照面間，便鮮血迸現了。

包成銀與包成鐵再加上包成玉，三人相互支援，交叉衝殺，一時間還眞的進入忘我之境。

於是，河岸邊殺聲震天，淒厲慘嗥之聲此起彼落。

韃子們多了三十幾個人，漸漸的把包家的這批人圍向中央，這光景準備痛宰而一個不留了。

* * *

馬上的和本初厲聲吼叫起來了。

「圍緊，圍緊，飛馬縮小包成圓圈！」

只見韃子們拍馬在外圍飛馳著，手中彎刀凌空掄動，每兩匹馬一組，繞著被圍的人狂奔。

就在這緊要關頭，遠處傳來喊殺聲。

「殺呀，殺韃子呀！」

這些喊叫中一大半是女人聲，抬頭看去，嚄，寒山那面來了近百人，再細看，一大半是女人。

是的，河岸上殺得慘，叫得遠，早驚動了壩上包家的人，那包成鋼的老婆柳搖金一聽河岸出了事情，立刻把能幹的男人女人全動上了。

這其中當然有包成金的老婆葉上香，包成銀的老婆花玉銀，包成鐵的老婆梅花兒。

四個大脚婆娘使着四把砍山刀，一邊奔來一邊叫：「當家的，穩住殺呀！」

包成鋼與和本初正在互相瞪眼的刹那，一聽老婆也來了，再細看，寒山能用的人全來了，他仰天一聲大笑，道：「奶奶的，咱們去他娘的反包圍，殺呀！」

「殺！」

和本初與鐵木長風二人正要下達殺絕令，忽見來了百多個男女，不由心中驚怒交加。

和本初對鐵木長風大叫：「快，率三十名近衛迎殺上去，絕不留活人！」

鐵木長風把手一揮，道：「雄風隊隨我來呀！」

刹時間三十名韃子近衛撥馬便往奔殺而來的寒山包家人衝殺過去。

這光景看在柳搖金眼裡，她立刻大叫著迎上去了。

她也不管怒馬的衝擊，雙手握刀便砍，只不過他們這些人敵不過三十多匹馬的衝擊，只一個照面便有十幾個人被馬踩得滾地嗥叫。

那葉上香大叫著：「穩住，穩住，砍馬腿！」

立刻就有幾個男子抱刀往地上滾去，他們果然出刀砍馬腿。

這一招還眞管用，馬倒人翻之際，便立刻擁上幾個人出刀亂砍，就這樣，當場砍死十幾個。

一時之間，雙方就在這河岸附近展開一場混戰了。

* * *

和本初與包成鋼二人打得最激烈，和本初眞的不要命，爲主子効命，他這樣的表現好像過了頭。

如今他肩頭上在冒血，被包成鋼的虎爪斜剁一層皮，他連眉頭也不皺，就好像那不是他身上的肉。

而包成鋼也受了傷，胸前中了一刀見肋骨，左臂上的鮮血也在流，他卻是哇哇怪叫不休。

* * *

漸漸的，搏殺的場面擴大了。

只要看看地上屍體，便明白這是一場殊死之戰，非殺至不剩一兵一卒不罷休。

有幾個女人在追殺一個韃子兵，那韃子兵腿上挨一刀，瘸著腿往林子裡逃，還是被幾個女人追上了。

這一追上就是亂刀砍，一把叉草的三尖鋼叉便狠狠的叉在這韃子兵的胸口上。

看吧，握叉的女人還把叉左右攪，叉子拔出來的時候還有碎肉沾在叉尖上。

那包成玉與她的四個嫂子會合了。

包成玉大叫：「嫂子，咱們集中在一起呀，別散開！」

包家的人果然又慢慢的集中，便在這時候，忽聞得包成金慘嗥一聲，轉著身子往外旋。

他的虎爪飛上了天，背上一個刀傷在標血。

這光景看在葉上香的眼裡，立刻尖叫著衝過去了。

「當家的，當家的呀！」

她已扶住往地上倒的丈夫。

包成金重傷在葉上香的懷裡，他啞著聲音道：「別管我，殺……呀！」

有兩個包家人奔過來，立刻扶住包成金往外奔去。

葉上香尖吼著揮刀便殺上去了，她已披頭散髮不要命了，包家這四個女人乃有名的母老虎。

突然，包成鐵也大叫一聲，拔身暴退，他抖著雙手，而鮮血便也在空中滴洒不已。

包成銀又被三個韃子攔在水邊殺，包家的人似乎仍然未佔上風。

那隨後來的近百個包家男女，還眞不敵鐵木長風的人，雖然鐵木長風的人已損失過半，但他們有組織，有陣法，仍然能把局面穩住。

戰況好像要明朗了，便在這緊要時候，忽聽得河對岸有人大吼起

來了。

這批人來得眞是時候，十幾個花子幫的人物，幾乎是爭先恐後的往河岸這面泅水過來了。

是的，吳長老十七個花子幫的人殺來了。

花子幫的人不是來幫包家兄弟的，他們甚至還討厭包成鋼兄妹。

他們是聽了席美姬被囚進陵墓才找來的。

* * *

十七個花子幫的人中，三個是六袋長老，十四人乃各方堂主，武功自也不俗，如今泅過河來，立刻紛紛找上韃子幹起來了。

包家兄弟看見這光景，感激得幾乎都快流出眼淚來了。

* * *

吳長老四下裡在找一個人，那個人正是和本初。

他繞錯了方向，因爲和本初與包成鋼二人互砍互殺在一片林子邊，而吳長老還指著另一方向，對高長老道：「走，咱們去抓姓和的！」

高吳二長老不顧一切的殺進大片混戰中的男女陣裏，反而被困住了。

汪長老率領著十四個分堂堂主，就在一陣狂打中，把韃子們連人帶馬打得四散開來，這光景立刻形勢大變，包家的人便也士氣大振了。

那包成銀狂叫著：「別放走一個人，殺光這些韃子兵呀，殺！」

這大聲叫喊眞管用，韃子兵也露出了膽怯之心，再細看之下，雙方死傷得差不多，都已過了半。

這眞是一場不要命的仗。

突然，有幾個韃子兵往河對岸逃去了，河這面也只不過有二十幾個還在殺，而地上的受傷者，已被包家的人生生砍死，一個活的也不留。

淒慘的哀號聲震撼著人們的心坎，只見狂殺中的鐵木長風也大叫著往河對岸撤去。

鐵木長風這是領頭逃，餘下的韃子兵當然跟著逃，這近百名韃子，也是七王府的近衛，過得河的已不足四十人了，而和本初……

* * *

「快找，姓和的老狗去那兒了？」

這是吳長老的吼叫聲。

花子幫的人幫著包家兄弟打勝了，但吳長老卻在大叫著要他們的人快找和本初出來。

當然，包家也別去挖七王爺的陵墓了。

地上死的傷的，算一算已有七十多人，包氏四兄弟傷了三個，包家的四個大脚女人也有兩個挨了刀。

那柳搖金找到她丈夫包成鋼的時候，發覺丈夫傷得死去活來，開口說不出話，只手指林子。

柳搖金也不管了，背起丈夫就往家跑。

包成銀沒受傷，他指揮著救受傷的人，死的人那得等一陣子再處理了。

* * *

包成銀攔住吳長老三人，十分恭敬地施禮，道：「花子幫的哥兒們，咱們寒山永遠也忘不了貴幫的大力支援，且等等一同到壩上去待茶。」

吳長老卻淡淡的道：「老實說一句話，咱們不是來幫忙的，咱們找那個可惡的和本初。」

包成銀道：「姓和的照上面便同我大哥幹上了。」

吳長老道：「令兄呢？」

包成銀四下看，發現大嫂背著大哥往回走，立刻大聲叫道：「嫂子等等！」

柳搖金臉上是淚也是汗，她站定了，道：「三弟呀，你瞧瞧，你哥被那姓和的砍了十幾刀呀！」

包成銀看看吃一驚，包成鋼的衣褲上染滿了血。

包成鋼重傷了，他張大嘴巴快斷氣似的。

「哥，你振作，姓和的人呢？」

包成鋼喘著氣難出聲，無力的指指林子。

包成銀道：「跑了？」

包成鋼用力的點頭沒出聲。

這光景吳長老在一邊看得清，他大手一揮，大吼道：「桿上兄弟們，林子裡去抓那老韃子呀！」

「走！」

「抓呀！」

這十七個花子幫的人似發了瘋，一窩蜂的往河岸不遠處的林子裡衝去了。

他們仍只要抓到和本初。

他們才不會幫包家善後吶。

包成銀還大聲叫：「回咱們那兒歇歇呀，各位！」

誰還聽他的呀，花子幫的人早衝進林子裡去了。

於是荒林中傳來此起彼落的詢問聲不斷。

「喂！這兒沒有呀！」

「喂！找到沒有？」

「他娘的，跑了？」

「就不信姓和的飛上天。」

姓和的當然不會飛上天，只不過……

* * *

和本初眞的成了挾尾巴的狗似的瘸著腿又流著血，三步一匐五步一爬的直往東面跑著。

原來和本初與包成鋼二人殺到一處林邊之後，和本初因爲原已受了傷，如今再拚戰，早已有些力不

從心了，如果是在平時，包成鋼再是凶殘玩命，怕也早已被和本初擺平了。

他們二人對殺對砍，早已忘了別人，更忘了自己只有一條命。

就在花子幫的十七人衝過河岸的，和本初一看心就軟叭叭的吃一驚，因爲花子幫的人不簡單，單是花子幫的三位長老就夠受的了，何況自己的人馬已開始潰逃了。

和本初是一頭老狐狸，他見包成鋼出手已亂了章法，本想再殺，但見包成鋼已抱定死也要拖個墊背的，他便打退堂鼓了。

他怎麼會同包成鋼死在一起？於是，和本初便拔身而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和本初又自懷中摸出刀傷藥，匆忙的敷在傷口上，痛得他額頭直冒汗。

他似乎忘了方向，東西南北看一遍，便想繞道回太原，那是方向雖對卻無路通往，但和本初走路雖辛苦，但他還是心頭輕鬆多了。

他心中發了狠，只要回去把傷養好，立刻再殺過來，他相信再來一場搏殺，壩上包家非連根拔起不可。

和本初很想找到一匹馬，他太需要了，如果有一匹馬騎上，他相信明天此時就會回到王府中了。

和本初一邊走一邊看，當然，他除了怕敵人，尤其是花子幫的人追來，也怕包家的人追上來，當然，他更想發現有人家，也好弄些吃的喝的。

最好是這戶人家有馬匹，那才令人高興吶！

＊　＊　＊

山邊走過是山邊，這兒已是寒山背後了。

誰也不會相信，和本初會逃到寒山後峯山腳下，於是，和本初笑笑。

和本初有理由在痛苦之中發笑，因爲，遠處有一片高粱地延伸到山邊，而山邊卻有間舊茅草屋，最令和本初愉快的乃是那茅草屋外還拴了一匹馬。

有煙，裊裊的自茅屋中衝出來，然後再旋著而升上高空。

和本初走得近了，便不自主的聳動鼻子大力的狂吸幾口氣味。

甚麼氣味？當然是屋子裡飄出來的香味。

走了這麼久，和本初看看日落西山就快天黑了，這一天只在早上吃過飯。

和本初拐着雙腿走到茅屋前，他仔細看，這茅屋還眞夠破爛的，好像不應有人住，因爲這茅屋後牆有個大窟隆，門窗早就沒有了。

和本初一楞，跨步登上青石頭疊的台階上，他伸頭屋內看，嚄，當門一堆火，火上架着一隻半烤熟的山羊，一半紅一半白，香味就從羊身上發出來。

和本初奇怪的再看看外面小樹下拴的那匹馬，不由得低呼，道：「喂，喂，有人在嗎？」

他看屋內沒有人，再看門外也沒有人，他只怔了一下，便走到火堆前。

和本初餓極了，手中彎刀猛一切，一塊紅嘟嘟的羊肉已片切下來。

和本初不客氣，他撕着羊肉吃，他只吃一半又瞪眼了，因爲……

因爲火堆的另一面還放了一袋酒，太好了。

和本初不客氣，他伸手取在手，旋開木塞就是十幾口喝下去，精神好多了。

和本初吃着還自言自語的。

「這會是甚麼人吶，我看八成去拉屎方便了！」

他這裡就快吃飽了，猛可裡屋角的樑柱上，有人拍手哈哈笑了！

「哈！」

和本初吃一驚，他挺身抬頭看過去，黑影中一個人向火堆這邊走過來了。

這個人是和本初最不願見到的人。

「你！」

「哈……和老呀，你是眞人不露相呀，哈……」

「來如風，你……早就盯上我了？」

「却也沒機會向和老你討教呀！」

這人，當然是來如風。

來如風盯了和本初已有四天多了，他急呀！

和本初幾乎氣結，因爲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和本初舉着一塊羊肉楞住了。

來如風笑道：「和老，你吃呀，我知道和老早就餓了，特別爲和老在這兒烤了一隻山羊，吃，別客氣！」

和本初道：「來大俠……你……」

「別再叫我來大俠了，你還是叫我來如風吧！」

和本初又想舊技重施了。

「來大俠，你三番四次伸援手，我心存感激呀，尤其是此刻，當我最需要的時候，你便及時的加以援手，單只這一點，就叫我感激不已！」

來如風道：「光感激有個屁用！」

和本初道：「來大俠的意思是……」

來如風道：「和老，我來如風也有求於你呀！」

和本初哈哈一笑，道：「來大俠，你是不是想弄個一官半職呀，說吧，你想當個甚麼官，一句話，王爺面前我保你！」

來如風道：「事情擺得明白，你不是西域巧匠，而七王也沒死，這只不過是個大陰謀，對吧？」

和本初乾乾一笑，道：「甚麼事情總是騙不過你的法眼，這就是令我佩服的地方。」

來如風淡淡一笑，和本初立刻又道：「你如果點個頭，王府統領由你幹！」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和老呀，你看我是個做官的材料？」

和本初道：「天下沒有生來就當官的！」

一笑，來如風道：「難道和老還不知道我來如風是一匹不羈的野馬？」

和本初當然知道這些，心裡面和本初眞想對來如風出刀，只不過他的機會太少了！

他如果未受傷，他必然找機會對來如風下手。

和本初乾咳一聲無奈的嘆口氣，道：「來大俠，你的意思我明白，那像我呀，一切得聽王爺指令而行事，幾會爲自己設想呀，我好比七王胯下駒，七王怎麼撥弄，我就得往那個方向行，唉，人嘛，際遇總是不同的！」

來如風道：「和老，你這是表面感慨良多，但我也明白你心中想着如何殺了我，即使目前無力出手，心中却在罵我老祖宗！」

和本初急搖手，道：「這是那裡話，來大俠，你太多心了，單只你幾次出手及時的援助，便令我終身難忘呀！」

來如風道：「唉，你知我知天也知，如果我不出手，死的不是你，而是想挾持你的人，是吧！」

和本初全身一緊，心中那股子忿怒，幾乎雙目噴火。

來如風出刀如電，「切」的一聲，一塊羊肉已扎在他的刀尖上了。

他這一手還眞令和本初吃一驚。

和本初幾乎要叫起好來了，因爲來如風的尖刀削落的那片羊肉尚在空中，已被來如風反刀扎中。

來如風張口吃着，笑道：「如何，不錯吧！」

和本初道：「太好了！」

來如風道：「那酒……」

和本初忙把酒袋遞過去，來如風立刻接住了！

來如風接過酒也不喝，他只是吃吃的笑。

他這麼一笑，和本初立刻不舒服。

來如風道：「和老呀，你喝了這酒？」

「我喝了十多口。」

「一口就不得了呀，你一口氣喝了十幾口？」

和本初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唉，來某不得不施點小手段呀！」

「甚麼手段！」

來如風把他的酒袋往火堆上澆，立刻有一股濃濃的怪味道冒出來。

和本初大驚，道：「那是甚麼？」

來如風道：「我這酒中泡浸了七日斷腸散呀，那可是一種劇毒呀，你喝了……」

和本初厲吼，道：「來如風，你乃一方大俠，也會施出這種下五門的手段？」

來如風淡淡的道：「唉，非常時期免不了以非常手段來應急呀！」

「你小人，趁人危難中……」

「我從不把自己看做大丈夫！」

「咻！」和本初忍不住隔火一刀殺，而來如風……

來如風便頭也不抬的舉着尖刀，阻個正着。

「噹！」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江湖傳說巧匠鐵勝金打造了一枝鑲有十顆寶石的權杖，許多人湧去索看，令其厭煩不已，便帶徒弟往中原欲找方溫中問究竟，路經十八盤嶺，無意中救下廣仁大師，三人同赴長安去找林浩然。林浩然一早已在長安東關外一客棧等待約見的方溫中與各路英雄，商議七月十五日八斗山之戰事。鐵勝金待林浩然對他說出權杖之事，才解心中謎……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可
士・文
飛・圖

胭脂奴



善良天性得重現　廢墟碑前認親爹

花圓圓道：「兩個月前你就該死了，你毛大俠知道嗎？自從你那晚摸進鎖龍嶺，你就該死了！」她微微一頓，又道：「就因為你一攪和，而使得人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而陷於停頓，這項損失可不只限於金錢，你知道嗎？」

毛幹目眥欲裂，道：「但妳們至少應該等到花大俠見到妳們之後吧！」

花巧巧道：「我們不能等，否則到什麼地方再遇到像這麼好的機會呢！毛大俠，你就大方一點，成全我姐妹的一番苦心吧！」

毛幹怒道：「至少妳們也應該知道我毛幹對妳們沒有歹念吧！」他喘着大氣，又道：「林大俠也相信妳們是花冲的女兒，難道妳們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生身老父是何人嗎？」

花圓圓木然道：「我們是一對可憐的孤兒，一對被拋棄的孤兒，如此而已。」

毛幹已是頭痛錐心，雖說上了藥，又有長白雪玉冷却，但裂膚之痛，依然難以忍受，如今望着兩個死心塌地想取自己性命的花家姐妹，心中一寒，無奈的道：「這麼說來，妳們仍然要割下毛某項上人頭了！」

花巧巧道：「怎麼能不割，為了人頭店生意上信用，為了寶雞巴大雷十萬兩白銀，你想我們會輕易放過你嗎？」

毛幹一聽，當即道：「巴大雷前些時已被我殺死在駱峪關，妳們那筆狗屁倒灶生意不用談了！」

花圓圓一揮手中柳葉鋼刀，對花巧巧道：「時辰不早了，妹妹，快動手吧！」

毛幹自知身受重傷，難是她二人對手，但對於任何機會，他都不願輕易放過，那怕是一絲絲機會……

於是，毛幹仰天長嘆，全身哆嗦，道：「上天真太不開眼了，我毛幹一生就幹了這麼一次好事，却得到了斷頭的報應，我不甘心啊！」

兩個姐妹對望一眼，笑聲發自鼻孔，道：「正當那八斗山十八盤嶺上，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你却藉故溜走，似你這種作為，還敢呼天搶地叫老天！」

毛幹怒道：「胡說，怎見得毛爺要溜！」

花圓圓冷哼道：「你若不溜，又怎會答應送我姐妹去汴梁，眼看七月十五日八斗山上一場武林盟主大會將臨，而你又遠去千里之外，試問你如何及時趕回程？」

毛幹千慮而只此一失，當下啞口無言。

也就在此時，似兩隻穿花蝶影一般，快速絕倫的閃耀着兩束極光冷焰，飛撲向毛幹那「開花」的頭上……

酷似攀枝騰躍的猿猴，毛幹在一聲尖叫中，倒翻三個空心觔斗，脚才站定，又向一根離地二丈的橫枝上一攀，一個波浪式閃躍，人已站在樹枝上。

一聲脆笑——銀鈴般的脆笑！

一聲冷叱——聲若冷泉潑面！

只見花家姐妹早雙雙自樹下包抄而上，兩把柳葉鋼刀，挾着嘯風而到了毛幹的身邊三寸地方。

不及細看，更不及細想，毛幹空中翻身，早又落下樹來，也真是巧，牛耳尖刀正在他的脚下，只見他脚尖一撩，牛耳尖刀已握在他的手上。

於是兩把柳葉鋼刀似兩個滾動的刀環一般，自兩個方向席捲而到了毛幹身前！

脆響和着兩溜碎芒，在毛幹的左右急閃泛現，一蓬五彩斑爛血雨，隨之又自毛幹的左肩噴洒開來。

然而毛幹却咬緊牙關，連哼也沒哼一聲。

這正是垂死掙扎，而垂死前的掙扎當然是不甘願死！

也有些像是困獸之鬥，因為毛幹的牛耳尖刀又在他的手上發揮了威力，一時間他還能有所憑恃！

望着毛幹頭上肩上的鮮血，花圓圓道：「妹妹妳看，這個毛偷兒五短身材，瘦不拉脊的，可是他身上的血還真不少，怎麼流個沒完沒了！」

嘻嘻一笑，花巧巧道：「反正這兒也沒什麼人來，咱們把他圍住，看他到底身上有多少血好流，又何必同他刀對刀的殺呢！」

她才剛剛把話說完，突然間，遠處有了馬蹄聲，而蹄聲聽起來却是勁急的！

誰會在這山道上縱馬疾馳？會是誰？

花圓圓縱身登上一個大岩石，掂脚舉首望去：「是個大和尚！」

花巧巧雙眉打結，道：「難道真會是……」

不旋踵間，只見真的是個高大和尚，一對灼灼銅鈴眼，及胸的繞腮大鬍子，光禿禿的頂門上寒星似的幾顆戒疤，寬厚的大嘴巴上，襯托出一個直而長的大鼻子！

只見他一到大柿子樹下面，早聽毛幹似哭似嚎的叫道：「花大俠，你終於趕來了，再晚一步，我毛幹的這顆腦袋就被你的兩位千金拾上鎖龍嶺金沙灘的人頭店了。」

邊說着，毛幹的身子已在晃動，完全是站不穩的樣子。

看着毛幹的傷勢，「大閃刀」花冲怒目望了花圓圓姐妹一眼，灰衫抖動中，已欺近毛幹身邊，急叫道：「毛兄你坐下來歇着，我先替毛兄裹傷要緊。」

花冲手法老練，抽出布巾，把毛幹左臂包紮起來，這才緩緩回身逼視向兩個女兒，道：「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父女見面，要在這種血腥場面下呢？難道妳們不知道他有恩於我們花家？」

花圓圓與花巧巧彼此對望一眼，二人一時間實在難以接受這個老和尚為自己的老父！

却又聽花冲道：「為父灞橋得消息，知道妳二人不在鎖龍嶺，才立刻趕來此地，為的就是怕妳二人再做出糊塗事，想不到真不出為父所料，再晚一步……」

花圓圓對妹妹一施眼色，兩個人緩緩舉刀向花冲逼近：「我們不是三歲孩子，你大和尚騙不了我們！」

望着二人手中柳葉鋼刀，花冲道：「難道妳二人還敢弒父不成？」

花圓圓臉無表情，冷若冰霜，道：「如果證明你是我們父親，全要憑屈奶奶一句話！」

花巧巧也道：「大和尚，你請讓一讓！」

「妳要幹什麼？」

「我們是在做生意呀！人頭店早有人把這毛偷兒的人頭訂了，我們得快些割下他的人頭回去交差呢！」

花冲怒不可遏，道：「不出為父所料，妳二人真的中毒已深，至今還在為秦川幫效命！」他咬牙「格格」響的又道：「眼看秦川幫大劫難逃，屈仙姑將斷頭在八斗山上，妳們竟然懵懂無知。」

哈哈一聲銀鈴般笑，花圓圓道：「秦川幫四十八名童男童女，一個個武功一流，巧諸葛神機妙算，再看看那些水寇土匪，他們烏合之衆，那裡是我們秦川幫對手，大和尚，你等着瞧，只等我們秦川幫消滅了那些頑固之徒以後，如果屈奶奶能證明你大和尚真的就是我們生父，我姐妹一定會奉養你的！」

花冲一聽頓足戟指二人，道：「妳們還在做夢吧！就我所知，秦川幫調教出來的二十四個男的，已死了四個，女的也死了兩個，再說那巧諸葛令狐智，也已斷魂在八斗山十八盤嶺上了，這一切妳們真的會不知道？」

花巧巧笑向花圓圓，道：「天下有誰能殺得了令狐大爺？」

花圓圓應道：「我也不相信！」

花冲心中有着泣血感受，怒吼道：「老實說，大前天令狐智就被我殺了！」

格格格一陣大笑，花巧巧笑對花圓圓道：「一個和尚，竟也能殺了令狐大爺，誰信？」

花冲一聽，反而平靜下來，只見他轉身走到毛幹身邊，雙手攙起看來已是奄奄一息的毛幹，道：「毛兒，我扶你上馬，咱們先回轉潼關去。」一面回頭又對兩個女兒道：「妳二人跟隨屈仙姑凡二十年，大概是學了點本事，爲父的心裡十分清楚，但妳們應該知道，屈仙姑養妳們，是爲了她的野心，教妳們武功，更是要妳們做她的殺手，二十年前秦川幫爲害武林，他們那種只重目的不擇手段，又是何其殘酷，妳們的奶奶、娘親、兄長，一家人除了爲父外，全都死在她手裡，妳們不知內情爲父不怪，只是……」

語音是沉痛的，沉痛中透着無奈！

身子在顫抖，顫抖中流露出父女的天性！

不料就在花冲剛剛扶着毛幹到了馬匹邊上時候，突見藍衣彩影電閃飛捲而來，兩束冷焰，交替着擊向花冲，在那似乎是失去人性的双芒激盪中，充滿了野性與殘忍！

似流星，又似高山飛瀑，一束神奇無比的藍芒，酷似蒼穹飛洒的彩虹，是那麼的莊麗而又孤傲無匹，那一道誰也未看清來自何處，也未聽到任何撞擊之聲，僅只是那麼「沙沙」兩聲，那分擊而來的兩束冷芒，有如墜向深淵一般，消失不見，代之而起的却是花家姐妹兩聲「猴」叫！

於是，就在花巧巧與花圓圓各自連連後翻暴退中，花冲那寬大的僧衣一陣抖動，才見一個冲天暴閃，人已面對他那兩個驚魂莫名的女兒，豆一般大的淚珠，顆顆順腮而下，嘴唇蠕動，不能自已！

「孩子，爹不恨妳們，却不能不可憐妳們，失去人性，比失去生命還要令爲父心酸，我已多年未用刀了，可有傷到妳們沒有？」

花冲的話音中，仍然充滿了慈愛與關懷，人非草木，誰能無情？

花圓圓當即問道：「你眞的是我們爹？」

花冲道：「一點不假，想當年大閃刀的威名，何人不知，爲父的四十八斤大砍刀下，從未走出一個活人，如果妳二人不是我失散二十春的可憐女兒，剛才妳們已血濺當場了！」

花巧巧又問道：「可是能有所證明嗎？」

花冲毫不遲疑，道：「妳們一個左耳下有顆黑痣，是姐姐，一個左掌心有顆黑痣是妹妹。」

花巧巧道：「我們要你有力證明，你能舉出來嗎？」

花冲心中激動，拭去面上「血」淚，道：「有，但要跟爲父一同趕往虎牢關去！」

花圓圓道：「好，我們願意去，最好現在就去！」

於是，花家姐妹拾起被震飛的柳葉鋼刀，花冲把毛幹扶馱在馬背上，這才四人一同上道，疾快的趕往虎牢關而去！

那虎牢關在洛陽以北，距離孟津不遠，但要過黃河，四人穿過熊耳大山趕到虎牢關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過午了，一路上，只見一個傷者與個大和尚，領着兩個絕色美女，穿山越嶺，跨河過鎮，還眞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那虎牢關是個古老城鎮，靠北三里地方，有個土坡，坡上有個三戰呂布廟，廟裡面除了正殿上的劉關張神像外，把個呂布擺在偏殿，不過香火還是鼎盛的。

繞過這個山坡，有一片翠竹園，附近散落的住了幾戶人家，却在這翠竹園中央，好大一片斷垣殘壁，從那些假山幽徑，曲道廻廊廢址看來，這兒曾經是座深宅大院，而住在這兒的人，也必是顯赫一時的大戶。

「大閃刀」花冲，這位如今已是汴梁城中大相國寺的廣仁和尚，來到這廢園，早已是滿面淚痕斑斑而不能自已。

花巧巧與花圓圓二人却是茫然不知。

四人在這廢墟前面的一排巨竹附近下馬，花冲指着面前一片廢墟，對花巧巧與花圓圓二人道：「這兒就是咱們的家，當年那種富麗堂皇，車水馬龍，雖南面王不易，却不料秦川幫的屈大勇，大舉來犯，一夜之間化成廢墟，當時爲父外出不在家中，等到聞風趕回，全家上下一十八口，僕婦一十二人，除了你姐妹失踪以外，全部被殺，唉！天道寧論，難道是我鑄成大錯？於是爲父一氣之下，立刻殺奔秦川，正遇上八斗山羣雄大戰秦川幫，爲父終於殺了那如厲魔一般的屈大勇。」

他輕輕一嘆，又道：「仇雖報了，但面對親人死去，家園灰燼，爲父的整日以淚洗面，雖夢中亦頻呼魂兮歸來，本欲一死了之，但却是因爲妳姐妹二人，自小被妳們的奶奶與娘親，視同寶貝，一旦失踪，爲父總得尋找妳們下落，但却渺無音訊，於是爲父的就在大相國寺出家爲僧，只是夜闌人靜之時，仍對妳姐妹思念殷殷，難以忘懷！」

他語出內心深處，眞情流露於外面，雖石頭人亦會點頭！

也就在此時，只見一個拾糞老人，身後背着一隻竹筐，一根長把鏟子，套在竹筐上，右手拎着一隻旱煙袋，踽踽而行來……

「四位是外地人吧？可是來找人的？」

花冲回頭看，只見這老者白眉寸長，白髯飄胸，一臉皺紋，滿口無牙，但他那個樣子，却使得花冲一喜，立即稽首施禮，道：「老施主不識貧僧了嗎？」

那老者把頭上破草帽向後推了一推，仰頭細看，半天才驚喜的道：「你可是莊主嗎？你……你是莊主，這些年你未回來，原來出家了，唉……」

花冲一聲苦笑，道：「二十年了，想不到二十年後還能在此看到熟人，你可還是靠着那幾畝菜園子生活？」

那老者嘆道：「當年我是專門給莊主家按時按日送菜，自從莊主一家遇害，我老頭子種的菜，大部份遠送進虎牢關去賣，匆匆一晃，就二十年了，啊……這兩位……」

老者指着花巧巧姐妹問，花冲道：「你老可曾記得當年我失踪的一雙女兒嗎？」

老者一喜，道：「難道她們就是花老太太最疼愛的一對雙生姐妹？」

「正是！」

老者舉首對天，道：「眞是老天有眼，兩人都這麼大了，出落得這般標緻。」一面伸手讓道：「莊主遠道回鄉，請到我那菜園邊的破屋歇歇腿吃頓便飯吧！」

花冲急忙稱謝，道：「趁着天色尚早，我還要帶她姐妹去她們媽的墓上，也好叫她們知道當年的一段血海仇恨！」

於是花冲領着兩個女兒與毛幹，一路又走了一里多地，來到一處小丘上，只見松柏點點，矮樹荒草擋道。

四人撥草而上，找到了山丘上面，只見一個好大的墓園，就中一塊石碑上，刻着一篇墓誌銘，那上面清楚的刻寫着花家莊遭劫的經過，而讓花巧巧與花圓圓嚎啕大哭的，却是那石碑上也刻了她們的名字，甚至她們身上的特徵，也刻在上面……

那是絕對不會有假的，而世上也絕對不會再有那麼巧合的事，二十年歲月，石碑已剝蝕成灰色，但上面的字却並未隨着歲月的消失而消失！

於是，埋藏在巧巧與圓圓二人內心深處的人性，那是極爲善良的人性，終於爆發出來了……

只見二人「噗通」跪在花冲身前，熱淚泉湧，雙肩聳動，尖聲哀號凄厲的哭叫道：「爹！女兒不孝啊！」

花冲早一個箭步，來到一個突出墳前，伏地埋首在墳前而痛哭流涕道：「媽！不孝子冲兒來看妳老人家了，還有妳那兩個可憐的孫女兒，總算把她們找回到妳老跟前了……」

「奶……奶……」巧巧與圓圓爬地痛哭不止……

一時間，蒼天爲之失色，大地爲之動容，附近的草木也好像爲花家父女這種悲痛而黯然的失去了生氣！

這時候一臉蒼白，有氣無力的毛幹，强打起精神，想要上前勸一勸，但他還是暫且忍下來，因爲，也許這樣，才能喚回這兩個女娃兒的良知，人生父母養，任何一個野心惡魔，是永遠無法剝奪這種親情的。

就在一陣痛哭之後，毛幹才上前勸慰父女三人節哀！

於是，花冲對兩個女兒道：「如今妳們該知道，毛大俠對我們花家算得是恩人吧！」

毛幹急忙扶正要向他行大禮的圓圓巧巧，邊嘆道：「大俠二字毛幹不敢當，往後二位姐妹叫我毛叔吧！」

一切看來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兩個女兒要求老父，當天夜裡就守在這墓園，她們決定要陪陪她們的奶奶，媽媽，以及一衆死難的家人們，當然，毛幹也只有陪着他們父女了。

夜靜之時，遠處有隆隆的聲音，那該是黃河的水聲，近處發出颯颯响聲，花冲告訴兩個女兒，這兒常有高山上溜下來的野狼！

但這一切，對於巧巧或圓圓，並不放在心上，因爲她們的心中，正有着熾熱的火苗，在開始燃燒，那是復仇的火苗，她們決定找鎖龍嶺上的屈仙姑報仇，而且是下定決心，誓報滅門大仇！

一連三天，花冲陪着兩個女兒守在花家墓園，附近老一輩認識他們的人，全都來看望花冲，看到他的女兒，也更爲他高興，不少人勸花冲還俗，重振花家莊昔日雄風，甚至花巧巧與花圓圓，也是這麼說！當然毛幹也這麼勸。

三天後的一大早，花冲原本是要把兩個女兒帶向汴梁，但因爲女兒決定要找屈仙姑報仇，一片眞摯孝心，他不能，也無法攔阻，但爲了兩個女兒的關係，花冲也只好陪同女兒繞道趕往藍關，準備協同各路英雄，與秦川幫在八斗山十八盤嶺上竭力一拚了。

又一次，毛幹死去活來，而使他的心中有着極大轉變……

距離七月十五日尚有三天呢，但是藍關鎮上大小客店，早已住滿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江湖人物。

就在八斗山的東面商鎮，也早已聚集了不少武林中人，如果這兩個地方的人物仔細算一算，少說也有三四百人，這與當初鎖龍嶺前面

金沙灘上的人頭店開張時候比，至少也多了一倍人。

當然，這還不包括伏牛山區拉桿打劫的小叫天一幫土匪在內，不過小叫天可沒有閒着，因爲在他的心中，正盤算着一項極大的陰謀呢！

就在這天一大早，八斗山十八盤嶺上面，那棵最高，也最大，二三十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見的巨柏，突然間全身枝葉盡無，只餘下一根主幹，插天一般矗立在那兒，那主幹距離地面少說也有二十丈有餘，如今突然變得光禿禿的一根木幹，附近四週又沒有矮樹陪襯，看上去如同有人在那峯頂上插了一根木桿似的！

一面被單那麼大的黃旗，迎風飄揚在這根巨樹幹的頂端，黃旗下面，高掛著一支色彩眩目，光艷照人，霞光萬道的權杖，看了令人嘆爲觀止！

是誰會在這兒安排下這種奇妙懸疑，令人費解的場面？是誰會在這風清物美，景色靈秀的高山之上，竟大費周章的故弄玄虛，而撒下滿天迷霧？

當然，除了「江河才子」林浩然外，絕不會有第二個想得出來。

要知當初方溫中他們找上歸燕坡的林家莊，就在方溫中秦二壯與林大俠長談之後，擬定了個絕妙計劃，那就是盡一切可能，向外傳言，七月十五日八斗山上推舉當今武林盟主，並授以權杖。

這只是一個召集天下武林人物的手段，當然，鎖龍嶺人頭店的秦川幫人，也絕對會及時參與，只要時間一到，林浩然他們就可以當衆揭穿秦川幫的陰謀，而促成天下武林再一次的大團結！

八斗山十八盤嶺上的大纛，迎風招展，早把等在東面商鎮，西面藍關的各路英雄，引到八斗山的十八盤嶺上圍觀，不少人猜測這是誰的手筆了。

有不少人直嚷着時辰過得太慢，恨不得今天就是七月十五日！

於是有不少人爲了巨柏主幹上的那根權杖，寧願守在樹幹下面而不再離去，因爲那根權杖，是未來主宰武林的象徵，爲了不被惡人覬覦，大家寧可苦守在這高山危崖頂上，直等七月十五日的來臨！

已經是七月十四了，這天過午不久，林浩然、方溫中、秦二壯等一行人，正在藍關城內的聚賢客房內密談的時候，突見小二手上舉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人名，從每個房間與客室走過，一面口中叫道：「誰是牌上的人？誰是這牌子上的人？有人找啦！」

由於這幾天各客店全擠滿人，一時間要找個人還眞不容易。

不過，也虧的店小二腦筋動得快，把要找的人名大大的寫在一塊木牌上，一路吆喝着走入後面客房。

這家聚賢客棧，算得是藍關最大一家客棧，不但住客人，也有騾馬店與馬廐，包括馬匹的修蹄洗刷溜馬全有。

這時候店小二剛剛舉牌推門進來，林浩然早已看清那牌子上寫的，正是自己的名字！

起身叫住小二道：「是我，可是有人要找我嗎？」

天熱房間燜，幾個人却把房門關着，小二伸手抹了一下額頭汗，笑道：「你這位大爺，快出來吧，外面有人急着要見呢！」

方溫中伸手一攔，道：「林兄不必出去！」一面回頭對小二道：「是甚麼樣的人？」

那小二道：「一個大概四十出頭，另外兩個是年輕人！」

林浩然心中吃驚，暗自忖道：「會是誰？」

秦二壯與關玉二人齊道：「何不叫他們進來，大家一見便知。」

林浩然忙伸手阻止，道：「慢來，任何事情，越是接近完成階段，越是應該加倍小心，以免功虧一簣。」說着，對一旁的小二道：「你很會辦事，這點碎銀子賞給你！」

小二接過銀子，還眞的咧開了嘴巴笑。

於是，林浩然叫小二前面走，自己跟着走出房門。

林浩然才剛剛走向前面大客堂上，早見到總管林子大，領着兩個兒子，三人滿面焦急的在東張西望呢！

林浩然未曾再往前面走，他只把小二叫住，道：「把他們三人領進來。」說完自己又返身回房。

林浩然心裡十分明白，眼前大客堂上甚麼樣的人物全有，如果這時候在大庭廣衆下高聲招呼，難免引起他人注意，誰能保證這裡沒有秦川幫的眼綫？

而總管林子大膽敢不遵守自己吩咐，好好守在歸燕坡，却把兩個如驚弓之鳥的兒子，千里迢迢的帶到秦川來，八成莊上出了大事。

但林浩然不愧是江南有名的「武林才子」，他心中激盪，外表鎮靜的走進客房！

不旋踵間，小二已把林子大與林頂立林維立三人帶進房裡。

林子大一見林浩然，當即抱拳行禮，一副惶恐的道：「啓稟莊主，大事不好了！」

林頂立也道：「爹！咱們莊上出事了！」

林浩然强按住心頭衝動，道：「你們累了吧，吃過飯沒有？」

林子大搖搖頭。

於是，林浩然對門邊的小二道：「快去下三碗麵來！」

望着走出去的小二，林浩然這才對林子大道：「你們找櫈子坐下來，有甚麼話，慢慢講，這屋子裡全都是自己人。」

林子大抽出腰上汗巾，先抹去頭上汗水，這才緩緩的道：「初七那天一大早，同往年一樣，我招呼車輛，送老奶奶夫人她們上甘露寺進香！」

林浩然點頭道：「每年都是如此！」

林子大又道：「可是今年老奶奶與夫人爲了兩位少莊主的事，正憂心如焚，所以天一亮就催着屬下套車上道，準備第一個上香，求個靈驗。」

林子大喘口氣，又道：「連着一衆僕婦在內，屬下派出兩輛騾車，莊下留下兩位護莊武師與三個長工，還有灶上的兩人，可是等到屬下等過午趕回來，發覺整個莊院已成灰燼，咱們留下的人，也全被人割下人頭，慘死當場。」

林浩然一驚而起，拍桌怒道：「鄰人應該知道是甚麼人所爲，他們是怎麼說的？」

林子大忙回道：「他們說是兩個年輕人幹的，當時我就知道，必然是秦川幫人所爲，因爲他們用的傢伙，正是屬下與莊主套招時候用的鋼丸。」

林浩然怒容滿面，冷冷的又問：「如今老夫人同夫人她們呢？」

林子大道：「是甘露寺的智圓大師，他在得到這不幸消息後，立刻同一位年紀很老的老人家，來到歸燕坡，當時就把老奶奶與夫人等十多人，全接到甘露寺去住了。」

林浩然一驚，急又問道：「你是說智圓大師同一位老人家同去的？」

「正是。」

「他長得甚麼樣子？」

「很老，白髮蒼蒼，一副老夫子像，但在他那一眼大一眼小的眸芒中，精光畢露，有一隻旱煙袋掛在手臂上……」

林浩然一震，道：「是他！」

於是，他又把雙目盯在林家兩個兄弟身上……

此時，小二推門送來了三大碗雞絲涼麵！

林浩然雙目精光逼視着林維立兄弟二人，而使得二人哆嗦，林頂立囁嚅的道：「我二人是過午才上岸，就在江邊碰到總管，是奶奶要我二人同總管來找爹的。」

方溫中道：「眞是不幸中大幸，如果老夫人她們在莊上，保不準會發生更悲慘的局面來！」

秦二壯怒聲道：「秦川幫的人眞可惡，竟然用這種卑鄙手段，咱們絕饒不了他們。」

也就在這天過午兩個時辰之後，藍關突然又出現了許多回子，這些人的身上穿着，以及身體冒出來的那股子羊羶味，清楚的表明，他們全是遠道來自大西北的回回。

只見每個人腰裡插着帶鞘彎刀，頭頂氈帽，大熱的天，依然是一件長衫，腰裡纏着一條布帶，羊皮快靴，有一大半都是一臉草鬍子。

沒有人認識他們，而他們也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尤其是同他們不相干的人。

只是，藍關這地方清眞飯館只有一家，却全被他們七八十個人包下了。

看起來藍關這個大鎮，還眞的熱鬧起來了，但誰又想得到，那遠在終南大山裡的鎖龍嶺前面，如今比之藍關鎮來，更是不知熱鬧多少倍，因爲，就在這七月十四夜半裡，那個拉桿流竄在伏牛山區打劫的土匪小叫天，又像一羣幽靈一般，殺到了鎖龍嶺。

原來深藏在小叫天內心中的陰謀，却是要對秦川幫來個乘虛蹈隙！

事先，小叫天派出幾個機伶的手下，掩藏在鎖龍嶺附近窺探，只要發覺秦川幫的人大舉出動，遠去藍關以東的八斗山十八盤嶺，他就會領着人馬，一舉攻上鎖龍嶺！

也就在十四日天剛亮，鎖龍嶺上的人一大早就有了動靜，而且其聲勢之壯，令窺探的人也爲之驚心不已！

因爲就在十三日晚上，已有一百多人從鎖龍嶺走出來，他們一身輕便裝，背着鋼刀，井然有序的往藍關那個方向連夜走去，小叫天得到報告，正慶幸自己妙算呢，却不料十四日一早，又有五十騎小川馬，馬上騎的全是一幫青年男女，一個個威風凜凜，縱馬馳去，在這些小川馬的後面，却見六騎高頭大馬，一溜的跟在一匹裝扮古怪，撐着布篷的大白馬後面，那匹大白馬上，却端坐着一個錦衣華貴的老婦人。

直等到這羣騎馬的走後，直等到夕陽下山，小叫天才示意他的人馬，開始往鎖龍嶺摸去……

這時候山風驟起，樹草颯颯抖動，環繞在金沙灘四週的山溪，正發出銀鈴般的水聲，小竹橋却不知何時，竟被人拆去，想上金沙灘上的那座大茅棚，也只有游過溪流才能上去。

小叫天的前頭一小撮手下，尚未接近鎖龍嶺呢，突然間從鎖龍嶺那面發出一陣「咚咚」鼓聲，有如戰鼓擂動一般，扣人心弦！

鼓聲尚未稍歇，立刻又有鐘聲響應……

於是山谷爭鳴，迴蕩之聲不絕於耳，聽起來有如萬馬奔騰，古戰場的爭鬥場面，無形中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之中。

不旋踵間，一排燈龍從鎖龍嶺的山後面飛一般的走出來，於是又見一排燈籠出現！

連續的這些燈籠遊盪在山的一邊，漸漸的若隱若現而直到消失，光景還眞有不少人在這鎖龍嶺上一般！

漸漸的，鼓聲與鐘聲也聽不到了……

小叫天蹲坐在一塊大山石上面，在他的跟前，正站着他的四員虎將，等着他下達攻山命令呢。

左手摟着他那厚背砍刀，右手瘋狂的猛抓他那毛森森而又灰白的大草鬍子，豹眼直瞪着對面的鎖龍嶺，道：「他奶奶的，你們看那山洞裡還窩了多少人？」

一捋八字鬍子，李可長斜着眼應道：「只怕有不少人埋伏在嶺上吧！」

王傳根甩動一臉橫肉，鬼頭刀往肩上一扛，咧着嘴道：「管他娘的有沒有埋伏，既然來了，總也得同那羣王八蛋見個眞章，難不成咱們還會掉頭而去不成？」

「老鴨」趙海濤點頭道：「胖子說得對，總是要幹一場的。」

望着雙手握着齊眉棍的大個鐵豆子，小叫天問道：「鐵豆，你也說說話！」

鐵豆子齊眉棍一頓，左手一拍像女人大奶子的胸脯，粗聲吼道：「頭兒，鐵豆子聽你的，你說砸就砸！」

小叫天一拍大腿，呼的一下子站了起來，山坳裡已是黑鴉鴉擠了三百多人。

只聽他高聲叫道：「孩子們！你們把耳朵伸長些可要給我聽清楚，咱們這就要一舉攻上對面那個山峯去！」他左手指着鎖龍嶺，口沫四濺的又高聲道：「上一回咱們吃了點小虧，那是咱們低估了人家，如今大夥可全看到了，他們已經走了一二百人去八斗山拚命，如今留在嶺上的，老子量他們不會超過一百人，算一算咱們可是以大吃小，三四個圍殺他們一個。」「噗」的一聲，一口唾沫吐在石頭上，小叫天「颯」的一聲拔出厚背刀，一泓藍汪汪的刃芒，閃閃耀目，右手一掄刀，左手指着一旁的鐵豆子，高聲吩咐道：「鐵頭目，你先領着你那撥人，先游過這條山溪，到金沙灘上去，點把火把那個大茅棚先燒掉，看看嶺上可有些甚麼反應，其餘的在這裡候着。」他一頓之後，又高聲道：「有一點，大家全應該明白，秦川幫在江湖上明裡暗裡搜劫了不少金銀財寶，全都堆在對面那個山洞裡，如今就等着咱們去搬去運了，這個節骨眼，誰都要加把鋼施把勁，如果有人裝孬種，看老子不活劈了他！」於是，他對鐵豆子一擺手，道：「你們那一撥可以去了！」

鐵豆子扛起齊眉棍，用力一打手勢，道：「鐵字旗下的哥兒們，跟我走啦！」

他走字出口，早一溜的跟過來五六十個灰衣短裝蔴鞋綁腿壯漢，小跑步的扛着砍刀跟在鐵豆子身後，往金沙灘那面撲過去。

一衆人到了岸邊，早有幾個水性奇佳的人，連着一根繩索，游向金沙灘去！

鐵豆子個頭大，水深的地方也不過同他的肩一般深，就見他高一腳低一腿的當先登上金沙灘，好長的一根蔴繩，也被幾個游過來的壯漢，牢牢的拴在一根矮樹幹上……

於是，鐵字旗下的六七十個壯漢，背刀抓繩，早拉緊那根蔴繩過了山溪。

這些人一到金沙灘，竟然沒有發現任何動靜。

鐵豆子粗獷的大臉盆臉孔上，掠過一抹血腥的興奮，只見他齊眉棍左右一擺動，六七十個人立刻分散成扇形，一個個場肩弓腰，竄入矮林中，半圓形的向大茅棚中包圍過去。

原本大茅棚都是掛着人頭燈籠的，這時候却甚麼也看不見，甚至大茅棚四週的奇花異木，也被移走，如果不是有個大茅棚，金沙灘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荒蕪沙島。

鐵豆子領着的人，在接近太茅棚的時候，突然狂吼：「殺！」

震天的喊殺，似焦雷般驀然爆發而起，六七十個灰衣大漢如一羣自矮樹荒林中衝出的野狠，瘋狂的殺向大茅棚！

雪亮的砍刀，一個個雙手舉得高高的，月光下抖閃出寒光碎芒，潑辣而又凶狠！

六七十人跨欄杆席捲而進入大茅棚中，不料全都變了，就在這大茅棚中，放眼四週，四週是黑而又空蕩蕩的，如果有甚麼東西在的話，也只有那一塊人頭店初開市的時候，一個七尺大漢背來的那塊大鐵牌，隱隱約約還可以看到那塊「硬」招牌上的幾個大字：「各類人頭，任君挑選，預約登記，包君滿意。」

「哦呸！」一聲吐在那塊招牌上，鐵豆子破口罵道：「他奶奶個熊，原來是空城計！」說着，立刻招呼手下，全都向溪對岸撤，一邊吩咐近身幾人道：「燒了！」

鐵豆子領着手下，才過了一半

山溪，一股子衝天大火，就在山風助威下，熊熊燃燒起來，一時間「劈啪」聲爆響震天，火苗照得鎖龍嶺如同夕陽紅滿天般的染上一層恐怖的大紅色，附近林中鳥獸奔騰，連鎖龍嶺附近山上面的野狠，也驚得嗥聲連連，四下奔竄。

一衝而上了溪岸，小叫天早高高的站在那大石頭上望呢，一見鐵豆子濕着全身而來，微微點頭道：「鐵豆，那面是空的吧？」

抹去一臉水漬，鐵豆子指着熊熊燃燒的大茅棚，罵道：「金沙灘上連個鳥毛也沒有。」

小叫天一樂，道：「金沙灘上空無一人，咱們就沒有後顧之虞，不怕敵人從後面包抄咱們。」他一頓，當即下達作戰命令：「在咱們攻上鎖龍嶺上的時候，大夥全知道那上面有些地方安放了各種防衞暗樁，上一回咱們也吃過虧得了教訓，咱們這一次再攻上去，可得要避重就輕！」

三百多人全在黑暗中聽他的安排，而大茅棚的火勢，似也接近尾聲，滿天通紅，已變得灰慘慘的濃煙陣陣……

「可長啊！上回你同成剛繞向東面，說是那面有條深溝擋道，這回你領個一百人再繞過去，我問你，東西可帶齊全了嗎？」

八字鬍一翹，李可長一拍肚皮，回應道：「頭兒放心，全帶上了，就等頭兒一句話了！」

小叫天手一擺，道：「你那幫人先走吧！咱們頂上見了！」

李可長一聲吆喝道：「走吧！」

「吧」字出口，他人已閃躍在一衆大漢的前面。

灰色的蒼茫裡，一羣灰衣大漢如同漠北狠羣一般，一陣風似的捲向鎖龍嶺的東面攻去！

小叫天立刻又對「老鴨」趙海濤吩咐道：「你把自己那幫人拉往西面，那兒可是埋伏多，你得小心應付，我這裡叫傳根支援你，你們這兩百人可要交替前撲，相互支援，尤其是摸近他們那山洞口的時候，可得多用點腦筋！」

於是，趙海濤先帶着他的一百名手下，小跑步的衝向鎖龍嶺的西面，那兒只要繞過一個彎，就是上鎖龍嶺的通路，只可惜上次他們未曾發現。

不久，胖子王傳根也領着一百名手下，隨後攻去。

才不過半個時辰不到，早聽得鎖龍嶺西邊喊殺之聲震天，隱隱的還有兵器碰撞聲傳來！

不旋踵間，東面也有了喊殺聲，且見火光點點，顯然李可長的人已越過了那條鴻溝殺上鎖龍嶺。

小叫天一拍大腿，哈哈笑將起來……

鐵豆子心中一毛，因爲上回頭兒一笑，大家吃了個敗仗，這一回他又在發笑……

「走！」

小叫天先舉步往鎖龍嶺走去，一面對緊跟在身邊的鐵豆子道：「一應登山東西可弄齊全了吧？」

鐵豆子急忙應道：「回頭兒的話，全都叨拾齊整了，二十個小爪鐵錨，連着攀天蔴繩，一根繩子四個人，連頭兒算在內，也不過六七十個人，盡夠用了。」

小叫天點頭道：「你幹得不錯，等咱們攻進秦川幫的大寶庫，我准你先抓一大把金塊，犒賞你小子。」

鐵豆子一喜，忙謝道：「謝頭兒的賞啦！」

迎着鎖龍嶺的正面，小叫天領着鐵豆子這七十人，連同自己的馬弁幾人，一下子衝近山崖下面，那兒可是神偷毛幹曾經摸上鎖龍嶺的路綫。

雖然，這些人沒有毛幹那麼靈活的閃展騰躍在懸崖峭壁與峭立千仞之間，但這羣人中，也有不少身俱功夫且又生長在深山大澤裡的人，他們對於爬山登高，自也有一番獨到之處。

尤其是鎖龍嶺的東西兩面已是明敵着衝殺而上，而正面却無形中變得靜悄悄的，形成了兩明一暗，形勢對小叫天這面大好，而使得他們這一撥人，很快的攀登到半山峯腰，於是，一百多丈長的一個人高凹地，就在這些人的面前展現出來。

小叫天登到這片凹地，灰濛濛的望下去，不由罵道：「他奶奶的，這個地方如果有人把守瞭望，咱們老遠就會被他們先發現。」說着，來到一個大洞口上，只見好厚的一個木門，早已從裡面頂上了。

鐵豆子奮起虎威，斜肩往上猛頂，但却紋風不動，於是立刻又過來七八個大漢，大家齊頂，仍然未見晃動。

小叫天大罵，揮起厚背刀連劈數刀，却是那大而厚的木門既堅硬又厚重，也不過被他劈下一把碎木屑。

鐵豆子道：「放把火燒吧！」

小叫天點頭同意。

於是，早有人亮起火種，拔折一堆樹枝，貼着大木門燃燒起來……

這時候所有的人已全都上到這個凹崖上面了，眼看着就等木門燒毀，小叫天就要領人攻入山洞了。

突然間，峯頂上轟轟之聲不斷，巨石櫺木滾滾而下，聲勢驚人，令人膽裂欲飛！

小叫天情急智生，當下斷喝道：「快貼着山壁！」（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康少峯眼見外公、母親等人慘死，奮而往鬼谷尋找名師，鬼谷谷主在此定居之後，將鬼谷劃爲可以砍殺爭鬥的場所，但除鬼谷之外，一律禁止爭鬥，如有違反，按禁令格殺。小峯尋師，見到「鬼谷三叟」之一的醉叟解千愁，雖拜師不成，幸得他將趙婉君母子打走，找到神叟余千知，卻被他詐騙了珠寶，又遇上黑虎莊、白龍莊的人截殺……



武功低微恨難雪　遍體鱗傷命堪虞

「那就說出來聽聽，白龍莊衞家的人爲甚麼這樣恨我？」

「說是可以，不過……」

「又要談話費？是不是？」

「好說，此乃慣例，我老人家畢生無所好，偏愛孔方兄。」

「我沒工夫跟你磨牙，要多少？說個數字出來。」

萬博先生眉頭緊鎖，盤算了一下，道：「此事十分複雜，一言難盡，非五顆寶珠莫辦。」

小峯覺得黑虎莊趙家的人一再和自己過不去還情有可原，白龍莊衞家之人處處找痲煩卻透着古怪，沉吟一下，道：「五顆太貴，三顆，不說就拉倒。」

神叟余千知想了想，收好寶珠，拉着康少峯道：「咱們走。」

小峯一楞，道：「到那裏去？這兒不可以說話？」

萬博先生道：「不是不可以說話，而是他們沒出錢，不能白聽。」

不管康少峯是否情願，拉着他行至破屋後方，見四下無人，這才煞有介事的說道：「你問白龍莊的人爲何會這樣？這事說來話長，應從你的雙親說起，皆因你娘生得太美，種下了無窮禍根，二三十年前有一個江湖浪子，貌若潘安，武藝超羣，性好女色，卻又朝秦暮楚，不知造下多少孽緣，惹下多少是非，曾在江湖道上掀起滔天巨浪。這個浪子不是別人，正是你親生的爹。」

小峯沒開腔，在心裏大喊：「我不承認他是我爹，他把娘害得好慘，我一定要殺掉他！」

神叟余千知兀自繼續說道：「這個江湖浪子娶黑虎莊主趙峯的女兒趙婉君爲妻，豈料，結婚年餘，甫生一子，便移情別戀，和白龍莊主衞道的千金衞飛燕暗通款曲，稍後再生一女，色心又起，棄舊戀新，經過一番死追活纏後，你娘不明就裏，爲他的甜言蜜語所惑，遂與他雙宿雙飛，黑虎、白龍兩莊恨你們母子的原因即在此。」

喘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嚴格說起來，趙婉君是大老婆，衞飛燕是小老婆，你娘是老三。」

好傢伙，除趙婉君之外，還有女人，而他偏偏是自己的生身父親，康少峯既羞！且恨！更悲！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永不見人！

忽然想到衞飛燕曾生一女，問道：「你說那個渾蛋跟衞飛燕生有一女，可是那個叫小燕的姑娘？」

「不錯，正是她，認眞算起來還是你的姐姐哩。」

「哼，我不承認是那個江湖浪子的兒子，也不承認她是我姐姐，我恨他們入骨。」

「你承不承認是一回事，事實又是另一回事，他，的的確確是你爹！她，毫無疑問是你的同父異母姐姐！」

「小燕既是衞飛燕之女，爲何叫白龍莊主衞道爺爺？」

「此事另有一段插曲。」

「甚麼插曲？」

「這段插曲暫且別談，先把寶珠拿來再說。」

「已經給你三顆了，請勿貪得無厭！」

「抱歉，咱們的交易到此爲止，欲知別事，需再付費。」

「這段插曲與在下風馬牛不相及，沒興趣聽，留着賣給別人吧。」

本要舉步離去，大風雪中那一幕慘絕人寰的往事忽又湧上心頭，想起母親臨終前的凄愴遺容，想起母親臨終前的血淚遺言，想起母子二人顚沛流浪時的諸般苦難辛酸，也想起斷送母親一生幸福的那個惡魔。

但是，他是誰？到現在爲止，康少峯一無所知。

思慮再三，覺得茲事體大，有盡早查明的必要，改口道：「衞家的事小可沒胃口，給你三顆寶珠，倒想聽聽那個江湖浪子姓甚名誰？現在下落何方？我要殺了他！」

余千知聞言臉色一變，愕然道：「好小子，你要大義滅親？」

康少峯報以一聲冷哼，沒開口。

萬博先生大搖其頭道：「不是老夫有意和寶珠過不去，而是你那位寶貝老子是個浪子，是個怪傑，更是一個幽靈鬼魅般地神秘人物，姓名多如牛毛，臉孔千變萬化，妻妾左擁右抱，偏又居無定所，我萬博先生雖然愛錢如命，卻一向貨眞價實，不敢空言欺詐，寶珠暫且留着，等余某打聽清楚後自當據實奉告。」

小峯甚感失望而又沉痛，仇人不僅是自己生身的爹，而且還是一個神秘的千面人，當下咬一咬牙，決定將這些惱人的事暫時拋諸腦後，進屋去找病叟拜師學藝。

晚了，康少峯雙腳甫動，白龍莊主衞道，金錢鏢衞宏道，剛從地上爬起來的摘星手衞宏濤，以及小燕姑娘，已相繼縱身撲到，擋在前面。

衞道白眉雙挑，一臉不耐道：「萬博先生，閣下的生意做完沒有？」

神叟余千知慢條斯理道：「眼前的這一筆生意是做完啦，也許很快又會有新生意上門。」

衞道臉一沉，道：「不做生意就站到一邊涼快去，別碍手碍腳！」

健步一邁，故意擋在余千知前方，與小峯的距離又拉近三尺。

氣氛立又緊張起來，康少峯力持鎭定道：「衞老莊主請別發怒，這件事絲毫怪不得在下母子……」

話未完，小燕姑娘黛眉雙挑，截口道：「放屁，好個絲毫怪不得你們母子，是誰搶走了我的爹？是誰氣死了我的娘？今天就是你還債的黃道吉日。」

日字出口，招已出手，根本不給康少峯辯解的機會。

她快，神劍衞道更快，霍地振臂一抖，狂風大作，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向康少峯。

他是個老江湖，深知萬博先生唯恐天下不亂，最愛搬弄是非，好從中漁利，是以存心速戰速決，欲以電閃雷奔之勢，一擊就要了小峯性命，使余千知沒有插手的餘地。

萬博先生並未坐視，此老的功力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串鈴一響，人進如風，舉臂架住衞道的右臂，對康少峯道：「小財神爺，這個老傢伙技深若海，一掌劈下，不死也會重傷，可要老夫助你一臂力，我老人家可以替你打死他，也可以打個半死不活。」

白龍莊主衞道勃然大怒道：「余千知，你簡直不是東西，除錢之外，六親不認，再多管閒事，老夫拚着白龍莊從此滅絕之險，也要與你決一死戰。」

余千知的確是個怪物，一點也不生氣，笑呵呵地道：「衞大莊主別冒火，只要尊駕出得起大價錢，我萬博先生照樣可以任憑驅使。」

神劍衞道冷笑道：「本莊主好歹也是一方霸主，這點小事還用不到驚動別人。」

舌劍唇槍，各不相讓中，場中又多了兩人。

女的是蛇蠍美人趙婉君。

男的是玉面郎君楊明。

毫無疑問，這一對母子也是衝着康少峯來的，小峯心頭一震，料定今日之局必是吉少凶多。

神叟余千知依然自在又逍遙，搖着串鈴附耳道：「小財神爺，你哥哥也來啦！這小子陰險狠毒，渾蛋一個，要不要老夫替你揍他一頓？」

康少峯未置可否，玉面郎君楊明朝神劍衞道深施一禮道：「晚輩楊明，拜見老莊主。」

衞道的臉陰沉沉地，微一頷首，沒答話。

楊明碰了一個軟釘子，仍不知收斂，轉而色迷迷的盯着小燕姑娘，滿臉堆笑道：「衡山一別，轉瞬三月，小燕姑娘更加明麗照人，越來越美啦，爲兄的無時無刻不在念着妳。」

小燕星眸流轉，柔情萬千，含情脈脈地嬌笑道：「那裏，庸脂俗

粉，明哥不要開玩笑，三月不見，人家也很思念。」

衞莊主耳聞目見，知他二人情愫已生，不禁大吃一驚，兄妹之間斷斷不可亂來，見楊明舉步行來，忙將小燕拉至一旁，小聲叮嚀道：「燕兒，別和他來往，這小子油腔滑調，詭計多端，不是個好東西。」

弄得小燕姑娘滿頭霧水，追問道：「爺爺，你老人家別冤枉好人，楊少俠這人挺好的，風趣洒脫，一表人才，爲甚麼不准我們來往？」

衞道不肯明言，長嘆一聲，道：「別問原委，反正不許你們來往就是不許你們來往，要不然妳會後悔一輩子。」

小峯見到這般情形，知道小燕對她自己的身世尚不甚了了，楊明亦不知彼此乃兄妹手足，事情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萬博先生這時又開口了：「你看他們兩兄妹眉來眼去的多親熱，將來不亂倫才怪，眞是罪孽，你如肯出十顆明珠的代價，老夫可以阻止此一不幸的發生。」

「如何阻止？」

「一個巴掌拍不響，幹掉一個就沒事啦。」

「哼，你就認識錢，一點仁義道德也沒有。」

「娃兒說對啦，有錢能使鬼推磨，仁義道德值幾文，只要給錢，我萬博先生可以不問是非善惡，不管忠奸邪正，甚至殺人放火也照幹不誤。」

這一番宏論，康少峯不敢苟同，自然也不會花這種冤枉錢，搖搖頭，轉身逕往破屋行去。

楊明正自爲衞莊主不友善的態度納悶，見小峯要走，正好找到一個發洩的對象，雙肩一聳，疾竄五尺，吼道：「小雜種，別走，把命留下來！」

「呼」地一聲！一招「春雷乍展」，劈頭蓋臉打過去。

本是親兄弟，如今卻勢同水火，康少峯不退不讓，企圖硬拚。

奈何自身功力太淺，豈是楊明敵手，掌招尚未遞滿，對方的强勁掌風已兜體襲到，蹬！蹬！蹬！硬生生的被逼退三步。

楊明一招得手，越發得意忘形，冷言冷語道：「臭雜種，你的功夫還嫩得很，識相的趁早自行了斷，找你娘去吧！」

神叟余千知沒忘小峯尚有半串寶珠，靠攏過來耳語道：「怎麼樣？楊小子心狠手辣，武功又高，要不要我老人家幫你打發？」

小峯欲語未語，場中又增二人，當先一人是黑虎莊主鐵掌趙峯，乃子金扇銀筆趙一德緊隨在後。

趙峯八面玲瓏，禮貌週到，抱拳爲禮道：「啊，神叟余老，白龍莊衞莊主，大家都在這兒，幸會！幸會！」

蛇蠍美人趙婉君正感勢孤力單，見父兄聯袂而至，精神爲之一振。

楊明更加飛揚跋扈，道：「外公，這個雜種許是看中鬼府的風水了，今天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活着離開。」

趙峯一言不發，臉上陡泛殺機，暗自運足一掌眞力，走向康少峯。

一人動，大家都動，趙、衞兩家的人齊皆運掌執劍，從各個不同的方向攏來。

情勢隨着大夥的腳步緊張起來！

死神正向這個可憐的孤兒招手！

論功力，講修爲，他們中的任何一人都可在三五招內輕而易舉的要了康少峯的命，如今聯手齊上，鐵定死路一條。

小峯自知不敵，死又不甘，在一股極端堅强的報仇雪恨，忍辱負重的力量的支撐下，他咬牙退避，尋求活命的機會。

玉面郎君楊明破口大罵道：「媽的，這兒是鬼谷，可以爲所欲爲，少裝孫子，上呀！你動手是死，不動手也是死，乾脆痛快點，別做縮頭烏龜！」

小燕姑娘也在一旁幫腔，盡是些不堪入耳之言。

兩莊人馬腳步漸近，蓄勢待發，小峯已退至瓦房壁腳下，再也無路可退，心中想着母親的遺言，不知是和他們拚命戰死的好？還是忍辱偷生的好？

適在此時，耳畔鈴聲又起，神叟余千知說道：「生死一髮，稍縱就要完蛋，如需老夫効勞就早說，再晚了恐怕就來不及了。」

康少峯心裏有數，眼前的這位萬博先生雖然技深若海，可以救自己一命，但也是個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人，當寶珠用光時仍難逃一死。

與其必死，又何必浪費錢財，白白的便宜了余千知。

死念一生，萬念俱灰，揚掌擊向自己的「天靈」死穴。

玉面郎君楊明見狀好不得意，陰陽怪氣的揶揄道：「自殺是最佳選擇，起碼可以留個全屍，小爺早就料到你遲早會走這條路，如今果然被我猜中了。」

這一番話，彷若一支火把，點燃了康少峯的生命之火，也點燃了他的復仇之火！

外公死得太冤！

母親死得太慘！

何公公的遭遇更不幸！

我不能死！不能死！

我要替他們復仇！雪恨！

要殺死楊明！

要殺死那個江湖浪子！

也要殺死白龍、黑虎二莊以及所有欺凌羞辱過我的人！

然而，我的武功太差，打不贏他們，怎辦？

娘說過！在功力尚未大成之前，要忍耐，忍受最大的羞辱與痛苦。

好吧，就聽娘的話，今天向他們下跪討饒乞命，明天也要他們向我下跪討饒乞命，我受的凌辱與痛苦越大，復仇的意志越堅，他們給我一刀，將來討回兩刀！只要能找到名師，學得絕技，誰敢罵我一聲雜種，甚至給我一個白眼，就要誰的命！天下只有我娘、外公與何公公是好人，可惜他們都死啦，我恨天！恨地！恨所有的人！我要用鮮血洗刷這個骯髒的世界，要一手拿着鋼刀，一手揪着他們的腦袋，叫瞧不起我的人在我這個私生子的面前發抖！

想着想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慾掩蓋了一切，噗通！一聲，跪倒在大家的面前，求他們饒命。

康少峯忘却自我，拋棄尊嚴，涕淚交流的哀求哭訴，卻絲毫感動不了趙、衞兩家人的鐵石心腸。玉面郎君楊明猛進數步，在小峯的心口上踹了一腳，暴跳如雷的吼叫道：「垃圾！雜碎！你今天就算叫親爹喊爺爺也沒有用，快選一個痛快俐落的法子自殺吧，不然本少爺就要開始剝皮了。」

愈說愈氣，再度揚腳猛踢，康少峯猝然無防之下，當場四腳朝天倒下去，骨碌碌的滾出去好遠。

禍不單行，小燕姑娘趁火打劫，又添一腳，可憐的康少峯像皮球似的，滾出去一丈多遠，撞上了牆，撞得鼻青臉腫，傷痕纍纍，令人不忍卒睹。

小峯傷重不起，而行兇者居然是自己的手足兄姐，人世間居然會有這樣悲慘的事，連冷酷無情的余千知亦爲之唏噓不已。

楊明臉帶獰笑，欺身而上，亮出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來，正準備剝康少峯的皮，乃母蛇蠍美人趙婉君走過來說道：「明兒，剝皮太麻煩，娘這裏有一包穿腸毒藥，讓他五毒攻心，七竅流血而亡更痛快省事。」

玉面郎君楊明接過毒藥，未及行事，小燕姑娘忽道：「楊兄且慢，先讓小妹打他三掌。」

香風一掠，人掌俱到，當即手起掌落，用力打了康少峯三個耳光，直打得小峯頭暈目眩，皮開肉綻，滿臉是血，差點昏迷過去。

楊明則眉開眼笑，樂不可支，將手中的毒藥往康少峯面前一丟，惡狠狠地道：「我娘大慈大悲，賞你一個全屍，只要服下毒藥所有的仇仇恨恨便可一筆勾消，死後做鬼可別忘了她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猛可間，康少峯發瘋也似的吼道：「康少峯死後做鬼也一定要加倍討回這筆血債！」

盛怒之下，神勇倍增，陡生同歸於盡之心，呼地一躍而起，撲向楊明。

本來是要拚命，怎奈傷勢太重，力不從心，僅搖擺了二三下，便又趴下去。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小峯求生無門，又想到死，駢指疾點自己的「命門」死穴。

楊明不答應，擧手架開，將毒藥送至口邊，道：「小雜種，剛才叫你自殺，你不肯，現在想自殺也不行，乖乖的把這包毒藥給我吃下去。」

神叟余千知一直靜觀不語，這時才開口說道：「老夫想幫你，你偏不，現在白白的吃了一頓苦頭，眞是活該！姓楊的小子把你整得夠慘，我萬博先生願意替你出一口氣。」

康少峯恨不得將楊明碎屍萬段，挫骨揚灰，聞言立道：「好，狠狠的揍他一頓，最好揍死他，在下願意將剩下的寶珠全部奉送。」

萬博先生盤算一下，道：「這些財寶不值一條人命，頂多只能打個半死。」

楊明機伶得很，先下手爲强，揮掌劈向康少峯的心胸要害，口中喝斥道：「你他媽的今天是死定啦，閻王爺今夜請你吃晚餐。」

二人近在咫尺，這一掌又是全力施爲，小峯欲拒無力，欲退無路，眼看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余千知架住了楊明的手，對康少峯道：「怎麼樣？要命還是要錢？把這個臭小子打個半死如何？」

情急事危，保命要緊，康少峯不遑多想，立將剩下的寶珠全部給了余千知。

鐵掌趙峯、金扇銀筆趙一德、蛇蠍美人趙婉君，還有小燕姑娘，見勢不妙，迅即前來馳援。

不料，他們反應雖快，仍然慢了一步，小峯話落，神叟招出，當胸一掌將楊明震飛，像個爛柿子，又像一頭死猪，趴在三丈以外不動了。

萬博先生神乎其技，全場皆驚，黑虎莊主趙峯暴跳如雷道：「老匹夫，你簡直是條瘋狗，到處亂

咬人，眼睛裏面只有錢，本莊主今天倒要試一試你究竟有多少斤兩？」

話已說絕，人掌齊進，一口氣連攻三招，疾取余千知三處要害。

金扇銀筆趙一德不敢輕敵，筆扇齊舞，與老父前後夾擊。

小燕對楊明用情極深，拉住趙婉君的手，淚流滿臉道：「明哥傷勢不輕，救人要緊，咱們快過去看看吧。」

趙婉君正有此意，箭射而去，小燕姑娘卻被神劍衞道攔住。

小燕姑娘被這突來的舉措楞住了，想不通祖父爲甚麼不許自己跟楊明來往，正想一問究竟，突聞慘叫聲起，神叟余千知大發神威，僅三招便將金扇銀筆趙一德打倒在地，黑虎莊主趙峯雖然雄霸一方，亦非神叟之敵，被萬博先生一掌劈退三四步。

黑虎莊主趙峯幾時吃過這種虧，既羞且怒道：「余老兒，你太囂張了，別倚老賣老，本莊主今天非要給你點顏色看看不可。」

翻腕一抖，勁風如刀，一下子連攻三掌，掌掌都是難得一見的絕學。

萬博先生臉色如常，看不出絲毫喜怒之情，輕描淡寫的說道：「老夫殺你易如反掌，只是，嘿嘿，閣下這條老命還值幾個錢，打死你就少了一筆買賣，有點捨不得！」

振臂運掌，式行「橫斷巫山」，把趙峯打得原地疾轉三匝，彷彿耍猴一般。

這一招不簡單，全場皆驚，誰也不敢再輕捋虎鬚。

趙莊主連戰皆北，顏面盡失，氣得吹鬚子瞪眼道：「老匹夫，明兒與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爲了貪圖那小雜種的半串寶珠便把人打成這個樣子，你心目中除錢之外可還有天地良心？」

神叟余千知答得妙：「大莊主說對了，我萬博先生畢生無所好，就是愛錢，誰敢擋我財路，誰就有苦頭吃，誰能出得起好價錢，就聽誰的差遣。」

趙峯尋思少頃，忽道：「好，既然如此，那麼，本莊主可以付一筆錢，把這個雜種幹掉。」

「哈哈，我萬博先生今天要發財啦，沒料到趙莊主也會在老夫身上花銀子，眞是難得。」

「多少錢？說吧，別打哈哈。」

「打一拳，踢一腳，白銀三千兩，打個半死要一萬。」

「本莊主要你殺掉他，多少？」

「人命關天，非十萬兩莫辦。」

黑虎莊主趙峯探手入懷，摸出一顆明珠，一錠金元寶，四張銀票，用力往地上一丟，道：「你先把這些收下，不足之數等事完之後再去黑虎莊收取。」

余千知見錢眼開，絲毫不介意趙峯的倨傲神態，俯身拾起地上之物，認眞計算一番，道：「這些東西勉勉强强能湊合一萬兩，只夠打個半死，想要他的命，再拿九萬來。」

趙峯臉一沉，道：「趙某已經表明，不足之數你可以到本莊去拿。」

「對不起，殺人買賣，現金交易，不得拖欠。」

「那就先把他打個半死好了。」

「成！」

萬博先生頷首一諾，轉身就走。

小峯運氣一週，神智漸復，見神叟要來動手，急忙起身吶喊道：「你這人無情無義，喪盡天良，一點人性也沒有，騙去在下的一串寶珠在前，現在又要替別人當劊子手。」

余千知搖頭苦笑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老人家賺的就是這種錢，娃兒如能拿出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來，老夫就退費，保証不動你的一根汗毛。」

「在下的錢財早就被你騙光了，如今已一無所有。」

「錢沒了就免談，你準備挨揍吧！」

右臂一掄，運掌將發，忽見小峯背上有一柄奇形古劍，細一打量，臉露喜色，萬博先生喜上眉梢道：「小財神爺，你看老夫剛才對付黑虎莊主的那一套掌法如何？」

康少峯愛理不理的回說：「在下身無分文，好與不好，關我屁事，何必多此一問？」

「不，該問，該問，如果覺得不錯，就教給你。」

「怪事，你會跟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打交道？」

「好說，老主顧理當特別優待，只要將身後寶劍留下即可，此外一文不收。」

這一把寶劍是飛雲堡的傳家之寶，也是掌門信物，怎能輕易爲外人所得，不假思索，立即斷然回絕道：「我不幹，你可以動手了。」

萬博先生不死心，死盯着寶劍不放，振振有詞道：「別死心眼兒，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場之人個個都想要你的小命，就算長了翅膀也飛不出他們的手掌心。」

趙峯久候不耐，氣虎虎地衝過來喊道：「余老兒，你說話算不算數，再不動手就馬上退錢，老夫自行處置。」

萬博先生一點也不急，慢吞吞地道：「趙莊主別發火，火大傷身，你一掌把人劈死，我萬博先生

就沒生意可做啦，且慢，等這一筆交易談妥後，自會給你一個交代。」

話甫出口，夜空中突然傳來一聲飄忽不定的嘆息聲。

這聲嘆息，陰陽怪氣，透着邪門，似是近在眼前，又似遠在天邊，摸不準究竟來自何方，亦未見半點人影。

神叟余千知與衆不同，目注三丈外的一口枯井，臉色陰晴不定。

正當此時，鬼谷谷主的居處，那幢七層高樓上有一條人影一瀉而下。

人影太快，彷若閃電，瞬間便消失不見，任誰也沒看清那人影的身份和去向。

趙峯愕然一楞，生怕夜長夢多，橫生枝節，催促道：「余千知，別磨蹭，該動手啦，少在本莊主面前故弄玄虛。」

萬博先生依舊心神貫注，對小峯道：「娃兒最好放明白點，是福是禍在一念之間，如不肯買一身絕技自保，遲早會死在別人手裏。」

强敵環伺，殺機四伏，康少峯變成大家眼中的網中魚，俎上肉，他自知處境險惡，緊咬着牙根道：「好吧，我決定買下這一套掌法。」

話未落地，夜空中又響起那聲飄忽不定似喟嘆更似咒罵的聲音。

羣豪凝神靜聽，還是不明來自何方，余千知瞄一眼枯井，臉色稍顯凝重，接過寶劍收好，冷言冷語道：「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我萬博先生料定你這個窮小子遲早會答應的，哈哈！」

小峯聽他改變稱呼，喊自己窮小子，心中十分氣惱，但他被趙峯等人打得傷痕纍纍，確是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也無心計較這些，迫不及待的說道：「廢話少說，現在就開始……」

萬博先生驟然沉臉截口道：「對不起，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先吃老夫一掌再傳授武功也不遲。」

康少峯聞言大怒道：「騙子！騙子！你……」

言猶未盡，萬博先生已擺出一張閻王臉，聲粗氣壯道：「娃兒言重了，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等你從鬼門關返轉時，自當傾囊相授。」

說打眞打，翻腕一掌，石破天驚，可憐的康少峯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便進入半昏迷狀態，被震得橫飛出去。

咚！摔在地上，鼻歪嘴斜，灰頭土臉，已是奄奄一息。

神叟余千知望了趙峯一眼，道：「趙大莊主，怎麼，這下你該滿意了吧？」

與此同時，白龍莊主神劍衞道疾縱數步，又一腳將小峯踢得飛起來。

在場之人，除余千知外，似乎個個都對小峯懷恨極深，白龍莊的衞宏道、衞宏濤、小燕姑娘，黑虎莊的趙一德、趙婉君，皆拳腳交加，猛打落水狗。

你一拳，我一腳，踢來踢去，何消片刻工夫，康少峯已血肉模糊，不成人形。

最後，被蛇蠍美人趙婉君踢進枯井去。

大夥看得眉飛色舞，攏過去一看，但覺陰風陣陣，撲臉生寒，黑忽忽地深不見底，小燕姑娘拍手叫好道：「爺爺，這個小雜種必死無疑，娘的血海深仇總算可以了結。」

神劍衞道亦有此同感，點頭道：「嗯，這小子活在世上本來就是多餘的，今天不死明天也會完蛋。」

神叟余千知另有看法，文謅謅地笑語道：「非也，非也，各位先別得意，未必是禍，事情說不定會更麻煩！」

趙峯冷哼一聲，道：「哼，有甚麼麻煩，本莊主不信一個死人會從井裏飛出來。」

（未完・五）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柳氏三傑齊出刀　倭寇高手全覆歿

上文提要：「三刀會」大當家申方艮，被七巧賭坊的哈大姐救回賭坊中養傷，期間見其屬下自覺盡責，問其因，方知待人在於誠字，又見古照今刀法超羣，才後悔當初不懂惜才，因而表示欲再請古照今，却被婉拒。水道生爲失去「蒼龍號」大船而懊惱，有感缺乏人材，此時却來了他渴望已久的惠州使刀名手柳逢春與「飛梭」黃鶯夫婦……

有一桌帶傢伙的客人在吃酒！

這些客人也是東洋人，水道生一眼便看出來了。

水道生只一看這些人的腳丫子就知道他們是東洋人，因爲他們的腳穿的是布襪套芒鞋，大拇腳趾分了家。

水道生以爲上了當，他打算回頭走，不料那樓梯口上站了兩個人，兩個東洋人。

水道生心中一緊，他知道自己是走不了啦！

既然走不了，他便也坦然了，至少這是大街上，不信他們敢在大白天亂殺人。

於是，水道生哈哈一笑，他與小川兩人坐在臨街的一張桌子上，只轉個頭就能看到街上的行人。

街上的行人眞不少，只是水道生無心看大街，他瞪眼看着對面的小川。

小川把手一抬，提壺爲水道生先斟滿一杯酒，他便端起酒杯，道：「來，先喝一杯。」

水道生不喝酒，他知道東洋人最詭。

他淡淡的道：「動過刀流過血，再如此拉交情不就有些做作虛僞了？」

哈哈一笑，小川也不喝了，他放下酒杯，道：「水先生眞坦白，那麼，一切的小節也就免了。」

水道生不動聲色的坐着，他也不開口，他等着對面這個小日本開口了。

只不過他心中在想，上天眞會巧安排，世上的矮子都鬼怪，人矮頭腦怪，難怪老祖先就說過「矮子矮有八怪，禿子禿光葫蘆」！

八怪者八怪招也！貪心巧奪唯我自私，坑人欺人騙人殺人，演變到最後便是踩在人頭上拉屎撒尿水了。

* * *

上海開了埠，東洋人比西洋人來得多了好幾倍，水道生自太湖而來闖天下，他見過東洋人的怪招可多了，如果不是因爲同哈玉芳賭一口氣，他絕對不願去惹東洋人。

他如今才明白，惹上東洋人好處未得到先弄一身騷，如果一個不小心，死還不知是怎麼死的了。

他現在就非常小心的坐着。

水道生的尖刀在身上，但願今天用不到。

* * *

一頓，小川開口了。

「傷好了？」

「嗯！」

「恭喜你了！」

水道生道：「不是只爲恭喜才找我來吧？」

小川道：「當然，禮貌是不可少的，我們東洋人最注重禮節

了。」

水道生道：「你們殺人比禮貌還重要！」

小川道：「那是頑徒，我們對付頑徒從不手軟。」

水道生道：「你們不來中國，就不會有痲煩了。」

小川道：「我們要做生意，公平的生意。」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咱們不抬槓，有甚麼話，你請快說吧！」

小川笑了。

「你是一位大大的好人。」

「我否認，我在許多人眼中是好人，在你們眼中不是，在你們眼中我是豬。」

「哈……」小川又笑了。

水道生突然又道：「我可告訴你，小川先生，有時候被豬咬一口也會流血掉肉的。」

小川不笑了。

小川的嘴巴一緊，道：「水先生，我只是問你，你與三刀會已同七巧賭坊聯手了？」

水道生道：「那是你說的。」

小川道：「你同三刀會那老頭都在七巧賭坊內療傷。」

水道生道：「也是臨時找他們協助，我與申當家傷得極重，去七巧賭坊也是不得已！」

「眞的？」

「我爲甚麼要騙你？」

小川微笑了，也只有這個笑，水道生才看不出小川有甚麼惡意。

小川道：「搶劫我們島上的財物沒有你們參與了？」

水道生一聽，忽然跳起來，道：「操那娘爛汚，你終於說出那荒島是你們一夥的了，個小癟三呀，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他口沫橫飛的又吼道：「娘那老皮的，還找我要訂銀呀，老子給你個鳥，你還得賠老子損失吶！」

他說到這裏，身後才發現四個黑衣武士站在他身邊，小川也冷笑。

小川道：「事情到了今天，也沒甚麼好隱瞞的了，水先生，我找你來就是有兩件事情向你……」

「說！」水道生火大了，但他不敢動粗。

水道生如果此刻動手，他自己也知道後果。

小川道：「第一件事你已說過，你未與七巧賭坊那些人合作，這一點很好。」

水道生重重的哼了一聲，因爲他也恨哈玉芳，不該把古照今搶走！

小川並不在意的又道：「第二件事，你得實話實說。」

「甚麼事？」

「你知道荒島上失了寶吧？」

「說不知道是騙人的，因爲哈玉芳把我的人救了回來，當然我的人看到了。」

小川道：「你是個君子，君子誠實。」

水道生道：「你們是小人，騙得我好苦。」

小川一瞪眼，叱道：「不許說我們！」

就聽身後抽刀聲，水道生不說了，他不想挨刀！

小川忽的又笑了，道：「那麼你們在七巧賭坊中養傷幾天，是嗎？」

「是呀！」

「可知他們把搶來的財寶藏在甚麼地方？」

水道生終於明白了，他冷笑。

小川立刻也冷笑，道：「水先生，如果你肯明白的說出來，那四千兩銀子我就放棄了。」

水道生大怒，叱道：「我給你個屁，娘的老皮，剛才你已承認與荒島上的賊子們是一夥了，我還給你呀！」

小川道：「所以我不索討了，水先生，你說，他們把寶物藏在甚麼地方了？」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我以爲你夠聰明，怎麼的，你也變成猪了！」

小川拍桌叱道：「混蛋！」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如果哈玉芳是你，你會不會把藏寶之地叫外人瞧見呀，操！」

小川立刻楞住了。

是的，任何人也不會這麼做，藏之唯恐不及，豈會叫外人瞧見之理！

小川道：「我問你，三刀會與七巧賭坊合作了？」

「沒聽說過，只不過……」

小川急問：「不過甚麼？」

水道生道：「只不過申方艮被你們砍了一刀，這個仇三刀會是不會忘記的！」

小川一聽淡淡的笑了。

他不會擔心這些，他只擔心失去的財寶。

* * *

水道生已站起來了，但他忽然對小川又道：「我問你一件事情。」

「請說。」

「你們失掉的財寶必然藏在七巧賭坊中，如果想奪回來，憑你們這些人是白白枉費精神的！」

小川道：「我們知道哈玉芳身邊有三個厲害人物，我們正安排更厲害的人對付這三個人了！」

水道生雙目一亮，道：「更厲害的人物？」

小川道：「我們大流石門派的高手就快到了。」

水道生一怔，道：「日本武學最高門派的大流石派呀，聽說飛刀殺人……」

小川哈哈大笑了。

* * *

水道生也哈哈笑了。

水道生走在路上哈哈笑，他喃喃的道：「哈玉芳呀，哈玉芳，我看妳的麻煩大了，東洋大流石派的高手，當年他們到中原，一個人找上嵩山少林寺，少林寺中那麼多的高手都被他打敗了，妳哈玉芳有甚麼高手去應付，娘那皮的，熱鬧就快到了！」

他又幸災樂禍了。

這就是商場，哈大姐如果不兼營水上運輸，大家不相競爭，也許水道生就不會如此幸災樂禍了。

* * *

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世上的中國人最聰明，世上的中國人也最不團結。

也有人這麼說過，世上的中國人如果團結成一條心，這世界就是中國人的。

這話甚麼人也心中明白，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更知道，但最不願團結的也是那些人。

* * *

水道生就是那種人，如今他回到了船上，他很少往家中走，他大部份時間住在他的大船上。

水道生也往高昌廟那面走動，因爲他在最近訂了一艘大海船。

他知道李長春的飛龍號完了，人回來已經是不錯了，所以他又在高昌廟的造船渠訂了一條大海船，他仍然命名爲飛龍號，船老大當頭仍然也是李長春。

李長春這些天就在高昌廟，有許多結構上的改造他也出主意。

* * *

時光匆匆過，十天之間不算短，這一陣子七巧賭坊未開張，好像不幹了。

外面看起來七巧賭坊很靜，但骨子裏正相反，七巧賭坊內可眞的緊張，套上人們說的那句帶點有學問的話：「山雨欲來兮風滿樓！」

哈大姐不放出他的人馬，辦吃的用的都叫伙計們自後門出去上街上辦，便是每天爲柳老爺子夫妻兩人醫病的楊約翰也得由後門進出。

哈大姐不開賭坊有損失，但與她搬進地下室中的寶物一比之下，那點損失簡直就如同牛身上刮下一把牛毛，沒甚麼了不得的！

這些天便宜了于不悔、古照今與丘大元三人，這三人每天守在他們美嬌妻身邊過日子，愉快呀！

* * *

好日子過了十來天，這天傍晚，七巧賭坊中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看起來是咱們中國人，但他走路是內八字，瞧得仔細，他還是個浪人。

但這人說了一口好流利的中國話，好像中國種投胎到東洋似的：「開門！」

七巧賭坊中的門開了，伙計看了那人一眼，道：「來賭的改天吧！」

「不賭！」

「那你幹甚麼？」

「送信。」

伙計伸手，道：「信呢？」

那人冷冷道：「口信。」

伙計道：「送口信的呀，說吧！」

那人搖搖頭，道：「看見你們老闆才說。」

伙計沉聲道：「說給我也一樣。」

那人雙目一亮，道：「你做不了主的！」

伙計道：「甚麼狗皮倒灶的事，我做不了主？」

那人道：「說給你可以，但你能回答嗎？你能把決定叫我帶回嗎？」

伙計楞了一下，道：「你等等，我進去問問是否接見你……」

他一頓，又道：「對了，你是那兒來的？」

那人道：「龍華來的。」

伙計罵道：「媽的，東洋倭寇嗎？」

那人叱道：「兩國交鋒，不罵來使，你罵甚麼？」

伙計不罵了，他「彭」的一聲關上門，立刻往後院就走，一邊走還一邊罵。

東洋人來了如同鬼上門，原是蒙臉暗中幹，如今爽快搬到枱面上殺，伙計當然罵。

* * *

于不悔陪着妻子哈大姐愉快的自柳逢春夫妻兩人的房中走出來，院子裏她發現前院的人來了。

哈大姐問道：「甚麼事？」

那伙計忙上前，道：「當家的，龍華的東洋人有信送來了。」

「信呢？」

「他說是口信。」

「人呢？」

「在大門口，我就是不叫他進來。」

哈大姐點點頭，道：「你處理得很好，叫他進來吧！」

那人回身便走，于不悔道：「阿芳，東洋人嘛，我出手，妳一邊瞧。」

哈大姐道：「不，這人只是送信的，咱們不殺來使。」

於是，兩人站在院子裏等，等着看來的是甚麼東洋人。

* * *

這幾天楊約翰賺了不少銀子，

楊約翰中西合璧，他連米太郎與方浩兩人的傷也醫好了。

要不然聽聽看，附近傳來兩隻畫眉鳥在吵架，時而還聽到倆老的笑罵聲。

哈大姐心中愉快，她不由得回頭看另一房中人，那便是柳逢春與黃鶯的房間，且等把這倆老的病癮醫好，七巧賭坊還怕甚麼人呀？

哈大姐在想着，前面的伙計帶着那東洋人走進院裏了，那人是個中等個子，但在東洋人中算是大個。

他見哈大姐站在院子裏，立刻走過來，道：「哈老闆，我奉命送信來的。」

「誰叫你送信？」

「黑龍會上海分會小川先生。」

哈大姐冷笑，道：「終於承認他是黑龍會的人了！」

那人道：「小川與田野先生也從未否認他們是黑龍會的人呀！」

哈大姐道：「那麼，我的船先後兩次損失當然是他兩人在暗中玩我了。可惡！」

那人道：「事到如今也別再多說了，哈老闆，小川先生的信是下戰書。」

「下戰書？」

「不錯，下戰書。」

哈大姐冷笑道：「我們接啦，叫他隨時來吧！」

那人搖搖頭，道：「不是在妳這裏。」

哈大姐道：「難道是龍華？」

「不，那兒正在建房子。」

哈大姐一聽笑了，是的，那麼大的一座別墅是她率人去放的火。

哈大姐難掩臉上的笑容，那人卻在咬牙。

哈大姐愉快的道：「決鬥在甚麼地方？怎麼個決鬥呀？打羣架？」

那人搖頭，道：「不是的，三對三。」

哈大姐吃吃一笑，道：「甚麼三對三？」

那人臉無表情的道：「我們三個人對付你方三個人，如此而已！」

哈大姐道：「好呀，我接了。」

那人臉上有了表情，是陰毒的表情，哈大姐一看便知道，她怕上當，立刻追問一句：「怎麼個決鬥？」

那人手指七巧賭坊東方，道：「就在虹橋的大橋上，那樣決鬥全憑本事，而且雙方只是派出三人，多一個也會被對方發現的。」

哈大姐道：「你說吧，這件事定在那一天？」

「今夜三更天大月亮照水上的時候。」

哈大姐道：「大月亮照在黃浦江，就這麼說定了。」

那人又道：「如果你們不去，而且派的是二流人物，姓哈的，這一回你的七巧賭坊也會被人放火燒！」

哈大姐憤怒的一瞪眼。

于不悔火大了，他暴吼一聲衝上去，一把抓住那個人，眞有勁，他雙手把人舉起來，振臂大吼：「去你娘的！」

「轟」！

那人被他擲出三丈外的地上，半天才齜牙咧嘴的爬起來，爬起來他大罵：「娘那皮，兩國交戰不傷來使的！」

哈大姐道：「你不對，你不該多說話，話多了就是你的話而不是小川的話，所以你自己負責！」

那人一聽立刻惡狠狠的看了于不悔一眼轉身而去。

* * *

罵誰都可以，總不能罵哈大姐，于不悔是不許有人傷害到他的哈玉芳的！

只這副模樣，這樣的摯愛，足以令哈大姐滿足了。

那人的叫聲引來了一批人，其中就有關山河、東方亮、古照今與丘大元。

幾個人圍過來，關山河問道：「怎麼啦？」

哈大姐忽的仰天哈哈笑了……

她笑得令人吃驚，因爲她從未如此笑得毫無保留。

古照今道：「大姐，何事？」

哈大姐忍住笑，道：「東洋人終於派人來下戰書了！」

「下戰書？」大伙齊聲叫。

哈大姐道：「是的，他們下戰書了，而且約定今夜三更天。」

「三更天？」古照今半帶憤怒，又道：「甚麼地方？」

哈大姐道：「不遠，東邊的虹橋上，那座大木橋夠寬的了！」

那時候虹橋用厚木板搭建的，別看是木橋，大洋車也壓不垮！

哈大姐手一揮，道：「走，到我屋內去商議……」

大伙跟着哈大姐走進她的精舍中去了。

* * *

是該吃中飯的時候了，但哈大姐與她的人馬沒提到吃飯這碼子事。

她仍在分析，這個女人眞的不簡單！

哈大姐冷冷的道：「他們知道咱們這兒有古兄弟三人本事大，所以先把他三人引到大橋面，派來高人同他三人對決，然後再由小川田野率領一批人直撲咱們賭坊，這不但是調虎離山，而且也直搗黃龍，目的只有一個，拚命也要找回他們的失寶！」

于不悔只是在咬牙，他等着拚命。

丘大元道：「大姐，放心！我們三人前去大木橋上殺了他們三人立刻奔回來，他們休想得手！」

哈大姐道：「他們的三人必不簡單！」

于不悔把胸脯拍得「叭叭」响！大金剛嘛！

哈大姐對大夥仔細看一遍，她卻又半天不說話。

哈大姐不開口，別的人便無法說話，大夥等着哈大姐，一時間她的這間精舍中擠滿了人，卻又靜得連誰的出氣聲都聽出來了。

忽聽哈大姐道：「想通了，想通了！」

關山河急問：「怎麼樣，想通甚麼了？」

哈大姐道：「他們這些小東洋人呀，主意打得眞妙，想把古照今三人誘去虹橋的大木橋上搏鬥，然後把咱們的人引到賭坊外……」

她看看古照今三人，又道：「他們必以爲咱們會暗中潛往大木橋附近，然後再暗中派人進入賭坊中，目的仍是找尋他們的十多箱財寶。」

冷冷一笑，哈大姐又道：「爲了財寶，他們必會進來殺人，甚至放火！」

東方亮道：「哈大姐，這樣會死傷許多人，要不要往有司衙門報個案，東洋人有甚麼治外法權的……」

哈大姐道：「報案？就憑那個靠山吃山的杜捕頭呀！」

她對身邊的于不悔道：「不悔呀，半夜裏你就帶着古兄弟丘兄弟，三人前往大木橋去會一會東洋的甚麼高手，我要你們去了以後速戰速決，殺完就馬上奔回來！」

于不悔道：「阿芳，我必照妳的話去做，妳放百二十個心好啦！」

他又對古照今與丘大元道：「記住，把飛梭帶好，出手就中的，咱們柳家刀法是不會拖泥帶水的！」

丘大元道：「小師叔，我以爲你一人足夠了。」

哈大姐急忙反應，也抗議道：「敵人約的是三人，三對三的局面怎可以叫你們小師叔一人前往？」

不料于不悔還不知這是哈大姐對他的愛護，却拍着胸膛，道：「一個人我也不怕，就一個人又怎樣？」

哈大姐道：「此刻是我在調度人馬，聽我的。」

于不悔不說了，他叫哈玉芳快樂，不快樂的事，他當然不會做。

＊　＊　＊

哈大姐暗自在桌面下捏了于不悔一把，于不悔連眉頭也沒皺一下，他只是哈哈笑！

哈大姐又道：「把米大叔與方大叔倆老安排在柳老爺子夫婦兩人的鄰房，我也好派人就地照應，至於大船上的人，咱們派人去傳話，叫他們兩條船上人多加小心了。」

東方亮道：「不把船上人調一些前來？」

關山河道：「佟老頭與杜老三兩人也該來吧？」

哈大姐道：「船上也重要，敵人爲的是找回他們的寶物，當他們在這兒失望之後，必又分派些人去船上，我不想船上有失！」

哈大姐眞想得多，而且也是實情。

她先是想，先把自己當成了對方的人，如果是她來尋寶，她又會怎麼樣？

她就是因爲有此一想，才下了個作戰計劃。

哈大姐把人馬分配妥當了，賭坊中每一個人都有份，便是佟大嫂她們幾個中年女僕也懷中藏了刀子，無他，準備玩命而已！

＊　＊　＊

哈大姐在晚餐過後走到柳逢春夫妻兩人的房中來了。

柳逢春與黃鶯夫妻兩人對哈大姐的印象已改變過來，當初以爲這女子當家開了一家大賭坊必不是善類，而對於古照今的投入她門下十分的不以爲然！

但當他初次接到一千兩銀子，心中有些動了！

這以後丘大元也不回來了，柳逢春就以爲這女人必有手段，但當于小師弟也一去不回，他老人家便決心前來的黃浦灘上看一看，不料水道生去了。

水道生送他夫妻抽大煙，他倆老不知厲害，差一點上了水道生的當，於是，他倆老才又奔來七巧賭坊。

這半月以來，他倆老在楊約翰的細心醫治下，算是先穩住了毒癮，但也受了不少活罪。

＊　＊　＊

「柳大俠，今天兩位身子骨如何？」

柳逢春道：「似乎是好多了，剛才外面好像鬧哄哄的，出了甚麼事？」

哈大姐一笑，道：「沒事沒事！」

黃鶯道：「沒事就好！」

哈大姐道：「我來是要對兩位說一聲，今夜三更天也許有敵人潛來，倆老稍稍留意就好了！」

柳逢春道：「甚麼敵人？于不悔他們三人去應付，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妳放心，儘管叫他三人去，

放眼江湖，只有他三人應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哈大姐道：「我派他三人去大木橋上應戰去了，賭坊中我的人馬也分配了。」

柳逢春道：「哈老闆放心，我倆老還能自保！」

哈大姐道：「隔壁也住了兩位老人家，到時候我希望你們四老合作，一般東洋武士是不敢攖四位之鋒的！」

黃鶯冷冷笑了。

柳逢春道：「哈老闆就別爲我倆老操心了，快去各處安排吧！」

哈大姐安慰的一笑，她起身走了。

＊　＊　＊

「老頭子，你打算怎樣？」

「我們總不會落在徒兒們之後吧？」

「是的，多年未動刀子了，我的功夫也不知如何了！」

「妳的功夫？我並不打算叫妳出手呀！」

「阿春呀，至少我的飛梭至今仍堪稱一絕吧！」

這兩人當然是柳逢春與黃鶯了。

只見柳逢春扶着床邊坐的黃鶯，道：「鶯，千萬別出手，妳的身子重要！」

黃鶯笑了。

人吶，一生之中如果遇上一個眞心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這一生就算沒有白來，至於一生之中遇上幾個知心朋友的人太少了，因爲咱們老祖先已經告訴咱們了，朋友似眞還假，要不然那個朋友的朋字爲甚麼兩個月字？誰見過天上有兩個「月」的？看上去兩個月字在一起有那麼一點肝膽相照的樣子，實際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夫妻就不同了，夫妻兩人一張床，脫了衣裳淨光光，誰身上幾顆痣也知道，如果再你儂我儂的儂上幾十年，這個人就不堪此生了！

柳逢春能拋去江湖生涯，而淡泊名利的住在柳家村中陪着多病的妻子，他就是愛透了黃鶯。

這兩人還眞的酷愛彼此一生而不悔了。

＊　＊　＊

畫眉鳥叫得眞好聽，畫眉鳥天黑是不會叫的，天底下沒有鳥會在天黑以後叫不停。

但柳逢春隔壁就傳來畫眉鳥在叫，而且好像兩隻畫眉鳥叫不停。

黃鶯就奇怪，天黑半天了，這鳥叫……

柳逢春笑道：「別被人騙了，那是人在開心吶！」

「哈……」隔壁傳來方浩的笑聲，道：「喂，柳老哥，過來聊聊吧！」

柳逢春一笑，道：「不了，過了今夜咱們聊。」

方浩道：「別緊張，三更天還未到吶！」

柳逢春哈哈一笑，道：「說不緊張是假的，我夫妻二十年未出刀放人血了！」

米太郎開口了：「今夜就出刀，我可對你兩人說清楚，來的可是東洋倭寇，你不殺他們，他們就殺你！」

方浩接道：「操那娘的，東洋人就喜歡殺咱們中國人，他們出刀不把人當人！」

柳逢春過來了，他走進方浩與米太郎兩人的房間中，左右看了一下，道：「聽說兩位老兄也是受過傷的？」

方浩道：「已經好了。」

柳逢春道：「東洋人的功夫眞的那麼厲害？」

米太郎道：「他們不怎樣，只是動上那股子拚命的架式蠻唬人的，膽小的人就會跑！」

「跑？」

「被他們嚇唬跑！」

柳逢春冷冷一哂，道：「好，今夜柳某人領教一下東洋刀的厲害！」

他不多言，他要把時間用來陪他的「病妻」黃鶯。

＊　＊　＊

這夜月亮還眞圓，圓得宛似一面鏡子，高高的掛在天空中，如果再往地上低一些，地上就會反光。

地上沒反光，但地上的幾條人影仍然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可以數出來。

就在那條大橋面上，由南到北的橋頭上站了三個大漢，由北往南的橋頭上也同樣的站着三個壯漢。

這六個人看上去是厲烈的，北邊的是三個黑衣人，他們腰上插着刀，而且是長短刀各一把。

但如果仔細看，好像他們的手上還有飛鏢，那是不爲人所看到的。

他們正是東洋武士，從他們的腰帶是紫色，就知其來路不簡單，日本有個大流石派，他們派中的高手就是以紫帶纏在腰上的殺手。

當然，南邊站的三人自然是于不悔，古照今與丘大元三人了。

這六人三對三，各自站在橋的一端沒動顫，那是因爲頭頂上的月亮尚未移動到正中央。

月移中央三更天，三更一到才出刀，虹橋那時候是木橋，換成鐵橋那還得再等幾十年。

＊　＊　＊

人未動月移動，月兒已到正中間，於是，兩方的人開始移動了。

移動中的人是冷厲的，是無情的，那種失去七情六慾的表情早已

忘了自身的存在。

忘了自己生命的人當然是拚命三郎，他們六個人都是拚命三郎。

三對不要命的怒漢就快奔到正面三幾丈處了，沒大開口，沒人想開口，因爲東洋人好像不會咱們中國話，其實他們還眞的不會，因爲他們一共來了五個大流石派的高手，五個人誰也不會說中國話。

不會說沒關係，只要會殺人就好。

他們三個人在大橋上殺人，另外兩個人與小川田野他們一大羣殺入七巧賭坊中了。

* * *

大橋上六個人只是一頓間，忽的雙方齊聲厲吼，就好像六連串大炮一次發似的一聲石破天驚的「殺！」

東洋人不是喊的殺，但聲音似殺，隨之六條大漢騰空而起，半空中人未撞在一起，六點寒星刀光同時發出「颯」聲迴蕩半空中。

「噢！」

「唔！」

於是，雙方的人落在橋面上，東洋大流石派的人開罵了，而于不悔三人的手上各捏着一支星子鏢。

他三人可以發鏢，也可以接鏢，天空中飛的蒼蠅也可以捏個正着！

于不悔三人的刀在袖中，刀是短了些，但兩把短刀比一把長刀管用多了。

當敵人半空中打出星子鏢的時候，他們接鏢，同時也打出早已備下的飛梭。

於是，三個東洋大流石派的高手咬牙拔出身上中的飛梭，他們的刀拔出來了。

就聽中間那人罵了一聲「馬鹿！」

三條人影便一字排開的撲殺過來了。

那眞是狂烈的一刻，也正表現出誰怕誰呀！

于不悔狂吼一聲：「殺！」

古照今與丘大元兩人也隨之狂吼：「宰你們這些小東洋鬼呀！」

六個人相遇在橋中間，就在明月的照射中，但見碎芒流竄，激流罵人中只聽得凄嘷聲衝天而起，有一個黑衣人往橋邊剛閃落，而于不悔的人已攔住那人的去路：「你給老子死吧！」

「哦！」黑衣人中刀在肚子上，他的眼珠子幾乎被他彆出來了。

「彭」的一聲，于不悔一腿把中刀的東洋人踢落在黃浦江水中，發出「嘩」的一聲，水花濺起兩丈高。

緊接着，那兩個東洋人各自手舉雙刀，他們不疾殺了，他們也發覺對方三人的武功太高了，他們但求自保了。

一個高手如果盡其所能的力圖自保，這搏殺就有得打下去的了。

于不悔看了一眼，他大叫：「你們耗吧，我回賭坊去了，多加小心吶！」

古照今與丘大元還眞的急了。

兩人幾次撲殺，敵人就是一個勁的閃，兩人發火了。

那就發火吧！

* * *

此刻，七巧賭坊中還眞的熱鬧極了。

先是，十幾個黑衣武士由小川與田野兩人率領着分自七巧賭坊的後院外牆跳進來，這時候有兩個黑衣紫帶武士躍登在屋頂上。

這兩人的動作如狐狸般直奔偏院而來，他二人好像事先已得知道偏院的情況似的，直撲向哈大姐的精舍。

兩個人飄然落在精舍門外，也不多瞧附近形勢，暴出腿便把精舍的門踢開了。

「咻」聲起處，門內殺出兩把刀來，出刀的不是別人，乃關山河與東方亮兩人是也。

這兩人埋伏在哈大姐的房中等着敵人前來了，只不過他兩人不走運，來的兩人武功高，比之小川與田野兩人的高多了。

這兩人也正是日本大流石派的高手，他們一共由黑龍會調來五個人，三個在大木橋上幹，兩個奉命殺哈大姐。

今夜他兩人的任務就是要哈玉芳死。

* * *

哈玉芳當然有安排，她把關山河與東方亮兩人埋伏在她的屋中，這兩人乃賭坊中的高手，至少在古照今未來之前是他兩人的武功最高。

但此刻不同了，門外的兩人出刀快，閃得更快，他兩人在屋內兩把刀砍了個空，立刻奔出去殺。

兩個黑衣紫帶武士拉開架式便與關山河東方亮兩人幹上了。

只不過幾個照面，先是關山河刀砍空，他的上身方抬起來，敵人的一刀已砍在他的左肩上，眞狠，好像骨頭也被砍裂了。

關山河忍不住的吼叫一聲：「噢！」

附近的門內閃出兩個女子來，拚了命的救下關山河，而東方亮也在此時滾在地上了。

東方亮出刀攔住對方的一刀殺，他突然出腿踢向對方的胯下，那原是妙招，然而敵人的另一把短刀快不可言的切下來，切得他的腿骨也露出來了。

東方亮大叫一聲滾在地上了，他的叫聲很凄厲！

於是，兩個黑衣武士來追殺冬

梅與秋菊兩人。

這兩個女的武功原是不錯的，但與這兩個大流石派高手一比可就差遠了。

雙方只過了兩招，兩個女的已被殺得彈跳猴叱不已！

滾在地上的東方亮大叫：「快走，他們的高手呀！」

「噢！」冬梅的背上被劃了一刀，痛得他錯步十九個踉蹌，人已貼在一道窗房前面了。

那眞叫險，因爲那黑衣紫帶武士眞夠厲害的，他雙手舉刀一聲厲吼：「喲……」

眼看他一刀就要殺上冬梅了，便在這時候，只聽「颯」的一聲響，一點寒星似的穿窗而出，「叮」聲起處，舉刀的黑衣紫帶武士一聲哀嘷，立刻拋刀捂臉直往後閃退不已，他的雙手按不住臉上的鮮血，血滴已自指縫中溢出來。

另一黑衣紫帶武士正在追殺秋菊，聞得同伴的呼叫，不由奔過來了。

兩人也不知說的甚麼，只一句，那黑衣武士旋動着武士刀直往那房門中衝過去了。

他還未到房門內，自門內走出一個老頭兒來了。

這老頭兒可不是別人，及柳逢春是也。

他倆老被安排在哈大姐這個偏院來還是剛剛不久的事。

哈玉芳善於謀略，她想着自己這方面的武力，他以爲把柳老英雄安排在同一院內是一着妙棋，她相信即使黃鶯不行，柳逢春行，柳逢春必會爲他的妻子而出刀。

其實哈大姐這一招也是多餘的，柳逢春夫妻兩人早就打算出刀了。

* * *

現在，柳逢春出來了，他是不會叫這黑衣人進入屋中去動刀的，因爲屋中床上坐着他的妻子黃鶯。

那黑衣人以爲是柳逢春出手發的飛梭，舉刀便往柳逢春的頭上劈來。

他的刀已劈下了，但卻失去了柳逢春的人，這一招令黑衣人大驚，他不回頭，大步往前兩步才旋刀。

但覺眼前人影晃閃間，他的刀狠狠的斜劈，但聞「噹」的一聲，隨之一掌打在這黑衣人的臉頰上。

黑衣人吃一掌幾乎跌倒，但他只不過雙肩搖了一下，立刻側身再舉刀。

也就在舉刀間，他仰天一聲長嘯，於是小川與田野率人奔來了。

他們早已潛進來了，未發動是在等候這兩個黑衣紫帶武士的暗號。

原來也是商定妥的攻擊，但這人發覺此地有高手，在無法可想下，想倚多爲勝的把小川與田野十多人呼叫出來了，柳逢春並不追趕，他冷冷的站着。

小川與田野兩人另有任務的，他們的任務是尋找失去的寶箱，然後放上一把火，燒了七巧賭坊以報龍華別墅被燒之仇。

然而當他兩人率人趕來，立刻與哈大姐率領的七巧賭坊中人遇上了。

小川這時才發現搬請來的兩員大將有一個死在地上。那個人的臉上扎了一支梭，而另一人正移動着腳步同一個不爲所動的老者對峙。

小川從未見過這老者，而田野也是一驚。

忽見紫帶武士舉刀向老者旋殺，但仍爲老者把刀擋住，而且老者出手奇快又奧妙的一掌，打得紫帶武士口吐鮮血，紫帶武士暴退中，老者仍然未追殺。

小川大吼：「殺呀！」

這些人是等着搜寶的，以爲先派兩人，七巧賭坊中的三個高手已在大木橋上幹上了，那麼，此地由他兩人，足以被他殺個鷄犬不留，然而他們再也想不到，惠州的玩刀名家柳逢春竟會在此。

小川見這情況，只好發號施令的叫大伙殺了！

於是，哈大姐也出來了，她身邊還有兩個老的，米太郎與方浩兩人。

田野見了哈大姐，厲叱一聲撲過來了。

田野舉刀欲砍，忽的一個高大人影自屋上撲下來，一看之下，哈大姐笑了。

是的，于不悔趕回來了。

大木橋距離此地不遠，于不悔當然心急，他心急走得快，他從房上躍下來了。

于不悔宛如下山猛虎，大吼一聲攔住田野，田野再也想不到于不悔在此時回來，這表明大木橋上的紫帶武士怕是完了！

田野的心中吃驚，但他手中的刀可不停，于不悔往他撲到，他已十一刀交叉着送上去了。

好一陣竦竦噹噹之聲起處，就聽于不悔大吼一聲：「殺啊！」

他一刀削中田野的胸脯上，殺得田野直往後摔過去，他幸運的摔在小川身上，小川由不得不扶他一把！

田野身前一片鮮血，他猛吸一口氣，斜身閃進，光景是要拚死一搏了。

「殺！」

田野發狂的往于不悔撲過來，小川也在同時發動。

小川的兩把刀後出先至，罩住于不悔的上下三路，這兩人在出手

之後才聯手，顯然他兩人平時就有練習也有默契，令敵人大出意外。

于不悔就意外，他在閃擋中兩把尖刀極力阻擋小川的狂砍，而上身有一半暴露出來，就聽「嗆」的一聲，于不悔掛彩了。

于不悔挨了一刀在肩背處，他嘿然一聲咬牙關，立刻間，田野與小川御尾夾擊過來。

就在這時候哈大姐一聲尖叫欲撲上去，卻聽得于不悔狂笑如梟的雙手尖刀不見了，他雙手在這近距離中猛然一抖間，兩支飛梭出手了。

他只有兩支飛梭了，他在木橋上已用了兩支飛梭。

一個高手在這近距離中打出飛梭，再是會閃避也休想全身而退。

就聽田野與小川兩人齊聲狂嗥：「噢！」

兩個人眞夠狠，挨了飛梭還能騰空起。

到了這時候，才發覺這兩人的輕功實在一流，兩人帶着傷流着血，仍然拔身在屋頂上，眨眼之間不見了，等到于不悔追上房，那裏還有小川與田野兩人的影子！

于不悔火大了，他也流着血，但他仍犯了野性，立刻躍下房，大吼一聲直往那十幾個黑衣武士殺去！

十幾個原是打算找了財物再放火的黑衣武士們，剛與七巧賭坊的人接上手，月光中殺來這大漢！

于不悔出刀是狂野的，只三兩個錯身，便被他活活刺死三個黑衣武士。

這時候突然有個黑衣武士大叫着甚麼，只見十來個黑衣武士紛紛拔身往七巧賭坊外面逃去。

逃當然比來時快多了，外面的小巷街道，只一逃出賭坊，這些人立刻不見了！

* * *

現在，只有那個紫帶武士仍然與柳大俠在對峙着。

七巧賭坊中的人馬也在各處尋找敵踪，而小雪與翠竹兩人關心她們的心上人古照今與丘大元兩人，便對哈大姐道：「大姐，我們去接應阿今阿元！」

哈大姐道：「去吧，多加小心！」

小雪與翠竹立刻拚命往七巧賭坊外奔去，她兩人出了賭坊門便往虹橋那座大木橋奔去了。

當然，大木橋上還正殺得慘烈吶！

* * *

院內，爲甚麼仍然在殺？而且已殺了很久了。

原來東洋大流石派的高手們只奉命出刀，不勝是不收刀的，換句話說，一旦出刀至死方休！

一個抱死決殺的戰士，在氣勢上就壓過敵人。

只可惜他們遇上了惠州柳家師徒，卻也剛巧是大流石派的剋星。

而柳逢春是不屑於打出暗器的。

柳逢春巍然的便站在院子裏不稍動，那位對他出刀的大流石派高手，已自柳逢春的四面八方的向柳老爺子出刀不下三十多次，但他也挨了三十多掌。

如果仔細的看，這位大流石派的仁兄早已面目全非了，已是鼻青臉腫！

但叫人吃驚的是他絕不打算退走，他若是退走，那必然比田野與小川逃得更快。

大流石派是沒有夾尾巴狗的！

現在，賭坊中的人也漸漸圍過來了。

哈大姐就看得目瞪口呆！

米太郎對方浩使眼色，兩人站在哈大姐身兩邊，另外十多人也圍攏在花牆後，看這場罕見的搏殺！

* * *

此刻，那黑衣紫帶武士，好像已進入忘我之境了，對於一邊的圍觀之人，他連正眼也不看。

于不悔欲出手，但被哈大姐拉住了，于不悔的身上在流血，哈大姐叫兩個隨從拉了他回屋去敷藥了。

哈大姐留下來欲看這一場搏殺了。

* * *

忽聽那紫帶武士厲吼一聲騰空三丈高下，半空中他雙手盤動手上長刀佈下一片流閃冷芒，他已頭上足下的往柳逢春罩覆而來了。

那是任誰也無法看清他的刀究竟殺向何處的一招，也是刀法的極至！

然而，玩刀名家柳逢春在看不清認不準的情況下，他抖出兩柄尖刀在身上佈下一片光環，他以光環封死了自身的要害之地。

於是就在柳逢春的頭頂上好一陣宛似五月花炮的响聲傳來，人們但見那黑衣紫帶武士頭下足上的停留在半空中似的，不旋踵間，柳逢春厲吼一聲：「去！」

他雙臂猛一抖間，半空中的黑衣紫帶武士仍然是頭下足上的跌摔在地上。

這一跌不是跌破頭，而是他張口吐出半盆鮮血來，眼一瞪死了！

柳逢春卻對這個死在他面前的黑衣紫帶武士欠身一躬，口中喃喃道：「眞視死如歸的勇士也！」

哈大姐立刻走過來了，她這時才對柳逢春道：「老爺子，高明呀！」

柳逢春一笑，他甚麼話也沒說，回身走回房中去了。

這裏，哈大姐忙命人把死的人抬走，最好的方法是抛入黃浦江中。

七巧賭坊又逃過一劫，至少哈大姐就十分慶幸。

* * *

小雪與翠竹兩人奔跑得快，很快的到了虹橋的那座大木橋頭上，他兩人怔住了！

只見橋中央四個人對峙着，四個人沒有移動，看上去好像他們已對站了許久。

兩名紫帶武士仍然高舉着長刀，而古照今與丘大元兩人卻併肩站一起。

沒有殺聲，沒有刀聲，在這明月之中，好像這世界是那麼平靜，那麼的美好！

橋頭上翠竹欲走過去，但被小雪拉住了。

小雪對翠竹道：「狂涙欲來之前是平靜的！」

翠竹道：「不錯，黎明前是黑暗的。」

她看看橋中央的四個人，又道：「他們打到現在還在打，可是來者不善。」

小雪道：「善者不來。」

於是，橋中央傳來暴叱：「殺！」

「唬！」兩個紫帶武士也大吼。

只吼不會嚇倒人的，刀才是威風的。

只見兩個黑衣紫帶武士兩刀平伸，直往古照今與丘大元兩人刺去，其出刀之快，之狠，幾乎是無懈可擊！

丘大元一彈而起，他踩中古照今的左掌，在古照今的推送下，全身彈起五丈高下，半空中他兩個空心觔斗翻得快，未落地，兩手各打出一支飛梭，月光中他是被古照今推在兩個黑衣人的後面去了。

這一招不但引得兩個黑衣人行動上一窒，而且也成了夾擊之勢。

古照今五個空心觔斗往後翻，他閃過兩個黑衣人的追殺在三丈外。

就聽兩聲厲嗥傳來：「噢噢！」

只見兩個黑衣人緩緩的轉過身子，惡毒的眼神直視着剛落地面的丘大元。

「得手了，得手了！」小雪在拍掌。

「是的，他們合作得眞妙呀！」

翠竹已往大木橋上奔過去了。

當兩女分開抱住她們的心上人時候，也同時的大吃一驚：「血！」

「你……流血了！」

小雪幾乎要哭了。

但古照今卻指指死在橋上的兩個黑衣人，道：「至少比他們好，玩刀人流血是正常的呀！」

丘大元又在翠竹的臉上吻了吻，笑道：「如果剛才是我挨刀，我就無此機會香妳了，是不是？」

翠竹笑道：「你還開玩笑呀！」

「哈……」

* * *

七巧賭坊這一回又是大獲全勝，哈大姐當然高興。

哈大姐最高興的莫過於她發覺柳逢春柳老爺子的功夫。那種威風的搏鬥，果然一代玩刀名家，單只人家站在那兒穩如泰山的架勢，普通人就學不來。

當然對於死在大窗前的那個黑衣紫帶武士中的飛梭，哈大姐斷定是飛梭黃鶯打出的，那手法眞是神準。

於是，哈大姐更加的派人專門侍候倆老了。

哈大姐還當着柳家老夫妻兩人的面，取出一千兩銀票對那位楊約翰大夫交代。

「楊大夫，你收下！」

楊約翰吃一驚，道：「哈老闆，太多了吧？」

「不多，你只要用心把倆老身上的病醫好，烟毒癮去掉，我還會再給你的。」

銀子誰不要，沒有人嫌銀子多。

楊約翰立刻點頭，道：「我去把洋人專治肺癆的藥弄一批來，我相信老夫人的病很快的會好起來。」

哈大姐道：「除了倆老，還有幾個受傷的，你要用最好的藥物，趕快的醫治！」

楊大夫道：「當然，當然。」

只這麼一陣交代，就令柳氏夫妻兩人十分佩服這位七巧賭坊的女老闆，也難怪于不悔三人爲她賣命！

* * *

七巧賭坊半夜發生搏命這回事，第二天尚無人知道，便附近街坊的人也不知道。

住在船上的水道生也不知道，但人們只知道虹橋上面死了人，死的是甚麼人也沒人知道！

死人是不會開口說話的，不能說話又無人來認屍，當然不知道死的是甚麼人。

只不過有個人很精明，他會猜，他猜到了七巧賭坊，死人必與七巧賭坊中人有關係。

虹橋離西街不遠，而七巧賭坊就在西街上。

這個人不是別人，乃杜常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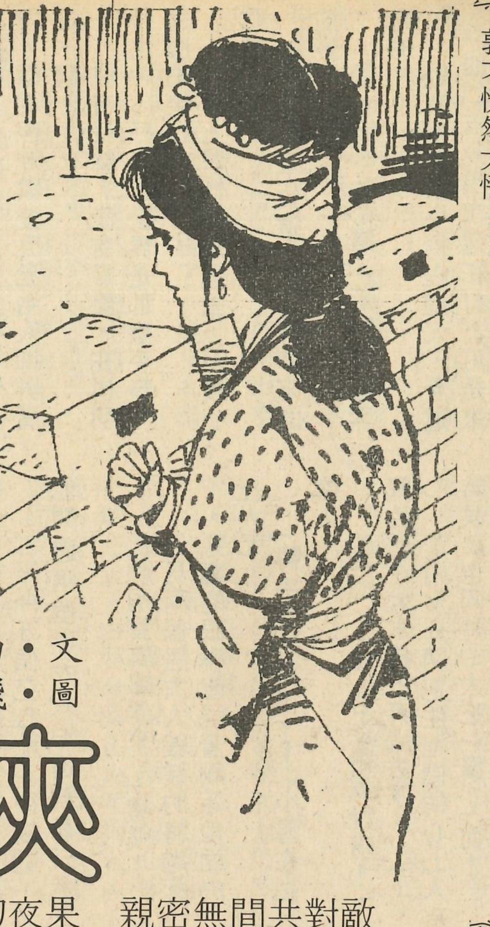
杜常樂只看了橋上死的人，他毫不猶豫的便往七巧賭坊走過去了。

杜捕頭還沒走到七巧賭坊，一邊閃出一個人來，這個人把杜捕頭叫住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毛小珠與林小玲兩女糾纏小郭不捨，小郭却只忠於蕭露，便坦言相告二女，但蕭露却不輕易相信小郭，爲試探其情操，利用與自己容貌相似的蘇喜現身，於醉意薰薰之下引誘小郭，再在月色朦朧的江水中，二人赤裸相擁，女的熱情似火，男的雖也傾情却能抑制，故未上當。待蘇喜與蕭露同時出現眼前，小郭才恍然大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兩小同嚐初夜果　親密無間共對敵

林小玲一氣之下回屋而去。

哈巴狗的字條上寫的是「小郭已知毛、金二人已南下，還有『北海神龍』的手下『守護神』一號等是易了容的事」。

小郭對這一點很想不通。

哈巴狗向乃師報告「守護神」一號及三號因下雨而使易容的油彩流失，露出了本來面目一事，他想不通。

因爲這是哈巴狗報告的重點。這和金駝子有何關係？

自然而然地，使小郭聯想到，金駝子和「北海神龍」扯上了瓜葛，他會不會是「北海神龍」的人？

這是很直覺的想法，也是十分可能的事。

小郭對毛小珠有信心的原因是，這個丫頭有點寧折不彎的作風，她不願做的，就算她老子逼她也不成。

第二天晚上，小郭找到了毛小珠，林小玲和哈巴狗不在一邊，他道：「妳見過令尊？」眞正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了。

毛小珠先是一愣，冷冷地道：「你果然是天才。」

小郭道：「他把你當風箏，扯着根線。」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能不想，他把妳放在我身邊挖牆脚！」

「胡說八道！」

「妳以爲哈巴狗可不可能在此做臥底？」

毛小珠想了一下，道：「也許！」

「由此可見，至少令尊對妳表示過，要妳在此做臥底。」

毛小珠道：「不錯。」

「妳用什麼方式把消息傳給他？」

「我拒絕了他的要求，根本不會給他什麼消息。」

小郭道：「可能嗎？」

毛小珠道：「你不信就算了。」

小郭道：「他叫你傳遞什麼消息？」

「我既然沒有幫他，就不想多說。」

「小珠，他要妳傳遞的消息內容，對我判斷他們的企圖以及動向，都有很大的幫助，妳一定要說出來。」

此刻是晚膳時間，小玲和哈巴狗先吃完到後面去了，二人吃完就上了街，街上很熱鬧，這條街一到晚上就成爲夜市了。

「我爹要我弄清，你到底是何人的門下。」

小郭微愕，道：「他只對這個有興趣？」

毛小珠道：「當然還有。」

「還有什麼？」

「你對兇殺案知道多少，也就是說，關山月和崔心蓮的背後，還有些什麼人撐腰等等。」

小郭道：「小珠，妳以爲令尊和金駝子在作什麼勾當？」

「我也不知道。」

「至少他們不是在做一件對武林有益的事，對不？」

毛小珠冷冷地道：「我有此同感。」

「妳拒絕了令尊，他會放過妳，把妳留在我身邊？」

「他當然不甘，但是我施出一記殺手鐧。」

「什麼殺手鐧？」

「我說已經和你有了夫妻之實了。」

「妳編造這種謠言幹什麼？」

「第一是徹底拒絕他，使他不會再要我幫他做壞事，其次，你爲我吸過毒，那和有夫妻之實也差不多。」

小郭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如果小珠眞能拒絕她爹，她的決心是令人敬佩的。

當然，他也不能忘記，他的嘴唇碰過她的最秘密之處。

因爲被毒蛇咬過的傷口就在那個地方的旁邊。

小郭道：「小珠，如果令尊再找妳，妳可以反利用他。」

「你要我使詐？」

「有什麼不對？他利用妳做壞事，也沒有爲妳想想。」

「我已經嚴詞拒絕他了，又怎能再回頭向他屈服？我老爹是什麼人，你以爲他會不起疑心？」

小郭道：「當然，妳不能主動去找他。」

「叫他來找我？他也許看出我是很堅決的。」

「不會，他還會再找妳的。」

「因爲我說過，我和妳已有夫妻之實了，一個妻子怎會出賣丈夫？」

「那當然不會。只不過，妳爹是頭老狐狸，妳有沒有破身，他只要看看妳的眉毛和鼻頭就知道了，那是瞞不了行家的。」

毛小珠道：「你想知道什麼？」

「最主要的是，他和金駝子受何人指使。」

「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要看妳的智慧了？」

「最重要的是，他們背後的最高指揮者是誰。」

「會不會連他和金駝子都不知道？」

「當然也有可能。」小郭道：「只不過，我以爲令尊和金駝子的身份都很高，他們不應該懵然不知，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物。」

毛小珠道：「你知不知道，這是出賣我爹？」

小郭道：「妳是不是該相信，我叫妳去做的是好事，而不是去害人？」

＊　＊　＊

「四不像」裴不凡在翁玉琴的城堡中晃來晃去，十分惹眼。

過去對翁玉琴有興趣，想一嚐異域風情的人，有李澍及古浩等人。當然，想一親芳澤的人還大有人在。

自翁玉琴把裴不凡帶回來，這些人就立刻走了。

他們當然不想在此久住，知道必然會有人找上門的。

果然，今天晚上來了六個蒙面人。

翁玉琴心頭駭然，猜想必是面首派來的人。

翁玉琴斥退所有她的部下護院。

她不願被部下聽到太多有關她和面首間的事。

蒙面人之一道：「翁堡主，我們來此是向妳要一個人。」

「什麼人？」

「『四不像』裴不凡。」

「他和你們有過節？」

「當然，而且是很大的過節。」

翁玉琴道：「六位連眞面目都不亮出來，我會把我的客人交給你們嗎？哈！你們也未免太天眞了吧！」

「妳不必知道這些，翁玉琴妳不夠聰明。」

翁玉琴道：「我看不聽明的是你們六個人，居然敢到本堡來撒野，聽不聽明一會就知道了！」

六個人中有三個出了手，三人全用鬼頭刀。

刀路詭異，刀芒似雪，翁玉琴赤手應付不了。

丈八飛虹立刻出了手，這是她成名的絕活。

雖然長有丈八，但近攻也成，因爲它有兩頭，一頭遠攻，一頭近攻，一會軟得如繞指柔，一會硬如鋼棍。

三個蒙面人攻勢凌厲，他們纏的功夫驚人。

有時二人誘敵，一人只攻不守發動奇襲。

這是十分可怕的搭配，所以翁玉琴的功夫有點施展不開。

「玉琴，你下來，讓我來。」

「四不像」出屋，就憑雙掌應付三把鬼頭刀。

三人接了十二三招，已落下風，於是另外二個也出了手。

裴不凡眞的不凡，以一對六而且徒手，居然還是攻守自如，可見他比翁玉琴高出不少。

大約七八十招之後，六人反而稍落下風。

其中一人撮口一吹，一齊上了

院牆。這人道：「裴不凡，你少賣狂！你這兩套還不夠看。」

裴不凡笑道：「老兄說得不錯，如果我這兩套夠看，不要說你們六個人就是十三個人齊來也是一樣。」

六人離去，翁玉琴下令免追，道：「不凡，你知道他們的來歷？這六個人堪稱一流高手呀！」

「他們八成是『守護神十三聯』！」

「什麼叫『守護神十三聯』？」

「『北海神龍』秦葆琪這個人妳可聽說過？」

「當然，他似乎是下任會主的最可能人選。」

「他身邊有十三個神秘高手，由『守護神』一號起，直到十三號，不是一號最高，而是越往後越高。」

「你是說十三號最高？」

「對！『守護神十三聯』是指他們最少有二三人一起出動，從來沒有一個人或兩個人出動的，『聯』是聯手之意。」

「這麼說，他們的主兒就是『北海神龍』了。」

裴不凡道：「八成是他，妳很了不起呀！武林的頂尖人物幾乎都和妳有點交情。」

翁玉琴道：「不凡你在諷刺我吧！」

「玉琴，我只是開開玩笑罷了。」

翁玉琴道：「不要緊，我不會怪你的。」

裴不凡道：「其實，我不能算是頂尖人物的。」

「算！所以要加上你。」

「不知武林中有幾個頂尖人物？」

「你是不是要問，我一共有幾個相好的？」

裴不凡道：「玉琴，不瞞妳說，任何一個男人，當他傾心於一個女人時，都會十分關心這個問題的。」

翁玉琴道：「不凡，我眞的不怪你。」

她說不怪他，却沒有說出一共有幾個男人。

當然，裴不凡雖然很直爽，却不便再追問。他把她抱了起來，一天當中，可能他抱她比不抱她的時間要多些。

＊　＊　＊

小郭又和蕭露在一起。

他們之間的管子又縮短了些，當然，他們之間有管子，是她赤裸地讓他欣賞的時候，其他時候不用管子。

如果小郭知道，上次在山洞中那一個正是蕭露而不是蘇喜，他會如何呢？只是他不知道。

只不過他事後回想，也覺頗爲驚異！二人爲何完全一樣，身上就連一個小疤痕都沒有，這未免太巧合了吧？

蕭露道：「小郭，你也讓我看看你的胴體，好不好？」

小郭道：「這是公平的，當然好！」

蕭露道：「那也表示你對自己的胴體有信心！」

小郭道：「蕭露，妳有兄弟姐妹嗎？」

蕭露知道他問此話的原因，道：「沒有。」

小郭道：「妳信不信世上有兩個人完全一樣，便最熟的人也分辨不出來的？」

蕭露道：「我沒見過，所以不信。」

「沒見過的事也不能不信。」

「這話就怪了吧，沒見過的怎麼可以信？」

「古人不是有『書有未曾經我讀』之句嗎？」

「不錯。」

「書尚且有我沒讀過的，不知道的事自然很多了。」

蕭露道：「沒見過的事，你也會相信嗎？」

「比如說，我不知妳的身世如何，却相信妳大有來歷。」

「連我自己都不敢說這句話……」她不出聲了。

「爲甚麼不說話了？」

「小郭，你是不是也可以想像我現在的窘態？」

「甚麼窘態？」

「眼睛自管子中看着你的胴體，嗅着你的體味的神態。」

管子自一塊黑色布幔中央穿過，這布幔把二人的視線隔開，所以要看要嗅，都要借助這根管子。

小郭大聲道：「自一個女人口中聽到她欣賞我的胴體的話，我很高興。」

這工夫有一隻眼睛，自側面窗外向內窺伺。

這人的位置眞妙，正在布幔的右側中央。

站在這位置上，既能看到裸體的小郭，也能看到欣賞小郭裸體的蕭露。

這個偷窺者先是驚羡蕭露的胴體上沒有一個小疤，繼而被小郭的男性魅力所吸引，她更希望手中也有一根管子。

因爲目前她雖能看到，却嗅不到他身上的肉香。

小郭道：「蕭露，妳要不要看看我在另一種狀態下的身體？」

「不……不要……」顯然說得十分勉强。

可以說，她是十分想看的。

很可能任何少女都怕看這個，

但也嚮往看看這個。

這工夫小郭的胴體已起了變化，蕭露發出一聲驚呼。

但是，小郭却隱隱聽出，那是兩聲驚呼。

窗外還有一聲，只是在那一刹那，只有他注意到是兩聲而非一聲。

小郭道：「蕭露，側窗外有人！」

這麼一提，蕭露也感覺側窗外剛才似乎有人叫了一聲，立刻出屋搜查，不一會小郭也出來了，但沒有找到人。

「小郭，剛才窗外眞有人？你看到了？」

「不是看到，而是聽到有人發出驚呼。」

「我爲甚麼沒有聽到？」

「因爲妳自己也在驚呼，自然聽不到別人驚呼聲了。」

「是男聲還是女聲？」

「女聲。」

蕭露自然猜到是誰了，所以她很氣忿。

小郭道：「妳是不是能猜出是誰？」

「不能！」

「這個女子就很不單純了！她驚呼過之後，妳立刻追出屋外，却看不到她的人，至少她的輕功了得。」

蕭露道：「小郭，你想不想佔有我？」

小郭一怔道：「爲甚麼忽然問我這箇？」

「請先回答我的話！」

「怎麼會不想。有時雖想，總又覺得那是不可企及，高不可攀的！因爲我把妳當作了仙女。」

「你從沒把其他女人當作仙女？」

「當然。」

「如果我讓你佔有，你會不會立刻就不把我當作仙女了？」

「不，當年襄王在巫山和神女一夜歡娛，以及劉阮上天台等等，都表示有了那件事之後，神女仍是神女，凡人還是凡人。」

蕭露想了一下，道：「下次可能……」

小郭大爲震動，道：「下次……下次是多久之後？」

「那可不一定，也許是明後天，也許是一兩個月。」

小郭道：「我到這兒找妳？」

「一定要我找到你才成。」

「天哪！這段間可不能太久，不然的話，甚麼事我都作不好了！」

「不會太久的。但有件事我還要再問一次。」

「問吧！」

「我和你有了夫妻之實以後，你絕對不會負我？」

「永遠不會。」

「但總會有人分去一部份，對不？」

「阿露，她們先妳後，這一定要分清楚的。」

「我不是變成老三了！」

「未來的事不可逆料。」

「這話就不可靠。未來的事不可逆料，是不是暗示，未來的事你無法控制，也就是你無法控制一位女友？」

「是的，她們如果對妳我的事不諒解，也很難說不會絕交而去。」

「那樣最好，只怕她們不會那麼傻！」蕭露道：「我雖然希望我是你唯一的女人，却不願以不光明的手段把她們擊敗。」

「這大概就是仙女之所以爲仙女的原因了吧！」

＊　＊　＊

小郭最近一直無法在賭場中順利得手。

上次他在那家賭坊被巫春整了一下，只不過他也知道他還不是一流的。

今天他又和三小進入一家賭坊。

巧的是，他又遇上了金駝子的師兄巫春。

巫春道：「這可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此話不錯！」

「小子，說不得今天又要賭個痛快！」

小郭知道，論賭，不如他，論毒，那更是望塵莫及。

林小玲道：「巫春，你敢不敢和小郭玩幾手？」

「這就要玩！」

「我說的是武功方面。」

巫春道：「現在是在賭場中，先賭完了再說！」

小郭面對此人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只不過他不服輸，他這次暗暗決定要以深厚的內力補技巧之不足。

毛小珠道：「巫春，我以爲你手底下有限，不敢和小郭動手。」

巫春笑笑，他的涵養很不錯。旁觀者當然相信他不是眞的在乎小郭，巫春道：「這一次，咱們要憑眞功夫，把眼睛捂起來賭。」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

不論是賭甚麼，除非是賭紅黑寶可以不用眼睛去看，其他如麻將、牌九、骰子、梭哈及至於番攤等等，每一種都要眼睛去看才行。

巫春提出這賭法，小郭如果不答應，就必須提出更難的賭法，如果沒有更難的賭法而又拒絕此法，他就要認輸。

小郭正要回答，林小玲怕他上當，忽然自巫春的左後方撲上，希望在施襲下一掌打倒他。

巫春是幹甚麼的？他自知非小郭的敵手，再加上三小，那會不提防，他的右手一撩，小玲突然打了個噴嚏搖搖倒下。

毛小珠忽然接住了她的身子，這在毛小珠來說，倒是少見。

因爲近來林小玲和毛小珠發現小郭在外面可能另有一個女人，二人以爲，合則有利，分則有害，至少二人有時打個商量，比較容易對付小郭。

還有，毛小珠拒絕了父親的要求，連小郭都半信半疑，但林小玲似乎信任她，多少也使毛小珠有點感激。

小郭正要發作，哈巴狗當然不能坐視。

如果他不有所表現，別人可能會疑心他。

至少他是巫春的師姪，至於巫春知不知道他是金駝子之徒，還很難說。而巫春是不是和金駝子走同一條路，目前還弄不清。

哈巴狗悶聲不響，自巫春的右後側猛撲。

和林小玲差不多，甚至還不如林小玲，相距兩步，他也打了個噴嚏，搖搖倒下，他是自願躺下的。

只要他躺下，就不必和師伯正面抗爭，也不會露出馬脚來。

他當然不希望扮演這個角色，只不過師命難違。

他曾有幾次想對小郭說出此事，然後請小郭研究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但他鼓不起勇氣。

可見毛小珠雖是女孩子，處事果斷，比他高明得多。

巫春道：「郭老弟，你是親眼看到的，是他們犯我，我只不過是自衞而已。爲了使他們不致於擾亂我們的賭局，就讓他們躺一會吧。」

小郭道：「他們中了毒？」

巫春道：「嚴格地說，那不能算是毒，只是一種催眠的藥物，一個時辰內睡足了會自動醒來。」

小郭道：「尊駕提議捂起眼來賭，請說明一下。」

巫春道：「就是用好幾層黑布把眼睛捂起來，事先可以請在場的賭友先試過，然後我們捂上才不會有弊端。」

小郭道：「賭甚麼？」

「由你說。」

「牌九如何？」

「很好，因爲只有牌九和骰子可以用手觸摸出點數來，只是短暫一摸之下，而確定是幾點，是甚麼牌就太難了！」

小郭道：「不錯。」

巫春道：「如果我們二人對賭，可以把所有的牌翻過來，牌面瞧上，莊家及非莊家二人可以洗牌也可以同時砌牌。」

小郭道：「此法可行。」

巫春道：「由於其他賭友可以看到一切情況，只有你我二人看不見，所以說，不會產生弊端。」

小郭道：「看來的確如此。」

巫春道：「我的年紀比你大，就自動讓你作莊。」

這倒是很大方的作風，但也暗示他十拿九穩了。

小郭道：「尊駕似乎穩吃！」

「那倒不是。」巫春道：「在下的年紀比你大了數倍，而且在賭場中也混了三十餘年，對你禮讓是應該的。」

小郭道：「賭甚麼？」

巫春道：「賭一個女人！」

此言一出，又是舉座嘩然，很直覺地以爲必是賭毛小珠了。

況且毛子水和金駝子是至交，而巫春又是金師兄，巫春把毛小珠贏去交給毛子水，這想法不算離譜。

果然，連毛小珠自己也是這麼想的，道：「我是個活人，不是賭注！你可眞會出餿主意！」

那知巫春淡然道：「在下賭的不是毛姑娘！」

毛小珠一楞，甚是尷尬。

小郭道：「尊駕要賭何人？看看我能不能作主？」

巫春道：「不一會前少俠在賭桌上贏到手的女人。」

小郭一震，他當然可以作主。

事實上他也可以說不能作主，說那次是惡作劇。

只不過小郭不喜歡說這種謊，他道：「能！」

毛小珠非但沒有面子，也十分氣忿。

她對自己頗爲自負，居然連作賭注的資格都沒有。

巫春道：「就這麼說定了，我輸了是兩萬兩銀子。三盤兩勝如何？」

小郭道：「這樣甚是公平。」

於是他們找來了兩塊黑布，把它摺疊成四層，先讓一邊看熱鬧的賭客捂在眼睛上試過，都說一片漆黑。

然後二人同時捂上眼睛紮緊。

巫春道：「就請令女友毛姑娘把所有的牌都翻過來，牌面瞧上，我們二人再同時洗牌及砌牌。」

毛小珠把牌都翻了過來。

只可惜她對賭不感興趣，雖是一代賭王之女，對賭術却是一竅不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語，對她却用不上。

二人開始洗牌，用手去摸那牌面，高手雖能摸出是幾點，是甚麼牌，但是，剛剛摸出，卻又被對方

洗牌的舉動推開弄亂了。

所以，要想作牌是難上加難的。

剛剛摸出某牌是幾點，會被推走，剛砌好的牌也會被推翻，剛記好的牌也只好全部放棄。

雙方都停止洗牌，開始砌牌時，小郭幾乎沒有作任何牌。

牌砌好，由小郭打骰子。

這時他知道，即使能控制骰子也沒有甚麼用處。

毛小珠乾焦急，她幫不上忙。

小郭搓着骰子時不免想後果，如果把蕭露輸了怎麼辦？她剛說過，下次可以考慮給他……

想到這兒不免冒起汗來，不該答應賭蕭露的。

這工夫突然有個陌生口音在耳際道：「七對門。」

這是誰叫他打出「七對門」的骰子？

儘管只有二人對賭，仍然不出「出門」、「天門」、「末門」及莊家四門，打「七對門」即等於對手拿第一把牌。

小郭內心七上八下，這個人是誰？

他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要他打「七對門」的骰子對他有利還是對巫春有利？這是很難說的。

「七對門，快打骰子呀！」

小郭凝神傾聽，却辨不出是誰在傳音。

如果他打「七對門」，就要冒一份險。也就是說，如果打「七對門」對方打了第一把牌，五成是贏，也有五成是輸。

如果不打「七對門」，也許輸的成份更多些。

小郭是從不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他決定照自己的意思去作，也就是不理這神秘人物的指點。

他擲出的是「五在手」，他自己拿第一把牌。

他分了牌，用右手中指一摸，立刻分了牌。前七後九，不能算小了，他昇起一線希望。

但是巫春一下子就把牌砸在桌上，居然是前九後對。

旁觀者自然都把他們的牌叫了出來。

第一把小郭輸了，如果再輸一次，蕭露就是別人的人了。

贏個老婆似乎不是壞事，要是把老婆輸掉，那可就傳爲千古笑柄了，他再次打出骰子前，耳際又有「七對門」之聲。

又是「七對門」，眞邪門！我就偏偏不打「七對門」。

他決定擲出六點，使「出門」拿第一把牌，那知骰子打出，立刻有人大叫：「是『七對門』！」小郭不由一驚。

分明是有人連他擲出的骰子也能控制，這是甚麼人？

是巫春嗎？至少這「蟻語蝶音」不是他的口音。

擲出甚麼就是甚麼？也不能說「我本來要擲出六點，却變成了七點。」因爲你本想擲出六點，表示你會玩假。

總之，這是啞子吃黃蓮的局面。

只有照骰子點數分牌。天門分了第一把牌。

小郭心中忐忑，不知是福是禍？

他用手指一摸牌面，「叭」地一聲，四張牌砸在枱面上。

立刻有人大叫：「么蛾，大銀兩對……」

巫春的牌是前八後九，點數也不小，但他輸了。

雙方各輸了一把，最後一次決勝負。

他們又開始洗牌，小郭目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憑運氣，但必須使對方也不能弄鬼才成。

對方不能玩手法，是小郭唯一的致勝希望。

他作了些牌，但却不知是否爲對方破壞了。

捂起眼睛賭，的確是縛手縛脚的。

這次拿起骰子，決定打「七對門」，骰子擲出，果然是「七對門」，沒聽到蟻語傳音聲。

這是最後的機會，他不能輸。

他的手有點抖顫，他從沒有過這種緊張的表現，現在，他的一顆心開始下沉，像落在冰窖中。

他的牌是前三後七點，希望太小了。

巫春又是一翻，把牌砸在桌上，小郭以爲第一個大叫的觀衆，像宣判他死刑的法官一樣。

果然有人大喊道：「兩對！這位贏了。」

小郭腦中「嗡」地一聲，好像一切都完了。

失去了蕭露，等於失去了一切，爲什麼打「七對門」反而輸了？

毛小珠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十分不是滋味。

她不信自己和蕭露之間的差距會有那麼大。

雙方都扯下了眼上的黑布，有些人在爲巫春歡呼。巫春道：「郭少俠何時交人？在何處交人？」

小郭道：「五天內，地址另訂。」

巫春道：「郭少俠，在下信任你，況且，你就是弄鬼也不成，因爲你已中了在下之毒，交人時再給你解藥。」

小郭一驚，此話出於巫春之口，他不能不信。

毛小珠氣極，突然發動攻擊，

她的身手了得，比林小玲及哈巴狗都高，尤其是施襲，凌厲無比。

但是，巫春早有防備，毛小珠應手而倒。

看在毛子水的份上，她也要沉睡兩個時辰。

巫春離座，以「傳音入密」道：「三日後，五日內，每天傍晚在此鎮郊小橋上等你，過了五日不交人，少俠體內之毒，只有自己設法解除了。」

說畢，揚長而去。

不久之後，林小玲和哈巴狗先後醒來，用冷水噴毛小珠還是不醒，知道這種藥也頗覇道，不到時候是醒不來的。

於是由小郭挾起毛小珠出了賭坊。

林小玲道：「到底是什麼回事？」

小郭道：「反正輸了就是了。」

「輸了多少？」

小郭道：「輸光了！」

哈巴狗道：「巫春是我的師伯，他的賭技不比毛子水差，施毒却是天下第一，輸給他不算丟人。」

這種安慰對小郭沒有用的。

返回客棧，把毛小珠交給林、哈兩小，交代他們就會把她弄醒，他要出門一趟，三個時辰內回來。

小玲道：「你去哪裡嘛！」

小郭道：「小玲，請不要問，回來再談。」

小玲道：「不要！我跟你去，我看得出，你憂心忡忡的樣子，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心事却又不說出來。」

小郭道：「一切都待我回來澄清。」

小郭走了，他要去找蕭露，他要她先迴避一下。

在賭場中以「蟻語蝶音」指點他的人是誰？

爲什麼在最後一次關鍵時刻却又不出聲而使他輸了？

現在回想，有點像女人的口音。

他已經中了毒，就算他死了也不願蕭露變成別人的女人。

奔出五六里，小郭發現有人跟踪，他立刻就猜到，必是巫春，一來是怕他跑了，也可能是想暗中看看蕭露住在何處。

小郭以爲，此人上次和他賭命，顯然想置他於死地。

這次又主動提出賭人，也和置他於死地一樣。

他忽然動了殺機，因爲巫春迫人太甚。

小郭很機巧地繞到此人的後面來，他這才發現，不是巫春，八成是毛子水，因爲此人蒙了面。

小郭雖然恨他不念舊交情，却還不能殺他。

而此刻蒙面人發現跟的人不見了，立刻就注意後面。

小郭很機巧的溜了，也擺脫了蒙面人的跟踪。

他不能不想，巫春和毛子水是不是有點默契。

只不過小郭實在想不通，他贏去蕭露，目的何在？

小郭在蕭露的住處（她有數處住所，這只是其中之一）遇上了她，她打扮樸素，梳了兩條辮子，不施脂粉。

似乎不論她濃粧淡抹，布衣或盛裝，都很適宜。

「阿露，我正找妳。」

「找我有什麼事啊！」

「怎麼？妳未免太健忘了吧？」

「什麼事啊？」

「妳不是說過，下次考慮給我……」

「噢！」蕭露羞答答地道：「我說過會找你的。」

「難道我找你就不算數嗎？」

「當然也算。阿羣，你那其他的姑娘呢？」

「阿露，妳已知道，別人分享的不多？」

蕭露默默地走着，她用藥鋤挑了一個竹筐，裡面有些藥草，大約是採藥剛剛回來。

「唉！阿露，妳要去何處？」

「回家呀！」

「妳的家不是在那邊？」

「我要去另一個家。」

「爲什麼？這個家不是很近麼？而且我也去過一次。」

「正因爲你去過，也許別人也知道，那不大好吧！」

「噢！是的，要找一個別人沒去過的地方。」

二人走了一會却不說話，小郭想告訴她，但又委決不下，他拿定主意，先和阿露有了夫妻關係再說。

至少，他和巫春的約定並沒有禁止這種男歡女愛之事發生。

既然沒有，他們就可以做這種事。

況且，一旦有了夫妻之實，也許巫春就不重視她了。

總之，這是一個釜底抽薪之計。

不論是爲了什麼，他都決定要和她……

五六里外的竹林內另有一幢清幽的小別墅，雖然更小些，却也更小巧而雅緻，眞想不到，她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產業？

進入小別墅，在幽雅的小客齋中，小丫頭送上了茶點。蕭露道：「要不要來點宵夜？」

小郭道：「今夜無酒，那就太遺憾了。」

蕭露立刻叫小使女速備五六個菜端上。

酒是陳年花雕，先上了兩道菜，二人淺酌起來。

一個時辰之後，蕭露紅暈上頰，頗有幾分酒意。

「阿露，可否一邊飲酒，一邊用管子欣賞彼此的胴體？」

蕭露臉有難色，在過去，她是不會拒絕的。

況且她也十分欣賞小郭的胴體。

蕭露道：「阿羣，反正躭會什麼都給你了，我看不必了。」

小郭也沒有堅持，大約三更左右，二人携手進入羅幃。

這是小郭的初夜，也是蕭露的初夜。

儘管小郭身邊不離女人，而且看過的春宮及「房中術」典籍不少，只不過辦眞事兒，却還是頭一遭。

頭一遭，這種事兒眞是妙不可言，難以描述，在意識上，他是和仙女在做這件事。

在雲收雨霽之後，小郭道：「阿露，有件事我不能不對妳說，我太對不起妳，請妳原諒！」

蕭露含情脈脈，臉上紅暈未退，道：「什麼事啊？」

小郭道：「我……我在賭場把妳輸了，我眞太該死！」

萬沒料到她好像並沒十分驚怒，道：「我還以爲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呢，當初你不是在賭場中把我贏到手的？」

「這……是啊！可是我再把妳輸掉……」

「常到賭場，自然有贏有輸！」

「阿露，聽妳的口氣似乎無所謂。」

「是啊！」

「那妳對我並不是很在乎，覺得我可有可無了？」

「誰說的？不論誰贏了，我還是要在你的身邊。」

「阿露，妳對我的這份摯情我當然很感激，只可惜我已經中了他的毒，五天內不把妳交給他，一切責任自負。」

蕭露道：「他是誰？」

「使毒名家巫春。」

「是他？哼！不要緊的，我能弄到解藥。」

小郭道：「阿露，小心他的毒。」

「我有辦法對付他！」

「阿露，從此以後，妳就是我的妻子了，妳要保重！」

「謝謝你！小郭，你能永遠承認我是你的妻子嗎？」

「當然！難道你還不相信我？」

「我是說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承認嗎？」

「對！因爲我們已有了夫妻之實，我是負責的人，況且，妳又是我心目中的仙子，我怎會不承認？」

「好！就憑你這一句話，我爲你死都甘願。」

「阿露，我何時等你的消息？」

「明天傍晚，仍在此處。」

「妳用什麼方式向他討解藥？」

「這個，你不必管。阿羣，你是不是該走了？」

「阿露，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眞不想走。」

「阿羣，我要你天亮前回去，我們暫時不要公開。」

這建議小郭不能反對。

＊　＊　＊

小郭大半夜未歸，三小外出找尋。

小玲和哈巴狗一起，毛小珠一人獨行。

她有預感，小郭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

結果沒有找到小郭却遇上了毛子水。

「小珠，妳如果不能幫爹傳遞消息，就跟爹走吧！」

毛小珠道：「我不能出賣小郭，也不會跟爹走。」

「爲什麼如此絕情？咱們是父女呀！」

「正因爲是父女，女兒才不忍看到父親走上絕路。」

「妳胡說什麼？」

「女兒不是胡說，你不久便知，只不過那時知道却已經太遲了！」

毛子水道：「丫頭，妳可不要後悔！」

「爹在威脅女兒吧？」

「不是威脅，爹不能不警告妳。」

「我和小郭已有夫妻之實，所以我……」

「胡說，妳和他根本沒有，這瞞不了爹！」

「不，我們已經是夫妻了。」

「不是！」毛子水大聲否認，道：「妳有沒有和他那樣做，是瞞不了爹的，我看妳一眼就知道了！」

的確如此，除了眉毛及鼻尖之觀察及觸摸之外，自少女的鬢毛處也可以看出是否處子。

經驗就是學問，這都是自經驗中得來的。

毛小珠知道騙不了老爹，低頭不語。

毛子水道：「既然不是夫妻，幫幫爹也不是壞事。」

「這件事女兒可以勉強答應，但有個條件。」

「好，妳說！」

「絕對不能傷害他，當然更不能殺他。」

「這個放心，他活着才能自他



身上挖到消息。」

「爹要我通風報信，是不是也該告訴我一些事？」

「能說的爹一定說。」

「爹爲誰做事？這總該可以對女兒說了吧？」

「這個以後再說。」

「看來爹對女兒並不能推心置腹。」

「珠兒，並非爹不信任妳，而是妳問的這問題，在目前實在是不便回答，不便說的要是說了，只怕也會連累了妳。」

毛小珠道：「爹，由此可見，你還是不信任女兒的。」

毛子水嘆了口氣道：「珠兒，妳該諒解爹！」

毛小珠道：「小郭在不在你們手中？」

毛子水一楞，道：「怎麼？小郭不見了？」

「昨晚一夜沒有回來。」

「沒有，我們要是抓住了他，還要妳傳達什麼消息？」毛子水道：「我說過，要他好好地，才能獲得消息。」

「爹要女兒傳遞什麼消息？」

「他是何人門下，對凶殺案有何看法。」

「這和爹有什麼關連？」

「不必多問，妳朝這方面努力就成了。」

毛小珠道：「爹背後必然還有一個大人物。」

毛子水道：「也可以這麼說。」

「他是誰？」

毛子水搖搖頭，道：「連爹也不知道。」

「這有可能嗎？」毛小珠道：「連主子是誰都不知道，以爹的身份會盲目爲人賣命？」

毛子水道：「的確如此，因爲事成對雙方都有利。」

「是不是和兇殺案有關？」

毛子水搖頭不答。

「是不是和爭下任會主的事有關？」

毛子水仍然不答。

父女二人貌合神離，這也是必然的。

* * *

小郭經常和梁人傑保持聯絡。

現在二人又在酒樓上，邊談邊吃，小郭道：「到目前爲止，有沒有遇上絕頂高手要殺你的事？」

「如果有個絕頂高手要殺我，我現在會在此和你喝酒？」

小郭道：「要不是我信任你，還眞有點懷疑。」

「懷疑我這個六扇門中的捕頭與殺人犯互通聲氣？」

「的確可能有此懷疑。」

梁人傑大笑，道：「目的呢？」

小郭道：「我猜，你會不會也在覬覦武林維持會會主的位子？」

二人大笑，小郭道：「你對『北海神龍』知道多少？」

「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這就是怪事，是不是聞名也是近來的事？」

「是的。」

「這就是怪事了，那麼有地位的人，近二三年才聞其名，卻未見其人，試問二三年以前他在什麼地方？」

「這……是啊！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不僅是個有趣的問題，而且還很可怕。」

梁人傑道：「小郭你的意思是……」

「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我所懷疑的是什麼。」

梁人傑突然一拍前額，道：「莫非武林中根本就……」小郭立刻就揮手打斷了他的下文。

因爲這工夫，有個人自樓梯口探頭看了一下，縮回頭下樓而去。

梁人傑是背對梯口，當他回頭時此人已轉身下樓。

只不過小郭卻看清了此人的臉。

他以爲此人可能易了容，因爲易過容的臉比較呆板，稍注意是可以看出來的，他相信以前見過此人。

更眼熟的是，此人背上背的長包袱也似曾相識。

「老梁，這個人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

「誰？」

「我還不敢確定，他可能易了容，但他背的兵刃，頗似關山月的大刀，只不過他和崔心蓮從未分手過。」

「你是說此人是關山月？」

「有可能，走！」他們丟下銀子，立刻下樓。

但二人上了街，卻不見了此人，二人打個手勢，一東一西分頭追上，小郭往西追出鎭外，不見人影。

事實上此時將近盛夏，野外多是稻田，也有些雜糧如高粱及玉米等農作物，如果被追的人藏起來是很難找的。

小郭順着小路又追出五六里，隱隱聽到溝中有人打鬥，且有兵刃碰撞之聲，立刻掩到溝上。

山溝很大，約有三四十丈寬，山溝的兩邊也不甚陡，還雜生着一些樹木，稀疏的林中有二人狠鬥。

一個正是關山月，因爲他的刀就是他的招牌。

不但刀的樣子特別，吞口上的鴛鴦也十分名貴。

另一個蒙面人也用刀，卻是鬼頭刀。

（未完・十二）